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达了一个小时，但从午饭时起（无客造访时，里德太太很早就用午饭）便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随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室外的活动也就只能作罢了。

我倒是求之不得。我向来不喜欢远距离散步，尤其在冷飕飕的下午。试想，阴冷的薄暮时分回得家来，手脚都冻僵了，还要受到保姆贝茜的数落，又自觉体格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心里既难过又惭愧，那情形委实可怕。

此时此刻，刚才提到的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她则斜倚在炉边的沙发上，身旁坐着自己的小宝贝们（眼下既未争吵也未哭叫），一副安享天伦之乐的神态。而我呢，她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了，说是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独个儿在一旁呆着。要是没有亲耳从贝茜那儿听到，并且亲眼看到，我确实在尽力养成一种比较单纯随和的习性，活泼可爱的举止，也就是更开朗、更率直、更自然些，那她当真不让我享受那些只配给予快乐知足的孩子们的特权了。

“贝茜说我干了什么啦？”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究底的人，更何况小孩子家这么跟大人顶嘴实在让人讨厌。找个地方去坐着，不会和气说话就别张嘴。”

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餐室，我溜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书架。不一会儿，我从上面拿下一本书来，特意挑插图多的，爬上窗台，缩起双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拢，把自己加倍隐蔽了起来。

在我右侧，绯红色窗幔的皱褶挡住了我的视线；左侧，明亮的玻璃窗庇护着我，使我既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又不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在翻书的间隙，我抬头细看冬日下午的景色。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近处湿漉漉一块草地和受风雨袭击的灌木。一阵持久而凄厉的狂风，驱赶着如注的暴雨，横空归过。

我重又低头看书，那是本比尤伊克的《英国鸟类史》。文字部份我一般不感兴趣，但有几页导言，虽说我是孩子，却不愿当作空页随手翻过。内中写到了海鸟生息之地；写到了只有海鸟栖居的“孤零零的岩石和海岬”；写到了自南端林纳斯尼斯，或纳斯，至北角都遍布小岛的挪威海岸：那里，北冰洋掀起的巨大漩涡，咆哮在极地光秃凄凉的小岛四周。而大西洋的汹涌波涛，泻入了狂暴的赫布里底群岛。

还有些地方我也不能看都不看，一翻而过，那就是书中提到的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荒凉的海岸。“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和那些阴凄凄的不毛之地，宛若冰雪的储存库。千万个寒冬所积聚成的坚冰，像阿尔卑斯山的层层高峰，光滑晶莹，包围着地极，把与日俱增的严寒汇集于一处。”我对这些死白色的地域，已有一定之见，但一时难以捉摸，仿佛孩子们某些似懂非懂的念头，朦朦胧胧浮现在脑际，却出奇地生动，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与后面的插图相配，使兀立于大海波涛中的孤岩，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以及透过云带俯视着沉船的幽幽月光，更加含义隽永了。

我说不清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弥漫在孤寂的墓地：刻有铭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低低的地平线、破败的围墙。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时候正是黄昏。

两艘轮船停泊在水波不兴的海面上，我以为它们是海上的鬼怪。

魔鬼从身后按住窃贼的背包，那模样实在可怕，我赶紧翻了过去。

一样可怕的是，那个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踞于岩石之上，远眺着一大群人围着绞架。

每幅画都是一个故事、由于我理解力不足，欣赏水平有限，它们往往显得神秘莫测，但无不趣味盎然，就像某些冬夜，贝茜碰巧心情不错时讲述的故事一样。遇到这种时候，贝茜会把烫衣桌搬到保育室的壁炉旁边，让我们围着它坐好。她一面熨里德太太的网眼饰边，把睡帽的边沿烫出褶裥来，一面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倾听她一段段爱情和冒险故事，这些片段取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更古老的歌谣，或者如我后来所发现，来自《帕美拉》和《莫兰伯爵亨利》。

当时，我膝头摊着比尤伊克的书，心里乐滋滋的，至少是自得其乐，就怕别人来打扰。但打扰来得很快，餐室的门开了。

“嘘！苦恼小姐！”约翰。里德叫唤着，随后又打住了，显然发觉房间里空无一人。

“见鬼，上哪儿去了呀？”他接着说。“丽茜！乔琪！”（喊着他的姐妹）“琼不在这儿呐，告诉妈妈她窜到雨地里去了，这个坏畜牲！”

“幸亏我拉好了窗帘，”我想。我真希望他发现不了我的藏身之地。约翰。里德自己是发现不了的，他眼睛不尖，头脑不灵。可惜伊丽莎从门外一探进头来，就说：“她在窗台上，准没错，杰克。”

我立即走了出来，因为一想到要被这个杰克硬拖出去，身子便直打哆嗦。

“什么事呀？”我问，既尴尬又不安。

“该说，什么事呀，里德‘少爷？’”便是我得到的回答。“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打了个手势，示意我走过去站到他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比我大四岁，因为我才十岁。论年龄，他长得又大又胖，但肤色灰暗，一付病态。脸盘阔，五官粗，四肢肥，手膨大。还喜欢暴饮暴食，落得个肝火很旺，目光迟钝，两颊松弛。这阵子，他本该呆在学校里，可是他妈把他领了回来，住上一、两个月，说是因为“身体虚弱”。但他老师迈尔斯先生却断言，要是家里少送些糕点糖果去，他会什么都很好的，做母亲的心里却讨厌这么刻薄的话，而倾向于一种更随和的想法，认为约翰是过于用功，或许还因为想家，才弄得那么面色蜡黄的。

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则很厌恶。他欺侮我，虐待我，不是一周三两次，也不是一天一两回，而是经常如此。弄得我每根神经都怕他，他一走运，我身子骨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收缩起来。有时我会被他吓得手足无措，因为面对他的恐吓和欺侮，我无处哭诉。佣人们不愿站在我一边去得罪他们的少爷，而里德太太则装聋作哑，儿子打我骂我，她熟视无睹，尽管他动不动当着她的面这样做，而背着她的时候不用说就更多了。

我对约翰已惯于逆来顺受，因此便走到他椅子跟前。他费了大约三分钟，拼命向我伸出舌头，就差没有绷断舌根。我明白他会马上下手，一面担心挨打，一面凝视着这个就要动手的人那付令人厌恶的丑态。我不知道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没有，反正他二话没说，猛然间狠命揍我。我一个踉跄，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身子。

“这是对你的教训，谁叫你刚才那么无礼跟妈妈顶嘴，”他说，“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到窗帘后面，谁叫你两分钟之前眼光里露出那付鬼样子，你这耗子！”

我已经习惯于约翰。里德的谩骂，从来不愿去理睬，一心只想着加何去忍受辱骂以后必然接踵而来的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走回窗前把书取来。

“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妈妈说的，你靠别人养活你，你没有钱，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你应当去讨饭，而不该同像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过日子，不该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妈妈掏钱给买的衣服。现在我要教训你，让你知道翻我们书架的好处。这些书都是我的，连整座房子都是，要不过几年就归我了。滚，站到门边去，离镜子和窗子远些。”

我照他的话做了，起初并不知道他的用意。但是他把书举起，拿稳当了，立起身来摆出要扔过来的架势时，我一声惊叫，本能地往旁边一闪，可是晚了，那本书已经扔过来，正好打中了我，我应声倒下，脑袋撞在门上，碰出了血来，疼痛难忍。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越过了极限，被其他情感所代替。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你是个奴隶监工——你像罗马皇帝！”我读过哥尔斯密的《罗马史》，时尼禄、卡利古拉等人物已有自己的看法，并暗暗作过类比，但决没有想到会如此大声地说出口来。

“什么！什么！”他大叫大嚷。“那是她说的吗？伊丽莎、乔治亚娜，你们可听见她说了？我会不去告诉妈妈吗？不过我得先——”

他向我直冲过来，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他跟一个拼老命的家伙扭打在一起了。我发现他真是暴君，是个杀人犯。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热辣辣

的剧痛。这些感觉一时占了上风，我不再畏惧，而发疯似地同他对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什么，只听得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杀猪似地嚎叫着。他的帮手近在咫尺，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早已跑出去讨救兵，里德太太上了楼梯，来到现场，后面跟随着贝茜和女佣艾博特。她们把我们拉开了，我只听见她们说：“哎呀！哎呀！这么大的气出在约翰少爷身上！”

“谁见过那么火冒三丈的！”

随后里德太太补充说：“带她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去。

我同劳埃德先生的一番交谈，以及上回所述贝茜和艾博特之间的议论，使我信心倍增，动力十足，盼着自己快些好起来。看来，某种变动已近在眼前，我默默地期待着。然而，它迟迟未来。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了、我已体健如旧，但我朝思暮想的那件事，却并没有重新提起。里德太太有时恶狠狠地打量我，但很少理睬我。自我生病以来，她已把我同她的孩子截然分开，指定我独自睡一个小房间，罚我单独用餐，整天呆在保育室里，而我的表兄妹们却经常在客厅玩耍。她没有丝毫暗示要送我上学，但我有一种很有把握的直觉，她不会长期容忍我与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为她把目光投向我时，眼神里越来越表露出一一种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厌恶。

伊丽莎和乔治亚娜分明是按吩咐行事，尽量少同我搭讪。而约翰一见我就装鬼脸，有一回竟还想对我动武。像上次一样，我怒不可遏、忍无可忍，激起了一种犯罪的本性，顿时扑了上去。他一想还是住手的好，便逃离了我，一边破口大骂，诬赖我撕裂了他的鼻子。我的拳头确实瞄准了那个隆起的器官，出足力气狠狠一击。当我看到这一招或是我的目光使他吓破了胆时，我真想乘胜追击，达到目的，可是他已经逃到他妈妈那里了。我听他哭哭啼啼，开始讲述“那个讨厌的简·爱”如何像疯猫一样扑向他的故事。但他的哭诉立即被厉声喝住了。

“别跟我提起她了，约翰。我同你说过不要与她接近，她不值得理睬。我不愿意你或者你妹妹同她来往，”

这时，我扑出栏杆，突然不假思索地大叫了一声：“他们还不配同我交往呢。”

尽管里德太太的体态有些臃肿，但一听见我这不可思议的大胆宣告，便利索地登登跑上楼梯，一阵风似地把我拖进保育室，按倒在小床的床沿上，气势汹汹地说，谅我那天再也不敢从那里爬起来，或是再吭一声了。

“要是里德先生还活着，他会同你说什么？”我几乎无意中问了这个问题。我说几乎无意，是因为我的舌头仿佛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这句话，完全是随意倾泻，不受控制。

“什么，”里德太太咕哝着说。她平日冷漠平静的灰色眸子显得惶惶不安，露出了近乎恐惧的神色。她从我的胳膊中抽回手，死死盯着我，仿佛真的弄不明白我究竟是个孩童还是魔鬼。这时，我骑虎难下了。

“里德舅舅在天堂里，你做的和想的，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爸爸妈妈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知道你把我关了一整天，还巴不得我死掉。”

里德太太很快便定下神来，狠命推搡我，扇我耳光，随后二话没说扔下我就走。在留下的空隙里，贝茜喋喋不休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说教，证实我无疑是家里养大的最坏、最放任的孩子，弄得我也有些半信半疑。因为我确实觉得，在我胸膛里翻腾的只有恶感。

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的上半月转眼已逝去。在盖茨黑德，圣诞节和元旦照例喜气洋洋地庆祝一番，相互交换礼物，举行圣诞晚餐和晚会，当然，这些享受一概与我无缘，我的那份乐趣是每天眼睁睁瞧着伊丽莎和乔治亚娜的装束，看她们着薄纱上衣，系大红腰带，披着精心制作的卷发下楼到客厅去。随后倾听楼下弹奏钢琴和竖琴的声音，管家和仆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上点心时杯盘磕碰的叮咚声，随着客厅门启闭时断时续传来的谈话声，听腻了。我会离开楼梯口，走进孤寂的保育室。那里尽管也有些许悲哀，但心里并不难受，说实话，我绝对无意去凑热闹，因为就是去了，也很少有人理我，要是贝茜肯好好陪我，我觉得与她相守，安静地度过多夜晚倒也是一种享受，强似在满屋少爷小姐、太太先生中间、里德太太令人生畏的目光下，挨过那些时刻，但是，贝茜往往把小姐们一打扮停当，便抽身上厨房、女管家室等热闹场所去了，还总把蜡烛也带走。随后，我把玩偶放在膝头枯坐着，直至炉火渐渐暗淡，还不时东张西望，弄清楚除了我没有更可怕的东西光顾这昏暗的房间，待到余烬褪为暗红色，我便急急忙忙、拿出吃

奶的劲来，宽衣解带，钻进小床，躲避寒冷与黑暗，我常把玩偶随身带到床上，人总得爱点什么，在缺乏更值得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便设想以珍爱一个褪了色的布偶来获得愉快，尽管这个玩偶已经破烂不堪，活像个小小的稻草人，此刻忆起这件往事，也令我迷惑不解，当时，我是带着何等荒谬的虔诚来溺爱这小玩具的呀！我还有点相信它有血有肉有感觉，只有把它裹进了睡袍我才能入睡，一旦它暖融融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我便觉得愉快多了，而且这玩偶也有同感。

我似乎要等很久很久客人们才散去，才候着贝茜上楼的脚步声，有时她会在中间上楼来，找顶针或剪刀，或者端上一个小面包、奶酪饼什么的当作我的晚餐。她会坐在床上看我吃。我一吃完，她会替我把被子塞好，亲了我两下，说：“晚安，简小姐。”贝茜和颜悦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人世间最好、最漂亮、最善良的人，我热切希望她会总是那么讨人喜欢，那么和蔼可亲，不要老是支使我，骂我，无理责备我，我现在想来，贝茜·李一定是位很有天赋的姑娘，因为她干什么都在行，还有善讲故事的惊人诀窍，至少保育室故事留给我的印象，让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我对她的脸蛋和身材没有记错，那她还长得很漂亮。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少妇，有着墨色的头发，乌黑的眸子，端正的五官和光洁的皮肤，但她任性急躁，缺乏原则性和正义感。尽管加此，在盖茨黑德府的人中、我最喜欢她。

那是一月十五日早上九点。贝茜已下楼去用早餐，我的表兄妹们还没有被叫唤到他们妈妈身边。伊丽莎正戴上宽边帽，穿上暖和的园艺服，出喂她的家禽。这活儿她百做不厌，并不逊于把鸡鱼类给女管家，把所得钱藏匿起来，她有做买卖的才干，有突出的聚财癖，不仅表现在兜售鸡蛋和鸡方面，而且也在跟园艺工就花茎、花籽和插枝而拼命讨价还价上显露出来，里德太太曾吩咐园艺工，凡是伊丽莎想卖掉的花圃产品，他都得统统买下。而要是能赚大钱，伊丽莎连出售自己的头发也心甘情愿。至于所得的钱，起初她用破布或陈旧的卷发纸包好，藏在偏僻的角落。但后来其中一些秘藏物被女佣所发现，她深怕有一天丢失她值钱的宝藏，同意由她母亲托管，收取近乎高利贷的利息——百分之五十或六十，一个季度索讨一次。她还把帐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算得分毫不差。

乔治亚娜坐在一条高脚凳上，对镜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她把一朵朵人造花和一根根褪色的羽毛插到卷发上，这些东西是她在阁楼上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我正在铺床，因为根据贝茜的严格指令，我得在她回来之前把一切都收拾停当（贝茜现在常常把我当作保育室女佣下手来使唤，吩咐我整理房间、擦掉椅子上的灰尘等等），我摊开被子，叠好睡衣后，便走向窗台，正把散乱的图画书和玩偶家具放好，却突然传来了乔治亚娜指手划脚的吆喝不许我动她的玩具（因为这些椅子、镜子、小盘子和杯子都是她的财产），于是只好歇手。一时无所事事，便开始往凝结在窗上的霜花哈气，在玻璃上化开了一小块地方，透过它可以眺望外面的院落，那里的一切在严霜的威力之下，仿佛凝固了似的寂然不动。

从这扇窗子后得清门房和马车道。我在蒙着一簇簇银白色霜花的窗玻璃上，正哈出一块可以往外窥视的地方时，只见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进来，我毫不在意地看着它爬上小道，因为尽管马车经常光临盖茨黑德府，却从未进来一位我所感兴趣的客人。这辆车在房子前面停下，门铃大作，来客被请进了门，既然这种事情与我无关，百无聊赖之中，我便被一种更有生气的景象所吸引。那是一只小小的、饿坏了的知更鸟，从什么地方飞来，落在紧贴靠窗的墙上一棵光秃秃的樱桃树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时，桌上放着我早饭吃剩的牛奶和面包，我把一小块面包弄碎，并正推窗把它放到窗沿上时，贝茜奔上楼梯，走进了保育室。

“简小姐、把围涎脱掉。你在那儿干什么呀？今天早上抹了脸，洗了手了吗？”

我先没有回答，顾自又推了一下窗子，因为我要让这鸟儿万无一失地吃到面包。窗子终于松动了，我撒出了面包屑，有的落在石头窗沿上，有的落在樱桃树枝上。随后我关好窗，一面回答说：“没有呢，贝茜，我才掸好灰尘。”

“你这个粗心大意的淘气鬼！这会儿在干什么呀？你的脸通红通红，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你开窗干啥？”

贝茜似乎很匆忙，已等不及听我解释，省却了我回答的麻烦。她将我一把拖到洗脸架前，不由分说往我脸上、手上擦了肥皂，抹上水，用一块粗糙的毛巾一揩，虽然重手重脚，倒也干脆爽

快。她又用一把粗毛刷子，把我的头清理了一番，脱下我的围涎，急急忙忙把我带到楼梯口，嘱我径直下楼去，说是早餐室有人找我。

我本想问她是谁在找我，打听一下里德太太是不是在那里。可是贝茜已经走了，还在我身后关上了保育室的门，我慢吞吞地走下楼梯。近三个月来，我从未被叫到里德太太跟前。由于在保育室里禁锢了那么久，早餐室、餐室和客厅都成了令我心寒的地方，一跨进去便惶惶不安。此刻，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面前就是餐室的门。我停住了脚步，吓得直打哆嗦，可怜的胆小鬼，那时候不公的惩罚竟使她怕成了这付样子！我既不敢退后返回保育室，又怕往前走向客厅。我焦虑不安、犹犹豫豫地站了十来分钟，直到早餐室一阵喧闹的铃声使我横下了心来：我非进去不可了。

“谁会找我呢？”我心里有些纳闷，一面用两只手去转动僵硬的门把手，足有一两秒钟，那把手纹丝不动，“除了里德舅妈之外，我还会在客厅里见到谁呢？——男人还是女人？”把手转动了一下，门开了。我进去行了一个低低的屈膝礼，抬起来头竟看见了一根黑色的柱子！至少猛一看来是这样。那笔直、狭小裹着貂皮的东西直挺挺立在地毯上，那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像是雕刻成的假面，置于柱子顶端当作柱顶似的。

里德太太坐在壁炉旁往常所坐的位置上，她示意我走近她。我照着做了。她用这样的话把我介绍给那个毫无表情的陌生人：“这就是我跟你谈起过的小女孩。”

他——因为是个男人——缓缓地把头转向我站立的地方，用他那双浓眉下闪着好奇的目光的灰色眼睛审视着我，随后响起了他严肃的男低音：“她个子很小，几岁了？”

“十岁。”

“这么大了，”他满腹狐疑地问道。随后又细细打量了我几分钟，马上跟我说起话来。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简·爱，先生。”

说完，我抬起头来，我觉得他是位身材高大的斗士，不过，那时我自己是个小不点。他的五官粗大、每个部位以及骨架上的每根线条，都是同样的粗糙和刻板。

“瞧，简·爱，你是个好孩子吗？”

我不可能回答说“是的”，我那个小天地里的人都持有相反的意见，于是我沉默不语。里德太太使劲摇了一下头，等于是替我作了回答，并立即补充说：“这个话题也许还是少谈为妙。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很遗憾听你这么讲：我同她必须谈一谈。”他俯下原本垂直的身子，一屁股坐进里德太太对面的扶手椅里。“过来，”他说。

我走过地毯，他让我面对面笔直站在他面前，这时他的脸与我的几乎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那是一张多怪的脸呀！多大的鼻子，多难看的嘴巴！还有那一口的大板牙？

“一个淘气孩子的模样最让人痛心，”他开始说，“尤其是不听话的小姑娘。你知道坏人死后到哪里去吗？”

“他们下地狱，”我的回答既现成又正统。

“地狱是什么地方？能告诉我吗？”

“是个火坑。”

“你愿意落到那个火坑里，永远被火烤吗？”

“不，先生。”

“那你必须怎样才能避免呢？”

我细细思忖了一会，终于作出了令人讨厌的回答：“我得保持健康，不要死掉。”

“你怎么可能保持健康呢？比你年纪小的孩子，每天都有死掉的。一两天前我才埋葬过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一个好孩子，现在他的灵魂已经上了天，要是你被召唤去的话，恐怕很难说能同他一样了。”

我无法消除他的疑虑，便只好低下头去看他那双站立在地毯上的大脚，还叹了一口气，巴不得自己离得远一些。

“但愿你的叹息是发自内心的，但愿你已后悔不该给你的大恩人带来烦恼。”

“恩人！恩人！”我心里嘀咕着，“他们都说里德太太是我的恩人，要真是这样，那么恩人倒是个讨厌的家伙。”

“你早晚都祷告吗？”我的询问者继续说。

“是的，先生。”

“你读《圣经》吗？”

“有时候读。”

“高兴读吗？喜欢不喜欢？”

“我喜欢《启示录》、《但以理书》、《创世纪》和《撒母耳记》，《出埃及记》的一小部分，《列王记》和《历代志》的几个部分，还有《约伯》和《约拿书》。”

“还有《诗篇》呢？我想你也喜欢吧。”

“不喜欢，先生。”

“不喜欢？哎呀，真让人吃惊！有个小男孩，比你年纪还小，却能背六首赞美诗。你要是问他，愿意吃姜饼呢，不是背一首赞美诗，他会就‘啊，背赞美诗！因为天使也唱。’还说‘我真希望当一个人间的小天使，’随后他得到了两块姜饼，作为他小小年纪就那么虔诚的报偿。”

“赞美诗很乏味，”我说。

“这说明你心很坏，你应当祈求上帝给你换一颗新的纯洁的心，把那颗石头般的心取走，赐给你一颗血肉之心。”

我正要问他换心的手术怎样做时，里德太太插嘴了，吩咐我坐下来，随后她接着话题谈了下去。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我相信三个星期以前我给你的信中曾经提到，这个小姑娘缺乏我所期望的人品与气质。如果你准许她进罗沃德学校，我乐意恭请校长和教师们对她严加看管，尤其要提防她身上最大的毛病，一种爱说谎的习性。我当着你的面说这件事，简，目的是让你不要再瞒骗布罗克赫斯特先生。”

我满有理由害怕里德太太，讨厌她，因为她生性就爱刻毒地伤害我，在她面前我从来不会愉快。不管我怎样陪着小心顺从好，千方百计讨她喜心，我的努力仍然受到鄙夷，并被报之以上述这类言词。她当着陌生人的面，竟如此指控我，实在伤透了我的心。我依稀感到，她抹去了我对新生活所怀的希望，这种生活是她特意为我安排的。尽管我不能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我感到，她在通向我未来的道路上，播下了反感和无情的种子。我看到自己在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眼睛里，已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令人讨厌的孩子，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来弥合这种伤痕呢？

“说实在，没有，”我思忖道。一面竭力忍住哭泣，急忙擦掉几滴泪水，我无可奈何的痛苦的见证。

“在孩子身上，欺骗是一种可悲的缺点，”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它近乎于说谎，而所有的说谎者，都有份儿落到燃烧着硫磺烈火的湖里。不过，我们会对她严加看管的，我要告诉坦普尔小姐和教师们。”

“我希望根据她的前程来培育她，”我的恩人继续说，“使她成为有用之材，永远保持谦卑。至于假期嘛，要是你许可，就让她一直在罗沃德过吧。”

“你的决断无比英明，太太，”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回答。谦恭是基督教徒的美德，对罗沃德的学生尤其适用。为此我下了指令，要特别注重在学生中培养这种品质。我已经探究过如何最有效地抑制他们世俗的骄情。前不久，我还得到了可喜的依据，证明我获得了成功。我的第二个女儿奥古斯塔随同她妈妈访问了学校，一回来她就嚷嚷着说：‘啊，亲爱的爸爸，罗沃德学校的姑娘都显得好文静，好朴实呀！头发都梳到了耳后，都戴着长长的围涎，上衣外面都有一个用亚麻细布做的小口袋，他们几乎就同穷人家的孩子一样！’还有，她说，‘她们都瞧着我和妈妈的装束，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件丝裙似的。’“这种状况我十分赞赏，”里德太太回答道，“就是找遍整个英国，也很难找到一个更适合像简。爱这样孩子呆的机构了。韧性，我亲爱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我主张干什么都要有韧性。”

“夫人，韧性是基督徒的首要职责。它贯串于罗沃德学校的一切安排之中：吃得简单，穿得朴实，住得随便，养成吃苦耐劳、做事巴结的习惯。在学校里，在寄宿者中间，这一切都已蔚然成风。”

“说得很对，先生。那我可以相信这孩子已被罗沃德学校收为学生，并根据她的地位和前途加以训导了，是吗？”

“太太、你可以这么说。她将被放在培植精选花草的苗圃里，我相信她会因为无比荣幸地被选中而感激涕零的。”

“既然这样，我会尽快送她来的，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因为说实在，我急于开卸掉这付令人厌烦的担子呢。”

“的确，的确是这样，太太。现在我就向你告辞了。一两周之后我才回到布罗克赫斯特府去，我的好朋友一位副主教不让我早走。我会通知坦普尔小姐，一位新来的姑娘要到。这样，接待她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再见。”

“再见，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请向布罗克赫斯特太太和小姐，向奥古斯塔、西奥多和布劳顿。布罗克赫斯特少爷问好。”

“一定，太太。小姑娘，这里有本书，题目叫《儿童指南》，祷告后再读，尤其要注意那个部分，说的是‘一个满口谎言、欺骗成性的淘气鬼，玛莎·格××暴死的经过’。”说完，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把一本装有封皮的薄薄小册子塞进我手里，打铃让人备好马车，便离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里德太太和我，在沉默中过了几分钟。她在做针线活，我在打量着她，当时里德太太也许才三十六七岁光景，是个体魄强健的女人，肩膀宽阔，四肢结实，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但并不肥胖，她的下鄂很发达也很壮实，所以她的脸也就有些大了。她的眉毛很低，下巴又大又突出，嘴巴和鼻子倒是十分匀称的。在她浅色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没有同情心的眼睛。她的皮肤黝黑而灰暗，头发近乎亚麻色。她的体格很好，疾病从不染身。她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管，家庭和租赁的产业都由她一手控制。只有她的孩子间或蔑视她的权威，嗤之以鼻。她穿着讲究，她的风度和举止有助于衬托出她漂亮的服饰。

我坐在一条矮凳上，离她的扶手椅有几码远、打量着她的身材。仔细端详着她的五官。我手里拿着那本记述说谎者暴死经过的小册子，他们曾把这个故事作为一种恰当的警告引起我注意。刚才发生的一幕，里德太太跟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所说的关于我的话，他们谈话的内容，仍在耳边回响，刺痛劳我的心扉。每句话都听得明明白白，每句话都那么刺耳。此刻，我的内心正燃起一腔不满之情。

里德太太放下手头的活儿，抬起头来，眼神与我的目光相遇，她的手指也同时停止了飞针走线的活动。

“出去，回到保育室去，”她命令道。我的神情或者别的什么想必使她感到讨厌，因为她说话时尽管克制着，却仍然极其恼怒。我立起身来，走到门边，却又返回，穿过房间到了窗前，一直走到她面前。

我非讲不可，我被践踏得够了，我必须反抗。可是怎么反抗呢，我有什么力量来回击对手呢？我鼓足勇气，直截了当地发动了进攻：“我不骗人，要是我骗，我会说我爱你。但我声明，我不爱你，除了约翰·里德，你是世上我最不喜欢的人，这本写说谎者的书，你尽可以送给你的女儿乔治亚娜，因为说谎的是她，不是我。”

里德太太的手仍一动不动地放在她的活儿上，冷冰冰的目光，继续阴丝丝地凝视着我。

“你还有什么要说？”她问，那种口气仿佛是对着一个成年对手在讲话，对付孩子通常是不会使用的。

她的眸子和嗓音，激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激动得难以抑制，直打哆嗦，继续说了下去：“我很庆幸你不是我亲戚，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叫你舅妈了。长大了我也永远不会来看你，要是有人问起我喜欢不喜欢你，你怎样待我，我会说，一想起你就使我讨厌，我会说，你对我冷酷得到了可耻的地步。”

“你怎么敢说这话，简·爱？”

“我怎么敢，里德太太，我怎么敢，因为这是事实，你以为我没有情感，以为我不需要一点抚爱或亲情就可以打发日子，可是我不能这么生活。还有，你没有怜悯之心，我会记住你怎么推搡我，粗暴地把人弄进红房子，锁在里面，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尽管我很痛苦，尽管我一面泣不成声，一面叫喊，‘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我吧，里德舅妈！’还有你强加于我的惩罚。完全

是因为你那可恶的孩子打了我，无缘无故把我打倒在地，我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每个问我的人。人们满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其实你很坏，你心肠很狠。你自己才骗人呢！”

我还没有回答完，内心便已开始感到舒畅和喜悦了，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的自由感和胜利感，无形的束缚似乎已被冲破，我争得了始料未及的自由，这种情感不是无故泛起的，因为里德太太看来慌了神，活儿从她的膝头滑落，她举起双手，身子前后摇晃着，甚至连脸也扭曲了，她仿佛要哭出来了。

“简，你搞错了，你怎么了？怎么抖得那么厉害？想喝水吗？”

“不，里德太太。”

“你想要什么别的吗，简，说实在的，我希望成为你的朋友。”

“你才不会呢。你对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我是品质恶劣，欺骗成性，那我就要让罗沃德的每个人都知你的为人和你干的好事。”

“简，这些事儿你不理解，孩子们有缺点应该得到纠正。”

“欺骗不是我的缺点！”我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但是你好意气用事，简，这你必须承认。现在回到保育室去吧，乖乖，躺一会儿。”

“我不是你乖乖，我不能躺下，快些送我到学校去吧，里德太太，因为我讨厌住在这儿。”

“我真的要快送她去上学了，”里德太太轻声嘀咕着，收拾好针线活，蓦地走出了房间。

我孤零零地站那里，成了战场上的胜利者。这是我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也是我第一次获得胜利。我在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站过站的地毯上站了一会，沉缅于征服者的孤独。我先是暗自发笑，感到十分得意。但是这种狂喜犹如一时加快的脉搏会迅速递减一样，很快就消退了。一个孩子像我这样跟长辈斗嘴，像我这样毫无顾忌地发泄自己的怒气，事后必定要感到悔恨和寒心。我在控诉和恐吓里德太太时，内心恰如一片点燃了荒野，火光闪烁，来势凶猛，但经过半小时的沉默和反思，深感自己行为的疯狂和自己恨人又被人嫉恨的处境的悲凉时，我内心的这片荒地，便已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黑色的焦土了。

我第一次尝到了复仇的滋味。犹如芬芳的美酒，喝下时热辣辣好受，但回味起来却又苦又涩，给人有中了毒的感觉。此刻，我很乐意去求得里德太太的宽恕，但经验和直觉告诉我，那只会使她以加倍的蔑视讨厌我，因而会重又激起我天性中不安份的冲动。

我愿意发挥比说话刻薄更高明的才能，也愿意培养比郁愤更好的情感。我取了一本阿拉伯故事书，坐下来很想看看，却全然不知所云，我的思绪飘忽在我自己与平日感到引人入胜的书页之间。我打开早餐室的玻璃门，只见灌木丛中一片一沉寂，虽然风和日丽，严霜却依然覆盖着大地。我撩起衣裙裹住脑袋和胳膊，走出门去，漫步在一片僻静的树林里。但是沉寂的树木、掉下的杉果，以及那凝固了的秋天的遗物，被风吹成一堆如今又冻结了的行褐色树叶，都没有给我带来愉快。我倚在一扇大门上，凝望着空空的田野，那里没有觅食的羊群，只有冻坏了的苍白的浅草。这是一个灰蒙蒙的日子，降雪前的天空一片混沌，间或飘下一些雪片。落在坚硬的小径上，从在灰白的草地上，没有融化。我站立着，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一遍又一遍悄悄对自己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我愿意发挥比说话刻薄更高明的才能，也愿意培养比郁愤更好的情感。我取了一本阿拉伯故事书，坐下来很想看看，却全然不知所云，我的思绪飘忽在我自己与平日感到引人入胜的书页之间。我打开早餐室的玻璃门，只见灌木丛中一片一沉寂，虽然风和日丽，严霜却依然覆盖着大地。我撩起衣裙裹住脑袋和胳膊，走出门去，漫步在一片僻静的树林里。但是沉寂的树木、掉下的杉果，以及那凝固了的秋天的遗物，被风吹成一堆如今又冻结了的行褐色树叶，都没有给我带来愉快。我倚在一扇大门上，凝望着空空的田野，那里没有觅食的羊群，只有冻坏了的苍白的浅草。这是一个灰蒙蒙的日子，降雪前的天空一片混沌，间或飘下一些雪片。落在坚硬的小径上，从在灰白的草地上，没有融化。我站立着，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一遍又一遍悄悄对自己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突然我听一个清晰的嗓音在叫唤，“简小姐，你在哪儿？快来吃中饭！”

是贝茜在叫，我心里很明白，不过我没有动弹。她步履轻盈地沿小径走来。

“你这个小淘气！”她说，“叫你为什么不来？”

比之刚才萦回脑际的念头，贝茜的到来似乎是令人愉快的，尽管她照例又有些生气。其实，同里德太太发生冲突。并占了上风之后，我并不太在乎保姆一时的火气，倒是希望分享她那充满活力、轻松愉快的心情。我只是用胳膊抱住了她，说：“得啦，贝茜别骂我了。”

这个动作比我往常所纵情的任何举动都要直率大胆，不知怎地，倒使贝茜高兴了。

“你是个怪孩子，简小姐，”她说，低头看着我：“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小东西。你要去上学了，我想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离开可怜的贝茜你不难过吗？”

“贝茜在乎我什么呢？她老是骂我。”

“谁叫你是那么个古怪、胆小、怕难为情的小东西，你应该胆大一点。”

“什么！好多挨几顿打？”

“瞎说！不过你常受欺侮，那倒是事实。上星期我母亲来看我的时候说，她希望自己哪一个小家伙也不要像你一样。好吧，进去吧，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想你没有，贝茜。”

“孩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盯着我的那双眼睛多么忧郁！瞧！太太、小姐和约翰少爷今天下午都出去用茶点了，你可以跟我一起吃茶点。我会叫厨师给你烘一个小饼，随后你要帮我检查一下你抽屉，因为我马上就要为你整理箱子了。太太想让你一两天内离开盖茨黑德，你可以拣你喜欢的玩具随身带走。”

“贝茜，你得答应我在走之前不再骂我了。”

“好吧，我答应你，不过别忘了做个好孩子，而且也别怕我。要是我偶然说话尖刻了些，你别吓一大跳，因为那很使人恼火。”

“我想我再也不怕你了，贝茜，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很快我又有另外一批人要怕了。”

“如果你怕他们，他们会不喜欢你的。”

“像你一样吗，贝茜？”

“我并不是不喜欢你，小姐，我相信，我比其他人都要喜欢你。”

“你没有表现出来。”

“你这狡猾的小东西：你说话的口气不一样了，怎么会变得那么大胆和鲁莽呢？”

“呵，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了，再说——”我正想谈谈我与里德太太之间发生的事，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

“那么你是乐意离开我了？”

“没有那回事，贝茜，说真的，现在我心里有些难过。”

“‘现在’，‘有些’，我的小姐说得多么冷静！我想要是我现在要求吻你一下，你是不会答应的，你会说，还是不要吧。”

“我来吻你，而且我很乐意，把你的头低下来。”贝茜弯下了腰，我们相互拥抱着，我跟着她进了屋子，得到了莫大安慰。下午在和谐平静中过去了。晚上，贝茜给我讲了一些最动人的故事，给我唱了几支她最动听的歌，即便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中也毕竟还有几缕阳光呢。

我一路反抗，在我，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于是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恶感。我确实有点儿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我意识到，因为一时的反抗，会不得不遭受古怪离奇的惩罚。于是，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我横下一条心，决计不顾一切了。

“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了疯的猫。”

“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主人，难道我是仆人不成？”

“不，你连仆人都不如。你不干事，吃白食。喂，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有多坏。”

这时候她们已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所指的房间，推搡到一条矮凳上，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被两双手按住了。

“要是你不安安稳稳坐着，我们可得绑住你了，”贝茜说，“艾博特小姐，把你的袜带借给我，

我那付会被她一下子绷断的。”

艾博特小姐转而从她粗壮的腿上，解下那条必不可少的带子。捆绑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由此而额外蒙受的耻辱，略微消解了我的激动情绪。

“别解啦，”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作为保证，我让双手紧挨着凳子。

“记住别动，”贝茜说，知道我确实已经平静下去，便松了手。随后她和艾博特小姐抱臂而立，沉着脸，满腹狐疑地瞪着我，不相信我的神经还是正常似的。

“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末了，贝茜转身对那位艾比盖尔说。

“不过她生性如此，”对方回答，“我经常跟太太说起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这小东西真狡猾，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那么多鬼心眼的。”

贝茜没有搭腔，但不一会便对我说：“小姐，你该明白，你受了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养着你的。要是她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

对她们这番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生活的最早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这些责备我赖别人过活的话，已成了意义含糊的老调，叫人痛苦，让人难受，但又不太好懂。艾博特小姐答话了：“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把你同里德小姐和少爷一块抚养大，就以为自己与他们平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而你却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得学谦恭些，尽量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份。”

“我们同你说的全是为了你好，”贝茜补充道，口气倒并不严厉，“你做事要巴结些，学得乖一点，那样也许可以把这当个家住下去，要是你意气用事，粗暴无礼，我敢肯定，太太会把你撵走。”

“另外，”艾博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也许会在她要发脾气时，把她处死，死后她能上哪儿呢，来，贝茜，咱们走吧，随她去。反正我是无论如何打动不了她啦。爱小姐，你独个儿呆着的时候，祈祷吧。要是你不忏悔，说不定有个坏家伙会从烟囱进来，把你带走。”

她们走了，关了门，随手上了锁。

红房子是间空余的卧房，难得有人在里面过夜。其实也许可以说，从来没有。除非盖茨黑德府上偶而拥进一大群客人时，才有必要动用全部房间。但府里的卧室，数它最宽敞、最堂皇了。一张红木床赫然立于房间正中，粗大的床柱上，罩着深红色锦缎帐幔，活像一个帐篷。两扇终日窗帘紧闭的大窗，半掩在清一色织物制成的流苏之中。地毯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深红色的台布，墙呈柔和的黄褐色，略带粉红。大橱、梳妆台和椅子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床上高高地叠着褥垫和枕头，上面铺着雪白的马赛布床罩，在周围深色调陈设的映衬下，白得眩目。几乎同样显眼的是床头边一把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一样的白色，前面还放着一只脚凳，在我看来，它像一个苍白的宝座。

房子里难得生火，所以很冷；因为远离保育室和厨房，所以很静；又因为谁都知道很少有人进去，所以显得庄严肃穆。只有女佣每逢星期六上这里来，把一周内静悄悄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抹去。还有里德太太本人，隔好久才来一次，查看大橱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这里存放着各类羊皮文件，她的首饰盒，以及她已故丈夫的肖像。上面提到的最后几句话，给红房子带来了一种神秘感，一种魔力，因而它虽然富丽堂皇，却显得分外凄清。

里德先生死去已经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他的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所以不常有人闯进来。

里德先生死去已经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他的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所以不常有人闯进来。

贝茜和刻薄的艾博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着的，是一条软垫矮凳，摆在靠近大理石壁炉的地方。我面前是高耸的床，我右面是黑漆漆的大橱，橱上柔和、斑驳的反光，使镶板的光泽摇曳变幻。我左面是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子，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大镜子，映照出床和房间的空旷和肃穆。我吃不准他们锁了门没有，等到敢于走动时，便起来看个究竟。哎呀，不错，比牢房锁得还紧

呐。返回原地时，我必须经过大镜子跟前。我的目光被吸引住了，禁不住探究起镜中的世界来。在虚幻的映像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中更冷落、更阴沉。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瞅着我，白白的脸上和胳膊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在一切都凝滞时，唯有那双明亮恐惧的眼睛在闪动，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幽灵。我觉得她像那种半仙半人的小精灵，恰如贝茵在夜晚的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从沼泽地带山蕨丛生的荒谷中冒出来，现身于迟归的旅行者眼前。我回到了我的矮凳上。

这时候我相信起迷信来了，但并没有到了完全听凭摆布的程度，我依然热血沸腾，反叛的奴隶那种苦涩情绪依然激励着我。往事如潮、在我脑海中奔涌，如果我不加以遏制，我就不会对阴暗的现实屈服。

约翰。里德的专横霸道、他姐妹的高傲冷漠、他母亲的厌恶、仆人们的偏心，像一口混沌的水井中黑色的沉淀物，一古脑儿泛起在我烦恼不安的心头。

为什么我总是受苦，总是遭人白眼，总是让人告状，永远受到责备呢？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为什么我尽力博取欢心，却依然无济于事呢？伊丽莎自私任性，却受到尊敬；乔治亚娜好使性子，心肠又毒，而且强词夺理目空一切，偏偏得到所有人的纵容。她的美貌，她红润的面颊，金色的卷发，使得她人见人爱，一俊便可遮百丑。至于约翰，没有人同他顶撞，更不用说教训他了，虽然他什么坏事都干：捻断鸽子的头颈，弄死小孔雀，放狗去咬羊，采摘温室中的葡萄，掐断暖房上等花木的嫩芽。有时还叫他母亲“老姑娘”，又因为她皮肤黝黑像他自己而破口大骂。他蛮横地与母亲作对，经常撕毁她的丝绸服装，而他却依然是“她的宝贝蛋”。而我不敢有丝毫闪失，干什么事全力以赴，人家还是骂我淘气鬼，讨厌坯，骂我阴丝丝，贼溜溜，从早上骂到下午，从下午骂到晚上。

我因为挨了打、跌了交，头依然疼痛，依然流着血。约翰肆无忌惮地打我，却不受责备，而我不过为了免遭进一步无理殴打，反抗了一下，便成了众矢之的。

“不公呵，不公！”我的理智呼喊。在痛苦的刺激下我的理智变得早熟，化作了一种短暂的力量。决心也同样鼓动起来，激发我去采取某种奇怪的手段，来摆脱难以忍受的压迫，譬如逃跑，要是不能奏效，那就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那个阴沉的下午，我心里多么惶恐不安！我的整个脑袋如一团乱麻，我的整颗心在反抗：然而那场内心斗争又显得多么茫然，多么无知啊！我无法回答心底那永无休止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如此受苦。此刻，在相隔——我不说多少年以后，我看清楚了。

我在盖茨黑德府上格格不入。在那里我跟谁都不像。同里德太太、她的孩子、她看中的家仆，都不融洽。他们不爱我，说实在我也一样不爱他们。他们没有必要热情对待一个与自己合不来的家伙，一个无论是个性、地位，还是嗜好都同他们泾渭分明的异己；一个既不能为他们效劳，也不能给他们增添欢乐的废物；一个对自己的境界心存不满而又蔑视他们想法的讨厌家伙。我明白，如果我是一个聪明开朗、漂亮顽皮、不好侍候的孩子，即使同样是寄人篱下，同样是无亲无故，里德太太也会对我的处境更加宽容忍让；她的孩子们也会对我亲切热情些；佣人们也不会一再把我的当作保育室的替罪羊了。

红房子里白昼将尽。时候已是四点过后，暗沉沉的下午正转为凄凉的黄昏。我听见雨点仍不停地敲打着楼梯的窗户，狂风在门厅后面的树丛中怒号。我渐渐地冷得像块石头，勇气也烟消云散。往常那种屈辱感，那种缺乏自信、孤独沮丧的情绪，浇灭了我将消未消的怒火，谁都说我坏，也许我确实如此吧。我不是一心谋划着让自己饿死吗？这当然是一种罪过。而且我该不该死呢？或者，盖茨黑德教堂圣坛底下的墓穴是个令人向往的归宿吗？听说里德先生就长眠在这样的墓穴里。这一念头重又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而越往下细想，就越害怕起来。我已经不记得他了，只知道他是我舅父——我母亲的哥哥——他收养了我这个襁褓中的孤儿，而且在弥留之际，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里德太太也许认为自己是信守诺言的。而我想就她本性而论，也确是实践了当初的许诺。可是她怎么能真心喜欢一个不属于她家的外姓、一个在丈夫死后同她已了却一切干系的人呢？她发现自己受这勉为其难的保证的约束，充当一个自己所无法喜爱的陌生孩子的母亲，眼睁睁看着一位不相投合的外人永远硬挤在自己的家人中间。对她来说，这想必是件最恼人的事情了。

红房子里白昼将尽。时候已是四点过后，暗沉沉的下午正转为凄凉的黄昏。我听见雨点仍不停

地敲打着楼梯的窗户，狂风在门厅后面的树丛中怒号。我渐渐地冷得像块石头，勇气也烟消云散。往常那种屈辱感，那种缺乏自信、孤独沮丧的情绪，浇灭了我将消未消的怒火，谁都说我坏，也许我确实如此吧。我不是一心谋划着让自己饿死吗？这当然是一种罪过。而且我该不该死呢？或者，盖茨黑德教堂圣坛底下的墓穴是个令人向往的归宿吗？听说里德先生就长眠在这样的墓穴里。这一念头重又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而越往下细想，就越害怕起来。我已经不记得他了，只知道他是我舅父——我母亲的哥哥——他收养了我这个襁褓中的孤儿，而且在弥留之际，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里德太太也许认为自己是信守诺言的。而我想就她本性而论，也确是实践了当初的许诺。可是她怎么能真心喜欢一个不属于她家的外姓、一个在丈夫死后同她已了却一切干系的人呢？她发现自己受这勉为其难的保证的约束，充当一个自己所无法喜爱的陌生孩子的母亲，眼睁睁看着一位不相投合的外人永远硬挤在自己的家人中间。对她来说，这想必是件最恼人的事情了。

我忽然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我不怀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里德先生要是在世，一定会待我很好。此刻，我坐着，一面打量着白白的床和影影绰绰的墙，不时还用经不住诱惑的目光，瞟一眼泛着微光的镜子，不由得忆起了关于死人的种种传闻。据说由于人们违背了他们临终的嘱托，他们在坟墓里非常不安，于是便重访人间，严惩发假誓的人，并为受压者报仇。我思忖，里德先生的幽灵为外甥女的冤屈所动，会走出居所，不管那是教堂的墓穴，还是死者无人知晓的世界，来到这间房子，站在我面前。我抹去眼泪，忍住哭泣，担心嚎啕大哭会惊动什么不可知的声音来抚慰我，或者在昏暗中召来某些带光环的面孔，露出奇异怜悯的神色，俯身对着我。这念头听起来很令人欣慰，不过要是真的做起来，想必会非常可怕。我使劲不去想它，抬起头来，大着胆子环顾了一下暗洞洞的房间。就在这时，墙上闪过一道亮光。我问自己，会不会是一缕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了进来？不，月光是静止的，而这透光却是流动的。停睛一看，这光线滑到了天花板上，在我头顶上抖动起来。现在我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那很可能是有人提着灯笼穿过草地时射进来的光。但那会儿，我脑子里尽往恐怖处去想，我的神经也由于激动而非常紧张，我认为那道飞快掠过的光，是某个幽灵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先兆。我的心怦怦乱跳，头脑又热又胀，耳朵里呼呼作响，以为那是翅膀拍击声，好像什么东西已经逼近我了。我感到压抑，感到窒息，我的忍耐力崩溃了，禁不住发疯似地大叫了一声，冲向大门，拼命摇着门锁。外面们廊上响起了飞跑而来的脚步声，钥匙转动了，贝茜和艾博特走进房间。

“啊！我看到了一道光，想必是鬼来了。”这时，我拉住了贝茜的手，而她并没有抽回去。

“她是故意乱叫乱嚷的，”艾博特厌烦地当着我的面说，“而且叫得那么凶！要是真痛得厉害，倒还可以原谅，可她只不过要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我知道她的诡计。”

“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咄咄逼人的声音问道。随后，里德太太从走廊里走过来，帽子飘忽着被风鼓得大大的，睡袍悉悉簌簌响个不停。“艾博特，贝茜，我想我吩咐过，让简。爱呆在红房子里，由我亲自来过问。”

“简小姐叫得那么响，夫人，”贝茜恳求着。

“放开她，”这是唯一的回答。“松开贝茜的手，孩子。你尽可放心，靠这些办法，是出不去的，我讨厌耍花招，尤其是小孩子，我有责任让你知道，鬼把戏不管用。现在你要在这里多呆一个小时，而且只有服服贴贴，一动不动，才放你出来。”

“啊，舅妈，可怜可怜我吧：饶恕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吧！我会憋死的，要是——”

“住嘴！这么闹闹嚷嚷讨厌透了。”她无疑就是这么感觉的。在她眼里我是个早熟的演员，她打心底里认为，我是个本性恶毒、灵魂卑劣、为人阴险的货色。

贝茜和艾博特退了出去。里德太太对我疯也似的痛苦嚎叫很不耐烦，无意再往下谈了，蓦地把我往后一推，锁上了门。我听见她堂而皇之地走了。她走后不久，我猜想我便一阵痉挛，昏了过去，结束了这场吵闹。

在罗沃德度过的一个季度，仿佛是一个时代，而且并不是黄金时代。我得经历一场恼人的搏斗，来克服困难，适应新的规矩和不熟悉的工作。我担心这方面出错。为此所受的折磨，甚过于我命里注定肉体上要承受的艰苦，虽说艰苦也并不是小事。

在一月、二月和三月的部分日子里，由于厚厚的积雪，以及化雪后道路几乎不通，我们的活动除了去教堂，便被困在花园的围墙之内了。但就在这个牢笼内，每天仍得在户外度过一小时。我们的衣服不足以御寒。大家没有靴子，雪灌进了鞋子，并在里面融化。我们没有手套，手都冻僵了，像脚上一样，长满了冻疮。每晚我的双脚红肿，早上又得把肿胀、疼痛和僵硬的脚趾伸进鞋子，一时痛痒难熬，至今记忆犹新。食品供应不足也令人沮丧，这些孩子都正是长身体的年纪，胃口很好，而吃的东西却难以养活一个虚弱的病人。营养缺乏带来了不良习气，这可苦了年纪较小的学生。饥肠辘辘的大龄女生一有机会，便连哄带吓，从幼小学生的份里弄到点吃的。有很多回，我在吃茶点时把那一口宝贵的黑面包分给两位讨食者，而把半杯咖啡给了第三位，自己便狼吞虎咽地把剩下的吃掉，一面因为饿得发慌而暗暗落泪。

冬季的星期日沉闷乏味。我们得走上两里路，到保护人所主持的布罗克布里奇教堂去。出发的时候很冷，到达的时刻就更冷了。早祷时我们几乎都已冻僵，这儿离校太远，不能回去用饭，两次祷告之间便吃一份冷肉和面包，份量也跟平时的饭食一样，少得可怜。

下午的祷告结束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无遮无拦的山路回校。刺骨的寒风，吹过大雪覆盖的山峰，刮向北边来，几乎要从我们的脸上刮去一层皮。

我至今仍然记得，坦普尔小姐轻快地走在我们萎靡不振的队伍旁边，寒风吹得她的花呢斗篷紧贴在身上。她一面训导，一面以身作则，鼓励我们振作精神，照她所说的，“像不屈不挠的战士”那样奋勇前进。可怜的其他教师，大都自己也十分颓丧，更不想为别人鼓劲了。

回校以后，我们多么渴望熊熊炉火发出的光和热！但至少对年幼学生来说，并没有这福份。教室里的每个壁炉立刻被两排大姑娘围住，小一点的孩子只好成群蹲在她们身后，用围涎裹着冻僵了的胳膊。

吃茶点时，我们才得到些许安慰，发给了双份面包——一整片而不是半片——附加薄薄一层可口的黄油，这是一周一次的享受，一个安息日复一个安息日，大家都翘首企盼着。通常我只能把这美餐的一部分留给自己，其余的便总是不得不分给别人。

星期天晚上我们要背诵教堂的教义问答和《马太福音》的第五、六、七章，还要听米勒小姐冗长的讲道，她禁不住哈欠连天，证明她也倦了。在这些表演中间，经常有一个插曲，六、七个小姑娘总要扮演犹推古的角色，她们因为困倦不堪，虽然不是从三楼上而是从第四排长凳上摔下来，扶起来时也已经半死了。补救办法是把她们硬塞到教室的中间，迫使她们一直站着，直至讲道结束。有时她们的双脚不听使唤，瘫下来缩作一团，于是便不得不用班长的高凳把她们支撑起来。

我还没有提到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造访，其实这位先生在我抵达后第一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都不在家，也许他在朋友副主教那里多逗留了些时间。他不在倒使我松了口气，不必说我自有怕他来的理由，但他终究还是来了。

一天下午（那时我到罗沃德已经三星期了），我手里拿了块写字板坐着，正为长除法中的一个总数发窘，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我几乎本能地认出了这瘦瘦的轮廓。因此两分钟后，整个学校的人，包括教师在内都全体起立时，我没有必要抬起头来后过究竟，便知道他们在迎接谁进屋了。这人大步流星走进教室。眨眼之间，在早已起立的坦普尔小姐身边，便竖起了同一根黑色大柱，就是这根柱子曾在盖茨黑德的壁炉地毯上不祥地对我皱过眉。这时我侧目瞟了一眼这个建筑物。对，我没有看错，就是那个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穿着紧身长外衣，扣紧了钮扣，看上去越发修长、狭窄和刻板了。

见到这个幽灵，我有理由感到丧气。我记得清清楚楚，里德太太曾恶意地暗示过我的品行等等，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曾答应把我的恶劣本性告诉坦普尔小姐和教师们。我一直害怕这一诺言会得到实现——每天都提防着这个“行将到来的人”。他的谈话和对我往事的透露，会使我一辈子落下个坏孩子的恶名，而现在他终于来了。他站在坦普尔小姐身旁，跟她在小声耳语。毫无疑问他在说我坏话，我急切而痛苦地注视着她的目光，无时无刻不期待着她乌黑的眸子转向我，投来厌恶与蔑视的一瞥。我也细听着，因为碰巧坐在最靠房子头上的地方，所以他说的话，一大半都听得见。谈话的内容消除了我眼前的忧虑。

“坦普尔小姐，我想在洛顿买的线是管用的，质地正适合做白布衬衣用，我还挑选了同它相配

的针。请你告诉史密斯小姐，我忘掉了买织补针的事。不过下星期我会派人送些纸来，给每个学生的一次不得超过一张，给多了，她们容易粗枝大叶，把它们弄丢了。啊，小姐！但愿你们的羊毛袜子能照看得好些！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到菜园子里转了一下，仔细瞧了瞧晾在绳子上的衣服，看见有不少黑色长袜都该补了，从破洞的大小来看，肯定一次次都没有好好修补。”他顿了一下。

“你的指示一定执行，先生，”坦普尔小姐说。

“还有，小姐，”他继续说下去，“洗衣女工告诉我，有些姑娘一周用两块清洁的领布。这太多了，按规定，限制在一块。”

“我想这件事我可以解释一下，先生。上星期四，艾格妮丝和凯瑟琳。约翰斯通应朋友邀请，上洛顿去用茶点，我允许她们在这种场合戴上干净的领布。”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点了点头。

“好吧，这一次就算了，但是请不要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还有另一件事也叫我吃惊，我跟管家结帐，发现上两个星期，两次给姑娘们供应了点心，吃了面包奶酪，这是怎么回事？我查了一下规定，没有发现里面提到过点心之类的饭食。是谁搞的改革？又得到了谁的批准？”

“我必须对这一情况负责，先生，”坦普尔小姐回答说。“早饭烧得很糟糕，学生们都咽不下去。我不敢让她们一直饿着肚子到吃中饭。”

“小姐，请允许我说上片刻——你该清楚，我培养这些姑娘，不是打算让她们养成娇奢纵欲的习惯，而是使她们刻苦耐劳，善于忍耐，严于律己，要是偶尔有不合胃口的小事发生，譬如一顿饭烧坏了，一个菜作料加少了或者加多了，不应当用更可口的东西代替失去的享乐，来加以补救。那样只会娇纵肉体，偏离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这件事应当用来在精神上开导学生，鼓励她们在暂时困难情况下，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种场合，该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一位有识见的导师会抓住机会，说一下早期基督徒所受的苦难；说一下殉道者经受的折磨；说一下我们神圣的基督本人的规劝，召唤使徒们背起十字架跟他走；说一下他给予的警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说一下他神圣的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小姐，当你不是把烧焦的粥，而是把面包和奶酪放进孩子们嘴里的时候，你也许是在喂她们邪恶的肉体，而你却没有想到，你在使她们不朽的灵魂挨饿！”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又顿了一下，也许是感情太冲动的缘故。他开始讲话时，坦普尔小姐一直低着头，但这会儿眼睛却直视前方。她生来白得像大理石的脸色，似乎透出了大理石所特有的冷漠与坚定，尤其是她的嘴巴紧闭着，仿佛只有用雕刻家的凿子才能把它打开，眉宇间渐渐地蒙上了一种凝固了似的严厉神色。

与此同时，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倒背着双手站在炉子跟前，威风凛凛地审视着全校。突然他眼睛眨了一下，好像碰上了什么耀眼刺目的东西，转过身来，用比刚才更急促的语调说：“坦普尔小姐，坦普尔小姐，那个，那个卷发姑娘是怎么回事？红头发，小姐，怎么卷过了，满头都是卷发？”他用鞭子指着那可恶的东西，他的手抖动着。

“那是朱莉娅。塞弗恩，”坦普尔小姐平静地回答。

“朱莉娅。塞弗恩，小姐！为什么她，或是别人，烫起卷发来了？她竟然在我们这个福音派慈善机构里，无视学校的训戒和原则，公开媚俗，烫了一头卷发，这是为什么？”

“朱莉娅的头发天生就是卷的，”坦普尔小姐更加平静地回答。

“天生！不错，但我们不能迁就天性。我希望这些姑娘是受上帝恩惠的孩子，再说何必要留那么多头发？我一再表示我希望头发要剪短，要朴实，要简单。坦普尔小姐，那个姑娘的头发必须统统剪掉，明天我会派个理发匠来。我看见其他人头上的那个累赘物也太多了——那个高个子姑娘，叫她转过身来。叫第一班全体起立，转过脸去朝墙站着。”

坦普尔小姐用手帕揩了一下嘴唇，仿佛要抹去嘴角上情不自禁的笑容。不过她还是下了命令。第一班学生弄明白对她们的要求之后，也都服从了。我坐在长凳上，身子微微后仰，可以看得见大家挤眉弄眼，做出各种表情，对这种调遣表示了不满。可惜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没有能看到，要不然他也许会感受到，他纵然可以摆布杯盘的外表，但其内部，却远非他所想的那样可以随意干涉了。

他把这些活奖章的背面细细打量了大约五分钟，随后宣布了判决，他的话如丧钟般响了起来：“头上的顶髻都得剪掉。”

坦普尔小姐似乎在抗辩。

“小姐”他进而说，“我要为主效劳，他的王国并不是这个世界。我的使命是节制这些姑娘的肉欲，教导她们衣着要谦卑克制，不梳辫子，不穿贵重衣服。而我们面前的每个年轻人，出于虚荣都把一束束头发编成了辫子。我再说一遍，这些头发必须剪掉，想一想为此而浪费的时间，想……”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到这儿被打断了。另外三位来访者，都是女的，此刻进了房间。他们来得再早一点就好了，赶得上聆听他关于服饰的高论。她们穿着华丽，一身丝绒、绸缎和毛皮。二位中的两位年轻的（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戴着当时十分时髦的灰色水獭皮帽，上面插着鸵鸟毛，在雅致的头饰边沿下，是一团浓密的卷发，烫得十分精致。那位年长一些的女人，裹着一条装饰着貂皮的贵重丝绒披巾，额前披着法国式的假卷发。

这几位太太小姐，一位是布罗克赫斯特太太，还有两位是布罗克赫斯特小姐。她们受到了坦普尔小姐恭敬的接待，被领到了房间一头的上座。她们看来是与担任圣职的亲属乘同一辆马车到达的，在他与管家办理公务，伺问洗衣女，教训校长时，她们已经在楼上的房间仔细看过究竟。这时她们对负责照管衣被、检查寝室的史密斯小姐，提出了种种看法和责难。不过我没有工夫去听她们说些什么，其他事情来打岔，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到现在为止，我一面领会着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和坦普尔小姐的讲话，一面并没有放松戒备，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只要不被看到，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坐在长凳上，身子往后靠，看上去似乎在忙于计算，把写字板端得刚好遮住了脸。我本可以逃避别人的注意，却不料我那块捣蛋的写字板，不知怎地恰巧从我手里滑落，砰地一声冒然落地。顷刻之间人人都朝我投来了目光。我知道这下全完了，我弯下腰捡起了碎为两半的写字板，鼓足勇气准备面对最坏的结局，它终于来了。

“好粗心的姑娘！”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说，随后立刻又说，“是个新来的学生，我看出来了，”我还没喘过气来，他又说下去，“我可别忘了，有句关于她的话要说，”随后大着嗓门说。在我听来，那声音有多响啊！“让那个打破写字板的孩子到前面来！”

我自己已经无法动弹了，我瘫了下来。可是坐在我两边的两个大姑娘，扶我站了起来，把我推向那位可怖的法官。随后坦普尔小姐轻轻地搀着我来到他的脚跟前，我听见她小声地劝导我：

“别怕，简，我知道这不是故意的，你不会受罚。”

这善意的耳语像匕首一样直刺我心扉。

“再过一分钟，她就会把我当作伪君子而瞧不起我了，”我想。一想到这点，心中便激起了一腔怒火，冲着里德太太和布罗克赫斯特一伙们，我可不是海伦。彭斯。

“把那条凳子拿来，”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指着一条很高的凳子说一位班长刚从那儿站起来。凳子给端来了。

“把这孩子放上去。”

我被抱到了凳子上，是谁抱的，我并不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去注意细枝末节了。我只知道他们把我摆到了跟布罗克赫斯特先生鼻子一般高的地方；知道他离我只有一码远；知道在我下面，一片桔黄色和紫色的闪缎饰皮外衣和浓雾般银色的羽毛在扩展，在飘拂。

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他说着转向他的家人，“坦普尔小姐，教师们和孩子们，你们都看到了这个女孩子了吧？”

她们当然是看到了。我觉到她们的眼睛像凸透镜那样对准了我烧灼的皮肤。

“你们瞧，她还很小。你们看到了，她的外貌与一般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上帝仁慈地把赐与我们大家的外形，一样赐给了她，没有什么明显的残疾表明她是个特殊人物。谁能想到魔鬼已经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奴仆和代理人呢？而我痛心地说，这就是事实。”

他又停顿了一下。在这间隙，我开始让自己紧张的神经稳定下来，并觉得鲁比孔河已经渡过，既然审判已无法回避，那就只得硬着头去忍受了。

“我的可爱的孩子们，”这位黑大理石般的牧师悲切地继续说下去，“这是一个悲哀而令人忧伤的场合，因为我有责任告诫大家，这个本可以成为上帝自己羔羊的女孩子，是个小小的被遗弃者，不属于真正的羊群中的一员，而显然是一个闯入者，一个异己。你们必须提防她，不要学她样子。必要的话避免与她作伴，不要同她一起游戏，不要与她交谈。教师们，你们必须看住她，注意她的行踪，掂量她的话语，监视她的行动，惩罚她的肉体以拯救她的灵魂，如果有可能挽救的话，因为（我实在说出口），这个姑娘，这个孩子，基督国土上的本地子民，比很多向梵天祈祷，向诃里什那神像跪拜的小异教徒还坏，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说谎者！”这时开始了十分钟的停顿。而此时我已经镇定自若，看到布罗克赫斯特家的三个女人都拿出了手帕，揩了揩眼镜，年长的一位身子前后摇晃着，年轻的两位耳语着说：“多可怕！”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继续说。

“我是从她的恩人，一位虔诚慈善的太太那儿知道的。她成了孤儿的时候，是这位太太收养了她，把她作为亲生女儿来养育。这位不幸的姑娘竟以忘恩负义来报答她的善良和慷慨。这种行为那么恶劣，那么可怕，那位出色的恩主终于不得不把她同自己幼小的孩子们分开，生怕她的坏样子会沾污他们的纯洁。她被送到这里来治疗，就像古时的犹太人把病人送往毕士大搅动着的池水中一样。教师们，校长们，我请求你们不要让她周围成为一潭死水。”说了这样精彩的结语以后，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整了一下长大衣最上头的一个钮扣，同他的家属嘀咕了几句，后者站起来，向坦普尔小姐鞠了一躬。随后所有的大人物都堂而皇之地走出了房间。在门边拐弯时，我的这位法官说：“让她在那条凳子上再站半个小时，在今天的其余时间里，不要同她说话。”

于是我就这么高高地站着。而我曾说过，我不能忍受双脚站立于房间正中的耻辱，但此刻我却站在耻辱台上示众。我的感触非语言所能形容。但是正当全体起立，使我呼吸困难，喉头紧缩的时候，一位姑娘走上前来，从我身边经过。她在走过时抬起了眼睛。那双眼睛闪着多么奇怪的光芒！那道光芒使我浑身充满了一种多么异乎寻常的感觉！这种新感觉给予我多大的支持！仿佛一位殉道者、一个英雄走过一个奴隶或者牺牲者的身边，刹那之间把力量也传给了他。我控制住了正待发作的歇斯底里，抬起头来，坚定地站在凳子上。海伦。彭斯问了史密斯小姐某个关于她作业的小问题，因为问题琐碎而被申斥了一通。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时，再次走过我，对我微微一笑。多好的微笑！我至今还记得，而且知道，这是睿智和真正的勇气的流露，它像天使脸上的反光一样，照亮了她富有特征的面容、瘦削的脸庞和深陷的灰眼睛。然而就在那一刻，海伦。彭斯的胳膊上还佩戴着“不整洁标记”；不到一小时之前我听见斯卡查德小姐罚她明天中饭只吃面包和清水，就因为她在抄写习题时弄脏了练习簿。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不完美！即使是最明亮的行星也有这类黑斑，而斯卡查德小姐这样的眼睛只能看到细微的缺陷，却对星球的万丈光芒视而不见。

到目前为止，我已细述了自己微不足道的身世。我一生的最初十年，差不多花了十章来描写。但这不是一部正正规规的自传。我不过是要勾起自知会使读者感兴趣的记忆，因此我现在要几乎只字不提跳过八年的生活，只需用几行笔墨来保持连贯性。

斑疹伤寒热在罗沃德完成了它摧毁件的使命以后，便渐渐地在那里销声匿迹了。但是其病毒和牺牲者的数字，引起了公众对学校的注意，于是人们对这场灾祸的根源作了调查，而逐步披露的事实大大激怒了公众。学校的地点不利于健康，孩子们的伙食量少质差，做饭用的水臭得使人恶心；学生们的衣着和居住条件很糟，一切都暴露无遗，曝光的结果使布罗克赫斯特大夫失脸面，使学校大受得益。

那里的一些富家善人慷慨解囊，在一个更好的地点建造了一座更合适的大楼。校规重新作了制订，伙食和衣着有所改善。学校的经费委托给一个委员会管理。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有钱又有势，自然不能忽视，所以仍担任司库一职。但在履行职务时得到了更为慷慨和富有同情心的绅士们的协助。他作为督导的职能，也由他人一起来承担，他们知道该怎样把理智与严格、舒适与经济、怜悯与正直结合起来。学校因此大有改进，到时候成了一个真正有用的高尚学府。学校获得新生之后，我在它的围墙之内生活了八年，当了六年的学生，二年的教师，在双重身份上成了它价值和重要性的见证人。

在这八年中，我的生活十分单一，但并无不快，因为日子没有成为一潭死水。这里具备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我喜爱某些课程；我希望超过所有人；我很乐意使教师尤其是我所爱的教师高兴，这一切都激励我奋进。我充分利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终于一跃而成为第一班的第一名，后来又被授予教师职务，满腔热情地干了两年，但两年之后我改变了主意。

坦普尔小姐历经种种变迁，一直担任着校长的职位，我所取得的最好成绩归功于她的教诲。同她的友谊和交往始终是对我的慰藉。她担当了我的母亲和家庭教师的角色，后来成了我的伙伴。这时候，她结了婚，随她的丈夫（一位牧师、一个出色的男人，几乎与这样一位妻子相般配）迁往一个遥远的郡，结果同我失去了联系。

打从她离开的那天起，我已不再同原来一样了。她一走，那种已经确立了的使罗沃德有几分像家的感情和联系，都随之消失。我从她那儿吸收了某些个性和很多习惯。比较和谐的思想，比较有节制的感情，已经在我的头脑里生根。我决意忠于职守，服从命令。我很文静，相信自己十分满足。在别人的眼中，甚至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是一位懂规矩守本份的人。

但是命运化作牧师内史密斯把我和坦普尔小姐分开了。我见她身着行装在婚礼后不久跨进一辆驿站马车，我凝视着马车爬上小山，消失在陡坡后面。随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孤寂中度过了为庆祝这一时刻而放的半假日的绝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时候我在房间里踟躅。我本以为自己只对损失感到遗憾，并考虑如何加以补救，但当我结束了思考，抬头看到下午已经逝去，夜色正浓时，蓦地我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在这一间隙，我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我的心灵丢弃了我从坦普尔小姐那儿学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她带走了我在她身边所感受到的宁静气息，现在我又恢复了自己的天性，感到原有的情绪开始萌动了，我并不是失去了支柱，而是失去了动机；并不是无力保持平静、而是需要保持平静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几年来，我的世界就在罗沃德，我的经历就是学校的规章制度，而现在我记起来了，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一个变满着希望与忧烦，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

我走向窗子，把它打开，往外眺望。我看见了大楼的两翼，看见了花园，看见了罗沃德的边缘，看见了山峦起伏的地平线。我的目光越过了其他东西，落在那些最遥远的蓝色山峰上。正是那些山峰，我渴望去攀登。荒凉不堪岩石嶙峋的边界之内，仿佛是囚禁地，是放逐的极限。我跟踪那条白色的路蜿蜒着绕过一座山的山脚，消失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我多么希望继续跟着它往前走啊！我忆起了我乘着马车沿着那条路走的日子，我记得在薄暮中驶下了山，自从我被第一次带到罗沃德时起，仿佛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假期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里德太太从来没有把我接到盖茨黑德去过，不管是她本人，还是家里的其他人，从未来看过我。我与外部世界既没有书信往来，也不通消息。学校的规定、任务、习惯、观念、音容、语言、服饰、好恶，就是我所知道的生活内容。而如今我觉得这很不够。一个下午之间，我对八年的常规生活突然感到厌倦了，我憧憬自由，我渴望自由，我为自由作了一个祷告，这祈祷似乎被驱散，融入了微风之中。我放弃了祈祷，设想了一个更谦卑的祈求，祈求变化，祈求刺激。而这恳求似乎也被吹进了浩茫的宇宙。“那么”，我近乎绝望地叫道，“至少赐予我一种新的苦役吧！”

这时，晚饭铃响了，把我召唤到了楼下。

直到睡觉的时候，我才有空继续那被打断了的沉思。即便在那时，同房间的一位教师还絮絮叨叨闲聊了好久，使我没法回到我所渴望的问题上。我多么希望瞌睡会使她闭上嘴巴！仿佛只要我重新思考伫立窗前时闪过脑际的念头，某个独特的想法便会自己冒出来，使我得以解脱似的。格丽丝小姐终于打瞌了。她是一位笨重的威尔士女人，在此之前我对她惯常的鼻音曲除了认为讨厌，没有别的看法。而今晚我满意地迎来了它最初的深沉曲调，我免除了打扰，心中那抹去了一半的想法又立刻复活了。

“一种新的苦役！这有一定道理，”我自言自语（要知道，只是心里想想，没有说出口来）。“我知道是有道理，因为它并不十分动听，不像自由、兴奋、享受这些词，它们的声音确实很悦耳，徒然浪费时间。但是这苦役却全然不同！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任何个人都可以服苦役。我在这儿已经服了八年，现在我所期求的不过是到别处去服役。难道我连这点愿望也达不到？难道

这事不可行？是呀，是呀，要达到目的并非难事，只要我肯动脑筋，找到达到目的之手段。”我从床上坐起来，以便开动脑筋。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肩上围了块披巾，随后便全力以赴地进一步思考起来。

“我需要什么呢？在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房子中一个新的工作。我只要这个，因为好高骛远是徒劳无益的。人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新工作呢？我猜想他们求助于朋友。但我没有朋友。很多没有朋友的人只好自己动手去找工作，自己救自己，他们采用什么办法呢？”

我说不上来，找不到答案。随后我责令自己的头脑找到一个回答，而且要快。我动着脑筋，越动越快。我感到我的脑袋和太阳穴在搏动着。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脑子乱七八糟，一切努力毫无结果。我因为徒劳无功而心乱如麻，便立起身来，在房间里转了转，拉开窗帘，望见一两颗星星，在寒夜中颤抖，我再次爬到床上。

准是有一位善良的仙女，趁我不在时把我需要的主意放到了我枕头上，因为我躺下时，这主意悄悄地、自然而然地闪入我脑际。“凡是谋职的人都登广告，你必须在《××郡先驱报》上登广告。”

“怎么登呢？我对广告一无所知。”

回答来得自然而又及时：“你必须把广告和广告费放在同一个信封里，寄给《先驱报》的编辑，你必须立即抓住第一个机会把信投到洛顿邮局，回信务必寄往那里邮局的 J. E.……信寄出后一个星期，你可以去查询。要是来了回音，那就随之行动。”

我把这个计划琢磨了二三回，接着便消化在脑子里，我非常清晰地把它具体化了，我很满意，不久便酣然入睡。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没等起床铃把全校吵醒就写好了广告，封入信封，写上了地址。信上说：“现有一位年轻女士，熟悉教学（我不是做了两年的教师吗？）愿谋一家庭教师职位，儿童年龄须幼于十四岁（我想自己才十八岁，要指导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人是断然不行的）。该女士能胜任良好的英国教育所含的普通课科，以及法文、绘画和音乐的教学（读者呀，现在这张狭窄的技能表，在那个时代还算是比较广博的）。回信请寄××郡洛顿邮局，J. E. 收。”

这份文件在我抽屉里整整锁了一天。用完茶点以后，我向新来的校长请假去洛顿，为自己也为一两共事的老师办些小事。她欣然允诺，于是我便去了。一共有两英里步行路程，傍晚还下着雨，好在白昼依然很长。我逛了一两家商店，把信塞进邮局，冒着大雨回来，外衣都淌着水，但心里如释重负。

接着的那个星期似乎很长，然而，它像世间的万物一样，终于到了尽头。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再次踏上了去洛顿的路途。顺便提一句，小路风景如画，沿着小溪向前延伸，穿过弯弯曲曲秀色诱人的山谷。不过那天我想得更多的是那封可能在，可能不在小城等着我的信，而不是草地和溪水的魅力。

这时我冠冕堂皇的差使是度量脚码做一双鞋。所以我先去干这件事。了却以后，从鞋匠那儿出来，穿过洁净安宁的小街，来到邮局。管理员是位老妇人，鼻梁上架着角质眼镜，手上戴着黑色露指手套。

“有写给 J. E. 的信吗？”我问。

她从眼镜上方盯着我，随后打开一个抽屉，在里面放着的东西中间翻了好久好久。时间那么长，我简直开始有些泄气了。最后，她终于把一份文件放到眼镜底上，过了将近五分钟，才越过柜台，递给我，同时投过来刨根究底，疑虑重重的一瞥——这封信是写给 J. E. 的。

“就只有这么一封？”我问。

“没有了，”她说，我把信放进口袋，回头就走。当时我不能拆开，按照规定我得八点前返回，而这时已经七点半了。

一到家便有种种事务等着我去做。姑娘们做课时我得陪坐着，随后是轮到我读祷告，照应她们上床。在此之后，我与其他教师吃了晚饭。甚至最后到了夜间安寝时，那位始终少不了的格丽丝小姐仍与我作伴。烛台上只剩下一短截蜡烛了，我担心她会喋喋不休，直至烛灭。幸好那一顿饭产生了催眠的效果。我还没有脱好衣服，她已酣声大作。蜡烛只剩一英寸，我取出了信，封口上署着缩写 F.，我拆开信封，发现内容十分简单。

“如上周四在郡《先驱报》上登了广告的J.E.具备她所提及的修养，如她能为自己的品格与能力提供满意的证明人，即可获得一份工作，仅需教一名学生，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年薪为三十英镑。务请将证明人及其姓名、地址和详情寄往下列姓名和地址：“××郡，米尔科特附近，桑菲尔德，费尔法克斯太太收。”

我把文件细看了很久。字体很老式，笔迹不大稳，像是一位老年妇女写的。这一情况倒是让人满意的。我曾暗自担心，我自作主张，独自行动，会有陷入某种困境的危险。尤其是我希望自己努力得来的成果是体面的、正当的、enregle。我现在觉得手头的这件事涉及一位老年妇女倒是好事。费尔法克斯太太！我想象她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寡妇帽，也许索然无味，但并不失为一位典型的英国老派体面人物。桑菲尔德！毫无疑问，那是她住宅的名称，肯定是个整洁而井井有条的地方，尽管我无力设想这幢房子的确切结构。××郡的米尔科特，我重温了记忆中的英国地图。不错，郡和镇都看到了。××郡比我现在居住的最偏远的郡，离伦敦要近七十英里。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可取的。我向往活跃热闹的地方。米尔科特是个大工业城市，坐落在埃×河岸上，无疑是够热闹的。这样岂不更好，至少也是个彻底的改变。倒不是我的想象被那些高高的烟囱和团团烟雾所吸引，“不过，”我争辩着，“或许桑菲尔德离镇很远呢。”

这时残烛落入了烛台孔中，烛芯熄灭了。

第二天我得采取一些新的措施，这个计划不能再闷在自己心里了。为了获得成功我必须说出口。下午娱乐活动时间，我去拜见了校长，告诉她我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职位，薪金是我目前所得的两倍（在罗沃德我的年薪为十五镑），请她替我把这事透露给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或委员会里的某些人，并问明白他们是否允许我把他们作为证明人提出来。她一口答应充当这件事情的协调人。第二天，她向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提出了这件事，而他说必须写信通知里德太太，因为她是我的当然监护人。结果便向那位太太发了封简函。她回信说，一切悉听尊便，她已久不干预我的事务了。这封信函在委员会里传阅，并经过了在我看来是极其令人厌烦的拖延后，我终于得到了正式许可，在可能情况下改善自己的处境。附带还保证，由于我在罗沃德当教师和当学生时，一向表现很好，为此即将为我提供一份由学校督导签字的品格和能力证明书。

大约一周以后，我收到了这份证明，抄寄了一份给费尔法克斯太太，并得到了那位太太的回复，说是对我感到满意，并定于两周后我去那位太太家担任家庭教师。

现在我忙于作准备了。两周时间一晃而过。我的衣装不多，只是够穿罢了。最后一天也完全够我整理箱子——还是八年前从盖茨黑德带来的那一只。

箱子已用绳子捆好，贴上了标签。半小时之后有脚夫来把它取走，送往洛顿，我自己则第二天一早要赶到那里去等公共马车。我刷好了我的黑呢旅行装，备好帽子、手套和皮手筒，把所有的抽屉翻了一遍，免得丢下什么东西。此刻，我已无事可做，便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我做不到，尽管我已奔忙了一整天，却一刻也无法休息，我太兴奋了。我生活的一个阶段今晚就要结束，明天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在两者的间隙，我难以入睡，我必须满腔热情地观看这变化的完成。

“小姐，”一个在门厅碰到我的仆人说。这会儿我正像一个不安的幽灵似地在那里徘徊，“楼下有个人要见你。”

“准是脚夫，”我想，问也没问一声就奔下了楼去。我正经过半开着的后客厅，也就是教师休息室，向厨房走去，有人却从里面跑了出来。“准是她！——在哪儿我都认得出她来！”那人拦住我，一把抓过我的手叫道。

我定睛一看，见是一个少妇，穿戴得像一个衣着讲究的仆人，一付已婚妇女模样，却不失年轻漂亮，头发和眸子乌黑，脸色红润。

“瞧，是谁来了？”她回话的嗓音和笑容我似曾相识，“我想你没有把我完全忘记吧，简小姐？”顷刻之间我便喜不自禁地拥抱她，吻她了。“贝茜！贝茜！贝茜！”我光这么叫着，而她听了又是笑又是哭，两人都进了后客厅。壁炉旁边站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家伙，穿着花格呢外衣和裤子。

“那是我的儿子，”贝茜立刻说。

“这么说，你结婚了，贝茜？”

“是呀，已经快五年了，嫁给了马车夫罗伯特。利文，除了站在那儿的鲍比，我还有一个小女孩，我把她的教名取作简。”

“你不住在盖茨黑德了？”

“我住在门房里，原来那个看门的走了。”

“噢，他们都过得怎么样？把他们的事情统统都告诉我，贝茜。不过先坐下来，还有鲍比，过来坐在我的膝头上好吗？”但鲍比还是喜欢侧着身子挨近他妈妈。

“你长得那么高了，简小姐，而又没有发胖，”利文太太继续说。“我猜想学校里没有把你照看得太好吧，里德小姐要比你高得多呢。而乔治亚娜小姐有你两个人那么阔。”

“乔治亚娜想来很漂亮吧，贝茜？”

“很漂亮。去年冬天她同妈妈上了伦敦，在那儿人见人爱，一个年轻勋爵爱上了她，但勋爵的亲戚反对这门亲事，而——你认为怎么样——他和乔治亚娜小姐决定私奔，于是让人发现了，受到了阻止。发现他们的正是里德小姐，我想她是出于妒嫉，如今她们姐妹俩像猫和狗一样不合，老是吵架。”

“那么，约翰。里德怎么样了？”

“啊，他辜负了他妈妈的希望，表现并不好。他上了大学，而考试不及格，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后来他的叔叔们要他将来当律师，去学习法律，但他是个年轻浪荡子，我想他们甭想使他有出息。”

“他长成什么模样了？”

“他很高，有人叫他俊小伙子，不过他的嘴唇很厚。”

“里德太太怎么样？”

“太太显得有些发胖，外表看看倒不错，但我想她心里很不安。约翰先生的行为使她不高兴——约翰用掉了很多钱。”

“是她派你到这里来的吗，贝茜？”

“说真的，不是。我倒早就想见你了。我听说你写了信来，说是要去远地方，我想我还是乘你还没有远走高飞的时候，动身来见你一面。”

“恐怕你对我失望了吧，贝茜。”说完我笑了起来。我发觉贝茜的目光虽然流露出关切，却丝毫没有赞赏之意。

“不，简小姐，不完全这样。你够文雅的了，你看上去像个贵妇人。当然你还是我所预料的那样，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就长得不漂亮。”

我对贝茜坦率的回答报之以微笑。我想她说得对，不过我承认，我对这话的含义并没有无动于衷。在十八岁的年纪上，大多数人都希望能讨人喜欢，而她们相信，自己并不具备有助于实现这种愿望的外表时，心里是绝不会高兴的。

“不过我想你很聪明，”贝茜继续说，以表示安慰。“你会什么？能弹钢琴吗？”

“会一点儿。”

房内有一架钢琴。贝茜走过去把它打开，随后要我坐下来给她弹个曲子。我弹了一两曲华尔兹，她听得着了迷。

“两位里德小姐弹不了这么好！”她欣喜地说，“我总是说你在学问上一定会超过她们的，你能画吗？”

“壁炉架上的那幅画就是我画的。”这是一幅水彩风景画，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校长，以感谢她代表我在委员会中所作的善意斡旋。她把这幅画加了框，还上了光。

“啊，好漂亮，简小姐！它同里德小姐的绘画老师作的画一样好，更不要说年轻小姐她们自己了，她们同你天差地远。你学法语了吗？”

“学了，贝茜，我能读还能讲。”

“你会做细布和粗布上的刺绣活吗？”

“我会。”

“啊，你是个大家闺秀啦，简小姐！我早知道你会的。不管你的亲戚理不理你，照样会有长进。我有件事儿要问你，你父亲的亲属，有没有写过信给你，就是那些姓爱的人？”

“这辈子还没有。”

“啊，你知道太太常说，他们又穷又让人瞧不起。穷倒是可能的，但我相信他们像里德家的人一样有绅士派头。大约七年前的一天，一位爱先生来到盖茨黑德，而且要见你。太太说你在五十英里外的学校里，他好像很失望，因为他不能多呆。他要乘船到外国去，一两天后从伦敦开航。他看上去完全像个绅士，我想他是你父亲的兄弟。”

“他上国外哪个国家，贝茜？”

“几千英里外的一个岛，那儿出产酒——管家告诉我的。”

“马德拉岛？”我提醒了一下。

“对，就是这地方——就是这几个字。”

“那他走了？”

“是的，他在屋里没有呆上几分钟。太太对他很傲慢，后来她把他叫作一个‘狡猾的生意人’，我那位罗伯特估计他是个酒商。”

“很可能，”我回答，“或者酒商的职员或代理人。”

贝茜和我又谈了一个钟头的往事，后来，她不得不告辞了。第二天在洛顿候车时又见了她五分钟。最后我们在布洛克赫斯特纹章旅店的门边分手，各走各的路，她动身去罗沃德山岗搭车回盖茨黑德；而我登上了车子，让它把我带往米尔科特那个陌生的郊区，从事新的使命，开始新的生活。

半个小时不到，钟就敲响了五点。散课了，大家都进饭厅去吃茶点，我这才大着胆走下凳子。这时暮色正浓，我躲进一个角落，在地板上坐了下来。一直支撑着我的魔力消失了，被不良反应所取代。我伤心不已，脸朝下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海伦。彭斯不在，没有东西支撑我。孤身独处，我难以自制，眼泪洒到了地板上。我曾打算在罗沃德表现那么出色，做那么多事情，交那么多朋友，博得别人的尊敬，赢得大家的爱护，而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就在那天早上，我在班上已经名列前茅，米勒小姐热情夸奖我，坦普尔小姐微笑着表示赞许，还答应教我绘画，让我学法文、只要我在两个月之内继续取得同样的进步，此外，我也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同我年龄相仿的人也对我平等相待，我已不再受人欺侮。然而此刻，我又被打倒在地，遭人践踏。我还有翻身之日吗？

“永远没有了，”我想，满心希望自己死掉。正当我泣不成声地吐出了这个心愿时，有人走近了我，我惊跳了起来，又是海伦。彭斯靠近了我，渐暗的炉火恰好照亮她走过空空荡荡的长房间她给我端来了咖啡和面包。

“来，吃点东西，”她说，可是我们把咖啡和面包都从我面前推开了，只觉得仿佛眼下一滴咖啡或一口面包就会把我噎住似的。海伦凝视着我，也许很惊奇，这时我虽已竭尽全力，却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仍然一个劲儿号啕着，她在我身旁的地上坐下，胳膊抱着双膝，把头靠在膝头上，她就那么坐着，不言不语，像一个印度人。倒是我第一个开了腔：“海伦，你怎么会跟一个人都相信她会撒谎的人呆在一起呢？”

“是人人吗，简？瞧，只有八十个人听见叫你撒谎者，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呢。”

“可是我跟那千千万万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认识的八十个人瞧不起我。”

“简，你错啦，也许学校里没有一个人会瞧不起你，或者讨厌你，我敢肯定，很多人都那么同情你。”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了话以后，她们怎么可能同情我呢。”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不是神，也不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伟人。这里人不喜欢他。他也不想法让人喜欢他。要是他把你看成他的宠儿，你倒会处处树敌，公开的，或者暗地里的都会有。而现在这样，大多数胆子大一点的人是会同情你的。而要是你继续努力，好好表现，这些感情正因为暂时的压抑，不久就会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此外，简”她刹住了话头。

“怎样。海伦？”我说着把自己手塞到了她手里，她轻轻地揉着我的手指，使它们暖和过来，随后又说下去：“即使整个世界恨你，并且相信你很坏，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知道你是清白的，你就不会没有朋友。”

“不，我明白我觉得自己不错，但这还不够，要是别人不爱我，那么与其活着还不如死去——

我受不了孤独和别人的厌恶，海伦。瞧，为了从你那儿，或者坦普尔小姐，或是任何一个我确实所爱的人那儿，得到真正的爱，我会心甘情愿忍受胳膊骨被折断，或者愿让一头公牛把我悬空抛起，或者站在一匹蹶腿的马后面，任马蹄踢向我胸膛——”

“嘘，简！你太看重人的爱了，你的感情太冲动你的情绪太激烈了。一只至高无上的手创造了你的躯体，又往里面注入了生命，这只手除了造就了你脆弱的自身，或者同你一样脆弱的造物之外，还给你提供了别的财富。在地球和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个精灵王国。这个世界包围着我们，无所不在。那些精灵们注视着我们，奉命守护我们。要是我们在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鄙视刺伤了我们；要是仇恨压垮了我们，天使们会看到我们遭受折磨，会承认我们清白无辜（如果我们确实清白无辜，我知道你受到了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指控，但这种指控软弱无力，夸大其词，不过是从里德太太那儿转手得来的，因为我从你热情的眼睛里，从你明净的前额上，看到了诚实的本性），上帝只不过等待灵魂与肉体分离，以赐予我们充分酬报。当生命很快结束，死亡必定成为幸福与荣耀的入口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因为忧伤而沉沦呢？”

我默不作声。海伦已经使我平静下来了，但在她所传递的宁静里，混杂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哀。她说话时我感受到了这种悲哀，但不知道它从何而来。话一讲完，她开始有点气急，短短地咳了几声，我立刻忘掉了自己的苦恼，隐隐约约地为她担起心来。

我把头靠在海伦的肩上，双手抱住了她的腰，她紧紧搂住我，两人默默地偎依着。我们没坐多久，另外一个人进来了。这时，一阵刚起的风，吹开了沉重的云块，露出了月亮，月光泻进近旁的窗户，清晰地照亮了我们两人和那个走近的身影，我们立刻认出来，那是坦普尔小姐。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简。爱，”她说，“我要你到我房间里去，既然海伦。彭斯也在，那她也一起来吧。”

我们去了。在这位校长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了一条条复杂的过道，登上一座楼梯，才到她的寓所。房间里炉火正旺，显得很惬意。坦普尔小姐叫海伦。彭斯坐在火炉一边的低靠手椅里，她自己在另一条靠手椅上坐下，把我叫到她身边。

“全都过去了吗？”她俯身瞧着我的脸问。“把伤心都哭光了？”

“恐怕我永远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被冤枉了，小姐，你，还有所有其他人，都会认为我很坏。”

“孩子，我们会根据你的表现来看待你的。继续做个好姑娘，你会使我满意的。”

“我会吗，坦普尔小姐？”

“你会的，”她说着用胳膊搂住我。“现在你告诉我，被布罗克赫斯特称为你的恩人的那位太太是谁？”

“里德太太，我舅舅的妻子。我舅舅去世了，他把我交给她照顾。”

“那他不是自己主动要抚养你了？”

“不是，小姐。她感到很遗憾，不得不抚养我。但我常听仆人们说，我舅舅临终前要她答应，永远抚养我。”

“好吧，简，你知道，或者至少我要让你知道，罪犯在被起诉时，往往允许为自己辩护。你被指责为说谎，那你就在我面前尽力为自己辩护吧，凡是记得的事实你都说，可别加油添醋，夸大其词。”

我暗下决心，要把话说得恰如其分，准确无误。我思考了几分钟，把该说的话理出了个头绪，便一五一十地向她诉说了我悲苦的童年。我已激动得精疲力尽，所以谈到这个伤心的话题时，说话比平时要克制。我还记住了海伦的告诫，不一味沉溺于怨词，叙述时所掺杂的刻薄与恼恨比往日少得多，而且态度收敛，内容简明，听来更加可信。我觉得，我往下说时，坦普尔小姐完全相信我的话。

我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还提到了劳埃德先生，说他在我昏厥后来看过我。我永远忘不了可怕的红房子事件，有详细诉说时，我的情绪有点失态，因为当里德太太断然拒绝我发疯似的求饶，把我第二次关进黑洞洞闹鬼的房子时，那种阵阵揪心的痛苦，在记忆中是什么也抚慰不了的。

我讲完了。坦普尔小姐默默地看了我几分钟，随后说：“劳埃德先生我有些认识，我会写信给他的。要是他的答复同你说的相符，我们会公开澄清对你的诋毁。对我来说，简，现在你说的相符，我们会公开澄清对你的诋毁。对我来说，简，现在你已经清白了。”

她吻了吻我，仍旧让我呆在她身边（我很乐意站在那里，因为我端详着她的面容、她的装束、她的一、二件饰品、她那白皙的额头、她那一团团闪光的卷发和乌黑发亮的眼睛时，得到了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她开始同海伦。彭斯说话了。

“今晚你感觉怎么样，海伦？你今天咳得厉害吗？”

“我想不太厉害，小姐。”

“胸部的疼痛呢？”

“好一点了。”

坦普尔小姐站起来，拉过她的手，按了按脉搏，随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坐定以后，我听她轻声叹了口气。她沉思了一会，随后回过神来，高兴地说：“不过今晚你们俩是我的客人，我必须按客人相待，”她按了下铃。

“巴巴拉，”她对应召而来的佣人说，“我还没有用茶呢，你把盘子端来，给两位小姐也放上杯子。”

盘子很快就端来了，在我的目光中，这些放在火炉旁小园桌上的瓷杯和亮晃晃的茶壶多么漂亮！那饮料的热气和烤面包的味儿多香！但使我失望的是（因为我已开始觉得饿了），我发现那份儿很小，坦普尔小姐也同样注意到了，“巴巴拉，”她说，“不能再拿点面包和黄油来吗？这不够三个人吃呀。”

巴巴拉走了出去，但很快又回来了。

“小姐，哈登太太说已经按平时的份量送来了。”

得说明一下，哈登太太是个管家，这个女人很合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心意，两人的心一样都是铁铸的。

“啊，好吧，”坦普尔小姐回答，“我想我们只好将就了，巴巴拉。”等这位姑娘一走，她便笑着补充说：“幸好我自己还能够弥补这次的欠缺。”

她邀海伦与我凑近桌子，在我们俩面前各放了一杯茶和一小片可口却很薄的烤面包，随后打开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纸包，我们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大果子饼。

“我本想让你们各自带一点儿回去，”她说，“但是因为烤面包这么少，你们现在就得吃掉了。”

她很大方地把饼切成了厚片。

那天夜晚，我们吃了香甜的饮料和食品，享受了一次盛宴。当她慷慨提供的美食，满足了我们的辘辘饥肠时，我们的女主人面带满意的微笑，望着我们，那笑容也一样令人愉快。吃完茶点，端走了托盘后，她又招呼我们到火炉边去。我们两人一边一个坐在她身旁。这时，她与海伦开始了谈话，而我能被允许旁听，实在也是有幸。

坦普尔小姐向来神态安详，风度庄重，谈吐文雅得体，这使她不至于陷入狂热、激奋和浮躁，同样也使看着她 and 倾听她的人，出于一种敬畏心情，不会露出过份的喜悦，这就是我此刻的情感。但海伦的情况却使我十分吃惊。

因为茶点振奋了精神，炉火在熊熊燃烧，因为亲爱的导师在场并待她很好，也许不止这一切，而是她独一无二的头脑中的某种东西，激发了她内在的种种力量。这些力量被唤醒了，被点燃了，起初闪烁在一向苍白而没有血色现在却容光焕发的脸上，随后显露在她水灵灵炯炯有神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突然之间获得了一种比坦普尔小姐的眼睛更为独特的美，它没有好看的色彩，没有长长的睫毛，没有用眉笔画过的眉毛，却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流动不息，那么光芒四射。随后她似乎心口交融，说话流畅。这些话从什么源头流出来，我无从判断。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有这样活跃、这样宽大的胸怀，装得下这纯洁、充盈、炽热的雄辩之泉么？这就是那个使我难以忘怀的夜晚海伦谈话的特色。她的心灵仿佛急于要在短暂的片刻中，过得与众多长期苟活的人一样充实。

她们谈论着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谈到了逝去的民族和时代，谈到了遥远的国度；谈到了被发现或臆测到的自然界的奥秘，还谈到了书籍。她们看过的书真多啊！她们掌握的知识真丰富！

随后她们似乎对法国人名和法国作者了如指掌。但最使我惊讶的是，这时坦普尔小姐问海伦是不是抽空在复习她爸爸教她的拉丁文，还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吩咐她朗读和解释维吉尔^①的一页著作，海伦照着做了。我每听一行朗朗的诗句，对她也就愈加肃然起敬。她几乎还没有读完，上床铃就响了，已不允许任何拖延。坦普尔小姐拥抱了我们俩，她把我们搂到怀里时说：

“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孩子们！”

她拥抱海伦比拥抱我要长些，更不愿放她走。她一直目送海伦到门边，为了海伦，她再次伤心地叹了口气；为了海伦，她从脸上抹去了一滴眼泪，到了寝室，我们听见了斯卡查德小姐的嗓音，她正在检查抽屉，而且刚好已把海伦的抽屉拉出来。我们一走进房间，海伦便当头挨了一顿痛骂。她告诉海伦，明天要把五六件叠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别在她的肩上。

“我的东西乱糟糟的真丢脸，”海伦喃喃地同我说，“我是想把它们放整齐的，可总是忘了。”

第二早上，斯卡查德小姐在一块纸牌上写下了十分醒目的两个字“邋遢”，像经文护符匣一样，把它系在海伦那宽大、温顺、聪颖、一付善相的额头上。她那么耐心而毫无怨言地佩戴着它，视之为应得的惩罚，一直戴到晚上。下午放学以后，斯卡查德小姐一走，我便跑到海伦那儿，一把撕下这块牌子，把它扔进火里。她所不会有的火气，整天在我心中燃烧着，大滴大滴热泪，一直烧灼着我的脸颊，她那付悲哀的、听天由命的样子，使我心里痛苦得难以忍受。

上述事件发生后大约一周，坦普尔小姐写给劳埃德先生的信有了回音。他在信中所说的，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自述。坦普尔小姐把全校师生召集起来，当众宣布，对简·爱所受的指责已经作了调查，而且很高兴地声明对简·爱的诋毁已彻底澄清。教师们随后同我握了手，吻了我，一阵欢悦的低语，回荡在我同伴的队伍之中。

这样我便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打算从头努力，决心排除万难披荆斩棘地前进。我拼命苦干，付出几分努力，便获得几分成功。我的记忆力虽然不是生来很强，但经过实干有了改进，而反复练习使我的头脑更为机敏。几周之后，我被升到了高班，不到两个月我被允许学习法文和绘画。我学了动词 Etre 的最基本的两个时态；同一天我作了第一幅茅屋素描（顺便说一句，屋子墙壁的倾斜度可与比萨斜塔相媲美）。那天夜里上床时，我忘了在遐想中准备有热的烤土豆或白面包与新鲜牛奶的巴米赛德晚餐了，往常我是以此来解馋的。而现在，我在黑暗中所见到的理想画面成了我的盛宴。所有的画作都是出自我的手笔，潇洒自如的房屋、树木铅笔画，别致的岩石和废墟，克伊普式的牛群，以及各种可爱的画：有蝴蝶在含苞的玫瑰上翩翩起舞；有鸟儿啄着成熟的樱桃；有藏着珍珠般鸟蛋的鹪鹩巢穴，四周还绕着一圈嫩绿的长春藤。我还在脑子里掂量了一下，有没有可能把那天皮埃罗太太给我看的薄薄的法文故事书，流利地翻译出来。这个问题还没有满意解决，我便甜甜地睡着了。

所罗门说得好：“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现在，我决不会拿贫困的罗沃德去换取终日奢华的盖茨黑德。

一部小说中新的一章，有些像一出戏中的新的一场。这回我拉开幕布的时候，读者，你一定会想象，你看到的是米尔科特乔治旅店中的一个房间。这里同其他旅店的陈设相同，一样的大图案墙纸，一样的地毯，一样的家具，一样的壁炉摆设，一样的图片，其中一幅是乔治三世的肖像，另一幅是威尔士亲王的肖像还有一幅画的是沃尔夫之死。借着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油灯和壁炉的熊熊火光，你可以看得见这一切。我把皮手筒和伞放在桌上，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坐在火炉旁，让自己在十月阴冷的天气里暴露了十六个小时、冻得了僵的身子暖和过来。我昨天下午四点离开洛顿，而这时米尔科特镇的时钟正敲响八点。

读者，我虽然看来安顿得舒舒服服，但内心却并不平静，我以为车子一停就会有人来接我。从脚夫为我方便而搭的木板上走下来时，我焦急地四顾，盼着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希望看到有辆马车等候着把我送往桑菲尔德。然而却不见这类动静。我问一位侍者是否有人来探问过简·爱小姐，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我无可奈何地请他们把我领到一间僻静的房间，一面等待着，一面疑窦丛生，愁肠百结，心里十分不安。

对一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一种奇怪的感受是体会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一切联系已被割断，能否抵达目的港又无把握，要返回出发点则障碍重重。冒险的魅力使这种感受愉快甜蜜，自豪的激情使它温暖，但随后的恐惧又使之不安。半小时过去，我依然孤单一人时，恐惧心理

压倒了一切。我决定去按铃。

“这里附近有没有一个叫‘桑菲尔德’的地方，”我问应召而来的侍者。

“桑菲尔德？我不知道，小姐。让我到酒吧去打听一下吧”。他走了，但立刻又回来了。

“你的名字叫爱吗，小姐？”

“是的。”

“这儿有人在等你。”

我跳了起来，拿了皮手筒和伞急忙踏进旅店过道。敞开着的门边，一个男人在等候着，在点着路灯的街上，我依稀看到了一辆马车。

“我想这就是你的行李了？”这人见了我，指着过道上我的箱子唐突地说。”

“是的，”他把箱子举起来放到了车上，那是一辆马车。随后我坐了进去，不等他关门就问桑菲尔德有多远。

“六英里左右。”

“我们要多久才到得了那里？”

“大概一个半小时。”

他关了车门，爬到车外自己的位置上，我们便上路了。马车款款向前，使我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我很高兴终于接近了旅程的终点，身子靠在虽不精致却很舒适的马车上，一时浮想联翩。

“我估计，”我想道，“从朴实的仆人和马车来判断，费尔法克斯太太不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这样倒更好，我跟上等人只生活过一回，同他们相处真是受罪。不知道除了那位站娘之外，她是不是一个人过日子。如果是这样，而且她还算得上有点和气，我肯定能同她好好相处，我会尽力而为。可惜竭尽全力并不总能得到好报。其实在罗沃德，我打定了主意，并坚持不懈地去实行，而且也赢得了别人的好感，但与里德太太相处，我记得我的好心总遭到鄙弃。我祈求上帝，但愿费尔法克斯太太不要到头来成了第二个里德太太。可要是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是非与她相处下去不可，就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我还可以再登广告。不知道我们现在已走了多远了？”

我放下窗子，往外盼望。米尔科特已落在我们身后。从灯光的数量来看，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比洛顿要大得多。就我所知，我们此刻像是在一块公地上，不过屋宇遍布整个地区。我觉得我们所在的地区与罗沃德不同。人口更为稠密，却并不那么景色如画；更加熙熙攘攘，却不那么浪漫。

道路难行，夜雾沉沉。我的向导让马一路溜达，我确信这一个半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在车座上转过头来说：

“现在你离桑菲尔德不远了。”

我再次往外眺望。我们正经过一个教堂，我看见低矮、宽阔的塔映着天空，教堂的钟声正敲响一刻；我还看到山边一狭长条耀眼的灯光，标明那是一个乡村，或者没有教堂的庄子。大约十分钟后，马车夫跳了下来，打开两扇大门，我们穿了过去，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关上了。这会儿我们慢悠悠地登上了一条小道，来到一幢房子宽阔的正门前。一扇遮着窗帘的圆肚窗，闪烁着烛光，其余一片漆黑。马车停在前门，一个女佣开了门，我下车走进门去。

“请从这边走，小姐，”这姑娘说。我跟着她穿过一个四周全是高大的门的方形大厅，她领我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明亮的炉火与烛光，同我已经习惯了俩小时的黑暗恰成对比，起初弄得我眼花缭乱。然而等我定下神来，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惬意和谐的画面。

这是一个舒适的小房间，温暖的炉火旁摆着一张圆桌，一条老式高背安乐椅上，坐着一位整洁不过的矮小老妇人，头戴寡妇帽，身穿黑色丝绸长袍，还围着雪白的平纹细布围裙，跟我想象中的费尔法克斯太太一模一样，只是不那么威严，却显得更加和蔼罢了。她正忙着编织。一只硕大的猫娴静地蹲在她脚边。作为一幅理想的家庭闲适图，它真是完美无缺了。对一个新到的家庭女教师来说，也很难设想有比这更让人放心的初次见面的情景了。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豪华，也没有令人难堪的庄严。我一进门，那老妇人便站了起来，立刻客客气气地上前来迎接我。

“你好，亲爱的！恐怕一路坐车很乏味吧。约翰驾车又那么慢，你一定怪冷的，到火炉边来吧。”

“我想你就是费尔法克斯太太了？”我说。

“是呀，你说得对，请坐吧。”

她把我领到她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随后动手取下我的披巾，解开我的帽带，我请她不用如此麻烦了。

“啊，一点也不麻烦。你的手恐怕差点儿冻僵了吧。莉娅，调点儿尼格斯酒，切一两片三明治。储藏室的钥匙在这儿。”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串井然有序的钥匙，把它递给了仆人。

“好啦，靠近火炉些吧，”她继续说，“你已经把行李带来了是吗，亲爱的？”

“是的，夫人。”

“我来叫人搬到你房间去，”她说，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她把我当客人看待了，”我想，“我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接待。我所期望的只是冷漠与生硬。这不像我耳闻的家庭女教师的待遇。但我也决不能高兴得太早。”

她回来了，亲自动手从桌上把她的编织工具和一两本书挪开，为莉娅端来的托盘腾出了地方。接着她亲自把点心递给我。我颇有些受宠若惊，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关心，况且这种关心来自我的雇主和上司。可是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有什么出格，所以我想还是对她的礼仪采取默认态度好。

“今晚我能见一见费尔法克斯小姐吗？”我吃完了她递给我的点心后问。

“你说什么呀，亲爱的，我耳朵有些背。”这位好心的夫人问道，一边把耳朵凑近我的嘴巴。我把这个问题更清楚地重复了一遍。

“费尔法克斯小姐？噢，你的意思是瓦伦小姐！瓦伦是你要教的学生的名字。”

“真的，那她不是你女儿？”

“不是，我没有家庭。”

我本想接着第一个问题继续往下问，问她瓦伦小姐同她是什么关系，但转念一想，觉得问那么多问题不太礼貌，更何况到时候我肯定会有所闻的。

“我很高兴——”她在我对面坐下，把那只猫放到膝头，继续说：“我很高兴你来了。现在有人作伴，住在这儿是很愉快的。当然，什么时候都很愉快，桑菲尔德是一个很好的老庄园，也许近几年有些冷落，但它还是个体面的地方，不过你知道，在冬天，即使住在最好的房子里你也会觉得孤独凄凉的。我说孤独——莉娅当然是位可爱的姑娘，约翰夫妇是正派人。但你知道他们不过是仆人，总不能同他们平等交谈吧，你得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免得担心失去威信。确实去年冬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是个很冷的冬天，不是下雪，就是刮风下雨），从十一月到今年二月，除了卖肉的和送信的，没有人到府上来过。一夜一夜地独自坐着，我真感到忧伤。有时我让莉娅进来读些东西给我听听，不过我想这可怜姑娘并不喜欢这差使。她觉得这挺束缚人。春秋两季情况好些，阳光和长长的白天使得一切大不相同。随后，秋季刚刚开始，小阿德拉·瓦伦和她的保姆就来了，一个孩子立刻使一幢房子活了起来，而现在你也来了，我会非常愉快。”

听着听着，我对这位可敬的老妇人产生了好感，我把椅子往她身边挪了挪，并表达了我真诚的希望，愿她发现我是一位如她所企盼的融洽伙伴。

“不过今晚我可不想留你太晚，”她说，“现在钟敲十二点了，你奔波了一整天，一定已经很累，要是你的脚已经暖和过来了，我就带你上卧室去，我已让人拾掇好了我隔壁的房间，这不过是个小间，但比起一间宽阔的前房来，我想你会更喜欢的。虽然那些大房间确实有精致的家具，但孤独冷清，连我自己也从来不睡在里面的。”

我感谢她周到的选择，但长途旅行之后，我确实已疲惫不堪，便表示准备歇息。她端着蜡烛，让我跟着她走出房间，先是去看大厅的门上了锁没有。她从锁上取下钥匙，领我上了楼梯。楼梯和扶手都是橡树做的，楼梯上的窗子都是高高的花格窗，这类窗子和直通一间间卧室的长长过道，看上去不像住家，而像教堂。楼梯和过道上弥漫着一种墓穴似的阴森气氛，给人一种空旷和孤寂的凄凉感。因此当我最后被领进自己的房间，发现它面积不大，有着普通现代风格的陈设时，心里便十分高兴了。

费尔法克斯太太客气地跟我道了晚安。我闩上了门，目光从容四顾，不觉感到那宽阔的大厅、

漆旱宽畅的楼梯和阴冷的长廊所造成的恐怖怪异的印象，已被这小房间的蓬勃生气抹去了几分。这时我忽然想到，经历了身心交瘁的一天之后，此刻我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避风港，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跪在床边开始祈祷，表示了理所应当的感恩，在站起来之前，并未忘记祈求在前路上赐予帮助与力量，使我配得上还没有付出努力就坦率地授与我的那份厚意。那天晚上，我的床榻上没有荆棘，我那孤寂的房间里没有恐惧。立刻，倦意与满足俱来，我很快便沉沉睡去，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

阳光从蓝色鲜艳的印花布窗帘缝隙中射进来，照出了糊着墙纸的四壁和铺着地毯的地板，与罗沃德光秃秃的楼板和迹痕斑驳的灰泥全然不同。相形之下，这房间显得小巧而明亮，眼前的情景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外在的东西对年轻人往往有很大影响，我于是想到自己生涯中更为光明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将会有花朵和欢愉，也会有荆棘和艰辛。由于这改变了的环境，这充满希望的新天地，我的各种官能都复活了，变得异常活跃。但它们究竟期望着什么，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某种令人愉快的东西，也许那东西不是降临在这一天，或是这个月，而是在不确定的未来。

我起身了，小心穿戴了一番，无奈只能简朴，——因为我没一件服饰不是缝制得极其朴实的——但渴求整洁依然是我的天性。习惯上我并不无视外表，不注意自己留下的印象。相反，我一向希望自己的外观尽可能标致些，并希望在我平庸的外貌所允许的情况下，得到别人的好感。有时候，我为自己没有长得漂亮些而感到遗憾，有时巴不得自己有红润的双颊、挺直的鼻梁和樱桃般的小口。我希望自己修长、端庄、身材匀称。我觉得很不幸，长得这么小，这么苍白，五官那么不端正而又那么显眼。为什么我有这些心愿却又有这些遗憾？这很难说清楚，当时我自己虽然说不上来，但我有一个理由，一个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理由。然而，当我把头发梳得溜光，穿上那件黑色的外衣——虽然看上去确实像贵格会教派的人，但至少非常合身——换上了干净洁白的领布时，我想我可以够体面地去见费尔法克斯太太了，我的新学生至少不会因为厌恶而从我面前退缩。我打开了房间的窗户，并注意到已把梳妆台上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便大着胆子走出门去了。

我走过铺着地席的长廊，走下打滑的橡树楼梯，来到了大厅。我站了一会儿，看着墙上的几幅画（记得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穿看护胸铁甲十分威严的男子，另一幅是一个头发上搽了粉戴着珍珠项链的贵妇），看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青铜灯；看着一个大钟，钟壳是由雕刻得稀奇古怪的橡木做的，因为年长月久和不断地擦拭，变得乌黑发亮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显得那样庄严肃穆、富丽堂皇。那时我不大习惯于这种豪华。一扇镶着玻璃的大厅门敞开着，我越过了门槛。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早晨，朝阳宁静地照耀着透出黄褐色的树丛和依然绿油油的田野。我往前来到了草坪上，抬头细看这大厦的正面。这是幢三层楼屋宇，虽然有相当规模，但按比例并不觉得宏大，是一座绅士的住宅，而不是贵族的府第。围绕着顶端的城垛，使整座建筑显得很别致。灰色的正面正好被后面一个白嘴鸦的巢穴映衬着，显得很凸出，它的居住者正在边房呱呱叫个不停，飞越草坪和庭园，落到一块大草地上。一道矮篱把草地和庭园分开。草地上长着一排排巨大的老荆棘树丛，强劲多节，大如橡树，一下子说明屋宇名称字源意义的由来。更远的地方是小山。不像罗沃德四周的山那么高耸，那么峻峭，也不像它们那么是一道与世隔绝的屏障。但这些山十分幽静，拥抱着桑菲尔德，给它带来了一种我不曾料到在闹闹嚷嚷的米尔科特地区会有的清静。一个小村庄零零落地分布在一座小山的一侧，屋顶与树木融为一体。地区教堂坐落在桑菲尔德附近，它古老的钟楼俯视着房子与大门之间的土墩。

我欣赏着这番宁静的景象和诱人的新鲜空气，愉快地倾听着白嘴鸦的呱呱叫声，细细打量着这所庄园宽阔灰白的正面，心里琢磨着，偌大一个地方，居然只住着像费尔法克斯太太这样一位孤单矮小的贵妇人。就在这时，这位妇人出现在门边了。

“怎么，已经起来了？”她说，“我看你是个喜欢早起的人。”我向她走去，她慈祥地吻了吻我，并同我握了下手。

“你认为桑菲尔德怎么样？”她问。我告诉她很喜欢。

“是呀，”她说，“是个漂亮的地方。但我担心慢慢地会败落，除非罗切斯特先生想着要来，并永久居住在这儿，或者至少常来看看，大住宅和好庭园需要主人经常光顾才是。”

“罗切斯特先生!”我嚷道,“他是谁?”

“桑菲尔德的主人,”她平静地回答,“你不知道他叫罗切斯特吗?”

我当然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这位老妇人似乎把他的存在,看作尽人皆知的事实,人人都仅凭直感就清楚的。

“我还以为,”我继续说,“桑菲尔德是你的呢。”

“我的?哎哟,我的孩子!多古怪的想法!我的?我不过是个管家——管理人。确实,从母亲份上说,我是罗切斯特家的远亲,或者至少我丈夫是这样。他是个牧师,是海村的——那边山上的那个小村——靠近大门的那个教堂是他管的。现在这位罗切斯特的母亲是费尔法克斯家的人,她的父亲和我丈夫的父亲是堂兄弟,但我从来没有指望这层关系,其实这与我无关。我把自已看作一个普普通通的管家,我的雇主总是客客气气的,而别的全都不指望了”。

“那么,那位小姑娘呢——我的学生?”

“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受监护人。他委托我替她找个家庭教师。我想他有意将她在××郡养育大。瞧她来了,同她称作‘bonne’的保姆一起来了。”谜被揭开了,这个和蔼善良的矮小寡妇不是位大贵妇,而是像我一样的寄生者。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不喜欢她,相反,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愉快。她与我之间的平等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她屈尊就驾的结果。这样倒更好,我的处境就更自由了。

我还在沉思着这个新发现时,一个小女孩由她的侍候者陪着,向草坪这边奔跑过来了。我瞧了一眼我的学生,她开始并没有注意到我。她十足是个孩子,大约七、八岁,个头瘦小,脸色苍白,五官很小,一头累赘的卷发直披到腰上。

“早上好,阿德拉小姐,”费尔法克斯太太说,“过来同这位小姐说说话,她会教你读书,让你有一天成为聪明的女人。”她走近了。

“C-estmagouvernante?”她指着我对她的保姆说,保姆回答:

“MaisouiCertainement.”

“他们都是外国人吗?”我听到他们讲法语,便吃惊地问道。

“保姆是个外国人,而阿德拉却是生在大陆上的,而且我相信除了六个月前的一次,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大陆。她初到这儿来的时候,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现在倒能转过来讲一点了。她把英语和法语混着讲,我听不懂。我想你会把她的意思搞得很清楚的。”

幸好我得益于曾拜一个法国太太为师,学过法语。那时我下了决心抓紧一切机会同皮埃罗夫人交谈。此外,过去七年来还坚持每天背诵一段法语,在语调上狠下功夫,逼真地模仿我老师的发音,因而我的法语已经相当流利和准确,不至于听不懂阿德拉小姐说的话。她听说我是她的家庭教师,便走过来同我握手。我领她进去吃早饭,又用她自己的语言说了几句,起初她回答得很简短,但等我们在桌旁坐定,她用淡褐色的大眼睛审视了我十来分钟之后,突然叽叽喳喳地说开了。

“啊!”她用法语叫道,“你说我的话同罗切斯特先生说得一样好。我可以同你谈了,像我可以跟他谈一样。索菲娅也可以同你谈了,她会很高兴的,这里没有人懂她的话,而费尔法克斯太太又满口英语。索菲娅是我的保姆,同我一起乘了条大船穿过海洋,船上有个烟囱冒着烟,多浓的烟呀!我病倒了,索菲娅也病倒了,还有罗切斯特先生也病倒了。罗切斯特先生躺在沙发上,在一间叫沙龙的漂亮房间里,索菲娅和我睡在另一个地方的小床上。它像个架子,我差点跌了下来。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爱——简·爱。”

“埃尔?啊,我说不上来。是呀,我们的船在早晨停了下来,天还没有大亮,船在一个大城市靠了岸,一个很大的城市,房子都很黑,全都冒着烟。一点也不像我原来地方漂亮干净的城镇。罗切斯特先生抱着我走过一块板,来到陆地上,索菲娅跟在后面,我们坐进了一辆马车,它把我们带到了一座美丽的大房子,比这座还要大,还要好,叫做旅馆。我们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和索菲娅每天去逛一个老大的地方,种满了树,碧绿碧绿的,他们管它叫公园。除了我,那里还有很多孩子,还有一个池塘,池塘里有很多漂亮的鸟,我用面包屑喂它们。”

“她讲得那么快,你能听懂吗?”费尔法克斯太太问。

我完全懂她的话，因为过去早已听惯了皮埃罗夫人流利的语言。

“我希望，”这位善良的夫人继续说，“你问她一两个关于她父母的问题，看她还记不记得她们。”

“阿黛勒，”我问，“在你说的那个既漂亮又干净的镇上，你跟谁一起过日子的？”

“很久以前我跟妈妈住在一起，可是她到圣母玛丽娅那儿去了。妈妈过去常教我跳舞、唱歌、朗诵诗歌。很多很多先生和太太来看妈妈，我老是跳舞给他们看，或者坐在他们膝头上，唱歌给他们听。我喜欢这样，让我现在唱给你听好吗？”

她已吃了早饭，所以我允许她露一手。她从椅子上下来，走到我面前，坐上我膝头。接着，一本正经地抱着双臂，把卷发往身后一甩，抬眼望着天花板，开始唱起了某出歌剧中的一个曲子。说的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对情人的绝情痛苦了一番之后，求助于自己的自尊，要她的侍者用最耀眼的首饰和最华丽的礼服，把她打扮起来，决定在当晚的一个舞会上同那个负心汉见面，以自己欢快的举止向他证明，她并没有因为被遗弃而感到蒙受了什么打击。

给一位儿童歌手选择这样的题材，似乎有些离奇。不过我猜想，要她表演目的在于听听用童声唱出来的爱情和嫉妒的曲调。但那目的本身就是低级趣味的，至少我这样想。

阿黛勒把这支歌唱得悦耳动听，而且还带着她那种年纪会有的天真烂漫的情调。唱完以后，她从我膝头跳下说：“小姐，现在我来给你朗诵些诗吧。”

她摆好姿势，先报了题目：“LaliguedesRats,fabledeLaFontaine”，随后她朗诵了这首短诗，十分讲究抑扬顿挫，声调婉转，动作得体，在她这个年纪，实在是很不寻常了，说明她受过悉心的训练。

“这首诗是你妈妈教你的么？”我问。

“是的，她总是这么说‘Qu-avezvousdonc?Luiditundecesrats;parlez!’她要我把手举起来，这样，提醒我读问题的时候要提高嗓门儿。现在我来跳舞给你看好吗？”

“不，行啦。你妈妈到圣母玛丽娅那儿去了后，你跟谁一块儿住呢？”

“同弗雷德里克太太和她的丈夫。她照顾我，不过她跟我没有亲戚关系。我想她很穷，因为她不像妈妈那样有好房子。我在那里没呆多久。罗切斯特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住到英国去。我说好的，因为我认得弗雷德里克太太之前就认得罗切斯特先生了。他总是待我很好，送我漂亮的衣服和玩具，可是你瞧他说话不算数，把我带到了英国，自己倒又回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吃了早饭，阿黛勒和我进了图书室。罗切斯特先生好像曾吩咐把这用作教室。大部分书籍都锁在玻璃门内，但有一个书架却是敞开的，上面摆着基础教育所需要的各类书籍，和几部轻松的文学作品、诗歌、传记、游记和一些传奇故事等。我猜想这些就是他认为家庭女教师自个儿想看的书。的确，有这些书眼下我已经心满意足。同罗沃德书苑偶尔的少量采摘相比，这里所奉献的却是知识和娱乐的大丰收了。在房子里还有一架小巧的钢琴，成色很新，音调优美。此外，还有一个画架和一对地球仪。

我发觉我的学生相当听话，虽然不大肯用功。对任何正儿八经的事她都不习惯。我觉得一开始就给她过多限制是不明智的。我已给她讲了很多，也使她学了点东西。因此早晨过去，渐近中午时，我便允许她回到保姆那儿去了。随后我打算在午饭前画些小小的素描，供她学习用。

我正上楼去取画夹和铅笔，费尔法克斯太太叫住了我：“我想你上午的课结束了吧，”她说。她正在一个房间里，房间的折门开着。她招呼我时我便走了进去。这是个气派不凡的大房间，紫色的椅子，紫色的窗帘，土耳其地毯，墙上是胡桃木做的镶板，一扇巨大无比的窗，装配了色彩丰富的染色玻璃，天花板很高，浇铸得宏伟壮丽。费尔法克斯太太正给餐具柜上几个紫色晶石花瓶拂去灰尘。

“多漂亮的房间！”我朝四周看了看，不觉惊叫起来，我从未见过什么房间有它一半那么气派的。

“是呀，这是餐室，我刚开了窗，让它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和阳光，这些房间难得有人住，所以什么都是潮腻腻的，那边的客厅简直像墓穴。”

她指了指跟那窗子相对应的一扇又宽又大的拱门，一样也挂着红紫色的帘子，此刻往上卷着。我跨过两步宽阔的台阶，登上拱门，往里面瞅着。我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仙境，那景象使这个刚踏上世途的人顿时眼目清亮。但它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客厅和里面成套的一间闺房。两间房

子都铺着白色的地毯，地毯上仿佛摆着鲜艳夺目的花环。天花板上都浇铸着雪白的葡萄和葡萄叶子。与它恰成对比的是，天花板下闪烁着绯红的睡椅和床榻，灰白色的帕罗斯岛大理石壁炉架上，摆着波希米亚闪光玻璃装饰物，像红宝石一般火红。窗户之间的大镜子，也映照出大体红白相间的色调。

“这些房间收拾得多整齐呀，费尔法克斯太太！”我说。“没有帆布罩子，却能做到纤尘不染，要不是空气冷飕飕的，人家准以为天天住着人呢。”

“唉，爱小姐，尽管罗切斯特先生很少上这儿来，但要来就往往很突然，料也料不到。我发现他最讨厌看到什么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他到了才开始手忙脚乱地张罗，所以我想还是把房间准备停当好。”

“罗切斯特先生是那种爱挑剔、难讨好的人吗？”

“不完全是这样。不过他具有上等人的趣味与习惯，希望按他的趣味和习惯办事。”

“你喜欢他吗？大家都喜欢他吗？”

“啊，是的。这个家族在这儿一向受人尊敬。很久很久以前，凡是你望得见的附近的土地，几乎都属于罗切斯特家的。”

“哦，不过撇开他的土地不谈，你喜欢他吗？别人喜欢他本人吗？”

“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我相信他的佃户们都认为他是个公正大方的乡绅，不过他从来没有在他们中间生活得很久。”

“但他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吗？他的性格究竟怎样？”

“啊，我想他的性格是无可指责的，也许他有些特别。我想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世面。他一定很聪明，不过我没有同他说过很多话。”

“他在哪方面跟别人不一样呢？”

“我不知道——不容易说清楚——不很突出，但他同你说话时，你感觉得出来。你总是吃不准他在说笑还是当真，他是高兴，还是恰恰相反。总之，你没法彻底了解他——至少我不行。但这无关紧要，他是一个很好的主人。”

这就是我从费尔法克斯太太那儿听来，关于我们两人的雇主的全部情况。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如何刻划一个人，不知道观察和描绘人和事的特点，这位善良的太太就属于这类人。我的问话使她大惑不解，却并没有掏出她的话来。在她眼里，罗切斯特先生就是罗切斯特先生。一个绅士，一位土地拥有者——别无其他。她不作进一步询问和探求，显然对我希望进一步确切了解他的个性感到难以理解。

我们离开餐厅时，她提议带我去看看房子其余的地方。我跟着她上楼下楼，一路走一路羡慕不已。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妥贴，一切都那么漂亮。我想宽敞的前房特别豪华。还有三楼的某些房间，虽然又暗又低，但从古色古香的气派看来，还是别有情趣的。一度归层次更底房间使用的家具，因为时尚的变更，逐渐搬到了这里。从狭窄的窗扉投射进来的斑驳光影，映照出了有上百年历史的床架；映照出了橡树或胡桃树做的柜子，上面奇怪地雕刻着棕榈树枝和小天使头部，看上去很像各种希伯莱约柜；映照出了一排排历史悠久、窄小高背的椅子；映照出了更加古老的凳子，坐垫上明显留着磨损了一半的刺绣，当年做绣活的手指化为尘土已经有两代之久了。这一切陈迹使桑菲尔德府三楼成了往昔的家园，回忆的圣地。白天我喜欢这些去处的静谧、幽暗和古雅。不过晚上我决不羡慕在那些笨重的大床上睡觉。有些床装着橡木门，可以关闭；有的挂着古老的英国绣花帐幔，上面满布各类绣花，有奇怪的花，更奇怪的鸟和最奇怪的人。总之是些在苍白的月光下会显得十分古怪的东西。

“仆人们睡在这些房间里吗？”我问。

“不，他们睡在后面一排小房间里，这里从来没有人睡。你几乎可以说，要是桑菲尔德府闹鬼，这里会是鬼魂游荡的地方。”

“我也有同样想法。那你们这儿没有鬼了？”

“反正我从没听说过，”费尔法克斯太太笑着说。

“鬼的传说也没有？没有传奇或者鬼故事？”

“我相信没有。不过据说，罗切斯特家人在世时性格暴烈，而不是文文静静的，也许那正是他

们如今平静地安息在坟墓中的原因吧。”

“是呀，‘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们现在睡得好好的，’”我喃喃地说，“你现在上哪儿去呀，费尔法克斯太太？”因为她正要走开。

“上铅皮屋顶去走走，你高兴一起去，从那儿眺望一下景致吗？”我默默地跟随着她上了一道狭窄的楼梯，来到顶楼，在那里爬上一架扶梯，穿过活动天窗，到了桑菲尔德府的房顶。这时我与白嘴鸦的领地已处于同一高度，可以窥见他们的巢穴。我倚在城垛上，往下眺望，只见地面恰似一幅地图般展开，鲜嫩的天鹅绒草坪，紧紧围绕着大厦灰色的宅基；与公园差不多大的田野上，古老的树木星罗棋布；深褐色枯萎的树林，被一条小径明显分割开来，小径长满了青苔，看上去比带叶子的树木还绿；门口的教堂、道路和寂静的小山都安卧在秋阳里；地平线上祥和的天空，蔚蓝中夹杂着大理石般的珠白色。这番景色并无出奇之外，但一切都显得赏心悦目。当我转过身，再次经过活动天窗时，我几乎看不清下扶梯的路了。同我刚才抬头观望的蓝色苍穹相比，同我兴致勃勃地俯瞰过，以桑菲尔德府为核心展开的阳光照耀下的树林、牧场和绿色小山的景致相比，这阁楼便犹如墓穴一般黑了。

费尔法克斯太太比我晚走一会儿，拴上活动天窗。我摸索着找到了顶楼的出口，并爬下狭窄顶楼的扶梯。我在楼梯口长长的过道上踟蹰，这条过道把三楼的前房与后房隔开，又窄、又低、又暗，仅在远远的尽头有一扇小窗，两排黑色的小门全都关着，活像蓝胡子城堡里的一条走廊。我正轻轻地缓步往前时，万万没有料到在这个静悄悄的地方，竟然听见了一阵笑声。这笑声很古怪，清晰、拘谨，悲哀。我停下步来，这声音也停止了。刹那间以后，笑声重又响起，声音越来越大，不依才起来时虽然清晰却很低沉。这笑声震耳欲聋般地响了一阵以后便停止了，其声音之大足可以在每间孤寂的房子里引起回声。尽管这声音不过来自一个房间，但我完全能指出是从哪扇门传出来的。

“费尔法克斯太太？”我大声叫道，因为这时正听见她走下顶楼的楼梯。“你听见响亮的笑声了吗？那是谁呀？”

“很可能是些仆人，”她回答说，“也许是格雷斯·普尔。”

“你听到了吗？”我又问。

“听到了，很清楚。我常常听到她，她在这儿的一间房子里做针线活，有时莉娅也在，这两个人在一块总是闹闹嚷嚷的。”

笑声又响起来了，低沉而很有节奏，然后以古怪的嘟哝声告结束。

“格雷斯？”费尔法克斯太太嚷道。

我其实并不盼望哪位格雷斯来回答，因为这笑声同我所听到过的笑声一样悲惨，一样不可思议。要不是正值中午，要不是鬼魂的出现从来不与奇怪的狂笑相伴，要不是当时的情景和季节并不会激发恐怖情绪，我准会相信迷信，害怕起来呢。然而，这件事表明我真傻，居然还为笑声感到吃惊。

最靠近我的一扇门开了，一个仆人走了出来，一个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的女人，虎背熊腰，一头红发，一张冷酷而长相平庸的脸。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幽灵比她更缺少传奇色彩，更不像鬼魂了。

“太闹了，格雷斯，”费尔法克斯太太说。“记住对你的吩咐！”格雷斯默默地行了个屈膝礼，走了进去。

“她是我们雇来做针线活，帮助莉娅干家务活儿的，”寡妇继续说，“在某些方面她并不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她干得挺好。顺便问一下，早上你跟你的学生相处得怎么样？”

于是我们的谈话转到了阿黛勒身上，一直谈到我们来到下面敞亮而欢快的地方。阿黛勒在大厅里迎着我们跑过来，一面还嚷嚷着。

后来的几天我很少见到罗切斯特先生。早上他似乎忙于事务，下午接待从米尔科特或附近来造访的绅士，有时他们留下来与他共进晚餐。他的伤势好转到可以骑马时，便经常骑马外出，也许是回访，往往到深夜才回来。

在这期间，连阿黛勒也很少给叫到他跟前。我同他的接触，只限于在大厅里、楼梯上，或走廊上偶然相遇。他有时高傲冷漠地从我身边走过，远远地点一下头或冷冷地瞥一眼，承认了我的

存在，而有时却很有绅士风度，和蔼可亲地鞠躬和微笑。他情绪的反复并没有使我生气，因为我明白这种变化与我无关，他情绪的起伏完全是由于同我不相干的原因。

一天有客来吃饭，他派人来取我的画夹，无疑是要向人家出示里面的画。绅士们走得很早，费尔法克斯太太告诉我，他们要到米尔科特去参加一个公众大会。但那天晚上有雨，天气恶劣，罗切斯特先生没有去作陪。他们走后不久，他便打铃，传话来让我和阿黛勒下楼去。我梳理了阿黛勒的头发，把她打扮得整整齐齐，我自己穿上了平时的贵格会服装，知道确实已经没有再修饰的余地了——一切都那么贴身而又朴实，包括编了辫子的头发在内，丝毫不见凌乱的痕迹——我们便下楼去了。阿黛勒正疑惑着，不知她的 *petit coffre* 终于到了没有。因为某些差错，它直到现在还迟迟未来。我们走进餐室，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小箱子。阿黛勒非常高兴，她似乎凭直觉就知道了。

“Maboite! Maboite!” 她大嚷着朝它奔过去。

“是的，你的 ‘boite’ 终于到了，把它拿到一个角落去，你这位地道的巴黎女儿，你就去掏你盒子里的东西玩儿吧。” 罗切斯特先生用深沉而颇有些讥讽的口吻说，那声音是从火炉旁巨大的安乐椅深处发出来的。“记住，” 他继续说，“别用解剖过程的细枝末节问题，或者内脏情况的通报来打搅我，你就静静地去做手术吧——*tienstoitranquille, enfant; prendstu?*”

阿黛勒似乎并不需要提醒，她已经带着她的宝贝退到了一张沙发上，这会儿正忙着解开系住盖子的绳子。她清除了这个障碍，揭起银色包装薄纸，光一个劲儿地大嚷着。

“Oh! ciel! Quec-estbeau!” 随后便沉浸在兴奋的沉思中。

“爱小姐在吗？” 此刻这位主人发问了。他从座位上欠起身子，回过头来看看门口，我仍站在门旁。

“啊！好吧，到前面来，坐在这儿吧。” 他把一张椅子拉到自己椅子的旁边。“我不大喜欢听孩子咿咿呀呀，” 他继续说，“因为像我这样的老单身汉，他们的喃喃细语，不会让我引起愉快的联想。同一个娃娃面对面消磨整个晚上，让我实在受不了。别把椅子拉得那么开，爱小姐。就在我摆着的地方坐下来——当然，要是你乐意。让那些礼节见鬼去吧！我老是把它们忘掉。我也不特别喜爱头脑简单的老妇人。话得说回来，我得想着点我的那位，她可是怠慢不得。她是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或是嫁给了家族中的一位。据说血浓于水。”

他打铃派人去请费尔法克斯太太，很快她就到了，手里提着编织篮。

“晚上好，夫人，我请你来做件好事。我已不允许阿黛勒跟我谈礼品的事，她肚子里有好多话要说，你做做好事听她讲讲，并跟她谈谈，那你就功德无量了。”

说真的，阿黛勒一见到费尔法克斯太太，便把她叫到沙发旁，很快在她的膝头摆满了她 ‘boite’ 中的瓷器、象牙和蜡制品，同时用她所能掌握的瞥脚英语，不住地加以解释，告诉她自己有多开心。

“哈，我已扮演了一个好主人的角色，” 罗切斯特先生继续说，“使我的客人们各得其所，彼此都有乐趣。我应当有权关心一下自己的乐趣了。爱小姐，把你的椅子再往前拉一点，你坐得太靠后了，我在这把舒舒服服的椅子上，不改变一下位置就看不见你，而我又不想动。”

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尽管我宁愿仍旧呆在阴影里。但罗切斯特先生却是那么直来直去地下命令，似乎立刻服从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已作了交代，我们在餐室里。为晚餐而点上的枝形吊灯，使整个房间如节日般大放光明，熊熊炉火通红透亮，高大的窗子和更高大的拱门前悬挂着华贵而宽敞的紫色帷幔。除了阿黛勒压着嗓门的交谈（她不敢高声说话），以及谈话停顿间隙响起了敲窗的冷雨，一切都寂静无声。

罗切斯特先生坐在锦缎面椅子上，显得同我以前看到的大不相同，不那么严厉，更不那么阴沉。他嘴上浮着笑容，眼睛闪闪发光，是不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我不敢肯定，不过很可能如此。总之，他正在饭后的兴头上，更加健谈，更加亲切，比之早上冷淡僵硬的脾性，显得更为放纵。不过他看上去依然十分严厉。他那硕大的脑袋靠在椅子隆起的靠背上，炉火的光照在他犹如花岗岩镌刻出来的面容上，照进他又大又黑的眸子里——因为他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而且很漂亮，有时在眼睛深处也并非没有某种变化，如果那不是柔情，至少也会使你想起这种感情来。他凝视着炉火已经有两分钟了，而我用同样的时间在打量着他。突然他回过头来，瞧见我正盯

着他的脸看着。

“你在仔细看我，爱小姐，”他说，“你认为我长得漂亮吗？”

要是我仔细考虑的话，我本应当对这个问题作出习惯上含糊、礼貌的回答，但不知怎地我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冲口而出：“不，先生。”

“啊！我敢打赌，你这人有点儿特别，”他说，“你的神态像个小 nonte，怪僻、文静、严肃、单纯。你坐着的时候把手放在面前，眼睛总是低垂着看地毯（顺便说一句，除了穿心透肺似地扫向我脸庞的时候，譬如像刚才那样），别人问你一个问题，或者发表一番你必须回答的看法时，你会突然直言不讳地回答，不是生硬，就是唐突。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先生，怪我太直率了，请你原谅。我本应当说，像容貌这样的问题，不是轻易可以当场回答的；应当说人的审美趣味各有不同；应当说漂亮并不重要，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你本来就不应当这样来回答。漂亮并不重要，确实如此！原来你是假装要缓和一下刚才的无礼态度，抚慰我使我心平气和，而实际上你是在我耳朵下面狡猾地捅了一刀。讲下去，请问你发现我有什么缺点？我想我像别人一样有鼻子有眼睛的。”

“罗切斯特先生，请允许我收回我第一个回答。我并无妙语伤人的意思，只不过是失言而已。”

“就是这么回事，我想是这样。而你要对此负责。你就挑我的毛病吧，我的前额使你不愉快吗？”他抓起了横贴在额前的波浪似的黑发，露出一大块坚实的智力器官，但是却缺乏那种本该有的仁慈敦厚的迹象。

“好吧，小姐，我是个傻瓜吗？”

“绝对不是这样，先生。要是我反过来问你是不是一个慈善家，你也会认为我粗暴无礼吗？”

“你又来了！又捅了我一刀，一面还假装拍拍我的头。那是因为我曾说我不喜欢同孩子和老人在一起（轻声点儿！）。不，年轻小姐，我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家，不过我有一颗良心。”于是他指了指据说是表示良心的突出的地方。幸亏对他来说，那地方很显眼，使他脑袋的上半部有着引人注目的宽度。“此外，我曾有过一种原始的柔情。在我同你一样年纪的时候，我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偏爱羽毛未丰、无人养育和不幸的人，但是命运却一直打击我，甚至用指关节揉面似地揉我，现在我庆幸自己像一个印度皮球那样坚韧了，不过通过一两处空隙还能渗透到里面。在这一块东西的中心，还有一个敏感点。是的，那使我还能有希望吗？”

“希望什么，先生？”

“希望我最终从印度皮球再次转变为血肉之躯吗？”

“他肯定是酒喝多了，”我想。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回答这个奇怪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可能被转变过来呢？

“你看来大惑不解，爱小姐，而你虽然并不漂亮，就像我并不英俊一样，但那种迷惑的神情却同你十分相称。此外，这样倒也好，可以把你那种搜寻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转移到别处去，忙着去看毛毯上的花朵。那你就迷惑下去吧。年轻小姐，今儿晚上我爱凑热闹，也很健谈。”

宣布完毕，他便从椅子上立起来。他伫立着，胳膊倚在大理石壁炉架上。这种姿势使他的体形像面容一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胸部出奇地宽阔，同他四肢的长度不成比例。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丑陋的男人，但是他举止中却无意识地流露出那么明显的傲慢，在行为方面又那么从容自如，对自己的外表显得那么毫不在乎，又是那么高傲地依赖其他内在或外来的特质的力量，来弥补自身魅力的缺乏。因此，你一瞧着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漠然态度所感染，甚至盲目片面地对他的自信表示信服。

“今天晚上我爱凑热闹，也健谈，他重复了这句话。”这就是我要请你来的原因。炉火和吊灯还不足陪伴我，派洛特也不行，因为它们都不会说话。阿黛勒稍微好一些，但还是远远低于标准。费尔法克斯太太同样如此。而你，我相信是合我意的，要是你愿意。第一天晚上我邀请你下楼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使我迷惑不解。从那时候起，我已几乎把你忘了。脑子里尽想着其他事情，顾不上你。不过今天晚上我决定安闲自在些，忘掉纠缠不休的念头，回忆回忆愉快的事儿。现在我乐于把你的情况掏出来，进一步了解你，所以你就说吧！”

我没有说话，却代之以微笑，既不特别得意，也不顺从。

“说吧，”他催促着。

“说什么呢，先生。”

“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的内容和方式，全由你自己选择吧。”

结果我还是端坐着，什么也没有说。“要是他希望我为说而说，炫耀一番，那他会发现他找错了人啦，”我想。

“你一声不吭，爱小姐。”

我依然一声不吭。他向我微微低下头来，匆匆地投过来一瞥，似乎要探究我的眼睛。

“固执？”他说，“而且生气了。噢，这是一致的。我提出要求的方式，荒谬而近乎蛮横。爱小姐，请你原谅。实际上，我永远不想把你当作下人看待。那就是（纠正我自己），我有比你强的地方，但那只不过是年龄上大二十岁，经历上相差一个世纪的必然结果。这是合理的，就像阿黛勒会说的那样，etj-ytiens。而凭借这种优势，也仅仅如此而已，我想请你跟我谈一会儿，转移一下我的思想苦苦纠缠在一点上，像一根生锈的钉子那样正在腐蚀着。”

他已降格作了解释。近乎道歉。我对他的屈尊俯就并没有无动于衷，也不想显得如此。

“先生，只要我能够，我是乐意为你解闷的，十分乐意。不过我不能随便谈个话题，因为我怎么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呢？你提问吧，我尽力回答。”

“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是，你同不同意，基于我所陈述的理由，我有权在某些时候稍微专横、唐突或者严厉些呢？我的理由是，按我的年纪。我可以做你的父亲，而且有着多变的人生阅历，同很多国家的很多人打过交道。漂泊了半个地球。而你却是太太平平地跟同一类人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

“你爱怎样就怎样吧，先生。”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或是说，你回答很气人，因为含糊其词——回答得明确些。”

“先生，我并不认为你有权支使我，仅仅因为你年纪比我大些，或者比我阅历丰富——你所说的优越感取决于你对时间和经历的利用。”

“哼！答得倒快。但我不承认，我认为与我的情况绝不相符，因为对两者的有利条件，我毫无兴趣。更不必说没有充分利用了。那么我们暂且不谈这优越性问题吧，但你必须偶偶尔听候我吩咐，而不因为命令的口吻面生气或伤心，好吗？”

我微微一笑。我暗自思忖道，“罗切斯特先生也真奇怪——他好像忘了，付我三十镑年薪是让我听他吩咐的。”

“笑得好，”他立即抓住了转瞬即逝表情说，“不过还得开口讲话。”

“先生，我在想，很少有主人会费心去问他们雇佣的下属，会不会因为被吩咐而生气和伤心。”

“雇佣的下属！什么，你是我雇佣的下属是不是，哦，是的，我把薪俸的事儿给忘了？好吧，那么出于雇佣观点，你肯让我耍点儿威风吗？”

“不，先生，不是出于那个理由。但出于你忘掉了雇佣观点，却关心你的下属处于从属地位心情是否愉快，我是完全肯的。”

“你会同意我省去很多陈规旧矩，而不认为这出自于蛮横吗？”

“我肯定同意，先生。我决不会把不拘礼节错当蛮横无理。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而另一个是任何一位自由人都不会屈从的，即使是为了赚取薪金。”

“胡扯！为了薪金，大多数自由人对什么都会屈服，因此，只说你自己吧，不要妄谈普遍现象，你对此一无所知。尽管你的回答并不确切，但因为它，我在心里同你握手言好，同样还因为你回答的内容和回答的态度。这种态度坦率诚恳、并不常见。不，恰恰相反，矫揉造作或者冷漠无情，或者对你的意思愚蠢而粗俗地加以误解，常常是坦率正直所得到的报答。三千个初出校门的女学生式家庭教师中，像你刚才那么回答我的不到三个，不过我无意恭维你，要说你是从跟大多数人不同的模子里浇制出来的，这不是你的功劳，而是造化的圣绩。再说我的结论毕竟下得过于匆忙。就我所知，你也未必胜过其他人。也许有难以容忍的缺点，抵销你不多的长处。”

“可能你也一样，”我想，这想法掠过脑际时，他的目光与我的相遇了。他似乎已揣度出我眼神的含意，便作了回答，仿佛那含意不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且已经说出口了。

“对，对，你说得对，”他说，“我自己也有很多过失，我知道。我向你担保，我不想掩饰，上帝知道，我不必对别人太苛刻。我要反省往昔的经历、一连串行为和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会招

来邻居的讥讽和责备。我开始，或者不如说（因为像其他有过失的人一样，我总爱把一半的罪责推给厄运和逆境）在我二十一岁时我被抛入歧途，而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正道上。要不然我也许会大不相同，也许会像你一样好——更聪明些——几乎一样洁白无瑕。我羡慕你平静的心境，清白的良心、纯洁的记忆，小姑娘，没有污点未经感染的记忆必定是一大珍宝，是身心愉快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是不是？”

“你十八岁时的记忆怎么样，先生？”

“那时很好，无忧无虑，十分健康。没有滚滚污水把它变成臭水潭。十八岁时我同你不相上下——完全加此。总的说来，大自然有意让我做个好人，爱小姐，较好的一类人中的一个，而你看到了，现在我却变了样，你会说，你并没有看到。至少我自以为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这层意思（顺便提一句，你要注意那个器官流露出来的感情，我可是很善于察言观色的），那么相信我的话——我不是一个恶棍。你不要那么猜想——不要把这些恶名加给我。不过我确实相信，由于环境而不是天性的缘故，我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表现在种种可怜的小小放荡上，富裕而无用的人都想以这种放荡来点缀人生，我向你坦露自己的心迹，你觉得奇怪吗？你要知道，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人们像我那样凭直觉就能感到，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他们自己，他们也会感到，你听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别人行为不端而露出不怀好意的蔑视，而是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这种同情给人以抚慰和鼓舞，因为它是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这种种情况，你怎么猜到的呢，先生？”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我谈起来无拘无束，几乎就像把我的思想写在日记中一样，你会说，我本应当战胜环境，确实应当这样——确实应当这样。不过你看到了，我没有战胜环境。当命运亏待了我时，我没有明智地保持冷静，我开始绝望，随后坠落了，现在要是有一个可恶的傻瓜用卑俗的下流话激起我的厌恶，我并不以为我的表现会比他好些，我不得不承认我与他彼此彼此而已。我真希望当初自己能不为所动——上帝知道我是这么希望的。爱小姐，当你受到诱惑要做错事的时候，你要视悔恨为畏途，悔恨是生活的毒药。”

“据说忏悔是治疗的良药，生先。”

“忏悔治不了它、悔改也许可以疗救。而我能悔改——我有力量这么做——如果——不过既然我已经负荷沉重、步履艰难该受诅咒了，现在想这管什么用呢？既然我已被无可挽回地剥夺了幸福，那我就有权利从生活中获得快乐。我一定要得到它，不管代价有多大。”

“那你会进一步沉沦的，先生。”

“可能如此。不过要是我能获得新鲜甜蜜的欢乐，为什么我必定要沉沦呢？也许我所得到的，同蜜蜂在沼泽地上酿成的野蜂蜜一样甜蜜，一样新鲜。”

“它会螫人的——而且有苦味，先生。”

“你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试过。多严肃！——你看上去多一本正经呀，而你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跟这个浮雕头像一模一样（从壁炉上取了一个）！你无权对我说教，你这位新教士，你还没有步入生活之门，对内中的奥秘毫不知情。”

“我不过是提醒你一下你自己的话，先生。你说错误带来悔恨，而你又说悔恨是生活的毒药。”

“现在谁说起错误啦？我并不以为，刚才闪过我脑际的想法是个错误。我相信这是一种灵感，而不是一种诱惑，它非常亲切，非常令人欣慰——这我清楚。瞧，它又现形了。我敢肯定，它不是魔鬼，或者要真是的话，它披着光明天使的外衣。我认为这样一位美丽的宾客要求进入我心扉的时候，我应当允许她进来。”

“别相信它，先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天使。”

“再说一遍，你怎么知道的呢？你凭什么直觉，就装作能区别一位坠入深渊的天使和一个来自永恒王座的使者——区别一位向导和一个勾引者？”

“我是根据你说产生这种联想的时候你脸上不安的表情来判断的。我敢肯定，要是你听信了它，那它一定会给你造成更大的不幸。”

“绝对不会——它带着世上最好的信息，至于别的，你又不是我良心的监护人，因此别感到不安。来吧，进来吧，美丽的流浪者！”

他仿佛在对着一个除了他自己别人什么看不见的幻影说话，随后他把伸出了一半的胳膊，收起来放在胸部，似乎要把看不见的人搂在怀里。

“现在，”他继续说，再次转向了我，“我已经接待了这位流浪者——乔装打扮的神，我完全相信。它已经为我做了好事。我的心原本是一个停骸所，现在会成为一个神龛。”

“说实话，先生，我一点也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谈话我跟不上，因为已经越出了我所能理解的深度。我只知道一点，你曾说你并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好，你对自己的缺陷感到遗憾——有一件事我是理解的，那就是你说的，玷污了的记忆是一个永久的祸根。我似乎觉得，只要你全力以赴，到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向往的人，而要是你现在就下决心开始纠正你的思想和行动，不出几年，你就可以建立一个一尘不染的新记忆仓库，你也许会很乐意地去回味。”

“想得合理，说得也对，爱小姐，而这会儿我是使劲在给地狱铺路。”

“先生？”

“我正在用良好的意图铺路，我相信它像燧石一般耐磨。当然，今后我所交往的人和追求的东西与以往的不同了。”

“比以往更好？”

“是更好——就像纯粹的矿石比污秽的渣滓要好得多一样。你似乎对我表示怀疑，我倒不怀疑自己。我明白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此刻我要通过一项目的和动机都是正确的法律，它像玛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那样不可更改。”

“先生，它们需要一个新的法规将它合法化，否则就不能成立。”

“爱小姐，尽管完全需要一个新法规，但它们能成立；没有先例的复杂状况需要没有先例的法则。”

“这听起来是个危险的格言，先生，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容易造成滥用。”

“善用格言的圣人！就是这么回事，但我以家神的名义发誓，决不滥用。”

“你是凡人，所以难免出错。”

“我是凡人，你也一样——那又怎么样？”

“凡人难免出错，不应当冒用放心地托付给神明和完人的权力。”

“什么权力？”

“对奇怪而未经准许的行动就说，‘算它对吧。’”

“‘算它对吧’——就是这几个字，你已经说出来了。”

“那就说‘愿它对吧，’我说着站起来，觉得已没有必要再继续这番自己感到糊里糊涂的谈话。此外，我也意识到，对方的性格是无法摸透的，至少目前是这样，我还感到没有把握，有一种朦胧的不安全感，同时还确信自己很无知。”

“你上哪儿去？”

“阿黛勒睡觉，已经过了她上床的时间了。”

“你害怕我，因为我交谈起来像斯芬克斯。”

“你的语言不可捉摸，先生。不过尽管我迷惑不解，但我根本不怕。”

“你是害怕的——你的自爱心理使你害怕出大错。”

“要是那样说，我的确有些担忧——我不想胡说八道。”

“你即使胡说八道，也会是一付板着面孔，不动声色的神态，我还会误以为说得很在理呢。你从来没有笑过吗，爱小姐？你不必费心来回答了——我知道你难得一笑，可是你可以笑得很欢。请相信我，你不是生来严肃的，就像我不是生来可恶的。罗沃德的束缚，至今仍在你身上留下某些印迹，控制着你的神态，压抑着你的嗓音，捆绑着你的手脚，所以你害怕在一个男人，一位兄长——或者父亲、或者主人，随你怎么说——面前开怀大笑，害怕说话太随便，害怕动作太迅速，不过到时候，我想你会学着同我自然一些的，就像觉得要我按照陋习来对待你是不可能的，到那时，你的神态和动作会比现在所敢于流露的更富有生气、更多姿多彩。我透过木条坚固的鸟笼，不时观察着一只颇念新奇的鸟，笼子里是一个活跃、不安、不屈不挠的囚徒，一旦获得自由，它一定会高飞云端。你还是执意要走？”

“已经过了九点，先生。”

“没有关系——等一会儿吧，阿黛勒还没有准备好上床呢，爱小姐，我背靠炉火，面对房间，有利于观察，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也不时注意着她（我有自己的理由把她当作奇特的研究对象，这理由我某一天可以，不，我会讲给你听的），大约十分钟之前，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件粉红色丝绸小上衣，打开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喜悦，媚俗之气流动在她的血液里，融化在她的脑髓里，沉淀在她的骨髓里。‘Il faut que je l’essaie!’ 她嚷道，‘et a l’instant meme!’ 于是她冲出了房间。现在她跟索菲娅在一起，正忙着试装呢。不要几分钟，她会再次进来，我知道我会看到什么——塞莉纳。瓦伦的缩影，当年帷幕开启，她出现在舞台上时的模样，不过，不去管它啦。然而，我的最温柔的感情将为之震动，这就是我的预感，呆着别走，看看是不是会兑现。”

不久，我就听见阿黛勒的小脚轻快地走过客厅，她进来了，正如她的保护人所预见的那样，已判若两人。一套玫瑰色缎子衣服代替了原先的棕色上衣，这衣服很短，裙摆大得不能再大。她的额头上戴着一个玫瑰花蕾的花环，脚上穿着丝袜和白缎子小凉鞋。

“Est-ce que marobevabien?” 她跳跳蹦蹦跑到前面叫道 “et mes sœurs? et mes bas? Tenez, jecroisque je vais danser!”

她展开裙子，用快滑步舞姿穿过房间，到了罗切斯特先生的跟前，踮着脚在他面前轻盈地转了一圈，随后一个膝头着地，蹲在他脚边，嚷着：“Monsieur, je vous remercie mille fois de votre bonté,” 随后她立起来补充了一句：“C’est me cela que maman faisait, n’est-ce pas, Monsieur?”

“确——实——像”他答道，“而且 ‘meca’，她把我迷住了，从我英国裤袋里骗走了我英国的钱。我也很稚嫩，爱小姐——唉，青草一般稚嫩，一度使我生气勃勃的青春色彩并不淡于如今的你。不过我的春天已经逝去，但它在我手中留下了一小朵法国小花，在某些心境中，我真想把它摆脱。我并不珍重生出它的根来，还发现它需要用金土来培植，于是我对这朵花三心二意了，特别是像现在这样它看上去多么矫揉造作。我收留它，养育它，多半是按照罗马天主教教义，用做一件好事来赎无数大大小小的罪孽。改天再给你解释这一切，晚安。”

一个星期过去了，却不见罗切斯特先生的消息，十天过去了，他仍旧没有来。费尔法克斯太太说，要是他直接从里斯去伦敦，并从那儿转道去欧洲大陆，一年内不再在桑菲尔德露面，她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常常出乎意料地说走就走，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冷飕飕沉甸甸的，实际上我在任凭自己陷入一种令人厌恶的失落感，不过我调动了智慧，重建了原则，立刻使自己的感觉恢复了正常，说来也让人惊奇，我终于纠正了一时的过错，清除了认为有理由为罗切斯特先生的行动操心的错误想法。我并没有低声下气，怀着奴性十足的自卑感，相反，我只说：

“你同桑菲尔德的主人无关，无非是拿了他给的工资，去教他的被保护人而已，你感激他体面友好的款待。不过你尽了职，得到这样的款待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你与他之间他唯一严肃承认的关系。所以不要把你的柔情、你的狂喜、你的痛苦等等系在他身上。他不属于你的阶层。记住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吧，要充分自尊，免得把全身心的爱，徒然浪费在不需要甚至瞧不起这份礼物的地方。”

我平静地干着一天的工作。不过脑海中时时隐约闪过我要离开桑菲尔德的理由，我不由自主地设计起广告，预测起新的工作来。这些想法，我没有必要去制止，它们也许会生根发芽，还可能结出果子来。

罗切斯特先生离家已经两周多了，这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给费尔法克斯太太的信。

“是老爷写来的，”她后了看姓名地址说，“现在我想可以知道能不能盼他回来了。”

她在拆开封口仔细看信时，我继续喝我的咖啡（我们在吃早饭）。咖啡很热，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晕看作是它的缘故。不过，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嗨，有时候我总认为太冷清，现在可有机会够我们忙了，至少得忙一会儿”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仍然把信纸举着放在眼镜前面。

我没有立即提出要求解释，而是系好了阿黛勒碰巧松开的围涎，哄她又吃了个小面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满牛奶，随后淡然问道：“我猜想罗切斯特先生不会马上回来吧？”

“说真的，他要回来了——他说三天以后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贵人们有多少位同他一起来。他吩咐准备好最好的卧室，图书室与客厅都要清扫干

净。我还要从米尔科特的乔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随便什么地方，再叫些厨工来。而且女士们都带女仆，男士们都带随从。这样我们满屋子都是人了。”费尔法克斯太太匆匆咽下早饭，急急忙忙去做准备工作了。

果然被她说中了，这三天确实够忙的。我本以为桑菲尔德的所有房子都纤尘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来我错了，他们雇了三个女人来帮忙。擦呀，刷呀，冲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画拿下又挂上呀，擦拭镜子和枝形挂灯呀，在卧室生火呀，把床单和羽绒褥垫晾在炉边呀，这种情景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有见过。在一片忙乱之中，阿黛勒发了疯。准备接客，盼着他们到来，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会让索菲娅把她称之为外衣的所有“toilettes”都查看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么也不干，只不过在前房跳来奔去，在床架上窜上窜下，躺到床垫上和叠起的枕垫、枕头上，面对着熊熊炉火在烟窗里哔剥作响。她的功课已全给免掉，因为费尔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帮手。我整天呆在贮藏室，给她和厨师帮忙（或者说增添麻烦），学做牛奶蛋糊、乳酪饼和法国糕点，捆扎野味，装饰甜点心。

这批客人预计星期四下午到达，赶上六点钟吃晚饭。在等待期间我没有工夫去胡思乱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样卖力、一样高兴——阿黛勒除外。不过我时时会感到扫兴，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测。那就是当我偶尔看到三楼楼梯的门慢悠悠地打开（近来常常锁着），格雷斯·普尔戴着整洁的帽子，系着围裙，揣着手帕，从那里经过时。我瞧着她溜过走廊，穿着布拖鞋，脚步声减低到很轻很轻。我看见她往闹哄哄乱糟糟的卧房里瞧了一瞧，只不过说一两句话，也许是给打杂女工们交代恰当的清扫方法：如何擦炉栅，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炉架，要不如何从糊了墙纸的墙上把缎子取下。说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楼到厨房里走一次，来吃饭，在炉边有节制地吸一烟斗烟，随后就返回，带上一罐黑啤酒，在楼上阴暗的巢穴里独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她只有一小时同楼下别的佣人呆在一起，其余时间是在三层楼上某个橡木卧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过的。她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也许还兀自凄楚地大笑起来——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无人作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说真的我一次偶尔听到了莉娅和一个打杂女工之间关于格雷斯的一段对话，莉娅先是说了什么话，我没听清楚，而打杂女工回答道：“估计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娅说，“但愿我的薪金也这么高。并不是说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尔德谈不上吝啬，不过我拿的薪金才是普尔太太的五分之一。她还在存钱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尔科特的银行。我一点不怀疑她要是想走的话，积下的钱能够她自立了。不过我想她在这儿已经呆惯了，更何况她还不到四十岁，身强力壮，干什么都行，放弃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个干活的好手，”打杂女工说。

“呵，——她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没有人比得过她”莉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不是谁都干得了她活的，就是给了同她一样多的钱也干不了。”

“的确干不了！”对方回答。“不知道老爷——”

打杂女工还想往下说，但这时莉娅回过头来，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顶了顶她伙伴。

“她知道了吗？”我听见那女人悄悄说。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嘎然而止。我从这里所能猜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在桑菲尔德有一个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了。

星期四到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在前一个晚上完成。地毯铺开了，床幅挂上了彩条，白得眩目的床罩铺好了，梳妆台已经安排停当，家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花瓶里插满了鲜花。卧室和客厅都已尽人工所能，拾掇得焕然一新；大厅也已经擦洗过，巨大的木雕钟，楼梯的台阶和栏杆都已擦得像玻璃一般闪闪发光。在餐室里，餐具柜里的盘子光亮夺目；在客厅和起居室内，一瓶瓶异国鲜花，在四周灿然开放。

到了下午，费尔法克斯太太穿上了她最好的黑缎袍子，戴了手套和金表，因为要由她来接待客人——把女士们领到各自的房间里去等等。阿黛勒也要打扮一番，尽管至少在那天，我想不大会有机会让她见客。但为了使她高兴，我让索菲娅给她穿上了一件宽松的麻纱短上衣。至于我

自己，是没有必要换装的，不会把我从作为我私室的读书室里叫出去，这私室现在已经属于我，成了“患难时愉快的避难所。”

这是个温煦宁静的春日，三月末四月初的那种日子，骄阳当空，预示着夏天就要到来。这时已近日暮，但黄昏时更加暖和，我坐在读书室里工作，敞开着窗子。

“时候不早了，”费尔法克斯太太浑身叮当作响，进了房间说，“幸亏我订的饭菜比罗切斯特先生说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现在已经过了六点了。我已派约翰到大门口去，看看路上有没有动静。从那儿往米尔科特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得很远。”她朝窗子走去。“他来了！”她说。“嗨，约翰”（探出身子）“有消息吗？”

“他们来了，夫人，”对方回答道。“十分钟后就到。”

阿黛勒朝窗子飞奔过去。我跟在后面，小心地靠一边站立，让窗帘遮掩着，使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被人看见。约翰所说的那十分钟似乎很长。不过终于听到了车轮声。四位骑手策马驰上了小道，两辆敞开的马车尾随其后。车内面纱飘拂，羽毛起伏。两位年轻骑手，精神抖擞，一付绅士派头；第三位是罗切斯特先生，骑着他的黑马梅斯罗，派洛特跳跃着奔跑在他前面。与他并驾齐驱的是一位女士，这批人中，他们俩一马当先。她那紫色的骑装差不多已扫到了地面，她的面纱长长地在微风中飘动，她那乌黑浓密的卷发，同它透明的折裱绕在一起，透过面纱闪动着光芒。

“英格拉姆小姐，”费尔法克斯太太大叫一声，急冲冲下楼去履行她的职务了。

这队人马顺着车道的弯势很快转过屋角，在我视线中消失了。这时阿黛勒要求下楼。我把她搂在膝头上，让她明白无论是此刻，还是以后什么时候，除非明确要她去，绝不可以随意闯到女士们跟前，要不罗切斯特先生会生气的等等。听了这番话，“她淌下了自然的眼泪”不过见我神情严肃，她也终于同意把眼泪抹掉了。

这时大厅里人声鼎沸，笑语纷纭。男士们深沉的语调，女士们银铃似的嗓音交融在一起。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桑菲尔德主人那洪亮而声音不大的嗓门，欢迎男女宾客来到府上。随后，这些人脚步轻盈地上了楼梯，轻快地穿过走廊。于是响起了柔和欢快的笑声和开门关门声。一会儿后，便寂然无声了。

“Elleschangentdetoilettes,”阿黛勒说。她细听着，跟踪着每一个动静，并叹息着。“Chezmaman,”她说, “quandilyavaitdumonde, jelessuivaispartoutausaloaleurschambres; souventjeregardaislesfemmesdechambrecoifferethabillerlesdames, etc-etaisiamusant: mecelaonapprend.”

“你觉得饿了吗，阿黛勒？”

“Maisoui, mademoiselle: voilacinquosixheuresquenousn-avonspasmange.”

“好吧，趁女士们都呆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冒个险，下去给你弄点吃的来。”

我小心翼翼地自己的避难所出来，拣了一条直通厨房的后楼梯下去。那里火光熊熊，一片混乱，汤和鱼都已到了最后制作阶段，厨子弯腰曲背对着锅炉，仿佛全身心都要自动燃烧起来。在佣人屋里，两个马车夫和三个绅士的仆从或站或坐，围着火炉；女仆们想必在楼上同小姐们在一起。从米尔科特新雇来的佣人东奔西跑，非常忙碌。我穿过一片混乱，好不容易到了食品室，拿了一份冷鸡，一卷面包，一些馅饼，一两个盘子和一副刀叉。我带了这份战利品急忙撤退，重新登上走廊，正要随手关上后门时，一阵越来越响的嗡嗡声提醒我，女士们要从房间里走出来了。要上读书室我非得经过几间房门口不可，非得要冒端着一大堆食品被她们撞见的危险。于是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这一头。这里没有窗子，光线很暗。此刻天色已黑，因为太阳已经下山，暮色越来越浓了。

一会儿工夫，房间里的女房客们一个接一个出来了，个个心情欢快，步履轻盈，身上的衣装昏黄的暮色中闪闪发光。她们聚集在走廊的另一头，站了片刻，用压低了轻快动听的语调交谈着。随后走下楼梯，几乎没有声响，仿佛一团明亮的雾从山上降落下来。她们的外表总体上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些人具有一种我前所未见的名门望族的典雅。

我看见阿黛勒扶着半掩的读书室门，往外偷看着。“多漂亮的小姐！”她用英语叫道。“哎呀我真想上她们那儿去！你认为晚饭后罗切斯特先生会派人来叫我们去吗？”

“不，说实在，我不这样想。罗切斯特先生有别的事情要考虑。今天晚上就别去想那些小姐们了，也许明天你会见到她们的。这是你的晚饭。”

她真的饿坏了，因此鸡和馅饼可以暂时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幸亏我弄到了这份食品，不然她和我，还有同我们分享这顿晚餐的索菲娅，都很可能根本吃不上晚饭，楼下的人谁都快忙得顾不上我们了。九点以后才送上甜食。到了十点钟，男仆们还端着托盘和咖啡杯子，来回奔波。我允许阿黛勒呆得比往常晚得多才上床，因为她说楼下的门不断地开呀关呀，人来人往，忙忙碌碌，弄得她没法睡觉。此外，她还说也许她解衣时，罗切斯特先生会让人捎来口信，“etalorsqueldommage!”

我给她讲故事，她愿意听多久就讲多久。随后我带她到走廊上解解闷。这时大厅的灯已经点上，阿黛勒觉得从栏杆上往下看，瞧着仆人们来往穿梭，十分有趣。夜深了，客厅里传来音乐之声，一架钢琴已经搬到了那里。阿黛勒和我坐在楼梯的顶端台阶上倾听着。刹那之间响起了一个声音，与钢琴低沉的调子相交融。那是一位小姐在唱，歌喉十分动听。独唱过后，二重唱跟上，随后是三重唱，歌唱间歇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谈话声。我久久地听着，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聚精会神地分析那混杂的声音，竭力要从混沌交融的音调中，分辨出罗切斯特先生的嗓音。我很快将它捕捉住以后，便进而从由于距离太远而变得模糊不清的音调中，猜想出歌词来。

时钟敲了十一点。我瞧了一眼阿黛勒，她的头已倚在我肩上，眼皮已越来越沉重。我便把她抱在怀里，送她去睡觉。将近一点钟，男女宾客们才各自回房去。

第二天跟第一天一样，是个晴朗的日子，客人们乘机到临近的某个地方去远足。他们上午很早就出发了，有的骑马，有的坐马车。我亲眼看着他们出发，看着他们归来。像以前一样，英格拉姆小姐是唯一一位女骑手。罗切斯特先生同她并驾齐驱。他们两人骑着马同其余的客人拉开了一段距离。费尔法克斯太太正与我一起站在窗前，我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你说他们不可能想到结婚，”我说，“可是你瞧，比起其他女人来，罗切斯特先生明显更喜欢她。”

“是呀，我猜想他毫无疑问爱慕她。”

“而且她也爱慕他，”我补充说“瞧她的头凑近他，仿佛在说什么知心话呢！但愿能见到她的脸，我还从来没见过一眼呢！”

“今天晚上你会见到她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回答说：“我偶然向罗切斯特先生提起，阿黛勒多么希望能见一见小姐们。他说：‘呵，那就让她饭后上客厅里来吧，请爱小姐陪她来。’”

“噢，他不过是出于礼貌才那么说的，我不必去了，肯定的。”我回答。

“瞧，我对他说，你不习惯交往，所以我想你不会喜欢在一批轻松愉快而又都互不相识的宾客前露面，他还是那么急躁地回答说，‘胡说八道！要是她不愿来，就告诉她这是我个人的意愿。如果她拒绝，你就说，她这么倔强，我要亲自来叫了。’”

“我不愿给他添那么多麻烦”，我回答。“要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就去。不过我并不喜欢。你去吗，费尔法克斯太太？”

“不，我请求免了，他同意了。一本正经入场是最不好受的，我来告诉你怎样避免这种尴尬，你得在女士们离席之前，客厅里还没有人的时候就进去，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男宾们进来之后，你不必呆得很久，除非你高兴这么做。你不过是让罗切斯特先生看到你在那里，随后你就溜走——没有人会注意到你。”

“你认为这批客人会呆得很久吗？”

“也许两三个星期，肯定不会再久了。过了复活节假期，乔治·林恩爵士由于新近当上了米尔科特市议员，得去城里就职。我猜想罗切斯特先生会同他一起去。我觉得很奇怪，这回他在桑菲尔德呆了那么长时间。”

眼看我带着照管的孩子进客厅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心里惴惴不安。阿黛勒听说晚上要去见女士们，便整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直到索菲娅开始给她打扮，才安静下来。随后更衣的重要过程很快稳定了她的情绪。待到她卷发梳得溜光，一束束垂着，穿上了粉红色的缎子罩衣，系好长长的腰带，戴上了网眼无指手套，她看上去已是像任何一位法官那么严肃了。这时已没有必要提醒她别弄乱自己的服装，她穿戴停当后，便安静地坐在小椅子上，急忙小心地把缎子裙提起来，唯恐弄皱了。还向我保证，她会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直到我准备好为止。我很快就穿戴好

了。我立即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银灰色的那一件，专为参加坦普尔小姐的婚礼购置的，后来一直没有穿过），把头发梳得平平伏伏，并戴上了我仅有的饰品，那枚珍珠胸针。随后我们下了楼。

幸亏还有另外一扇门通客厅，不必经过他们都坐着吃饭的餐厅。我们看到房间里空无一人，大理石砌成的壁炉中，一堆旺火静静地燃烧着；桌上装饰着精致的花朵，烛光在花朵中间孤寂地闪亮，平添了几分欢快。拱门前悬挂着大红门帘，虽然我们与毗连的餐室中的客人之间，仅一层之隔，但他们话说得那么轻，除了柔和的嗡嗡声，彼此之间的交谈一点都听不清楚。

阿黛勒似乎仍受着严肃气氛的震慑，一声不吭地坐在我指给她的小凳上。我退缩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随手从临近的台子上取了本书，竭力读下去。阿黛勒把她的小凳子搬到我脚边，不久便碰了碰我膝头。

“怎么啦，阿黛勒？”

“ Estcequejenepuispasprendreuneseuledecesfleursmagnifiques , mademoiselle ?
Seulemmentpourpletermatoilette.”

“你对自己的‘toilette’想得太多啦，阿黛勒，不过你可以戴一朵花。”于是我从花瓶里掐下一朵花来，系在她的彩带上，她舒了口气，显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满足，仿佛她的幸福之杯此刻已经斟满了。我转过脸去，掩饰自己抑制不住的微笑。在这位巴黎小女子天生对服饰的热烈追求中，既有几分可笑，又有几分可悲。

这时响起了轻轻的起立声，帐幔被撩到了拱门背后，露出了餐室，只见长长的桌上摆满了盛甜点心的豪华餐具，烛光倾泻在银制的和玻璃的器皿上。一群女士站在门口。随后她们走了进来，门帘在身后落下。

她们不过八位，可不知怎地，成群结队进来的时候，给人的印象远不止这个数目。有些个子很高，有些一身著白。她们的服装都往外伸展得很阔，仿佛雾气放大了月亮一样，这些服装也把她们的人放大了。我站起来向她们行了屈膝礼，有一两位点头回礼，而其余的不过盯着我看而已。

她们在房间里散开，动作轻盈飘拂，令我想起了一群白色羽毛的鸟。有些人一下子坐下来，斜倚在沙发和卧榻上；有的俯身向着桌子，细细揣摩起花和书来，其余的人则团团围着火炉。大家都用低沉而清晰的调子交谈着，似乎这已成了她们的习惯。后来我知道了她们的大名，现在不妨来提一下。

首先是埃希顿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她显然曾是位漂亮的女人，而且保养得很好。她的大女儿艾米个头比较小，有些天真，脸部和举止都透出了孩子气，外表也显得很调皮。她那白色的薄纱礼服和蓝色的腰带很合身。二女儿路易莎的个子要高些，身材也更加优美，脸长得很不错，属于法国人所说的“minoischiffonne”那一类，姐妹俩都像百合花那么白净。

林恩夫人四十岁上下，长得又大又胖，腰背笔直，一脸傲气，穿着华丽的闪缎衣服。乌黑的头发在一根天蓝色羽毛和一圈宝石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登特上校太太不象别人那么招摇，不过我认为更具贵妇风度。她身材苗条，面容白皙温和，头发金黄。她的黑色缎子服、华丽的外国花边围巾以及珍珠首饰，远比那位有爵位的贵妇闪光的艳服更赏心悦目。

但三位最令人瞩目的——也许部分是由于她们在这一群人中个子最高——是富孀英格拉姆夫人和她的女儿布兰奇和玛丽。她们是三位个子极高的女人。这位太太年龄可能在四十与五十之间，但身材依然很好，头发依然乌黑（至少在烛光下），牙齿也明显地依然完整无缺。多数人都会把她看成是那个年纪中的美人。以形体而言，她无疑就是这样。不过她的举止和表情显出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傲慢。她生就一副罗马人的脸相。双下巴连着柱子一样的脖子。在我看来，这样的五官不仅因为傲慢而显得膨胀和阴沉，而且还起了皱纹。她的下巴由于同样的原因总是直挺挺的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她的目光凶狠冷酷，使我想起了里德太太的眼睛。她说话装腔作势，嗓音深沉，声调夸张，语气专横——总之，让人难以忍受。一件深红丝绒袍，一顶用印度金丝织物做的披肩式软帽赋予她（我估计她这样想）一种真正的皇家气派。

布兰奇和玛丽都是同样身材——像白杨一样高大挺拔，以高度而论，玛丽显得过份苗条了些，

而布兰奇活脱脱像个月亮女神。当然我是怀着特殊的兴趣来注意她的。第一我希望知道，她的外貌是不是同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描绘相符；第二想看看她是不是像我凭想象画成的微型肖像画；第三——这总会暴露——是否像我所设想的那样，会适合罗切斯特先生的口味。

就外貌而言，她各方面都与我的画和费尔法克斯太太的描绘相吻合。高高的胸部、倾斜的肩膀、美丽的颈项、乌黑的眸子和黑油油的卷发，一应俱全——但她的脸呢？——活象她母亲的，只是年青而没有皱纹。一样低低的额角，一样高傲的五官，一样盛气凌人。不过她的傲慢并不那么阴沉。她常常笑声不绝，而且笑里含着嘲弄，这也是她那弯弯的傲气十足的嘴唇所常有的表情。

据说天才总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我无法判断英格拉姆小姐是不是位天才，但是她有自我意识——说实在相当强。她同温文而雅的登特太太谈起了植物。而登特太太似乎没有研究过那门学问，尽管她说喜爱花卉，“尤其是野花”。英格拉姆小姐却是研究过的，而且还神气活现地卖弄植物学字眼，我立刻觉察到她在追猎（用行话来表达）登特太太，也就是说，在戏弄她的无知。她的追猎也许很讥诮，但决非厚道。她弹了钢琴，她的演技很高超；她唱了歌，她的嗓子很优美；她单独同她妈妈讲法语，她讲得很出色，非常流利，语调也正确。

与布兰奇相比，玛丽的面容显得更温顺坦率，五官更为柔和，皮肤也要白皙几分（英格拉姆小姐像西班牙人一样黑）——但玛丽缺乏活力，面部少有表情，眼目不见光泽。她无话可说，一坐下来，便像壁龛里的雕像那样，一动不动。姐妹俩都穿着一尘不染的素装。

那么，我现在是不是认为，英格拉姆小姐有可能成为罗切斯特先生的意中人呢？我说不上来——我不了解他在女性美方面的好恶。要是他喜欢端庄，她正是端庄的典型，而且她多才多艺，充满活力。我想多数有身份的人都会倾慕她，而他确实倾慕她，我似乎已有依据。要消除最后的一丝怀疑，就只要看他们呆在一起时的情景就行了。

读者呵，你别以为阿黛勒始终在我脚边的小凳子上端坐不动，她可不是。女士们一进来，她便站起来，迎了上去，端端正正鞠了一躬，并且一本正经地说：“Bonjour, mesdames。”

英格拉姆小姐带着嘲弄的神情低头看她，并嚷道：“哈，一个多小的玩偶！”

林恩太太说道，“我猜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监护的孩子——他常挂在嘴边的法国小姑娘。”

登特太太和蔼地握住她的手，给了她一个吻。艾米和路易莎。埃希顿不约而同地叫道：“多可爱的孩子！”

随后她们把她叫到一张沙发跟前。此刻她就坐在沙发上，夹在她们中间，用法语和蹩脚的英语交替聊天，不但引起了年轻小姐们的注意，而且也惊动了埃希顿太太和林恩太太。阿黛勒心满意足地受着大伙的宠爱。

最后端上了咖啡，男宾们都被请了进来。要是这个灯火辉煌的房间还有什么幽暗所在的话，那我就坐在暗处，被窗帘半掩着。拱门的帐幔再次撩起，他们进来了。男士们一起登场时的情景，同女宾们一样气派非凡。他们齐煞煞的都着黑色服装，多数身材高大，有的十分年轻。亨利。林恩和弗雷德里克。林恩确实精神抖擞，生气勃勃；登特上校一身英武之气；地方法官埃希顿先生一付绅士派头，头发相当白，眉毛和络腮胡子却依然乌黑，使他有几分像‘perenobledetheatre’。英格拉姆勋爵同他的姐妹们一样高挑个子，同她们一样漂亮，但有着玛丽那种冷漠、倦怠的神色。他似乎四肢瘦长有余，血气或脑力不足。

那么，罗切斯特先生在哪儿呢？

他最后一个进来，虽然我没有朝拱门张望，但看到他进来了。我竭力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钩针上，集中在编织出来的手提包网眼上——真希望自己只想手头的活计，只看见膝上的银珠和丝线；而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的身影，禁不住忆起了上次见到这身影时的情景，那是在他所说的帮了他大忙以后，——他拉住我的手，低首看着我的脸，细细端详着我，眼神里露出一千言万语急于吐为快的心情，而我也有同感。在那一瞬间我同他靠得多近！自那以后，什么事情刻意使他和我的地位起了变化呢？而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多么疏远，多么陌生呀！我们已那么隔膜，因此我并不指望他过来同我说话。我也并不感到诧异，他居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在房间另一头坐下，开始同一些女士们交谈起来。

我一见他心思全在她们身上，而我可以瞪着他而不被觉察，我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了

他的脸上。我无法控制我的眼皮，它们硬要张开，眼珠硬要盯着他。我瞧着，这给了我一种极度的欢乐，——一种宝贵而辛辣的欢乐；是纯金，却又夹杂着痛苦的钢尖。像一个渴得快死的人所体会到的欢乐，明知道自己爬近的泉水已经下了毒，却偏要俯身去喝那圣水。

“情人眼里出美人，”说得千真万确。我主人那没有血色、微榄色的脸、方方的大额角、宽阔乌黑的眉毛、深沉的眼睛、粗线条的五官、显得坚毅而严厉的嘴巴——一切都透出活力、决断和意志——按常理并不漂亮，但对我来说远胜于漂亮。它们充溢着一种情趣和影响力，足以左右我，使我的感情脱离我的控制，而受制于他。我本无意去爱他。读者知道，我努力从自己内心深处剪除露头的爱的萌芽，而此刻，一旦与他重新谋面，那萌芽又自动复活了，变得碧绿粗壮！他连看都不用看我就使我爱上了他。

我拿他和他的客人们作了比较。他的外表焕发着天生的精力和真正的力量，相比之下，林恩兄弟的风流倒倜傥，英格拉姆勋爵的散淡文雅——甚至登特上校的英武出众，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对他们的外貌与表情不以为然。但我能想象得出多数旁观者都会称他们英俊迷人、气度不凡，而毫不犹豫地罗切斯特先生五官粗糙、神态忧郁。我瞧见他们微笑和大笑——都显得微不足道。烛光中所潜藏的生气并不亚于他们的微笑，铃声中所包含的意义也并不逊于他们的大笑。我看见罗切斯特先生微微一笑——他严厉的五官变得柔和了；他的眼神转为明亮而温存，目光犀利而又甜蜜。这会儿，他同路易莎和艾米·埃希顿交谈着，我不解地看着她们从容接受他那对于我似乎透入心肺的目光。我本以为在这种目光下，她们会垂下眼来，脸上会泛起红晕。但我见她们都无动于衷时，心里倒很高兴。“他之于我并不同于他之于她们，”我想，“他不属于她们那类人。我相信他与我同声相应——我确信如此——我觉得同他意气相投——他的表情和动作中的含义，我都明白。虽然地位和财富把我们截然分开，但我的头脑里和心里，我的血液里和神经中，有着某种使我与他彼此心灵沟通的东西。难道几天前我不是说过，除了从他手里领取薪金，我同他没有关系吗？难道我除了把他看作雇主外，不是不允许自己对他有别的想法吗？这真是亵渎天性！我的每种善良、真实、生气勃勃的情感，都冲动地朝他涌去了。我知道我必须掩饰自己的感情，抑制自己的愿望；牢记住他不会太在乎我。我说我属于他那类人，并不是说我有他那种影响力，那种迷人的魅力，而不过是我与他有某些共同的志趣与情感罢了。而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鸿沟——不过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必须爱他。”咖啡端来了。男宾们一进屋，女士们便象百灵鸟般活跃起来。谈话转为轻松欢快。登特上校和埃希顿先生在政治问题上争论了起来，他们的太太们侧耳静听着。林恩太太和英格拉姆太太两位高傲的寡妇，在促膝谈心。还有乔治爵士，顺便说一句，我忘记描述他了。他是一位个子高大、精神十足的乡绅。这会儿手里端着咖啡杯，站在沙发跟前，偶尔插上一句话。弗雷德里克·林恩先生坐在玛丽·英格拉姆旁边，给她看着一本装帧豪华的书籍里的插画。她看着，不时微笑着，但显然说话不多。高大冷漠的英格拉姆勋爵，抱着双肩，斜倚在小巧活泼的艾米·埃希顿的椅背上。她抬头看着他，像鸬鹚似的叽叽喳喳。在罗切斯特先生与这位勋爵之间，她更喜欢勋爵。亨利·林恩在路易莎的脚边占了一条脚凳，与阿黛勒合用着。他努力同她说法语，一说错，路易莎就笑他。布兰奇·英格拉姆会跟谁结伴呢？她孤零零地站在桌边，很有风度地俯身看着一本簿册。她似乎在等人来邀请，不过她不愿久等，便自己选了个伴。罗切斯特先生离开了两位埃希顿小姐后，一如英格拉姆小姐孤单地站在桌旁一样，不然独立在火炉跟前。她在壁炉架的另一边站定，面对着他。

“罗切斯特先生，我想你并不喜欢孩子？”

“我是不喜欢。”

“那你怎么会想到去抚养这样一个小娃娃呢（指了指阿黛勒）？你在哪儿把她捡来的？”

“我并没有去抢，是别人托付给我的。”

“你早该送她进学校了。”

“我付不起，学费那么贵。”

“哈，我想你为她请了个家庭教师，刚才我还看到有个人同她在一起呢——她走了吗？呵，没有！她还在那边窗帘的后面。当然你付她工钱。我想这很贵——更贵，因为你得额外养两个人。”

我担心——或者我是否该说，我希望？——因为提到了我，罗切斯特先生会朝我这边张望，所以我不由自主地更往阴影里躲进去，可是他根本没有把目光转移到这边来。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冷冷地说，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

“可不——你们男人从来不考虑经济和常识问题，在留家庭教师事儿上，你该听听我妈妈。我想，玛丽和我小时候跟过至少一打家庭教师，一半让人讨厌，其余的十分可笑，而个个都是妖魔——是不是，妈妈？”

“你说什么来着，我的宝贝蛋？”

这位被那个遗孀称为特殊财产的小姐，重新说了一遍她的问题，并作了解释。

“我的宝贝，别提那些家庭教师了，这个字眼本身就便我不安。她们反复无常，毫不称职，让我吃尽了苦头。谢天谢地，现在我总算同她们摆脱关系了。”

登特太太向这位虔诚的太太俯下身子，向她耳语了一阵。我从对方作出的回答中推测，那是提醒她，她们所诅咒的那类人中的一位，就在现场。

“Tantpis!”这位太太说，“我希望这对她有好处!”随后她压低了嗓门，不过还是响得让我能听见。“我注意到了她，我善观面相，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她那类人的通病。”

“表现在哪些方面，夫人？”罗切斯特先生大声问道。

“我会私下告诉你的，”她答道，意味深长地把头巾甩了三下。

“不过我的好奇心会掉胃口：现在它急于要吃东西。”

“问问布兰奇吧，她比我更靠近你。”

“唉呀，可别把他交给我，妈妈!对于她们那号人，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她们真讨厌。并不是说我吃过她们很多苦头，我倒是刻意要把局面扭转过来。西奥多和我过去是怎样作弄威尔逊小姐、格雷太太和朱伯特夫人的呀!玛丽常常困得厉害，提不起精神来参与我们的阴谋。戏弄朱伯特夫人最有趣。威尔逊小姐是个病弱的可怜虫，情绪低沉，好伤心落泪。总之，不值得费那番劲去征服她。格雷太太又粗俗又麻木，对什么打击都不在乎。但是可怜的朱伯特夫人就不一样啦!我们把她逼得急了，我见她会大发雷霆——我们把茶泼掉，把面包和奶油弄得稀巴烂，把书扔到天花板上，捣弄着尺、书桌、火炉围栏和用具，闹得震天价响。西奥多，你还记得那些欢乐的日子吗？”

“是——呀，当然记得，”英格拉姆勋爵慢吞吞地说。“这可怜的老木瓜还常常大叫‘哎呀，你们这帮坏孩子?’——随后我们教训了她一顿，其实是她自己那么无知，竟还想来教我们这些聪明的公子小姐。”

“我们确实这么做了，特多，你知道我帮你告发（或者是迫害）你的家庭教师，面无血色的维宁先生，我们管他叫病态教师。他和威尔逊小姐胆大妄为，竟谈情说爱起来——至少特多和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当场看到他们温存地眉目传情，哀声叹气，并把这些理解为“*labeled passion*”的表现，我敢担保，大家很快就会得益于我们的发现，我们要将它作为杠杆，把压在身上的两个沉重包袱，撬出门去。亲爱的妈妈，瞧她一风闻这件事儿，便发觉是种歪风邪气。你不就是这么看的吗，我的母亲大人？”

“当然，我的宝贝。而且我十分正确。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管教出色的家庭里，有千万条理由，一刻都不能容忍家庭男女教师之间的私通。第一——”

“哎呀，妈妈，别给我们一一列举啦!Aureste，我们都知道。坏样子会危害儿童的纯真；热恋者相依相伴，神不守舍，会导致失责；而狂妄自恃——傲慢无礼伴之而生——会造成冲突和对抗的总爆发。我说得对吗，英格拉姆花园的英格拉姆男爵夫人？”

“我的百合花，你说得很对，你一向很对。”

“那就不必再说了，换个话题吧。”

艾米。埃希顿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声明，操着软软的、奶声奶气的调子搭讪了：“路易莎和我，以往也常常戏弄我们的家庭教师，不过她是那么个好人，什么都能忍耐，随你怎么整他都不会生气。她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火，是不是这样，路易莎？”

“不错，从来不发火。我们爱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搜她的书桌和针线盒，把她的抽屉翻得底朝天。而她的脾气却那么好，我们要什么她就给什么。”

“现在我猜想，”英格拉姆小姐讥嘲地喂起嘴唇说，“我们要为现存的家庭女教师编一个传记摘要了。为了避免这场灾难，我再次提议换一个新话题，罗切斯特先生，你赞成我的提议吗？”

“小姐，无论是这件事还是别的事情，我都支持你。”

“那得由我把这件事提出来了，SigniorEduardo，”今晚你的嗓子行吗？”

“DonnaBianca，只要你下令，我就唱。”

“那么 Signior，我传旨清一清你的肺和其他发音器官，来为皇上效力。”

“谁不甘愿做如此神圣的玛丽的里丘呢？”

“里丘算得了什么！”她叫道，把满头卷发一甩，朝钢琴走去。“我认为提琴手戴维准是个枯燥乏味的家伙。我更喜欢黑呼呼的博斯威尔，依我之见，一个人没有一丝恶念便一文不值。不管历史怎样对詹姆斯·赫伯恩说长道短，我自认为，他正是那种我愿意下嫁的狂野、凶狠的草寇英雄。”

“先生们，你们听着：你们中谁最像博斯威尔？”罗切斯特先生嚷道。

“应当说你最够格，”登特上校立即呼应。

“我敢发誓，我对你感激之至，”他回答道。

英格拉姆小姐此刻坐在钢琴前面，矜持而仪态万方，雪白的长袍堂皇地铺开。她开始弹起了灿烂的前奏曲，一面还交谈着。今晚她似乎趾高气扬。她的言辞和派头似乎不仅为了博得听从的赞叹，而且要使他们感到惊讶。显然她一心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她潇洒而大胆。

“呵我真讨厌今天的年青人！”她叮叮咚咚弹奏起这乐器来，一面嚷嚷道。“这些弱小的可怜虫，不敢越出爸爸的公园门一步，没有妈妈的准许和保护，连那点距离都不敢。这些家伙醉心于漂亮的面孔，白皙的双手和一双小脚，仿佛男人与美有关似的，仿佛可爱不是女性的特权——她合法的属性与遗传物！我同意一个丑陋的女人是造物主白净脸上的一个污点。至于男人们，让他们只关心拥有力量和勇气吧，让他们把打猎、射击和争斗作为座右铭。其余的则一钱不值。要是我是个男人，这应当成为我的座右铭。”

“不论何时结婚，”她停顿了一下，没有人插话，于是又继续说，“我决定，我的丈夫不应当是个劲敌、而是个陪衬，我不允许皇位的近旁有竞争存在；我需要绝对忠心。不允许他既忠于我，又忠于他镜中看到的影子，罗切斯特先生，现在唱吧，我替你伴奏。”

“我唯命是从，”便是得到的回答。

“这里有一首海盗歌。你知道我喜欢海盗们，因此你要唱得 *conspirito*”。

“英格拉姆小姐的圣旨一下，连牛奶和水也会产生灵性。”

“那么，小心点儿，要是你不能使我满意，我会教你应当怎么做，而让你丢脸。”

“那是对无能的一种奖赏，现在我要努力让自己失败。”

“*Gardezvousenbien!* 要是你故意出错，我要作出相应的惩罚。”

“英格拉姆小姐应当手下留情，因为她能够作出使凡人无法承受的惩罚。”

“哈哈！你解释一下！”小姐命令道。

“请原谅，小姐。不需要解释了。你敏锐的直觉一定会告诉你，你一皱眉头就抵得上死刑。”

“唱吧！”她说，又碰了碰钢琴，开始了她风格活泼的伴奏。

“现在我该溜了，”我思忖道。但是那富有穿透力的声调吸引了我。费尔法克斯太太曾说过，罗切斯特先生的嗓子很好。确实他有一个圆润、洪亮的男低音。唱的时候他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力量。那歌声透过耳朵、灌进了心田，神奇地唤醒了知觉。我等待着，直至深沉雄浑的颤音消失——嗡嗡的谈话声停顿了片刻后再次响起。随后我离开我躲藏的角落，幸亏边门很近，便从那里走了出去。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通向大厅。我穿过时，发觉鞋带松了，便停下来把它系上，跪在楼梯脚下的垫子上。我听见餐室的门开了，一位男士走了出来。我急忙直起身子，正好同那人打了个照面，原来是罗切斯特先生。

“你好吗？”他问。

“我很好，先生。”

“你为什么不进房间来同我谈谈呢？”

我想我本可以反问这个问题，但我不愿那么放肆，只是回答说：“我不想打搅你，因为你好像正

忙着呢，先生。”

“我外出期间你一直在干些什么呢？”

“没有什么特别事儿，照例教阿黛勒。”

“而且比以前苍白了，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怎么啦？”

“没事儿，先生。”

“你差点淹死我的那天夜里着了凉吗？”

“绝对没有。”

“回到客厅里去吧，你走得太早了。”

“我累了，先生。”

他瞧了我一会儿。

“而且心情有些不快，”他说。

“为什么事儿？告诉我吧。”

“没有——实在没有，先生。我的心情没有不快。”

“可是我可以肯定你心里不高兴，而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要再说几句你就要掉泪了——其实此刻你的泪花已在闪动，一颗泪珠已从眼睫毛上滚下，落在石板地上了。要是我有时间，要不是我怕撞见一本正经爱饶舌的仆人，我准会弄明白内中的缘由。好吧，今晚我就原谅你了。不过你得知道，只要客人们还在这里呆着，我希望你每天晚上都在客厅露面。这是我的愿望，不要置之不理，现在你走吧，叫索菲娅来把阿黛勒带走。晚安，我的——”他刹住了，咬着嘴唇，蓦地离开了我。

罗切斯特先生只准许我缺席一周，但我还没有离开盖茨黑德，一个月就已经过去了。我希望葬礼后立即动身，乔治亚娜却恳求我一直呆到她去伦敦，因为来这里张罗姐姐的葬礼和解决家庭事务的吉卜森舅舅，终于邀请她上那儿了。乔治亚娜害怕同伊丽莎单独相处，说是情绪低沉时得不到她的同情；胆怯时得不到她的支持；收拾行装时得不到她的帮助。所以乔治亚娜软弱无能、畏首畏尾、自私自利、怨天尤人，我都尽量忍受，并力尽所能替她做针线活，收拾衣装。确实，我忙着时她会闲着不干事。我暗自思讨道：“要是你我注定要一直共同生活，表姐，我们要重新处事，与以往全然不同。我不该乖乖地成为忍受的一方，而该把你的一份活儿分派给你，迫使你去完成，要不然就让它留着不做。我还该坚持让你那慢条斯理、半真半假的诉苦咽到你肚子里去。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短暂，偏又遇上特殊的凭吊期间，所以我才甘愿忍耐和屈从。”

我终于送别了乔治亚娜、可是现在却轮到了伊丽莎要求我再呆一周了。她说她的计划需要她全力以赴，因为就要动身去某个未知的目的地了。她成天关了门呆在房间里，装箱子，理抽屉，烧文件，同谁都不来往。她希望我替她看管房子，接待来客，回复唁函。

一天早晨她告诉我没有我的事了。“而且，”她补充道，“我感激你宝贵的帮助和周到的办事。跟你共处和跟乔治亚娜共处，有所不同。你在生活中尽自己的责任，而不成为别人的负担。明天，”她继续说，“我要动身去大陆。我会在里斯尔附近一家寺院找到栖身之所——你会称它为修道院。在那里我会安静度日，不受干扰。我会暂时致力于考察罗马天主教信条，和细心研究它体制的运转。我虽然半信半疑，但要是发现它最适宜于使一切事情办得公平合理，井井有条，那我会皈依罗马教，很可能还会去当修女。”

我既没有对她的决定表示惊奇，也没有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这一行对你再适合不过了，”我想，“但愿对你大有好处！”

我们分手时她说：“再见，简。爱表妹，祝你走运，你还是有些见识的。”

我随后回答道：“你也不是没有见识，伊丽莎表姐。但再过一年，我想你的禀赋会被活活地囚禁在法国修道院的围墙之内。不过这不是我的事儿，反正对你适合——我并不太在乎。”

“你说得很对，”她说。我们彼此说了这几句话后，便分道扬镳了。由于我没有机会再提起她或她妹妹了，我不妨在这儿说一下。乔治亚娜在婚事上得以高攀，嫁给了上流社会一个年老力衰的有钱男子。伊丽莎果真做了修女，度过了一段见习期后，现在做了修道院院长，并把全部财产赠给了修道院。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外出回家的人是什么滋味，我并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但我知道，小时候走了很远的路后回到盖茨黑德府，因为显得怕冷或情绪低沉而挨骂是什么滋味。后来，我也知道，从教堂里回到罗沃德，渴望一顿丰盛的饭菜和熊熊的炉火，结果却两者都落空时，又是什么滋味。那几次归途并不愉快，也不令人向往，因为没有一种磁力吸引我奔向目标，不是离得越近越具诱人的力量。这次返回桑菲尔德是什么滋味，还有待于体味。

旅途似乎有些乏味——很乏味。白天走五十英里，晚上投宿于旅店。第二天又走五十英里。最初十二个小时，我想起了里德太太临终的时刻。我看见了变了形相、没有血色的脸，听见了她出奇地走了样的声调。我默默地忆起了出丧的日子，还有棺材、柩车、黑黑的一队佃户和佣人——亲戚参加的不多——张开的墓穴、寂静的教堂、庄严的仪式。随后我想起了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我看见一个是舞场中的皇后，另一个是修道院陋室的居士。我继续思索着，分析了她们各自的个性和品格。傍晚时抵达某个大城镇，驱散了这些想法。夜间，我的思绪转了向。我躺在这远游者的床榻上，撇开回忆，开始了对未来的向往。

我正在回桑菲尔德的归途中，可是我会在那儿呆多久呢？我确信不会太久。在外期间，费尔法克斯太太写信告诉我，府上的聚会已经散去，罗切斯特先生三周前动身上伦敦去了，不过预定二周后就返回。费尔法克斯太太推测，他此去是为张罗婚礼的，因为曾说起要购置一辆新马车。她还说，总觉得这不免有些蹊跷，罗切斯特先生尽想着要娶英格拉姆小姐。不过从大家说的和她亲眼见的来看，她不再怀疑婚礼很快就会举行。“要是连这也怀疑，那你真是疑心病重得出奇了。”我心里嘀咕着。“我并不怀疑。”

接踵而来的是这个问题，“我上哪儿去呢？”我彻夜梦见英格拉姆小姐，在活灵活现的晨梦中，我看见她当着我关上了桑菲尔德的大门，给我指了指另外一条路。罗切斯特先生袖手旁观——似乎对英格拉姆小姐和我冷笑着。

我没有通知费尔法克斯太太回家的确切日子，因为我不希望派普通马车或是高级马车到米尔科特来接我。我打算自己静静地走完这段路。这样，六月的某个黄昏，六时左右，我把自己的箱子交给饲马倌后，静悄悄地溜出乔治旅店，踏上了通向桑菲尔德的老路，这条路直穿田野，如今已很少有人光顾。

这是一个晴朗温和却并不明亮灿烂的夏夜，干草工们沿路忙碌着。天空虽然有云，却仍有好天气的兆头。天上的蓝色——在看得见蓝色的地方——柔和而稳定，云层又高又薄。西边也很暖和，没有湿润的微光来造就凉意——看上去仿佛点起了火，好似一个祭坛在大理石般雾气的屏障后面燃烧着，从缝隙中射出金色的红光。

面前的路越走越短，我心里非常高兴，高兴得有一次竟停下脚步问自己，这种喜悦的含义何在，并提醒理智，我不是回到自己家里，或是去一个永久的安身之处，我是到一个亲密的朋友们翘首以待、等候我到达的地方。“可以肯定，费尔法克斯太太会平静地笑笑，表示欢迎，”我说，“而小阿黛勒会拍手叫好，一见我就跳起来，不过你心里很明白，你想的不是她们，而是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却并不在想你。”

但是，有什么比青春更任性吗？有什么比幼稚更盲目呢？青春与幼稚认定，有幸能再次见到罗切斯特先生是够令人愉快的，不管他见不见我，并且补充说：“快些！快些！在还能做到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只要再过几天，至多几星期，你就与他永别了！”随后我抑制住了新的痛苦——我无法说服自己承认和培育的畸形儿——并继续赶路了。

在桑菲尔德的草地上，他们也在晒制干草呢，或者更确切些，我到达的时刻，农夫们正好下工，肩上扛着草耙回家去。我只要再走过一两块草地，就可以穿过大路，到达门口了。篱笆上长了那么多蔷薇花！但我已顾不上去采摘，巴不得立即赶到府上。我经过一棵高大的蔷薇，叶茂花盛的枝桠横穿过小径。我看到了窄小的石头台阶，我还看到——罗切斯特先生坐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书和一支铅笔，他在写着。

是呀，他不是鬼，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一时我无法自制。那是什么意思？我未曾想到一见他就这么颤抖起来——或者在他面前目瞪口呆，或者动弹不得。一旦我能够动弹，我一定要折回去，因为没有必要让自己变成个大傻瓜，我知道通往府上的另一条路。但是即使我认得二十条路也没有用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我。

“你好！”他叫道，丢开了书和铅笔。“你来啦！请过来。”

我猜想我确实往前走了，尽管不知道怎么走过去的。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而一味切记着要显得镇定，尤其要控制活动的面部神经——而它却公然违抗我的意志，挣扎着要把我决心掩饰的东西表露出来。但我戴着面纱——这时已经拿下。我可以尽力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

“这可是简。爱？你从米尔科特来，而且是走来的？是呀——又是你的一个鬼点子，不叫一辆马车，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咔嗒咔嗒穿过街道和大路，偏要在黄昏薄暮，偷偷来到你家附近，仿佛你是一个梦，是一个影子。真见鬼，上个月你干了些什么？”

“我与我舅妈在一起，先生，她去世了。”

“道地的简。爱式的回答！但愿善良的天使保护我吧！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从死人的住所来的，而且在黄昏碰见我一个人的时候这么告诉我。要是我有胆量，我会碰碰你，看你是实实在在的人，还是一个影子。你这精灵呀！——可是我甘愿去沼泽地里捕捉五色的鬼火。逃兵！逃兵！”他停了灯刻后又补充说：“离开我整整一个月，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敢担保！”我知道，与主人重逢是一件乐事，尽管备受干扰，因为我担心他快要不再是我的主人，而且我也明白我对他无足轻重了。不过在罗切斯特先生身上（至少我认为）永远有着一种使人感染上愉快的巨大力量，只要尝一尝他撒给我这样离群孤鸟的面包屑，就无异于饱餐一顿盛宴。他最后的几句话抚慰了我，似乎是说，他还挺在乎我有没有把他给忘了呢，而且他把桑菲尔德说成是我的家——但愿那是我的家！

他没有离开石阶，我很不情愿要求他让路。我立刻问他是不是去过伦敦了。

“去了，我想你再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费尔法克斯太太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了。”

“她告诉你我去干什么了吗？”

“呵，是的，先生！人人都知道你的伦敦之行。”

“你得看一看马车，简，告诉我是不是你认为它完全适合罗切斯特太太。她靠在紫色的软垫上，看上去像不像波狄西亚女王。简，但愿我在外貌上同她更般配一点。你是个小精灵，那现在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我一种魔力，或者有魔力的药，或是某种类似的东西，使我变成一个英俊的男子？”

“这不是魔力所能为的，先生，”我心里又补充道，“一个亲切的眼神是最需要的魔力，由此看来，你已经够漂亮了，或者不如说，你严厉的神情具有一种超越美的力量。”

罗切斯特先生有时有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敏锐，能看透我没有表露的思想，眼下他没有理会我唐突的口头回答，却以他特有而少见的笑容，朝我笑笑。他似乎认为这种笑容太美妙，犯不着用于一般的目的。这确实是情感的阳光——此刻他将它撒遍我周身。

“走过去吧，珍妮特，”他说着空出地方来让我跨过台阶。“回家去，在朋友的门槛里，歇歇你那双奔波不定、疲倦了的小脚吧。”

现在我该做的不过是默默地听从他罢了，没有必要再作口头交谈。我二话没说跨过石阶，打算平静地离开他。但是一种冲动攫住了我——一种力量使我回过头来。我说——或是内心的某种东西不由自主地替我说了：“罗切斯特先生，谢谢你的关怀。回到你身边，我感到出奇地高兴，你在哪儿，那儿就是我的家——我唯一的家。”

我走得那么快，甚至就是他要追赶也追赶不上。小阿黛勒一见我乐得差点儿疯了，费尔法克斯太太照例以一种朴实的友情接待了我。莉娅朝我笑笑，甚至连索菲娅也愉快地对我说了声“bonsoir”我感到非常愉快。你为自己的同类所爱，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为他们增添了快慰时，你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

那天晚上，我紧闭双眼，无视将来；我塞住耳朵，不去听“离别在即，忧伤将临”的频频警告。茶点过后，费尔法克斯太太开始了编织，我在她旁边找了个低矮的座位，阿黛勒跪在地毯上，紧偎着我。亲密无间的气氛，像一个宁静的金色圆圈围着我们。我默默地祈祷着，愿我们彼此不要分离得太远，也不要太早。但是，当我们如此坐着，罗切斯特先生不宣而至，打量着我们，似乎对一伙人如此融洽的景象感到愉快时——当他说，既然老太太又弄回自己的养女，想必她已安心，并补充说他看到阿黛勒是“preteacroquersapetitemamanAnglaise”时——我近乎冒险地

希望，即使在结婚以后，他也会把我们一起安置在某个地方，得到他的庇护，而不是远离他所辐射出的阳光。

我回到桑菲尔德府后的两周，是在令人生疑的平静中度过的。主人的婚事没有再提起，我也没有看到为这件大事在作准备。我几乎天天问费尔法克斯太太，是否听说已经作出了决定。她总是给予否定的回答。有一回她说，她事实上已经问过罗切斯特先生，什么时候把新娘接回家来，但他只开了个玩笑，作了个鬼脸，便算是回答了。她猜不透他的心思。

有一件事更让人感到奇怪，他没有来回奔波，造访英格拉姆小姐。说实在，那地方位于本郡与另一个郡的交界之处，相隔仅二十英里，这点距离对一个热恋中的情人来说算得了什么？对于罗切斯特先生这样一位熟练而不知疲倦的骑手，那不过是一个上午的工夫，我开始萌生不该有的希望：婚事告吹，谣言不确，一方或双方都改变了主意。我常常观察我主人的脸，看看是不是有伤心或恼恨之情，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面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毫无愁容或怒色。在我与我的学生同他相处的时刻，要是我无精打采，并难免情绪消沉，他反倒乐不可支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地被他叫到跟前，到了那里他又待我这么亲切——而且，哎呀？我也从来没有如此爱他过。

仲夏明媚的阳光普照英格兰。当时那种一连几天日丽天清的气候，甚至一天半天都难得惠顾我们这个波浪环绕的岛国。仿佛持续的意大利天气从南方飘移过来，像一群灿烂的候鸟，落在英格兰的悬崖上歇脚。干草已经收好，桑菲尔德周围的田野已经收割干净，显出一片新绿。道路晒得白煞煞仿佛烤过似的，林木葱郁，十分茂盛。树篱与林子都叶密色浓，与它们之间收割过的草地的金黄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施洗约翰节前夕，阿黛勒在海村小路上采了半天的野草莓，累坏了，太阳一落山就上床睡觉。我看着她入睡后，便离开她向花园走去。

此刻是二十四小时中最甜蜜的时刻——“白昼已耗尽了它的烈火，”清凉的露水落在喘息的平原和烤灼过的山顶上。在夕阳朴实地西沉——并不伴有华丽的云彩——的地方，铺展开了一抹庄严的紫色，在山峰的一个尖顶上燃烧着红宝石和炉火般的光焰，向高处和远处伸延，显得越来越柔和，占据了半个天空。东方也自有它湛蓝悦目的魅力，有它不事炫耀的宝石——一颗升起的孤星。它很快会以月亮而自豪，不过这时月亮还在地平线之下。

我在铺筑过的路面上散了一会儿步。但是一阵细微而熟悉的清香——雪茄的气味——悄悄地从某个窗子里钻了出来。我看见图书室的窗开了一手掌宽的缝隙。我知道可能有人会从那儿看我，因此我走开了，进了果园。庭园里没有比这更隐蔽，更象伊甸园的角落了。这里树木繁茂，花儿盛开，一边有高墙同院子隔开；另一边一条长满山毛榉的路，象屏障一般，把它和草坪分开。底下是一道矮篱，是它与孤寂的田野唯一的分界。一条蜿蜒的小径通向篱笆。路边长着月桂树，路的尽头是一棵巨大无比的七叶树，树底下围着一排座位。你可以在这儿漫步而不被人看到。在这种玉露徐降、悄无声息、夜色渐浓的时刻，我觉得仿佛会永远在这样的阴影里踟蹰。但这时我被初升的月亮投向园中高处开阔地的光芒所吸引，穿过花圃和果园，却停住了脚步，——不是因为听到或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因为再次闻到了一种我所警觉的香味。

多花蔷薇、老人蒿、茉莉花、石竹花和玫瑰花早就在奉献着它们的晚香，刚刚飘过来的气味既不是来自灌木，也不是来自花朵，但我很熟悉，它来自罗切斯特先生的雪茄。我举目四顾，侧耳静听。我看到树上沉甸甸垂着即将成熟的果子，听到一只夜莺在半英里外的林子里鸣啭。我看不见移动的身影，听不到走近的脚步声，但是那香气却越来越浓了。我得赶紧走掉。我往通向灌木林的边门走去，却看见罗切斯特先生正跨进门来。我往旁边一闪，躲进了长满长春藤的幽深处。他不会久待，很快会顺原路返回，只要我坐着不动，他就绝不会看见我。

可是不行——薄暮对他来说也象对我一样可爱，古老的园子也一样诱人。他继续往前踱步，一会儿拎起醋栗树枝，看看梅子般大压着枝头的果子；一会儿从墙上采下一颗熟了的樱桃；一会儿又向着一簇花弯下身子，不是闻一闻香味，就是欣赏花瓣上的露珠。一只大飞蛾嗡嗡地从我身旁飞过，落在罗切斯特先生脚边的花枝上，他见了便俯下身去打量。

“现在，他背对着我，”我想，“而且全神贯注，也许要是我脚步儿轻些，我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

我踩在路边的草皮上，免得沙石路的咔嚓声把自己给暴露。他站在离我必经之地一两码的花坛中间，显然飞蛾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会顺利通过，”我暗自思忖。月亮还没有升得很高，在园子里投下了罗切斯特先生长长的身影，我正要跨过这影子，他却头也不回就低声说：“简，过来看看这家伙。”

我不曾发出声响，他背后也不长眼睛——难道他的影子会有感觉不成？我先是吓了一跳，随后便朝他走去。

“瞧它的翅膀，”他说，“它使我想起一只西印度的昆虫，在英国不常见到这么又大又艳丽的夜游虫。瞧！它飞走了。”

飞蛾飘忽着飞走了。我也局促不安地退去。可是罗切斯特先生跟着我，到了边门，他说：“回来，这么可爱的夜晚，坐在屋子里多可惜。在日落与月出相逢的时刻，肯定没有谁愿意去睡觉的。”我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尽管我口齿伶俐，对答如流，但需要寻找藉口的时候却往往一筹莫展。因此某些关键时刻，需要随口一句话，或者站得住脚的遁词来摆脱痛苦的窘境时，我便常常会出差错。我不愿在这个时候单独同罗切斯特先生漫步在阴影笼罩的果园里。但是我又找不出一个脱身的理由。我慢吞吞地跟在后头，一面在拼命动脑筋设法摆脱。可是他显得那么镇定，那么严肃，使我反而为自己的慌乱而感到羞愧了。如果说心中有鬼——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那只能说我有。他心里十分平静，而且全然不觉。

“简，”他重又开腔了。我们正走进长满月桂的小径，缓步踱向矮篱笆和七叶树，“夏天，桑菲尔德是个可爱的地方，是吗？”

“是的，先生。”

“你一定有些依恋桑菲尔德府了——你有欣赏自然美的眼力，而且很有依恋之情。”

“说实在，我依恋这个地方。”

“而且，尽管我不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察出来，你已开始关切阿黛勒这个小傻瓜，甚至还有朴实的老妇费尔法克斯。”

“是的，先生，尽管性质不同，我对她们两人都有感情。”

“而同她们分手会感到难过。”

“是的。”

“可惜呀！”他说，叹了口气又打住了。“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他马上又继续说，“你刚在一个愉快的栖身之处安顿下来，一个声音便会叫你起来往前赶路，因为已过了休息的时辰。”

“我得往前赶路吗，先生？”我问。“我得离开桑菲尔德吗？”

“我想你得走了，简，很抱歉，珍妮特，但我的确认为你该走了。”

这是一个打击，但我不让它击倒我。

“行呀，先生，要我走的命令一下，我便走。”

“现在命令来了——我今晚就得下。”

“那你要结婚了，先生？”

“确——实——如——此，对——极——了。凭你一贯的机敏，你已经一语中的。”

“快了吗，先生？”

“很快，我的一一，那就是，爱小姐，你还记得吧，简，我第一次，或者说谣言明白向你表示，我有意把自己老单身汉的脖子套上神圣的绳索，进入圣洁的婚姻状态——把英格拉姆小姐搂入我的怀抱，总之（她足足有一大抱，但那无关紧要——像我漂亮的布兰奇那样的市民，是谁都不会嫌大的）。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听我说，简！你没有回头去看还有没有飞蛾吧？那不过是个瓢虫，孩子，‘正飞回家去’我想提醒你一下，正是你以我所敬佩的审慎，那种适合你责任重大、却并不独立的职业的远见、精明和谦卑，首先向我提出，万一我娶了英格拉姆小姐，你和小阿黛勒两个还是立刻就走。我并不计较这一建议所隐含的对我意中人人格上的污辱。说实在，一旦你们走得远远的，珍妮特，我会努力把它忘掉。我所注意到的只是其中的智慧，它那么高明，我已把它奉为行动的准则。阿黛勒必须上学，爱小姐，你得找一个新的工作。”

“是的，先生，我会马上去登广告，而同时我想——”我想说，“我想我可以呆在这里，直到我找到另外一个安身之处”但我打住了，觉得不能冒险说一个长句，因为我的嗓门已经难以自制

了。

“我希望大约一个月以后成为新郎，”罗切斯特先生继续说，“在这段期间，我会亲自为你留意找一个工作和落脚的地方。”

“谢谢你，先生，对不起给你——”

“呵——不必道歉！我认为一个下人把工作做得跟你自己一样出色时，她就有权要求雇主给予一点容易办到的小小帮助。其实我从未来的岳母那儿听到一个适合你去的处所。就是爱尔兰康诺特的苦果村，教迪奥尼修斯。奥加尔太太的五个女儿，我想你会喜欢爱尔兰的。他们说，那里的人都很热心。”

“离这儿很远呢，先生。”

“没有关系——像你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是不会反对航程或距离的。”

“不是航程，而是距离。还有大海是一大障碍——”

“离开什么地方，简？”

“离开英格兰和桑菲尔德，还有——”

“怎么？”

“离开你，先生。”

我几乎不知不觉中说了这话，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但我没有哭出声来，我也避免抽泣。一想起奥加尔太太和苦果村，我的心就凉了半截；一想起在我与此刻同我并肩而行的主人之间，注定要翻腾着大海和波涛，我的心就更凉了；而一记起在我同我自然和必然所爱的东西之间，横亘着财富、阶层和习俗的辽阔海洋，我的心凉透了。

“离这儿很远，”我又说了一句。

“确实加此。等你到了爱尔兰康诺特的苦果村，我就永远见不到你了，肯定就是这么回事。我从来不去爱尔兰，因为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个国家。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简，你说是不是？”

“是的，先生。”

“朋友们在离别的前夕，往往喜欢亲密无间地度过余下的不多时光。来——星星们在那边天上闪烁着光芒时，我们用上半个小时左右，平静地谈谈航行和离别。这儿是一棵七叶树，这边是围着老树根的凳子。来，今晚我们就安心地坐在这儿，虽然我们今后注定再也不会坐在一起了。”他让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

“这儿到爱尔兰很远，珍妮特，很抱歉，把我的小朋友送上这么令人厌倦的旅程。但要是没有更好的主意了，那该怎么办呢？简，你认为你我之间有相近之处吗？”

这时我没敢回答，因为我内心很激动。

“因为，”他说，“有时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当你象现在这样靠近我的时候。仿佛我左面的肋骨有一根弦，跟你小小的身躯同一个部位相似的弦紧紧地维系着，难分难解。如果咆哮的海峡和二百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分开，恐怕这根情感交流的弦会折断，于是我不安地想到，我的内心会流血。至于你——你会忘掉我。”

“那我永远不会，先生，你知道——”我不可能再说下去了。

“简，听见夜莺在林中歌唱吗？——听呀！”

我听着听着便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再也抑制不住强忍住的感情，不得不任其流露了。我痛苦万分地浑身颤栗着。到了终于开口时，我便只能表达一个冲动的愿望：但愿自己从来没有生下来，从未到过桑菲尔德。

“因为要离开而难过吗？”

悲与爱在我内心所煽起的强烈情绪，正占上风，并竭力要支配一切，压倒一切，战胜一切，要求生存、扩展和最终主宰一切，不错——还要求吐露出来。

“离开桑菲尔德我很伤心，我爱桑菲尔德——我爱它是因为我在这里过着充实而愉快的生活——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遭人践踏，也没有弄得古板僵化，没有混迹于志向低下的人之中，也没有被排斥在同光明、健康、高尚的心灵交往的一切机会之外。我已面对面同我所敬重的人、同我所喜欢的人，——同一个独特、活跃、博大的心灵交谈过。我已经熟悉你，罗切斯特先生，硬要让我永远同你分开，使我感到恐惧和痛苦。我看到非分别不可，就像看到非死不可一样。”

“在哪儿看到的呢？”他猛地问道。

“哪儿？你，先生，已经把这种必要性摆在我面前了。”

“什么样的必要性？”

“就是英格拉姆小姐那模样，一个高尚而漂亮的女人——你的新娘。”

“我的新娘！什么新娘呀？我没有新娘！”

“但你会有的。”

“是的，我会！我会！”他咬紧牙齿。

“那我得走——你自己已经说了。”

“不，你非留下不可！我发誓——我信守誓言。”

“我告诉你我非走不可！”我回驳着，感情很有些冲动。“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本来就如此！”罗切斯特先生重复道——“所以，”他补充道，一面用胳膊把我抱住，搂到怀里，把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所以是这样，简？”

“是呀，所以是这样，先生，”我回答，“可是并没有这样。因为你已结了婚——或者说无异于结了婚，跟一个远不如你的人结婚——一个跟你并不意气相投的人——我才不相信你真的会爱她，因为我看到过，也听到过你讥笑她。对这样的结合我会表示不屑，所以我比你强——让我走！”

“上哪儿，简？去爱尔兰？”

“是的——去爱尔兰。我已经把心里话都说了，现在上哪儿都行了。”

“简，平静些，别那挣扎着，像一只发疯的鸟儿，拚命撕掉自己的羽毛。”

“我不是鸟，也没有陷入罗网。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现在我要行施自己的意志，离开你。”

我再一挣扎便脱了身，在他跟前昂首而立。

“你的意志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他说。“我把我的手，我的心和我的一份财产都献给你。”

“你在上演一出闹剧，我不过一笑置之。”

“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成为我的另一半，世上最好的伴侣。”

“那种命运，你已经作出了选择，那就应当坚持到底。”

“简，请你平静一会儿，你太激动了，我也会平静下来的。”

一阵风吹过月桂小径，穿过摇曳着的七叶树枝，飘走了——走了——到了天涯海角——消失了。夜莺的歌喉成了这时唯一的声响，听着它我再次哭了起来。罗切斯特先生静静地坐着，和蔼而严肃地瞧着我。过了好一会他才开口。最后他说：“到我身边来，简，让我们解释一下，相互谅解吧。”

“我再也不会回到你身边了，我已经被拉走，不可能回头了。”

“不过，简，我唤你过来做我的妻子，我要娶的是你。”

我没有吭声，心里想他在讥笑我。

“过来，简——到这边来。”

“你的新娘阻挡着我们。”

他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到了我跟前。

“我的新娘在这儿，”他说着，再次把我往身边拉，“因为与我相配的人在这儿，与我相像的人，简，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仍然没有回答，仍然要挣脱他，因为我仍然不相信。

“你怀疑我吗，简？”

“绝对怀疑。”

“你不相信我？”

“一点也不信。”

“你看我是个爱说谎的人吗？”他激动地问。“疑神疑鬼的小东西，我一定要使你信服。我同英格拉姆小姐有什么爱可言？没有，那你是知道的。她对我有什么爱？没有，我已经想方设法来证实。我放出了谣言，传到她耳朵里，说是我的财产还不到想象中的三分之一，然后我现身说法，亲自去看结果，她和她母亲对我都非常冷淡。我不愿意——也不可能——娶英格拉姆小姐。你——你这古怪的——你这近乎是精灵的家伙——我像爱我自己的肉体一样爱你。你——虽然一贫如洗、默默无闻、个子瘦小、相貌平庸——我请求你把我当作你的丈夫。”

“什么，我！”我猛地叫出声来。出于他的认真，尤其是粗鲁的言行，我开始相信他的诚意了。

“我，我这个人除了你，世上没有一个朋友，——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除了你给我的钱，一个子儿也没有。”

“就是你，简。我得让你属于我——完全属于我。你肯吗？快说‘好’呀。”

“罗切斯特先生，让我瞧瞧你的脸。转到朝月光的一边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细看你的面容，转呀！”

“那儿，你能看到的无非是撕皱了的一页，往下看吧，只不过快些，因为我很不好受。”

他的脸焦急不安，涨得通红，五官在激烈抽动，眼睛射出奇怪的光芒。

“呵，简，你在折磨我！”他大嚷道。“你用那种犀利而慷慨可信的目光瞧着我，你在折磨我！”

“我怎么会呢？如果你是真的，你的提议也是真的，那么我对你的感情只会是感激和忠心——那就不可能是折磨。”

“感激！”他脱口喊道，并且狂乱地补充道——“简，快接受我吧。说，爱德华——叫我的名字——爱德华，我愿意嫁你。”

“你可当真？——你真的爱我？——你真心希望我成为你的妻子？”

“我真的是这样。要是有必要发誓才能使你满意，那我就以此发誓。”

“那么，先生，我愿意嫁给你。”

“叫爱德华——我的小夫人。”

“亲爱的爱德华！”

“到我身边来——完完全全过来。”他说，把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用深沉的语调对着我耳朵补充说，“使我幸福吧——我也会使你幸福。”

“上帝呀，宽恕我吧！”他不久又添了一句，“还有人呀，别干涉我，我得到了她，我要紧紧抓住她。”

“没有人会干涉，先生。我没有亲人来干预。”

“不——那再好不过了。”他说。要是我不是那么爱他，我会认为他的腔调，他狂喜的表情有些粗野。但是我从离别的恶梦中醒来，被赐予天作之合，坐在他身旁，光想着啜饮源源而来的幸福的清泉。他一再问，“你幸福吗，简？”而我一再回答“是的”。随后他咕哝着，“会赎罪的，——会赎罪的。我不是发现她没有朋友，得不到抚慰，受到冷落吗？我不是会保护她，珍爱她，安慰她吗？我心里不是有爱，我的决心不是始终不变吗？那一切会在上帝的法庭上得到赎罪。我知道造物主会准许我的所作所为。至于世间的评判——我不去理睬。别人的意见——我断然拒绝。”

可是，夜晚发生什么变化了？月亮还没有下沉，我们已全湮没在阴影之中了。虽然主人离我近在咫尺，但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七叶树受了什么病痛的折磨？它扭动着，呻吟着，狂风在月桂树小径咆哮，直向我们扑来。

“我们得进去了，”罗切斯特先生说。“天气变了。不然我可以同你坐到天明，简。”

“我也一样，”我想。也许我应该这么说出来，可是从我正仰望着的云层里，窜出了一道铅灰色的闪电，随后是喀啦啦一声霹雳和近处的一阵隆隆声。我只想把自己发花的眼睛贴在罗切斯特先生的肩膀上。大雨倾盆而下，他催我踏上小径，穿过庭园，进屋子去。但是我们还没跨进门

槛就已经湿淋淋了。在厅里他取下了我的披肩，把水滴从我散了的头发中摇下来，正在这时，费尔法克斯太太从她房间里出来了。起初我没有觉察，罗切斯特先生也没有。灯亮着，时钟正敲十二点。

“快把湿衣服脱掉，”他说，“临走之前，说一声晚安——晚安，我的宝贝！”

他吻了我，吻了又吻。我离开他怀抱抬起头来一看，只见那位寡妇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神情严肃而惊讶。我只朝她微微一笑，便跑上楼去了。“下次再解释也行，”我想。但是到了房间里，想起她一时会对看到的情况产生误解，心里便感到一阵痛楚。然而喜悦抹去了一切其他感情。尽管在两小时的暴风雨中，狂风大作，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暴雨如注，我并不害怕，并不畏惧。这中间罗切斯特先生三次上门，问我是否平安无事。这无论如何给了我安慰和力量。

早晨我还没起床，小阿黛勒就跑来告诉我，果园尽头的大七叶树夜里遭了雷击，被劈去了一半。一个月的求婚期过去了，只剩下了最后几个小时。结婚的日子已经临近，不会推迟。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至少我手头没有别的事儿要干了。我的箱子已收拾停当，锁好，捆好，沿小房间的墙根，一字儿摆开，明天这个时候，这些东西会早已登上去伦敦的旅程，还有我（如蒙上帝恩允）——或者不如说，不是我而是一位我目前尚不认识的，叫作简。罗切斯特的人，只有地址标签还没贴上，那四个小方块仍躺在抽屉里。罗切斯特先生亲自在每个标签上书写了：“伦敦××旅馆罗切斯特太太”这几个字。我无法让自己或者别人把它们贴上去。罗切斯特太太！她并不存在，要到明天八点钟后的某个时候才降生。我得等到完全相信她已经活生生地来到这个世界时，才把那份财产划归她。在我梳妆台对面的衣柜里，一些据说是她的衣物，已经取代了她罗沃德的黑呢上衣和草帽。这已经是足够的了，因为那套婚礼服，以及垂挂在临时占用的钩子上的珠白色长袍和薄雾似的面纱，本不属于她的。我关上了衣柜，隐去了里面幽灵似的奇装异服。在晚间九点这个时辰，这些衣著在我房间的暗影里，发出了阴森森的微光。“我要让你独个儿留着，白色的梦幻，”我说。“我兴奋难耐，我听见风在劲吹，我要出门去感受一下。”使我兴奋的不仅是匆匆忙忙的结婚准备，也不仅是因为对巨大的变化，明天开始的新生活所怀的希望。毫无疑问，两者都起了作用，使我兴奋不安，这么晚了还匆匆来到越来越黑的庭园。但是第三个原因对我的心理影响更大。

我内心深处埋藏着一种古怪而焦急的念头。这儿发生了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情，而且除了我，既无人知道，也无人见过。那是在前一天晚上发生的。罗切斯特先生出门去了，还没有回来。他因为有事上三十英里外的两三个小农庄去了——这些事务需要他在计划离开英国之前亲自去办理。此刻我等着他回来，急于卸去心头的包袱，请他解开困惑着我的谜。我要呆到他回来，读者，我一向他倾诉我的秘密，你们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朝果园走去了。风把我驱赶到了隐蔽的角落。强劲的南风刮了整整一天，却没有带来一滴雨。入夜，风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咆哮声越来越响。树木被一个劲儿地往一边吹着，从不改向，一个小时里，树枝几乎一次都没有朝反方向倒去，树梢一直紧绷着往北弯着。云块从一头飘到另一头，接踵而来，层层叠叠，七月的这一天看不到一丝蓝天。

我被风推着往前奔跑，把心头的烦恼付诸呼啸而过、无穷无尽的气流，倒也不失为一种狂乱的喜悦。我走下月桂小径，面前是横遭洗劫的栗树，黑乎乎的已经被撕裂，却依然站立着，树干中一劈为二，可怕地张着大口。但裂开的两半并没有完全脱开，因为坚实的树基和强壮的树根使底部仍然连接着。尽管生命的整体遭到了破坏——树汁已不再流动，每一片大树枝都已枯死，明年冬天的暴风雨一定会把裂开的一片或者两片都刮到地上，但是它们可以说合起来是一棵树——虽已倒地，却完整无缺。

“你们这样彼此紧贴着做得很对，”我说，仿佛裂开的大树是有生命的东西，听得见我的话。“我想，尽管你看上去遍体鳞伤，焦黑一片，但你身上一定还有细微的生命，从朴实忠诚的树根的粘合处冒出来。你们再也不会吐出绿叶——再也看不到鸟儿在枝头筑巢，唱起悠闲的歌。你们欢乐的相爱时刻已经逝去，但你们不会感到孤寂，在朽败中你们彼此都有同病相怜的伙伴。”我抬头仰望树干，只见月亮瞬间出现在树干裂缝中的那一小片天空，血红的月轮被遮去了一半。她似乎向我投来困惑、忧郁的一瞥，随后又躲进了厚厚的云层。刹那之间，桑菲尔德一带的风势减弱了。但远处的树林里和水面上，却响起了狂野凄厉的哀号，听起来叫人伤心，于是我便

跑开了。

我漫步穿过果园，把树根周围厚厚的青草底下的苹果捡起来，随后忙着把成熟了的苹果和其他苹果分开，带回屋里，放进储藏室。接着我上图书室去看看有没有生上火炉。因为虽是夏天，但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阴沉的夜晚，罗切斯特先生喜欢一进门就看到令人愉快的炉火。不错，火生起来已经有一会儿了，烧得很旺。我把他的安乐椅放在炉角，把桌子推进它。我放下窗帘，让人送来蜡烛，以备点灯。

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我很有些坐立不安，甚至连屋子里也呆不住了。房间里的小钟和厅里的老钟同时敲响了十点。

“这么晚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跑下楼到大门口去。借着时隐时现的月光，我能看清楚很远的路。也许这会儿他就要来了，出去迎接他可以使我少担几分钟心。”

风在遮掩着大门的巨树中呼啸着。但我眼目所及，路的左右两旁都孤寂无声，只有云的阴影不时掠过。月亮探出头来时，也不过是苍白的一长条，单调得连一个移动的斑点都没有。

我仰望天空，一滴幼稚的眼泪蒙住了眼睛，那是失望和焦急之泪。我为此感到羞涩，赶紧把它抹去，但迟迟没有举步。月亮把自己整个儿关进了闺房，并拉上了厚实的云的窗帘。夜变得黑沉沉了，大风刮来了骤雨。

“但愿他会来！但愿他会来！”我大嚷着，心里产生了要发作疑病症的预感。茶点之前我就盼望他到了，而此刻天已经全黑。什么事儿耽搁了他呢？难道出了事故？我不由得想起了昨晚的一幕，我把它理解成是灾祸的预兆。我担心自己的希望过于光明而不可能实现，最近我享了那么多福，自己不免想到，我的运气已过了顶点，如今必然要走下坡路了。

“是呀，我不能回屋去，”我思忖道，“我不能安坐在火炉边，而他却风风雨雨在外面闯荡。与其忧心如焚，不如脚头劳累一些，我要走上前去迎接他。”

我出发了，走得很快，但并不很远。还没到四分之一英里，我便听见了一阵马蹄声。一位骑手疾驰而来，旁边窜着一条狗。不祥的预感一扫而光！这正是他，骑着梅斯罗来了，身后跟着派洛特。他看见了我，因为月亮在空中开辟了一条蓝色的光带，在光带中飘移，晶莹透亮。他摘下帽子，在头顶挥动，我迎着他跑上去。

“瞧！”他大声叫道，一面伸出双手，从马鞍上弯下腰来。“显然你少了我不行，踩在我靴子尖上，把两只手都给我，上！”

我照他说的做了。心里一高兴身子也灵活了，我跳上马坐到他前面。他使劲吻我，表示对我的欢迎，随后又自鸣得意地吹了一番，我尽量一股脑儿都相信。得意之中他刹住话题问我：“怎么回事？珍妮特，你居然这个时候来接我？出了什么事了？”

“没有。不过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实在耐不住等在屋子里，尤其是雨下得那么大，风刮得那么紧。”

“确实是雨大风狂！是呀，看你像美人鱼一样滴着水。把我的斗篷拉过去盖住你。不过我想你有些发烧，简。你的脸颊和手都烫得厉害。我再问一句，出了什么事了吗？”

“现在没有。我既不害怕，也不难受。”

“那样的话，你刚才害怕过，难受过？”

“有一些，不过慢慢地我会告诉你的，先生。我猜想你会讥笑我自寻烦恼。”

“明天一过，我要痛痛快快地笑你，但现在可不敢。我的宝贝还不一定到手。上个月你就像鳗鱼一样滑溜，像野蔷薇一样多刺，什么地方手指一碰就挨了刺。现在我好像已经把迷途的羔羊揣在怀里了，你溜出了羊栏来找你的牧羊人啦，简？”

“我需要你。可是别吹了，我们已经到了桑菲尔德，让我下去吧。”

他把我放到了石子路上。约翰牵走了马。他跟在我后头进了大厅，告诉我赶快换上干衣服，然后回到图书室他身边。我正向楼梯走去，他截住我，硬要我答应不要久待。我确实没有呆多久。五分钟后便回到了他身边，这时他正在用晚饭。

“坐下来陪我，简，要是上帝保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你在桑菲尔德府吃的倒数第二顿饭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但告诉他我吃不下了。

“难道是因为牵挂着面前的旅程，简？是不是因为想着去伦敦便弄得没有胃口了？”

“今晚我看不清自己的前景，先生。而且我几乎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

“除了我。我是够实实在在的了——碰我一下吧。”

“你，先生，是最像幻影了，你只不过是梦。”

他伸出手，大笑起来。“这也是个梦？”他把手放到紧挨我眼睛的地方说。他的手肌肉发达、强劲有力、十分匀称，他的胳膊又长又壮实。

“不错，我碰了它，但它是梦，”我把他的手从面前按下说。“先生，你用完晚饭了吗？”

“吃好了，简。”

我打了铃，吩咐把托盘拿走。再次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拨了拨火，在我主人膝边找了个低矮的位置坐下。

“将近半夜了，”我说。

“不错，但记住，简，你答应过，在婚礼前夜同我一起守夜。”

“我的确答应过，而且我会信守诺言，至少陪你一两个小时，我不想睡觉。”

“你都收拾好了吗，”

“都好了，先生。”

“我也好了，”他说。“我什么都处理好了，明天从教堂里一回来，半小时之内我们就离开桑菲尔德。”

“很好，先生。”

“你说‘很好’两个字的时候，笑得真有些反常呀，简！你双颊上的一小块多亮！你眼睛里的闪光多怪呀！你身体好吗？”

“我相信很好。”

“相信！怎么回事？——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法告诉你，先生。我的感觉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我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刻，谁知道下一个钟头的命运会怎样呢？”

“这是一种多疑症，简。这阵子你太激动了，要不太劳累了？”

“你觉得平静而快乐吗，先生？”

“平静？——不，但很快乐，——乐到了心窝里。”

我抬头望着他，想看看他脸上幸福的表情，那是一张热情勃发、涨得通红的脸。

“把心里话告诉我吧，简，”他说，“同我说说你内心的重压，宽宽心吧。你担心什么呢？——怕我不是个好丈夫？”

“这与我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干。”

“你对自己要踏入的新天地感到担忧？也就是你就要过的新生活？”

“不。”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简。你那忧伤而大胆的目光和语气，使我困惑，也使我痛苦。我要求你解释一下。”

“那么，先生——听着。昨夜你不是不在家吗？”

“是呀，这你知道。刚才你还提起我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无关紧要，但总而言之扰乱了你的心境。讲给我听听吧。也许是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了什么？要不你听到佣人说闲话了？你那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没有，先生。”这时正敲十二点——我等到小钟响过清脆和谐的声音，大钟停止沙哑的震荡才继续说下去。

“昨天我忙了一整天，在无休止的忙碌中，我非常愉快。因为不像你似乎设想的那样，我并没有为新天地之类的忧虑而烦恼。我认为有希望同你一起生活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爱你。——不，先生，现在别来抚摸我——不要打扰我，让我说下去。昨天我笃信上苍，相信对你我来说是天助人愿。你总还记得，那是个晴朗的日子，天空那么宁静，让人毋须为你路途的平安和舒适担忧。甩完茶以后，我在石子路上走了一会，思念着你。在想象中，我看见你离我很近，几

乎就在我跟前。我思忖着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你的生活，先生——比我的更奢华，更激动人心，就像容纳了江河的大海深处，同海峡的浅滩相比，有天壤之别。我觉得奇怪，为什么道德学家称这个世界为凄凉的荒漠，对我来说，它好像盛开的玫瑰。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气温转冷，天空布满阴云，我便走进屋去了。索菲娅叫我上楼去看看刚买的婚礼服，在婚礼服底下的盒子里，我看见了你的礼物——是你以王子般的阔绰，叫人从伦敦送来的面纱，我猜想你是因为我不愿要珠宝，而决计哄我接受某种昂贵的东西。我打开面纱，会心地笑了笑，算计着我怎样来嘲弄你的贵族派头，取笑你费尽心机要给你的平民新娘戴上贵族的假面。我设想自己如何把那块早已准备好遮盖自己出身卑微的脑袋，没有绣花的花边方丝巾拿下来，问问你，对一个既无法给她的丈夫提供财富、美色，也无法给他带来社会关系的女人，是不是够好的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你的表情。听到了你激烈而开明的回答；听到你高傲地否认有必要仰仗同钱袋与桂冠结亲，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或者提高自己的地位。”

“你把我看得真透，你这女巫！”罗切斯特先生插嘴道，“但除了刺绣之外，你还在面纱里发现了什么，你是见到了毒药，还是匕首，弄得现在这么神色悲哀？”

“没有，没有，先生。除了织品的精致和华丽，以及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傲慢，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傲慢可吓不倒我，因为我已见惯了魔鬼。可是，先生，天越来越黑，风也越来越大了。昨天的风不像现在的这样刮得强劲肆虐，而是响着“沉闷的低吟声，，显得分外古怪。我真希望你还在家里。我走进这个房间，一见到空空荡荡的椅子和没有生火的炉子，心便凉了半截。上床以后，我因为激动不安、忧心忡忡而久久不能入睡。风势仍在增强，在我听来，它似乎裹夹着一阵低声的哀鸣。这声音来自屋内还是户外，起初我无法辨认，但后来重又响了起来，每次间歇听上去模糊而悲哀。最后我终于弄清楚那一定是远处的狗叫声。后来叫声停了，我非常高兴。但一睡着，又继续梦见月黑风高的夜晚，继续盼着同你在一起，并且奇怪而遗憾地意识到，某种障碍把我们隔开了。刚睡着的时候，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陌生的路走着，四周一片模糊，雨点打在我身上，我抱着一个孩子，不堪重负。一个小不点儿，年纪太小身体又弱，不能走路，在我冰冷的怀抱里颤抖，在我耳旁哀哀地哭泣。我想，先生，你远远地走在我前面，我使出浑身劲儿要赶上你，一次次奋力叫着你的名字，央求你停下来——但我的行动被束缚着，我的嗓音渐渐地沉下去，变得模糊不清，而你，我觉得分分秒秒离我越来越远了。”

“难道现在我在你跟前了，简，这些梦还使你心情沉重吗？神经质的小东西！忘掉梦幻中的灾祸，单想现实中的幸福吧！你说你爱我，珍妮特，不错——那我不会忘记，你也不能否认。这些话并没有在你嘴边模糊不清地消失。我听来既清晰而又温柔。也许这个想法过于严肃了一些，但却象音乐一样甜蜜：‘我想有希望同你生活在一起是令人愉快的，因为我爱你。’你爱我吗，简？再说一遍。”

“我爱你，先生——我爱你，全身心爱你。”

“行啦，”他沉默片刻后说，“真奇怪，那句话刺痛了我的胸膛。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你说得那么虔敬，那么富有力量，因为你抬眼看我时，目光里透出了极度的信赖、真诚和忠心。那太难受了，仿佛在我身边的是某个精灵。摆出凶相来吧，简，你很明白该怎么摆。装出任性、腼腆、挑衅的笑容来，告诉我你恨我——戏弄我，惹怒我吧，什么都行，就是别打动我。我宁愿发疯而不愿哀伤。”

“等我把故事讲完，我会让你心满意足地戏弄你，惹怒你，听我讲完吧。”

“我想，简，你已经全都告诉我啦，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你的忧郁全因为一个梦！”我摇了摇头。

“什么！还有别的！但我不相信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话在先，我表示怀疑，讲下去吧。”他神态不安，举止有些忧虑焦躁，我感到很惊奇，但我继续说下去了。

“我还做了另外一个梦，先生。梦见桑菲尔德府已是一处凄凉的废墟，成了蝙蝠和猫头鹰出没的地方。我想，那气派非凡的正壁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一道贝壳般的墙，看上去很高也很单薄。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漫步穿过里面杂草丛生的围场。一会儿这里绊着了大理石火炉，一会儿那里碰到了倒地的断梁。我披着头巾，仍然抱着那个不知名的孩子。尽管我的胳膊很吃力，我却不能把它随便放下——尽管孩子拖累着我，但我必须带着它。我听见了远处路上一匹

马的奔驰声。可以肯定那是你，而你离开已经多年，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家。我疯也似地不顾危险匆匆爬上那道薄薄的墙，急于从顶上看你一眼，石头从我的脚下滚落，我抓住的枝藤松开了，那孩子恐惧地紧抱住我的脖子，几乎使我窒息。最后我爬到了墙顶。我看见你在白色的路上象一个小点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风刮得那么猛，我简直站都站不住。我坐在狭窄的壁架上，使膝头这个神圣婴儿安静下来。你在路上拐了一个弯，我俯下身子去看最后一眼。墙倒塌了，我抖动了一下，孩子从我膝头滚下，我失去了平衡，跌了下来，醒过来了。”

“现在，简，讲完了吧。”

“序幕完了，先生，故事还没有开场呢。醒来时一道强光弄得我眼睛发花。我想——呵，那是日光！可是我搞错了，那不过是烛光。我猜想索菲娅已经进屋了。梳妆台上有一盏灯，而衣橱门大开着，睡觉前我曾把我的婚礼服和面纱放进橱里。我听见了一阵悉悉粹粹的声音。我问，‘索菲娅，你在干嘛？’没有人回答。但是一个人影从橱里出来。它端着蜡烛，举得高高的，并且仔细端详着从架子上垂下来的衣服，‘索菲娅！索菲娅！’我又叫了起来，但它依然默不作声。我已在床上坐了起来，俯身向前。我先是感到吃惊，继而迷惑不解。我血管里的血也冷了。罗切斯特先生，这不是索菲娅，不是莉娅，也不是费尔法克斯太太。它不是一——不，我当时很肯定，现在也很肯定——甚至也不是那个奇怪的女人格雷斯。普尔。”

“一定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主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先生，我庄严地向你保证，跟你说的恰恰相反。站在我面前的人影，以前我从来没有在桑菲尔德府地区见过。那身高和外形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描绘一下吧，简。”

“先生，那似乎是个女人，又高又大，背上垂着粗黑的长发，我不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反正又白又整齐。但究竟是袍子，被单，还是裹尸布，我说不上来。”

“你看见她的脸了吗？”

“起先没有。但她立刻把我的面纱从原来的地方取下来，拿起来呆呆地看了很久，随后往自己头上一盖，转身朝着镜子。这一刹那，在暗淡的鸭蛋形镜子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面容与五官的映像。”

“看上去怎么样？”

“我觉得像鬼一样吓人——呵，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孔！没有血色，一付凶相。但愿我忘掉那双骨碌碌转的红眼睛，那付黑乎乎五官鼓鼓的鬼相！”

“鬼魂总是苍白的，简。”

“先生，它却是紫色的。嘴唇又黑又肿，额头沟壑纵横，乌黑的眉毛怒竖着，两眼充满血丝，要我告诉你我想起了什么吗？”

“可以。”

“想起了可恶的德国幽灵——吸血鬼。”

“呵！——它干了什么啦？”

“先生，它从瘦削的头上取下面纱，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踩了起来。”

“后来呢？”

“它拉开窗帘，往外张望。也许它看到已近拂晓，便拿着蜡烛朝房门退去。正好路过我床边时，鬼影停了下来。火一般的目光向我射来，她把蜡烛举起来靠近我的脸，在我眼皮底下把它吹灭了。我感到她白煞煞的脸朝我闪着光，我昏了过去。平生第二次——一只不过第二次——我吓昏了。”

“你醒过来时谁跟你在一起？”

“除了大白天，先生，谁也没有。我起身用水冲了头和脸，喝了一大口水。觉得身子虽然虚弱，却并没有生病，便决定除了你，对谁都不说这恶梦的事儿。好吧，先生，告诉我这女人是谁，干什么的？”

“无疑，那是头脑过于兴奋的产物。对你得小心翼翼，我的宝贝，象你这样的神经，生来就经不住粗暴对待的。”

“先生，毫无疑问，我的神经没有毛病，那东西是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那么你以前的梦呢，都是真的吗？难道桑菲尔德府已化成一片废墟？难道你我被不可逾越的障碍隔开了？难道我离开了你，没有流一滴泪——没有吻一吻——没有说一句话？”

“不，没有。”

“难道我就要这么干？——嘿，把我们溶合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到来，我们一旦结合，这种心理恐惧就再也不会发生，我敢保证。”

“心理恐惧！但愿我能相信不过如此而已！而既然连你都无法解释可怕的来访者之谜，现在我更希望只是心理恐惧了。”

“既然我无法解释，简，那就一定不会是真的。”

“不过，先生，我今天早晨起来，这么自言自语说着，在房间里东张西望，想从光天化日下每件眼熟的东西悦目的外表上，找到点勇气和慰藉——瞧，就在地毯上——我看到了一件东西，完全否定了我原来的设想——那块从上到下被撕成两半的面纱！”

我觉得罗切斯特先生大吃一惊，打了个寒颤，急急忙忙搂住我脖子“谢天谢地！”他嚷道，“幸好昨晚你所遇到的险情，不过就是毁了面纱——哎呀，只要想一想还会出什么别的事呢？”

他喘着粗气，紧紧地搂住我，差点让我透不过气来。沉默片刻之后，他兴致十足地说下去：“这一半是梦，一半是真。我并不怀疑确实有个女人进了你房间，那女人就是一——准是——格雷斯。普尔。你自己把她叫作怪人，就你所知，你有理由这么叫她——瞧她怎么对待我的？怎么对待梅森？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你注意到她进了房间，看到了她的行动，但由于你兴奋得几乎发狂，你把她当成了不同于她本来面貌的鬼相：散乱的长发、黑黑的肿脸、夸大了的身材是你的臆想，恶梦的产物。恶狠狠撕毁面纱倒是真的，很象她干的事。我明白你会问，干嘛在屋里养着这样一个女人。等我们结婚一周年时，我会告诉你，而不是现在。你满意了吗，简？你同意对这个谜的解释吗？”

我想了一想，对我来说实在也只能这么解释了，说满意那倒未必，但为了使她高兴，我尽力装出这付样子来——说感到宽慰却是真的，于是我对他报之以满意的微笑。这时早过了一点钟，我准备向他告辞了。

“索菲娅不是同阿黛勒一起睡在育儿室吗？”我点起蜡烛时他问。

“是的，先生。”

“阿黛勒的小床还能睡得下你的，今晚得跟她一起睡，简。你说的事情会使你神经紧张，那也毫不奇怪。我倒情愿你不要单独睡，答应我到育儿室去。”

“我很乐意这样做，先生。”

“从里面把门拴牢。上楼的时候把索菲娅叫醒，就说请她明天及时把你叫醒，因为你得在八点前穿好衣服，吃好早饭。现在别再那么忧心忡忡了，抛开沉重的烦恼，珍妮特。你难道没有听见轻风的细语？雨点不再敲打窗户，瞧这儿——（他撩起窗帘）多么可爱的夜晚！”

确实如此。半个天空都明净如水。此刻，风已改由西面吹来，轻云在风前疾驰，朝东排列成长长的银色园柱，月亮洒下了宁静的光辉。

“好吧，”罗切斯特先生说，一边带着探询的目光窥视我。“这会儿我的珍妮特怎么样了？”

“夜晚非常平静，先生，我也一样。”

“明天除了欢乐的爱和幸福的结合，你再也不会梦见分离和悲伤了。”

这一预见只实现了一半。我的确没有梦见忧伤，但也没有梦见欢乐，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睡着。我搂着阿黛勒，瞧着孩子沉沉睡去——那么平静，那么安宁，那么天真——等待着来日，我的整个生命苏醒了，在我躯体内躁动着。太阳一出，我便起来了，我记得离开阿黛勒时她紧紧搂住我，我记得把她的小手从我脖子上松开的时候，我吻了吻她。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情感对着她哭了起来，赶紧离开了她，生怕哭泣声会惊动她的酣睡。她似乎就是我往昔生活的标志，而他，我此刻梳装打扮前去会面的，他是既可怕而又亲切、却一无所知的未来的标志。

两天过去了。夏天的一个傍晚，马车夫让我在一个叫作惠特克劳斯的地方下了车，凭我给的那点钱他已无法再把我把往前拉，而在这个世上，我连一个先令也拿不出来了。此刻，马车已驶出一英里，撇下我孤单一人。这时我才发现忘了从马车储物箱里把包裹拿出来了，我把它放在那儿原本是为了安全，不想就那么留下了，准是留在那儿，而我已经莫名一文了。

惠特克劳斯不是一个镇，连乡村也不是。它不过是一根石柱，竖在四条路汇合的地方：粉刷得很白，想必是为了在远处和黑夜显得更醒目。柱顶上伸出四个指路标，按上面的标识看，这个交汇点距最近的城镇十英里，离最远的超过二十英里。从这些熟悉的镇名来判断，我明白我在什么郡下了车。这是中部偏北的一个郡，看得出来荒野幽暗，山峦层叠。我身后和左右是大荒原，我脚下深谷的远处，是一片起伏的山林。这里人口必定稀少，因为路上不见行人。一条条道路伸向东南西北——灰白、宽敞、孤零，全都穿过荒原，路边长着茂密的欧石南。但偶尔也有路人经过，现在我却不希望有人看见我那么在路标下徘徊，显得毫无目的，不知所措，陌生人会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许会受到盘问，除了说些听来不可信和令人生疑的话之外，会无言以对。这一时刻我与人类社会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丝魅力或是希望把我召唤到我的同类那里，——没有谁见到我会对我表示一丝善意或良好的祝愿。我没有亲人，只有万物之母大自然。我会投向她的怀抱，寻求安息。

我径直走进欧石南丛，看见棕色的荒原边上有一条深陷的沟壑，便一直沿着它往前走去，穿行在没膝的青色树丛中，顺着一个个弯道拐了弯，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找到了一块布满青苔的花岗岩，在底下坐了下来。我周围是荒原高高的边沿，头上有岩石保护着，岩石上面是天空。即使在这儿，我也过了好一会才感到宁静。我隐约担心附近会有野兽。或者某个狩猎人或偷猎者会发现我。要是一阵风刮起了荒草，我就会抬起头来，深怕是一头野牛冲将过来了。要是一只行鸟叫了一下，我会想象是一个人的声音。然而我发现自己的担忧不过是捕风捉影，此外黄昏过后夜幕降临时深沉的寂静，使我镇定了下来，我便有了信心。但在这之前我没有思考过，只不过细听着，担心着，观察着。而现在我又恢复了思索的能力。

我该怎么办？往哪儿去？呵，当我无法可想，无处可去的时候，那些问题多么难以忍受呀！我得用疲乏颤抖的双腿走完很长的路，才能抵达有人烟的地方——我要恳求发点冷冷的慈悲，才能找到一个投宿之处；我要强求勉为其难的同情，而且多半还会遭人嫌弃，才能使人听听我的经历，满足我的需要。

我碰了碰欧石南，只觉得它很干燥，还带着夏日热力的微温。我看了看天空，只见它清明纯净，一颗星星在山凹上空和蔼地眨眼。露水降下来了，带着慈爱的温柔。没有微风在低语。大自然似乎对我很慈祥，虽然我成了流浪者，但我想她很爱我。我从人那儿只能期待怀疑、嫌弃和侮辱，我要忠心耿耿一往情深地依恋大自然。至少今晚我可以在那儿作客了——因为我是她的孩子，我的母亲会收留我，不要钱，不要付出代价。我还有一口吃剩的面包，那面包是我用一便士零钱——我最后的一枚硬币，从下午路过的小镇买来的。我看到了成熟的越桔——像欧石南丛中的煤玉那样，随处闪着光。我采集了一大把，和着面包吃。我刚才还饥肠辘辘，隐士的食品虽然吃不饱，却足以充饥了。吃完饭我做了夜祷告，随后便择榻就寝了。

岩石旁边，欧石南长得很高。我一躺下，双脚便陷了进去，两边的石楠高高竖起，只留下很窄的一块地方要受夜气侵袭。我把披肩一摺为二，铺在身上作盖被，一个长满青苔的低矮小墩当了枕头。我就这么住下了，至少在夜刚来临时，是觉得冷的。

我的安息本来也许是够幸福的，可惜让一颗悲伤的心破坏了，它泣诉着自己张开的伤口、流血的心扉、折断的心弦。它为罗切斯特先生和他的灭亡而颤抖，因为痛惜而为他恸哭。它带着无休止的渴望召唤他，尽管它像断了双翅的小鸟那样无能为力，却仍旧抖动着断翅，徒劳地找寻着他。

我被这种念头折磨得疲乏不堪，于是便起来跪着。夜已来临，星星已经升起，这是一个平安宁静的夜，平静得与恐怖无缘。我们知道上帝无处不在，但当他的劳作壮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最感觉到他的存在。在万里无云的夜空中，在他的宇宙无声地滚滚向前的地方，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无边无涯，他的万能，他无处不在。我已起来跪着为罗切斯特先生祈祷。抬起头来，我泪眼朦胧地看到了浩瀚的银河。一想起银河是什么——那里有无数的星系像一道微光那么扫过太空——我便感到了上帝的巨大力量。我确信他有能力拯救他的造物，更相信无论是地球，还是它所珍爱的一个灵魂，都不会毁灭。我把祈祷的内容改为感恩。生命的源泉也是灵魂的救星。罗切斯特先生会安然无恙。他属于上帝，上帝会保护他。我再次投入小山的怀抱，不久，在沉睡中便忘掉了忧愁。

但第二天，苍白赤裸的匮乏，幽灵似地来到我身边。小鸟早已离开他们的巢穴，早露未干蜜蜂便早已在一天的黄金时刻飞到欧石南丛中采蜜，早晨长长的影子缩短了，太阳普照大地和天空——我才起身，朝四周看了看。

一个多么宁静、炎热的好天！一望无际的荒原多像一片金灿灿的沙漠！处处都是阳光。我真希望自己能住在这里，并以此为生。我看见一条蜥蜴爬过岩石，一只蜜蜂在甜蜜的越桔中间忙碌。此刻我愿做蜜蜂或蜥蜴，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养料和永久的住处。但我是人，有着人的需求。我可不能逗留在一个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地方，我站了起来，回头看了一眼我留下的床铺。我感到前途无望，但愿造物主认为有必要在夜里我熟睡时把我的灵魂要去；但愿我这疲乏的身躯能因为死亡而摆脱同命运的进一步搏斗；但愿它此刻无声无息地腐败，平静地同这荒原的泥土融为一体。然而，我还有生命，还有生命的一切需要、痛苦和责任。包袱还得背着；需要还得满足；痛苦还得忍受；责任还是要尽。于是我出发了。

我再次来到惠特克劳斯，这时骄阳高照。我选了一条背阳的路，我已无心根据其他情况来作出选择了。我走了很久，以为自己差不多走得够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向几乎把我压垮的疲劳屈服——可以放松一下这种强迫的活动了，于是在我附近看到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听任心脏和四肢感到麻木。就在这时我听见钟声响了——教堂的钟声。

我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那里，我一小时之前就已不去注意其变幻和外观富有浪漫色彩的山峦之间，我看到了一个村庄和尖顶。我左侧的山谷满眼都是牧地、玉米地和树林。一条闪光的小溪弯弯曲曲地流过深浅各异的绿荫，流过正在成熟的稻谷，暗淡的树林，明净而充满阳光的草地。前面路上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我回过神来，看见一辆重载的大车，吃力地爬上了小山。不远的地方有两头牛和一个牧人。附近就有人在生活和劳作，我得挣扎下去，像别人那样努力去生活和操劳。

约摸下午两点，我进了村庄。一条街的尽头开着一个小店，窗里放着一些面包。我对一块面包很眼馋。有那样一块点心，我也许还能恢复一点力气，要是没有，再往前走就困难了。一回到我的同类之间，心头便又升起了要恢复精力的愿望。我觉得昏倒在一个小村的大路上很丢脸。难道我身上就连换取几块面包的东西都没有了吗？我想了一想。我有一小块丝绸围巾围在脖子上，还有一双手套。我难以表达贫困潦倒中的男女是怎么度日的。我不知道这两件东西是否会被别人接受。可能他们不会要，但我得试一试。

我走进了店里，里面有一个女人。她见是一位穿著体面的人，猜想是位贵妇，于是便很有礼貌地走上前来。她怎么来照应我呢？我羞愧难当。我的舌头不愿吐出早已想好的要求。我不敢拿出旧了的手套，皱巴巴的围巾。另外，我还觉得这很荒唐。我只求她让我坐一会儿，因为我累了。她没有盼到一位雇客，很是失望，冷冷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她指了指一个座位，我一屁股坐了下来。我很想哭，但意识到那种表现会不合情理，便忍住了。我立刻问她“村子里有没有裁缝或者做做一般针线活的女人？”

“有，有两三个。按活计算也就够多的了。”

我沉思了一下。现在我不得不直说了。我已经面临困境，落到了没有食物，没有朋友，没有一文钱的地步。我得想点办法。什么办法呢？我得上什么地方去求助。上哪个地方呢？

“你知道附近有谁需要佣人吗？”

“不，我说不上来。”

“这个地方的主要行业是什么？大多数人是干什么活儿的？”

“有些是农场工，很多人在奥利弗先生的缝纫厂和翻砂厂工作。”

“奥利弗先生雇用女人吗？”

“不，那是男人的工作。”

“那么女人干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对方回答，“有的干这，有的干那，穷人总得想方设法把日子过下去呀。”

她似乎对我的回话不耐烦了，其实我又何必强人所难呢？这时进来了一两位邻居，很明显看中了我的椅子，我起身告辞了。

我沿街走去，一面走一面左顾右盼，打量着所有的房子，但找不到进门的借口或动机。我这么

漫无目的地绕着村庄走了一个来小时，有时走远了一些，又折回来。因为没有东西下肚，我筋疲力尽难受极了，于是折进一条小巷，在树篱下坐了下来。可是没过几分钟我又站起来，再去找些什么——食物，或者至少打听到一点消息。小巷的高处有一间漂亮的小房子，房子前有一个精致整洁、繁花盛开的花园，我在花园旁边停了下来，我有什么理由走近白色的门，去敲响闪光的门环呢？房主人又怎么会有兴趣来照应我呢？但我还是走近去敲了门。一位和颜悦色穿著干净的年轻女子开了门。我用一个内心绝望，身怀虚弱的人那种可怜低沉、吞吞吐吐的音调——问她是不是要一个佣人？

“不要，”她说“我们不雇佣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工作吗？”我继续问。“这个地方我很陌生，没有熟人，想找个工作，什么样的都行。”

但为我想一个，或者找一个工作不是她的事儿，更何况在她看来，我的为人、我的状况和我说的原委一定显得很可疑，她摇了摇头，“很遗憾我没法给你提供消息，”白色的门尽管轻轻地、很有礼貌地合上了，但毕竟把我关出了门外。要是她让门再开一会儿，我相信准会向她讨点面包，因为现在我已落到十分下贱的地步了。

我不忍再返回龌龊的庄子，况且那儿也没有希望得到帮助。我本想绕道去一个看得见的不断的林子。那里浓荫盖地，似乎有可能提供诱人的落脚地方。但是我那么病弱，那么为天性的渴求所折磨、本能使我只绕着有机会得到食品的住处转。当饥饿像猛禽一样嘴爪俱下抓住我时、孤独也不成其孤独，歇息也谈不上歇息了。

我走近了住家，走开了又回来，回来了又走开。总有被一种意识所击退，觉得没有理由提出要求，没有权利期望别人对我孤独的命运发生兴趣。我像一条迷路的饿狗那么转来转去，一直到了下午，我穿过田野的时候，看到前面的教堂尖顶，便急步朝它走去。靠近教堂院子和一个花园的中间，有一所虽然不大但建造得很好的房子，我确信那是牧师的住所，我想起来，陌生人到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地方，想找个工作，有时会去找牧师引荐和帮助。给那些希望自立的人帮忙——至少是出主意是牧师份内的事儿。我似乎有某种权利上那儿去听主意。于是我鼓起勇气，集中起一点点残留的力气，奋力往前走。我到了房子跟前，敲了敲厨房的门。一位老妇开了门，我问她这是不是牧师的住所。

“是的。”

“牧师在吗？”

“没有。”

“很快会回来吗？”

“不，他离开家了。”

“去很远的地方？”

“不太远——三英里。他因为父亲突然去世被叫走了，眼下住在沼泽居，很可能还要再呆上两周。”

“家里有哪位小姐在吗？”

“没有，除了我没有别人，而我是管家。”读者呀，我不忍求她帮我摆脱越陷越深的困境，而我又不能乞讨，于是我再次退缩我又取下了围巾——又想起了小店的面包。呵，就是一片面包屑也好！只要有一口就能减轻饥饿的痛苦，我本能地又把脸转向了村庄，我又看见了那个店，走了进去，尽管除了那女人里面还有其他人，我冒昧地提出了请求“你肯让我用这块围巾换一个面包卷吗？”

她显然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不，我从来不那么卖东西。”

在几乎走投无路之中，我央求她换半个，她再次拒绝了。“我怎么知道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围巾？”她说。

“你肯收这双手套吗？”

“不行，我要它干什么？”

读者呀，叙述这些细节是不愉快的。有人说，回首痛苦的往事是一种享受。但就是在今天，我也不忍回顾我提到的那些时日，道德的堕落搀和着肉体的煎熬，构成了我不愿重提的痛苦回忆。

我不责备任何一个冷眼待我的人，觉得这尽在意料之中，也是无可避免的。一个普通的乞丐往往是怀疑的对象，而一个穿著体面的乞丐，就必定是这样了。当然，我只恳求工作，但给我活干又是谁的事儿呢？当然不是那些初次见我，对我的为人一无所知的人的事。至于那个女人不肯让我用围巾换面包，那也是奇怪的，要是我的提议在她后来居心叵测，或是这桩交换无利可图，那她的做法也是不错的。让我长话短说吧，我讨厌这个话题。

天快黑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农户。农夫坐在敞开着门口，正用面包和奶酪作晚餐。我站住说：“能给我一片面包吗？因为我实在饿得慌。”他惊异地看了我一眼，但二话没说，便切了一厚片面包给我。我估计他并不认为我是个乞丐，而只是一位怪僻的贵妇，看中了他的黑面包了。我一走到望不见他屋子的地方，便坐下吃了起来。

既然我无法期望在屋檐下借宿，那就让我到前面提到的林子里去过夜吧。但是那晚很糟糕，休息断断续续，地面很潮湿，空气十分寒冷，此外，不止一次地有外人路过，弄得我一次次换地方，没有安全感，也得不到清静。临近早晨天下雨了，第二天下了一整天。读者呀，别要我把那天的情况说个仔细。我像以前一样寻找工作，像以前一样遭到拒绝，像以前一样挨饿。不过有一回食物倒是进了嘴。在一间小茅屋门口，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正要把糊糟糟的冷粥倒进猪槽里。

“可以把它给我吗？”我问。

她瞪着我。“妈妈！”她嚷道，“有个女的要我把粥给她。”

“行呵，孩子，”里边的一个声音回答，“要是她是个乞丐，那就给了她吧，猪也不会要吃的。”这女孩把结了块的粥倒在我手上，我狼吞虎咽地吃掉了。

湿润的黄昏越来越浓时，我在一条偏僻的马道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

“我体力不行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自己觉得走不了多远了。难道今晚又没有地方投宿？雨下得那么大，难道我又得把头靠在阴冷湿透的地面上吗？我担心自己别无选择了。谁肯接纳我呢？但是带着这种饥饿、昏眩、寒冷、凄楚的感觉——一种绝望的心情，那着实可怕。不过很可能我捱不到早上就会死去。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心甘情愿地死掉呢？为什么我还要挣扎来维持没有价值的生命？因为我知道，或是相信，罗切斯特先生还活着，另外，死于饥寒是天性所不能默许的命运。呵，上天呀！再支撑我一会儿！帮助我——指引我吧！”

我那呆滞的眼睛徘徊在暗沉沉、雾蒙蒙的山水之间。我发现自己已远离村庄，因为它已在我视线中消失，村子周围的耕地也不见了。我已经穿小径，抄近路再次靠近了一大片荒原。此刻，在我与黑糊糊的小山之间，只有几小片田野，几乎没有很好开垦，和原来的欧石南差不多一样荒芜和贫瘠。

“是呀，与其倒毙街头或死在人来人往的路上，倒不加死到那边去，”我沉思着。“让乌鸦和渡鸦——要是那些地区有渡鸦的话——啄我骨头上的肉比装在贫民院的棺材里和穷光蛋的墓穴中要强。”

随后我折向那座小山，并到了那里。现在就只剩找个能躺下来的地方了，就是并不安全，至少也是隐蔽的。可是荒原的表面看上去都一样平坦，只有色彩上有些差别：灯心草和苔藓茂密生长的湿地呈青色；而只长欧石南的干土壤是黑色的。虽然夜越来越黑，但我仍能看清这些差别，尽管它不过是光影的交替，因为颜色已经随日光而褪尽了。

我的目光仍在暗淡的高地游弋，并沿着消失在最荒凉的景色中的荒原边缘逡巡。这时，远在沼泽和山脊之中，一个模糊的点，一道光跃入我眼帘。“那是鬼火，”是我第一个想法，我估计它会立即消失。然而，那光继续亮着，显得很稳定，既不退后，也不前进。“难道是刚点燃的篝火？”我产生了疑问。我注视着，看它会不会扩散。但没有，它既不缩小，也不扩大。“这也许是一间房子里的烛光。”我随后揣想着，“即便那样，我也永远到不了那儿了。它离这儿太远，可就是离我一码远，又有什么用？我只会敲，开门，又当着我面关上。”

我就在站立的地方颓然倒下，把头埋进地里，静静地躺了一会。夜风刮过小山，吹过我身上，呜咽着在远处消失。雨下得很大，重又把我浇透。要是这么冻成了冰块——那么友好地麻木而死——雨点也许还会那么敲击着；而我毫无感觉。可是我依然活着的肉体，在寒气的侵袭下颤抖，不久我便站了起来。

那光仍在那边，在雨中显得朦胧和遥远。我试着再走，拖着疲乏的双腿慢慢地朝它走去。它引导我穿过一个宽阔的泥沼，从斜刺里上了山。要是在冬天，这个泥沼是没法通过的，就是眼下盛夏，也是泥浆四溅，一步一摇晃。我跌倒了两次，两次都爬起来，振作起精神。那道光是我几乎无望的希望，我得赶到那里。

穿过沼泽我看到荒原上有一条白印子，我向它走去，见是一条大路或是小径，直通那道正从树丛中一个小土墩上射来的光。在昏暗中从树形和树叶能分辨出，那显然是杉木树丛，我一走近，我的星星便不见了，原来某些障碍把它和我隔开了，我伸出手在面前一团漆黑中摸索。我辨认出了一堵矮墙的粗糙石头——上面象是一道栅栏，里面是高而带刺的篱笆。我继续往前摸。那白色东西歪又在我面前闪光了，原来是一条门——一条旋转门，我一碰便在铰链上转了起来。门两边各有一丛黑黑的灌木——是冬青或是紫杉。

进了门，走过灌木，眼前便现出了一所房子的剪影，又黑又矮却相当长。但是那道引路的光却消失了，一切都模模糊糊。难道屋里的人都安息了？我担心准是这样。我转了一个角度去找门，那里又闪起了友好的灯光，是从一尺之内一扇格子小窗的菱形玻璃上射出来的，那扇窗因为长青藤或是满墙的爬藤类植物的叶子，显得更小了。留下的空隙那么小，又覆盖得那么好，窗帘和百叶窗似乎都没有必要了。我弯腰撩开窗户上浓密的小枝条，里面的一切便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能看得清房间的沙子地板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核桃木餐具柜，上面放着一排排锡盘，映出了燃烧着的泥炭火的红光。我能看得见一只钟、一张白色的松木桌和几把椅子，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烛光一直是我的灯塔。一个看去有些粗糙，但也像她周围的一切那样一尘不染的老妇人，借着烛光在编织袜子。

我只是粗略地看了看这些东西，——它们并没有不同寻常的地方。令我更感兴趣的是火炉旁的一群人，在洋溢着玫瑰色的宁静和暖意中默默地坐着。两个年轻高雅的女子——从各方面看都像贵妇人——坐着，一个坐在低低的摇椅里；另一个坐在一条更矮的凳子上。两人都穿戴了黑纱和毛葛的重丧服，暗沉沉的服饰格外烘托出她们白皙的脖子和面孔。一只大猎狗把它巨大无比的头靠在一个姑娘膝头，——另一个姑娘的膝头则偎着一只黑猫。

这个简陋的厨房里居然呆着这样两个人，真是奇怪。她们会是谁呢，不可能是桌子旁边那个长者的女儿，因为她显得很土，而她们却完全是高雅而有教养。我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的面容，然而我盯着她们看时，却似乎觉得熟悉每一个面部特征。她们说不上漂亮——过份苍白严肃了些，够不上这个词。两人都低头看书，显得若有所思，甚至还有些严厉。她们之间的架子上放着第二根蜡烛，和两大卷书，两人不时地翻阅着，似乎还在与手中的小书作比较，像是在查阅词典，翻译什么一样。这一幕静得仿佛所有的人都成了影子，生了火的房间活像一幅画。这儿那么静谧，我能听到煤渣从炉栅上落下的声音，昏暗的角落时钟的嘀嗒声，我甚至想象我能分辨出那女人噼里啪啦的编织声，因而当一个嗓音终于打破奇怪的宁静时，我足以听得分明。

“听着，黛安娜，”两位专心致志的学生中的一位说，“费朗茨和老丹尼尔在一起过夜。费朗茨正说起一个梦，这个梦把他给吓醒——听着！”她声音放得很低，读了什么东西，我连一个字也没听懂，因为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既不是法文，也不是拉丁。至于是希腊文还是德文，我无法判断。

“那说得很有力，”她念完后说，“我很欣赏。”另一位抬头听着她妹妹的站娘，一面凝视炉火，一面重复了刚才读过的一行。后来，我知道了那种语言和那本书，所以我要在这里加以引用，尽管我当初听来，仿佛是敲在铜器上的响声——不传达任何意义：“DatrathervorEiner, anzusehnwiedieSternenNacht”“妙！妙！”她大嚷着，乌黑深沉的眼睛闪着光芒。“你面前恰好站了一位模糊而伟大的天使！这一行胜过一百页浮华的文章。‘IchwagedieGedankeninderSchalemeinesZornesunddieWerkemitdemGewichtemeinesGrimms’我喜欢它！”

两人沉默了，“有哪个国家的人是那么说话的？”那老妇人停下手头的编织、抬起头来问。

“有的、汉娜——一个比英国要大得多的国家、那里的人就只这么说。”

“噢，说真的，我不知道他们彼此怎么能明白，要是你们谁上那儿去，我想你们能懂他说的话吧？”

“他们说的我们很可能只懂一些，不是全部都懂——因为我们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聪明，汉娜，我们不会说德语，而且不借助词典还读不懂。”

“那这对你们有什么用？”

“某一天我们想教德语——或者像他们说的，至少教基础，然后我们会比现在赚更多的钱，”

“很可能的，不过今晚你们读得够多了。该停止了。”

“我想是够多了，至少我倦了，玛丽，你呢？”

“累极了，那么孜孜不倦学一门语言，没有老师，只靠一部词典，毕竟是吃力的。”

“是呀，尤其是像德语这样艰涩而出色的语言。不知道圣。约翰什么时候会回家来。”

“现在肯定不会太久了，才十点呢（她从腰带里掏出一只小小的金表来，看了一眼）”。“雨下得很大，汉娜。请你看一下客厅里的火炉好吗？”

那妇人站起来，开了门。从门外望进去，我依稀看到了一条过道。不一会我听她在内间拨着火，她马上又返回了。

“呵，孩子们！”她说，“这会儿进那边的房间真让我难受。椅子空空的，都靠后摆在角落里，看上去很冷清。”

她用围裙揩了揩眼睛，两位神情严肃的姑娘这时也显得很关心。

“不过他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汉娜继续说：“我们不该再盼他在这里。而且，谁也不会比他死得更安详了。”

“你说他从没提起过我们？”一位小姐问。

“他来不及提了，孩子，他一下子就去——你们的父亲。像前一天一样，他一直有点痛，但不严重。圣。约翰先生问他，是否要派人去叫你们两个中的一个回来，他还笑他呢。第二天他的头开始有点沉重——那是两周以前——他睡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你们兄弟进房间发现他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咽气了。呵，孩子！那是最后一个老派人了——因为跟那些过世的人相比，你和圣。约翰先生似是另一类人，你母亲完全也像你们一样，差不多一样有学问。你活像她，玛丽，黛安娜像你们父亲。”

我认为她们彼此很像，看不出老仆人（这会儿我断定她是这种身份的人）所见的区别。两人都是皮肤白皙，身材苗条。两人的脸都绝顶聪明，很有特征。当然一位的头发比另一位要深些，发式也不一样。玛丽的浅褐色头发两边分开，梳成了光光的辫子，黛安娜的深色头发流成粗厚的发卷，遮盖着脖子。时钟敲了十点。

“肯定你们想吃晚饭了，”汉娜说。“圣。约翰先生回来了也会一样。”

她忙着去准备晚饭了。两位小姐立起身来，似乎正要走到客厅去。在这之前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她们的外表和谈话引起了强烈的兴趣，我竟把自己的痛苦处境忘掉了一半。这会儿却重又想了起来，与她们一对比，我的境遇就更凄凉、更绝望了。要打动房子里的人让她们来关心我，相信我的需要和悲苦是真的一一要打动她们为我的流浪提供一个歇息之处，是多么不可能呀！我摸到门边，犹犹豫豫地敲了起来时，我觉得自己后一个念头不过是妄想。汉娜开了门。

“你有什么事？”她一面借着手里的烛光打量我，一面带着惊异的声调问。

“我可以同你的小姐们说说吗？”我说。

“你还是告诉我你有什么话要同她们讲吧，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个陌生人。”

“这时候上这里来干什么？”

“我想在外间或者什么地方搭宿一个晚上，还要一口面包吃。”

汉娜脸上出现了我所担心的那种怀疑的表情。“我给你一片面包，”她顿了一下说，“但我们不收流浪者过夜。那不妥当。”

“无论如何让我同你小姐们说说。”

“不行，我不让。她们能替你做什么呢？这会儿你不该游荡了，天气看来很不好。”

“但要是你把我赶走，我能上哪儿呢？我怎么办呢？”

“呵，我保证你知道上哪儿去干什么？当心别干坏事就行啦。这儿是一个便士，现在你走吧！”

“一便士不能填饱我肚皮，而我没有力气往前赶路了。别关门！——呵，别，看在上帝份上：”

“我得关掉，否则雨要泼进来了。”

“告诉年轻姑娘们吧，让我见见她们。”

“说真的我不让。你不守本份，要不你不会这么吵吵嚷嚷的。走吧！”

“要是把我赶走，我准会死掉的。”

“你才不会呢。我担心你们打着什么坏主意，所以才那么深更半夜到人家房子里来，要是你有什么同伙——强入住宅打劫的一类人——就在近旁，你可以告诉他们，房子里不光是我们这几个，我们有一位先生，还有狗和枪。”说到这里，这位诚实却执拗的佣人关了门，在里面上了闩。这下子可是倒霉透顶了。一阵剧痛——彻底绝望的痛苦——充溢并撕裂了我的心。其实我已经衰弱不堪，就是再往前跨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颓然倒在潮湿的门前台阶上。我呻吟着——绞着手——极度痛苦地哭了起来。呵，死亡的幽灵！呵，这最后的一刻来得那么恐怖！哎呀，这种孤独——那么从自己同类中被撵走！不要说希望之锚消失了，就连刚强精神立足的地方也不见了一——至少有一会儿是这样，但后一点，我马上又努力恢复了。

“我只能死了，”我说，“而我相信上帝，让我试着默默地等待他的意志吧。”

这些话我不仅脑子里想了，而且还说出了口，我把一切痛苦又驱回心里，竭力强迫它留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不出声。

“人总是要死的，”离我很近的一个声音说道：“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注定要象你这样，慢悠悠受尽折磨而早死的，要是你就这么死于饥渴的话。”

“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在说话？”我问道，一时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此刻我不会对发生的任何事情寄予得救的希望。一个影子移近了一——究竟什么影子，漆黑的夜和衰弱的视力使我难以分辨。这位新来者在门上重重地长时间敲了起来。

“是你吗，圣。约翰先生？”汉娜叫道。

“是呀——是呀，快开门。”

“哎呀，那么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你准是又湿又感觉冷了：进来吧——你妹妹们为你很担心，而且我相信附近有坏人。有一个女讨饭——我说她还没有走呢？躺在那里。快起来！真害臊！我说你走吧！”

“嘘，汉娜！我来对这女人说句话，你已经尽了责把她关在门外，这会儿让我来尽我的责把她放进来。我就在旁边，听了你也听了她说的。我想这情况特殊——我至少得了解一下。年轻的女人，起来吧，从我面前进屋去。”

我困难地照他的话办了，不久我就站在干净明亮的厨房里了——就在炉子跟前——浑身发抖，病得厉害，知道自己风吹雨打、精神狂乱，样子极其可怕。两位小姐，她们的哥哥圣。约翰先生和老仆人都呆呆地看着我。

“圣。约翰，这是谁呀，”我听见一个问。

“我说不上来，发现她在门边，”那人回答。

“她脸色真苍白，”汉娜说。

“色如死灰，”对方回答，“她会倒下的，让她坐着吧。”

说真的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我倒了下去，但一把椅子接住了我。尽管这会儿我说不了话，但神志是清醒的。

“也许喝点水会使她恢复过来。汉娜，去打点水来吧。不过她憔悴得不成样子了。那么瘦，一点血色也没有！”

“简直成了个影子。”

“她病了，还光是饿坏了？”

“我想是饿坏了。汉娜，那可是牛奶，给我吧，再给一片面包。”

黛安娜（我是在她朝我弯下身子，看到垂在我与火炉之间的长卷发知道的）掰下了一些面包，在牛奶里浸了一浸，送进我嘴里。她的脸紧挨着我，在她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怜悯的表情，从她急促的呼吸中我感受到了她的同情。她用朴素的话说出了满腔温情：“硬吃一点吧。”

“是呀——硬吃一点”玛丽和气地重复着，从我头上摘去了湿透的草帽，把我的头托起来。我

尝了尝他们给我的东西，先是恹恹地，但马上便急不可耐了。

“先别让她吃得太多——控制一下，”哥哥说，“她已经吃够了”。于是她端走了那杯牛奶和那盘面包。

“再让她吃一点点吧，圣。约翰——瞧她眼睛里的贪婪相。”

“暂时不要了，妹妹。要是她现在能说话，那就试着——问问她的名字吧。”

我觉得自己能说了，而且回答——“我的名字叫简。爱略特，因为仍急于避免被人发现，我早就决定用别名了。”

“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朋友在哪里，”

我没有吭声。

“我们可以把你认识的人去叫来吗？”

我摇了摇头。

“你能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吗？”

不知怎地，我一跨进门槛，一被带到这家主人面前，就不再觉得自己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被广阔的世界所抛弃了。我就敢于扔掉行乞的行当——恢复我本来的举止和个性。我再次开始了解自己。圣。约翰要我谈一下自己的事时——眼下我体质太弱没法儿讲——我稍稍顿了一顿后说——“先生，今晚我没法给你细讲了。”

“不过，”他说，“那么你希望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呢？”

“没有，”我回答。我的力气只够我作这样简要的回答。黛安娜接过了话：“你的意思是，”她问，“我们既然已给了你所需要的帮助，那就可以把你打发到荒原和雨夜中去了？”

我看了看她。我想她的脸很出众，流溢着力量和善意。我蓦地鼓起勇气，对她满是同情的目光报之以微笑。我说：“我会相信你们。假如我是一条迷路的无主狗，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不会把我从火炉旁撵走。其实，我真的并不害怕。随你们怎么对待我照应我吧，但请原谅我不能讲得太多——我的气很短——一讲话就痉挛。”三个人都仔细打量我，三个人都不说话。

“汉娜，”圣。约翰先生终于说，“这会儿就让她坐在那里吧，别问她问题。十分钟后把剩下的牛奶和面包给她。玛丽和黛安娜，我们到客厅去，仔细谈谈这件事吧。”

他们出去了。很快一位小姐回来了一——我分不出是哪一位，我坐在暖融融的火炉边时，一种神思恍惚的快感悄悄地流遍我全身。她低声吩咐了汉娜。没有多久，在佣人的帮助下，我挣扎着登上楼梯，脱去了湿淋淋的衣服，很快躺倒在一张温暖干燥的床上。我感谢上帝——在难以言说的疲惫中感受到了一丝感激的喜悦——便睡着了。

索菲娅七点钟来替我打扮，确实费了好久才大功告成。那么久，我想罗切斯特先生对我的拖延有些不耐烦了，派人来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索菲娅正用一枚饰针把面纱（毕竟只是一块淡色的普通方巾）系到我头发上，一待完毕，我便急急忙忙从她手下钻了出去。

“慢着！”她用法语叫道。“往镜子里瞧一瞧你自己，你连一眼都还没看呢。”

于是我在门边转过身来，看到了一个穿了袍子，戴了面纱的人，一点都不像我往常的样子，就仿佛是一位陌生人的影像。“简！”一个声音嚷道，我赶紧走下楼去。罗切斯特先生在楼梯脚下迎着我。

“磨磨蹭蹭的家伙，”他说，“我的脑袋急得直冒火星、你太拖拉了！”

他带我进了餐室，急切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声称我“像百合花那么美丽，不仅是他生活中的骄傲，而且也让他大饱眼福。”随后他告诉我只给我十分钟吃早饭，并按了按铃。他新近雇用的一个仆人，一位管家应召而来。

“约翰把马车准备好了吗？”

“好了，先生。”

“行李拿下去了吗？”

“他们现在正往下拿呢，先生。”

“上教堂去一下，看看沃德先生（牧师）和执事在不在那里。回来告诉我。”

读者知道，大门那边就是教堂，所以管家很快就回来了。

“沃德先生在法衣室里，先生，正忙着穿法衣呢。”

“马车呢？”

“马匹正在上挽具。”

“我们上教堂不用马车，但回来时得准备停当。所有的箱子和行李都要装好捆好，车夫要在自己位置上坐好。”

“是，先生。”

“简，你准备好了吗？”

我站了起来，没有男傣相和女傣相，也没有亲戚等候或引领。除了罗切斯特先生和我，没有别人。我们经过大厅时，费尔法克斯太太站在那里。我本想同她说话，但我的手被铁钳似地捏住了，让我几乎跟不住的脚步把我匆匆推向前去。一看罗切斯特先生的脸我就觉得，不管什么原因，再拖一秒钟他都不能忍耐了。我不知道其他新郎看上去是不是像他这付样子——那么专注于一个目的，那么毅然决然；或者有谁在那对稳重的眉毛下，露出过那么火辣辣，光闪闪的眼睛。

我不知道那天天气是好还是不好，走下车道时，我既没观天也没看地，我的心灵与眼目都集中在罗切斯特先生身上。我边走边要看看他好像恶狠狠盯着的无形东西，要感受那些他似乎在对抗和抵御的念头。

我们在教堂院子边门停了下来，他发现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爱得有点残酷吗？”他问。“歇一会儿，靠着我，简。”

如今，我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灰色的老教堂宁静地耸立在我面前；一只白嘴鸦在教堂尖顶盘旋；远处的晨空通红通红。我还隐约记得绿色的坟墩；也并没有忘记两个陌生的人影，在低矮的小丘之间徘徊，一边读着刻在几块长满青苔的墓石上的铭文。这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一见到我们，他们便转到教堂背后去了。我相信他们要从侧廊的门进去，观看婚礼仪式。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他热切地瞧着我的脸，我想我的脸一时毫无血色，因为我觉得我额头汗涔涔，两颊和嘴唇冰凉。但我不久便定下神来，同他沿着小径，缓步走向门廊。我们进了幽静而朴实的教堂，牧师身穿白色的法衣，在低矮的圣坛等候，旁边站着执事。一切都十分平静，那两个影子在远远的角落里走动。我的猜测没有错，这两个陌生人在我们之前溜了进来，此刻背朝着我们，站立在罗切斯特家族的墓穴旁边，透过栅栏，瞧着带有时间印迹的古老大理石坟墓，这里一位下跪的天使守卫着内战中死于马斯顿荒原的戴默尔。德。罗切斯特的遗骸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我们在圣坛栏杆前站好。我听见身后响起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便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陌生人中的一位——显然是位绅士——正走向圣坛。仪式开始了，牧师对婚姻的目的作了解释，随后往前走了一步，向罗切斯特先生微微欠了欠身子，又继续了。

“我要求并告诫你们两人（因为在可怕的最后审判日，所有人内心的秘密都要袒露无遗时，你们也将作出回答），如果你们中的一位知道有什么障碍使你们不能合法地联姻，那就现在供认吧，因为你们要确信，凡是众多没有得到上帝允许而结合的人，都不是上帝结成的夫妇，他们的婚姻是非法的。”

他按照习惯顿了一下，那句话之后的停顿，什么时候曾被回答所打破呢？不，也许一百年才有一次。所以牧师依然盯着书，并没有抬眼，静默片刻之后又说了下去，他的手已伸向罗切斯特先生，一边张嘴问道，“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为结发妻子吗？”就在这当儿，近处一个清晰的声音响了起来：“婚礼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宣布存在着一个障碍。”

牧师抬头看了一下说话人，默默地站在那里，执事也一样，罗切斯特先生仿佛觉得地震滚过他脚下，稍稍移动了一下，随之便站稳了脚跟，既没有回头，也没有抬眼，便说，“继续下去。”他用深沉的语调说这句话后，全场一片寂静。沃德先生立即说：“不先对刚才宣布的事调查一下，证明它是真是假，我是无法继续的。”

“婚礼中止了，”我们背后的嗓音补充道。“我能够证实刚才的断言，这桩婚事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

罗切斯特先生听了置之不理。他顽固而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但握住了我的手。他握得多紧！他的手多灼人！他那苍白、坚定的阔脸这时多么像开采下来的大理石！他的眼睛多么有光彩！

表面平静警觉，底下却犹如翻江倒海！

沃德先生似乎不知所措，“是哪一类性质的障碍？”他问。“说不定可以排除——能够解释清楚呢？”

“几乎不可能，”那人回答，“我称它难以克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的。”

说话人走到前面，倚在栏杆上。他往下说，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那么镇定，那么稳重，但声音并不高。

“障碍完全在于一次以前的婚姻，罗切斯特先生有一个妻子还活着。”

这几个字轻轻道来，但对我神经所引起的震动，却甚过于雷霆——对我血液的细微侵蚀远甚于风霜水火，但我又镇定下来了，没有晕倒的危险，我瞧了瞧罗切斯特先生，让他瞧着我。他的整张脸成了一块苍白的岩石。他的眼睛直冒火星，却又坚如燧石。他一点也没有否认，似乎要无视一切。他没有说话，没有微笑，也似乎没有把我看作一个人，而只是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腰，把我紧贴在他身边。

“你是谁？”他问那个入侵者。

“我的名字叫布里格斯——伦敦××街的一个律师。”

“你要把一个妻子强加于我吗？”

“我要提醒你，你有一个太太。先生，就是你不承认，法律也是承认的。”

“请替我描述一下她的情况——她的名字，她的父母，她的住处。”

“当然。”布里格斯先生镇定自若地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文件，用一种一本正经的鼻音读了起来：

“我断言并证实，公元××年十月二十日（十五年前的一个日子），英国××郡桑菲尔德府、及××郡芬丁庄园的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同我的姐姐，商人乔纳斯·梅森及妻子克里奥尔人、安托万内特的女儿，伯莎·安托万内特·梅森，在牙买加的西班牙镇××教堂成婚。婚礼的记录可见于教堂的登记簿——其中一份现在我手中。里查德·梅森签字。”

“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那也只能证明我结过婚，却不能证明里面作为我妻子而提到的女人还活着。”

“三个月之前她还活着，”律师反驳说。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位这件事情的证人，他的证词，先生，连你也难以反驳。”

“把他叫来吧——不然见鬼去。”

“我先把 he 叫来——他在场。梅森先生，请你到前面来。”

罗切斯特先生一听这个名字便咬紧了牙齿，抽搐似地剧烈颤抖起来，我离他很近，感觉得到他周身愤怒和绝望地痉挛起来。这时候一直躲在幕后的第二个陌生人，走了过来，律师的肩头上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来——不错，这是梅森本人。罗切斯特先生回头瞪着他。我常说他眼睛是黑的，而此刻因为愁上心头，便有了一种黄褐色，乃至带血丝的光。他的脸涨红了——橄榄色的脸颊和没有血色的额头，也由于心火不断上升和扩大而闪闪发亮。他动了动，举起了强壮的胳膊，——完全可以痛打梅森——把他击倒在地板上——无情地把他揍得断气——但梅森退缩了一下，低声叫了起来，“天哪！”一种冷冷的蔑视在罗切斯特先生心中油然而生。就仿佛蛀虫使植物枯萎一样，他的怒气消了，只不过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说的？”

从梅森苍白的唇间吐出了几乎听不见的回答。

“要是你回答不清，那就见鬼去吧，我再次要求，你有什么要说的？”

“先生——先生——”牧师插话了，“别忘了你在一个神圣的地方。”随后他转向梅森，和颜悦色地说，“你知道吗，先生，这位先生的妻子是不是还活着？”

“胆子大些，”律师怂恿着，——“说出来。”

“她现在住在桑菲尔德府，”梅森用更为清晰的声调说，“四月份我还见过她。我是她弟弟。”

“在桑菲尔德府！”牧师失声叫道。“不可能！我是这一带的老住客，先生，从来没有听到桑菲尔德府有一个叫罗切斯特太太的人。”

我看见一阵狞笑扭曲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嘴唇，他咕哝道：“不——天哪！我十分小心，不让人知道有这么回事，——或者知道她叫那个名字。”他沉思起来，琢磨了十来分钟，于是打定主意宣

布道：“行啦——一切都一齐窜出来了，就象子弹出了枪膛，——沃德，合上你的书本，脱下你的法衣吧，约翰。格林（面向执事）离开教堂吧。今天不举行婚礼了。”这人照办了。

罗切斯特先生厚着脸皮毫不在乎地说下去。“重婚是一个丑陋的字眼！——然而我有意重婚，但命运却挫败了我，或者上天制止了我——也许是后者。此刻我并不比魔鬼好多少。就像我那位牧师会告诉我的那样，必定会受到上帝最严正的审判——甚至该受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的折磨。先生们，我的计划被打破了！——这位律师和他顾客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结了婚，同我结婚的女人还活着！你说你在府上那一带，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叫罗切斯特太太的人，沃德。不过我猜想有很多次你想竖起耳朵，听听关于一个神秘的疯子被看管着的流言，有人已经向你耳语，说她是我同父异母的私生姐姐，有人说她是被我抛弃的情妇，——现在我告诉你们，她是我妻子——十五年前我同她结的婚——名字叫伯莎。梅森，这位铁石心肠的人的姐姐。此刻他四肢打颤，脸色发白，向你们表示男子汉们的心是多么刚强。提起劲来，迪克？——别怕我！——我几乎宁愿揍一个女人而不揍你。伯莎。梅森是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一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她的母亲，那个克里奥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我是同她的女儿结婚后才发现的，因为以前他们对家庭的秘密守口如瓶。伯莎像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孩子，在这两方面承袭了她母亲。我曾有过一位迷人的伴侣——纯洁、聪明、谦逊。你可能想象我是一个幸福的男人——我经历了多么丰富的场面：呵！我的阅历真有趣，要是你们知道就好了！不过我不再进一步解释了，布里格斯、沃德、梅森——我邀请你们都上我家去，拜访一下普尔太太的病人，我的妻子！——你们会看到我受骗上当所娶的是怎样一个人，评判一下我是不是有权撕毁协议，寻求至少是符合人性的同情。“这位姑娘，”他瞧着我往下说，“沃德，对讨厌的秘密，并不比你们知道得更多。她认为一切既公平又合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入骗婚的圈套，同一个受了骗的可怜虫结亲，这个可怜虫早已跟一个恶劣、疯狂、没有人性的伴侣结合！来吧，你们都跟我来？”

他依然紧握着我的手，离开了教堂。三位先生跟在后面。我们发现马车停在大厅的前门口。

“把它送回马车房去，约翰，”罗切斯特先生冷冷地说，“今天不需要它了。”

我们进门时，费尔法克斯太太、阿黛勒、索菲娅、莉娅都走上前来迎接我们。

“统统都向后转。”主人喊道，“收起你们的祝贺吧？谁需要它呢？——我可不要！——它晚了十五年？”

他继续往前走，登上楼梯，一面仍紧握着我的手，一面招呼先生们跟着他，他们照办了。我们走上第一道楼梯，经过门廊，继续上了三楼。罗切斯特先生的万能钥匙打开了这扇又矮又黑的门，让我进了铺有花毯的房间，房内有一张大床和一个饰有图案的柜子。

“你知道这个地方，梅森，”我们的向导说，“她在这里咬了你，刺了你。”

他撩起墙上的帷幔，露出了第二扇门，又把它打开。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燃着一堆火，外面围着一个又高又坚固的火炉围栏，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子上悬挂着一些灯。格雷斯。普尔俯身向着火，似乎在平底锅里炒着什么东西。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一个人影在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象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活象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一头黑白相间、乱如鬃毛的头发遮去了她的头和脸。

“早上好，普尔太太？”罗切斯特先生说，“你还好吗？你照管的人今天怎么样？”

“马马虎虎，先生，谢谢你，”格雷斯一面回答，一面小心地把烧滚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炉旁架子上。“有些急躁，但没有动武。”

一阵凶恶的叫声似乎揭穿了她报喜不报忧，这条穿了衣服的野狗直起身来，高高地站立在后腿上。

“哎呀，先生，她看见了你？”格雷斯嚷道，“你还是别呆在这儿。”

“只呆一会儿，格雷斯。你得让我呆一会儿。”

“那么当心点，先生！看在上帝面上，当心！”

这疯子咆哮着，把她乱蓬蓬的头发从脸上撩开，凶狠地盯着来访者。我完全记得那发紫的脸膛，肿胀的五官。普尔太太走上前来。

“走开，”罗切斯特先生说着把她推到了一边。“我想她现在手里没有刀吧？而且我防备着。”

“谁也不知道她手里有什么，先生，她那么狡猾，人再小心也斗不过她的诡计。”

“我们还是离开她吧。”梅森悄声说。

“见鬼去吧！”这便是他姐夫的建议。

“小心！”格雷斯大喝一声。三位先生不约而同地往后退缩，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推到他背后。疯子猛扑过来，凶恶地卡住他喉咙，往脸上就咬。他们搏斗着。她是大个子女人，腰圆膀粗，身材几乎与她丈夫不相上下。厮打时显露出男性的力量，尽管罗切斯特先生有着运动员的体质，但不止一次险些儿被她闷死。他完全可以狠狠一拳将她制服，但他不愿出手，宁愿扭斗。最后他终于按住了她的一双胳膊。格雷斯递给他一根绳子，他将她的手反绑起来，又用身边的一根绳子将她绑在一把椅子上。这一连串动作是在凶神恶煞般地叫喊和猛烈的反扑中完成的。随后罗切斯特先生转向旁观者，带着刻毒而凄楚的笑看着他们。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说。“这就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尝到的夫妇间拥抱的滋味——这就是我闲暇时所能得到的爱抚与慰藉，而这是我希望拥有的（他把他的手放在我肩上）。这位年青姑娘，那么严肃，那么平静地站在地狱门口，镇定自若地观看着一个魔鬼的游戏。我要她，是希望在那道呛人的菜之后换换口味。沃德和布里格斯，瞧瞧两者何等不同！把这双明净的眼睛同那边红红的眼珠比较一下吧。——把这张脸跟那付鬼相——这付身材与那个庞大物比较一下吧，然后再来审判我吧。布道的牧师和护法的律师，都请记住，你们怎么来审判我，将来也会受到怎么样的审判。现在你们走吧，我得要把我的宝贝藏起来了。”

我们都走了出来。罗切斯特先生留后一步，对格雷斯。普尔再作了交代。我们下楼时律师对我说：“你，小姐，”他说，“证明完全是无辜的，等梅森先生返回马德拉后，你的叔叔听说是这么回事会很高兴——真的，要是他还活着。”

“我的叔叔！他怎么样？你认识他吗？”

“梅森先生认识他，几年来爱先生一直与他丰沙尔的家保持通讯联系。你的叔叔接到你的信，得悉你与罗切斯特先生有意结合时，梅森先生正好也在，他是回牙买加的路上，逗留在马德拉群岛疗养的。爱先生提起了这个消息，因为他知道我的一个顾客同一位名叫罗切斯特先生的相熟。你可以想象，梅森先生既惊讶又难受，便披露了事情的真相。很遗憾，你的叔叔现在卧病在床，考虑到疾病的性质，——肺病——以及疾病的程度，他很可能会一病不起。他不可能亲自赶到英国，把你从掉入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但他恳求梅森先生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这桩诈骗婚姻。他让我帮他的忙。我使用了一切公文快信，谢天谢地，总算并不太晚，无疑你也必定有同感。要不是我确信你还没赶到马德拉群岛，你的叔叔会去世，我会建议你同梅森先生结伴而行。但事情既然如此，你还是留在英国，等你接到他的信或者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后再说。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事需要呆着吗？”他问梅西森先生。

“不，没有了，——我们走吧，”听者急不可耐地回答。他们没有等得及向罗切斯特先生告别，便从大厅门出去了。牧师呆着同他高傲的教区居民交换了几句劝导或是责备的话，尽了这番责任，也离去了。

我听见他走了，这时我已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正站在半掩着的门旁边。人去楼空，我把自己关进房间，拴上门，免得别人闯进来，然后开始——不是哭泣，不是悲伤，我很镇静，不会这样，而是——机械地脱下婚礼服，换上昨天我要最后一次穿戴的呢袍。随后我坐了下来，感到浑身疲软。我用胳膊支着桌子，将头靠在手上。现在我开始思考了。在此之前，我只是听，只是看，只是动——由别人领着或拖着，跟上跟下——观看事情一件件发生，秘密一桩桩揭开。而现在，我开始思考了。

早上是够平静的——除了与疯子交手的短暂场面，一切都平平静静。教堂里的一幕也并没有高声大气，没有暴怒，没有大声吵闹，没有争辩，没有对抗或挑衅，没有眼泪，没有哭泣。几句话一说，平静地宣布对婚姻提出异议，罗切斯特先生问了几个严厉而简短的问题，对方作了回答和解释，援引了证据，我主人公开承认了事实，随后看了活的证据。闯入者走了，一切都过去了。

我像往常那样呆在我的房间里——只有我自己，没有明显的变化。我没有受到折磨，损伤或者

残害，然而昨天的简。爱又在哪儿呢？——她的生命在哪儿？——她的前程在哪儿？

简·爱，她曾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期待的女人——差一点做了新娘——再度成了冷漠、孤独的姑娘。她的生命很苍白，她的前程很凄凉。圣诞的霜冻在仲夏就降临；十二月的白色风暴六月里便刮得天旋地转；冰凌替成熟的苹果上了釉彩；积雪摧毁了怒放的玫瑰；干草田和玉米地里覆盖着一层冰冻的寿衣；昨夜还姹紫嫣红的小巷，今日无人踩踏的积雪已经封住了道路；十二小时之前还树叶婆娑、香气扑鼻犹如热带树丛的森林，现在已经白茫茫一片荒芜，犹如冬日挪威的松林，我的希望全都熄灭了——受到了微妙致命的一击，就像埃及的长子一夜之间所受到的一样。我观察了自己所抱的希望，昨天还是那么繁茂，那么光彩照人，现在却变得光秃秃、寒颤颤、铅灰色了——成了永远无法复活的尸体，我审视着我的爱情，我主人的那种感情——他所造成的感情，在我心里打着寒颤，象冰冷却摇篮里的一个病孩，病痛已经缠身，却又难以回到罗切斯特先生的怀抱——无法从他的胸膛得到温暖。呵，永远也回不到他那儿去了，因为信念已被扼杀——信任感已被摧毁！对我来说，罗切斯特先生不是过去的他了，因为他已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我不会把恶行加予他，我不会说他背叛了我，但是真理那种一尘不染的属性，已与他无缘了，我必须离他而去，这点我看得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起——怎样走——上哪儿去，我还不能明辨。但我相信他自己会急于把我从桑菲尔德撵走，他似乎已不可能对我怀有真情，而只有忽冷忽热的激情，而且受到压抑。他不再需要我了，现在我甚至竟害怕与他狭路相逢，他一见我准感到厌恶。呵，我的眼睛多瞎！我的行动多软弱！

我的眼睛被蒙住了，而且闭了起来。旋转的黑暗飘浮着似乎包围了我，思绪滚滚而来犹如黑色的浊流。我自暴自弃，浑身松弛，百无聊赖，仿佛躺在一条大河干枯的河床上，我听见洪水从远山奔泻而来，我感觉到激流逼近了，爬起来吧，我没有意志，逃走吧，我又没有力气。我昏昏沉沉地躺着，渴望死去。有一个念头仍像生命那样在我内心搏动——上帝的怀念，并由此而产生了无言的祈祷。这些话在我没有阳光的内心往复徘徊，仿佛某些话该悄声倾吐出来，却又无力去表达它们。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急难确实近了，而我并没有请求上天消灾灭祸——我既没有合上双手，没有屈膝，也没有张嘴——急难降临了，洪流滚滚而来把我吞没。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十分孤单，我的爱情已经失去，我的希望已被浇灭，我的信心受了致命的一击，这整个想法犹如一个色彩单调的块状物，在我头顶有力地大幅度摆动着。这痛苦的时刻不堪描述。真是“水灌进了我的灵魂，我陷入了深深的泥淖，觉得无处立足，坠进深渊，激流把我淹没了。”

这以后的三天三夜，我脑子里的记忆很模糊。我能回忆起那段时间一鳞半爪的感觉，但形不成什么想法，付诸不了行动。我知道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躺在狭窄的床上，我与那张床似乎已难舍难分。我躺着一动不动，像块石头。把我从那儿挣开，几乎等于要我的命。我并不在乎时间的流逝——不在乎上午转为下午、下午转为晚上的变化。我观察别人进出房间，甚至还能分辨出他们是谁，能听懂别人在我身旁所说的话，但回答不上来。动嘴唇与动手脚一样不行。佣人汉娜来得最多，她一来就使我感到不安。我有一种感觉，她希望我走。她不了解我和我的处境，对我怀有偏见。黛安娜和玛丽每天到房间来一两回。她们会在我床边悄声说着这一类话：

“幸好我们把她收留下来了。”

“是呀，要是她整夜给关在房子外面，第二天早晨准会死有门口。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苦头。”

“我想象是少见的苦头吧，——消瘦、苍白、可怜的流浪者！”

“从她说话的神态看，我认为她不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她的口音很纯。她脱下的衣服虽然湿淋淋溅了泥，但不旧，而且很精致。”

“她的脸很奇特，尽管皮包骨头又很憔悴，但我比较喜欢。可以想见她健康而有生气时、面孔一定很可爱。”

在她们的交谈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们说过一句话，对自己的好客，表示懊悔，或者对我表示怀疑或厌恶。我得到了安慰。

圣·约翰先生只来过一次，他瞧着我，说我昏睡不醒是长期疲劳过度的反应，认为不必去叫医生，确信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他说每根神经都有些紧张过度，所以整个机体得有一段沉睡

麻木的时期，而并不是什么病。他想象我的身体一旦开始恢复，会好得很快。他用几句话表示了这些意见，语调平静而低沉。他顿了一下之后又加了一句，用的是一个不习惯于长篇大论的人的语调：“一张不同一般的脸，倒没有庸俗下贱之相。”

“恰恰相反，”黛安娜回答，“说实话，圣·约翰，我内心对这可怜的小幽灵产生了好感。但愿我们永远能够帮助她。”

“这不大可能，”对方回答，“你会发现她是某个年轻小姐，与自己朋友产生了误会，可能轻率地一走了之。要是她不固执，我们也许可以把她送回去。但是我注意到了她脸上很有力的线条，这使我怀疑她脾气很倔强。”他站着端详了我一会，随后补充说，“她看上去很聪明，但一点也不漂亮。”

“她病得那么重，圣·约翰。”

“不管身体好不好，反正长得很一般。那些五官缺少美的雅致与和谐。”

到了第三天我好些了，第四天我已能说话，移动，从床上坐起来，转动身子。我想大约晚饭时间，汉娜端来一些粥和烤面包。我吃得津津有味，觉得这些东西很好吃——不像前几天发烧时，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她离开我时，我觉得已有些力气，恢复了元气。不久，我对休息感到厌烦，很想起来动动，想从床上爬起来。但是穿什么好呢？只有溅了泥的湿衣服，我就是那么穿着睡在地上，倒在沼泽地里的，我羞于以这身打扮出现在我的恩人们面前。不过我免掉了这种羞辱。我床边的椅子上摆着我所有的衣物，又干净又干燥。我的黑丝上衣挂在墙上。泥沼的印迹已经洗去，潮湿留下的褶皱已经熨平，看上去很不錯了，我的鞋子和袜子已洗得干干净净，很是象样了，房子里有流洗的工具，有一把梳子和一把刷子可把头发梳理整齐。我疲乏地挣扎了一番，每隔五分钟休息一下，终于穿好了衣服。因为消瘦，衣服穿在身上很宽松，不过我用披肩掩盖了这个不足。于是我再一次清清爽爽体体面面了——没有一丝我最讨厌、并似乎很降低我身份的尘土和凌乱——我扶着栏杆，爬下了石头楼梯，到了一条低矮窄小的过道，立刻进了厨房。厨房里弥漫着新鲜面包的香气和熊熊炉火的暖意。汉娜正在烤面包。众所周知，偏见很难从没有用教育松过土施过肥的心田里根除。它象野草钻出石缝那样顽强地在那儿生长。说实在，起初汉娜冷淡生硬。近来开始和气一点了，而这回见我衣冠楚楚，竟笑了起来。

“什么，你已经起来了？”她说，“那么你好些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坐在炉边我的椅子上，”她指了指那把摇椅。我坐了下来。她忙碌着，不时从眼角瞟我。她一边从烤炉里取出面包，一面转向我生硬地问道：“你到这个地方来之前也讨过饭吗？”

我一时很生气，但想起发火是不行的，何况在她看来我曾像个乞丐，于是便平心静气地回答了她，不过仍带着明显的强硬口气“你错把我当成乞丐了，跟你自己或者你的小姐们一样，我不是什么乞丐。”

她顿了一下后说：“那我就不大明白了，你象是既没有房子，也没有铜子儿？”

“没有房子或铜子儿（我猜你指的是钱）并不就成了你说的那个意思上的乞丐。”

“你读过书吗？”她立刻问，“是的，读过不少书。”

“不过你从来没有进过寄宿学校吧？”

“我在寄宿学校呆了八年。”

她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你为什么还养不活自己呢？”

“我养活了自己，而且我相信以后还能养活自己。拿这些鹅莓干什么呀？”她拎出一篮子鹅莓时我问。

“做饼。”

“给我吧，我来拣。”

“不，我什么也不要你干。”

“但我总得干点什么。还是让我来吧。”

她同意了，甚至还拿来一块干净的毛巾铺在我衣服上，一面还说：“怕你把衣服弄脏了。”

“你不是干惯佣人活的，从你的手上看得出来，”她说，“也许是个裁缝吧？”

“不是，你猜错啦，现在别管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不要为我再去伤你的脑筋，不过告诉我你们这所房子叫什么名字。”

“有人叫它沼泽居，有人叫它沼泽宅。”

“住在这儿的那位先生叫圣。约翰先生？”

“不，他不住在这儿，只不过暂时呆一下。他的家在自己的教区莫尔顿。”

“离这儿几英里的那个村子？”

“是呀。”

“他干什么的。”

“是个牧师。”

我还记得我要求见牧师时那所住宅里老管家的回答。

“那么这里是他的父亲的居所了？”

“不错。老里弗斯先生在这儿住过，还有他父亲，他祖父，他曾祖父。”

“那么，那位先生的名字是圣。约翰。里弗斯先生了。”

“是呀，圣。约翰是他受洗礼时的名字。”

“他的妹妹名叫黛安娜和玛丽。里弗斯？”

“是的。”

“他们的父亲去世了？”

“三个星期前中风死的。”

“他们没有母亲吗，”

“太太去世已经多年了。”

“你同这家人生活得很久了吗？”

“我住在这里三十年了，三个人都是我带大的。”

“那说明你准是个忠厚的仆人。尽管你那么没有礼貌地把我当作乞丐，我还是愿意那么说你的好话。”

她再次诧异地打量着我。“我相信，”她说，“我完全把你看错了，不过这里来往的骗子很多，你得原谅我。”

“而且，”我往下说，口气颇有些严厉，“尽管你要在一个连条狗都不该撵走的夜晚，把我赶出门外。”

“嗯，是有点狠心。可是叫人怎么办呢？我想得更多的是孩子们而不是我自己，他们也怪可怜的，除了我没有别人照应。我总该当心些。”

我沉着脸几分钟没有吱声。

“你别把我想得太坏，”她又说。

“不过我确实把你想得很坏”，我说，“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倒不是因为你不许我投宿，或者把我看成了骗子，而是因为你刚才把我没‘铜子儿’没房子当成了一种耻辱。有些在世的好人像我一样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不该把贫困看作罪过。”

“以后不该这样了，”她说，“圣。约翰先生也是这么同我说的。我知道自己错了一——但是，我现在对你的看法跟以前明显不同了。你看来完全是个体面的小家伙。”

“那行了——我现在原谅你了，握握手吧。”她把沾了面粉布满老茧的手塞进我手里，她粗糙的脸上闪起了一个更亲切的笑容，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朋友。

汉娜显然很健谈。我拣果子她捏面团做饼时，她继续细谈着过世的主人和女主人，以及她称作“孩子们”的年轻人。

她说老里弗斯先生是个极为朴实的人，但是位绅士，出身于一个十分古老的家族。沼泽居自建成以后就一直属于里弗斯先生，她还肯定，这座房子“已有两百年左右历史了——尽管它看上去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丝毫比不上奥利弗先生在莫尔顿谷的豪华富宅，但我还记得比尔。奥利弗的父亲是个走家穿户的制针人，而里弗斯家族在过去亨利时代都是贵族，看看莫尔顿教堂法衣室记事簿，就谁都知道。”不过她仍认为“老主人像别人一样——并没有太出格，只是完全迷恋于狩猎种田等等。”女主人可不同。她爱读书，而且学得很多。“孩子们”像她。这一带没有人跟他们一样的，以往也没有。三个人都喜欢学习，差不多从能说话的时候起就这样了，他们自己一直“另有一套”。圣。约翰先生长大了就进大学，做起牧师来、而姑娘们一离开学校

就去找家庭教师的活，他们告诉她，他们的父亲，几年前由于信托人破产，而丧失了一大笔钱。他现在已不富裕，没法给他们财产，他们就得自谋生计了。好久以来他们已很少住在家里了，这会儿是因为父亲去世才来这里小住几周的。不过他们确实也喜欢沼泽居和莫尔顿，以及附近所有的荒原和小山。他们到过伦敦和其他很多大城市，但总是说什么地方也比不上家里。另外，他们彼此又是那么融洽——从来不争不吵。她不知道哪里还找得到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

我拣完了鹅莓后问她，两位小姐和她们的哥哥上哪儿去了。

“散步上莫尔顿去了，半小时内会回来吃茶点。”

他们在汉娜规定的时间内回来了，是从厨房门进来的。圣。约翰先生见了我不过点了点头就走过了。两位小姐停了下来。玛丽心平气和地说了几句话，表示很高兴见我 already 好到能下楼了。黛安娜握住我的手，对我摇摇头。

“你该等我允许后才好下楼，”她说。“你脸色还是很苍白——又那么瘦！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姑娘！”

黛安娜的声调在我听来象鸽子的咕咕声。她有一双我很乐意接触她目光的眼睛。她的整张脸似乎都充满魅力。玛丽的面容，一样聪明——她的五官一样漂亮，但她的表情更加冷淡，她的仪态虽然文雅却更显得隔膜。黛安娜的神态和说话的样子都有一种权威派头，显然很有主意。我生性喜欢服从像她那样有依靠的权威，在我的良心和自尊允许范围内，向富有活力的意志低头。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继续说。“这不是你呆的地方。玛丽和我有时在厨房里坐坐，因为在家里我们爱随便些，甚至有些放肆——但你是客人，得到客厅去。”

“我在这儿很舒服。”

“一点也不——汉娜这么忙这忙那会把面粉沾在你身上。”

“另外，火炉对你也有些太热，”玛丽插嘴说。

“没有错，”她姐姐补充说。“来吧，你得听话。”她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拉我起来，领进内室。

“那儿坐着吧，”她说把我安顿在沙发上，“我们来脱掉衣服，准备好茶点。在沼泽居小家庭中享受的另一个特权，是自己准备饭菜，那往往是想要这么干，或者汉娜忙着烘烤，调制、烫衣的时候，”

她关了门，留下我与圣。约翰先生单独呆着。他坐在我对面，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张报纸。我先是打量了一下客厅。随后再看看厅主人。

客厅不大，陈设也很朴实，但于净整洁十分舒服。老式椅子油光锃亮，那张胡桃木桌子象面穿衣镜。斑驳的墙上装饰着几张过去时代奇怪而古老的男女画像。在一个装有玻璃门的橱里，放着几本书和一套古瓷器。除了放在书桌上的一对针线盒和青龙木女用书台，房间里没有多余的装饰品——没有一件现代家具。包括地毯和窗帘在内的一切，看上去既陈旧而又保养得很好。

圣。约翰先生——一动不动地坐着，犹如墙上色彩暗淡的画，眼睛盯着他细读着的那页书，嘴唇默默地闭着，——很容易让我细看个究竟，他要是装成塑像，而不是人，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他很年青——二十八至三十光景——高挑个子，身材颇长。他的脸引人注目，像一张希腊人的脸，轮廓完美、长着一个笔直的古典式鼻子，一张十足雅典人的嘴和下巴。说实在，英国人的脸很少像他那样如此酷似古典脸型的。他自己的五官那么匀称，也许对我的不匀称便有点儿吃惊了。他的眼睛又大又蓝，长着棕色的睫毛，高高的额头跟象牙一般苍白，额头上不经意披下了几缕金色的头发。

这是一幅线条柔和的写生，是不是，读者？然而画中的人给人的印象却并不属于那种温和忍让、容易打动甚至十分平静的个性。虽然他此刻默默地坐着，但我觉察到，他的鼻孔、嘴巴、额头有着某种东西，表现出内心的不安、冷酷或急切。他的妹妹们回来之前、他还没有同我说过一个字，或者朝我看过一眼。黛安娜走进走出，准备着茶点，给我带来了一块在炉顶上烤着的小饼。

“这会儿就把它吃掉吧，”她说、“你准饿了。汉娜说从早饭到现在，你只喝了点粥，什么也没吃。”

我没有谢绝，我的胃口恢复了，而且很好，这时里弗斯先生合上书，走到桌子旁边。他就座时，那双画一般的蓝眼睛紧盯着我。目光里有一种不拘礼节的直率，一种锐利、明确的坚定，说明

他一直避开陌生人不是出于腼腆，而是故意的。

“你很饿，”他说。

“是的，先生。”这是我的习惯——向来的习惯，完全是直觉——简问简答，直问直说。

“幸好三天来的低烧迫使你禁食，要是一开始便放开肚子吃就危险了。现在你可以吃了，不过还是得节制。”

“我相信不会花你的钱吃得很久，先生，”这是我笨嘴笨舌、粗里粗气的回答。

“不，”他冷冷地说：“等你把朋友的住址告诉我们后，我们可以写信给他们，你就又可以回家了。”

“我得直率地告诉你们，我没有能力这么做，因为我既没有家，也没有朋友。”

三位都看着我，但并非不信任。我觉得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怀疑的表情，而更多的是好奇。我尤其指小姐们。圣。约翰的眼睛表面看来相当明净，但实际上深不可测。他似乎要把它用作探测别人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暴露自己内心的窗口。眼神里热情与冷漠的交融，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鼓励别人，而是要使人感到窘迫。

“你的意思是说，”他问，“你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亲朋？”

“是的。没有一根纽带把我同哪位活着的人维系在一起，我也没有任何权利走进英国的任何人家。”

“像你这样年纪，这种状况是绝无仅有的。”

说到这里我看到他的目光扫到了我手上，这时我双乎交叉，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但他的话立刻解释了那种探寻。

“你没有结婚？是个单身女人？”

黛安娜大笑起来。“嗨，她不会超过十七、十八岁，圣。约翰。”她说。

“我快十九了，不过没有结过婚，没有。”

我只觉得脸上一阵热辣辣的火烧，一提起结婚又勾起了我痛苦和兴奋的回忆。他们都看出了我的发窘和激动。黛安娜和玛丽把目光从我涨得通红的脸上转向别处，以便使我得到宽慰，但是她们那位有些冷漠和严厉的哥哥却继续盯着我，直至他引起的麻烦弄得我既流泪又变脸，“你以前住在什么地方，”他此刻又问了。

“你也太爱打听了，圣。约翰，”玛丽低声咕哝着。但他带着诱人肺腑的坚定的眼光，将身子俯过桌子，要求得到回答。

“我住在哪儿，跟谁住在一起，这是我的秘密，”我回答得很简略。

“在我看来，要是你高兴，不管是圣。约翰还是其他人的提问，你都有权不说，”黛安娜回答说。

“不过要是我不了解你和你的身世，我无法帮助你，”他说。“而你是需要帮助的，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我需要帮助，也寻求帮助，先生——希望某个真正的慈善家会让我有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及让我把日子过下去的报酬，就是能满足生活的必需也好。”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位真正的慈善家，不过我愿意真诚地竭尽全力帮助你。那么首先你得告诉我，你习惯于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这会儿我已经吞下了茶点，饮料使我犹如喝了酒的巨人，精神大为振作，它给我衰弱的神经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我能够不慌不忙同这位目光敏锐的年轻法官说话，“里弗斯先生，”我说着转向了他，像他看我那样，堂而皇之毫无羞色地看着他，“你和你的妹妹们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一个最伟大的人，能为他的同类所做的，你以你高尚的殷勤，从死亡中拯救了我。你所施予的恩惠，使你绝对有权要求我感激你，并且某种程度上要求知道我的秘密。我会在不损害我心境的平静、自身及他人道德和人身的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把你们所庇护的流浪者的身世说个明白。”

“我是一个孤儿，一个牧师的女儿。我还不能记事父母就去世了。我靠人赡养长大，在一个慈善机构受了教育。我甚至可以告诉你这个机构的名字，在那里我做了六年学生，两年教师——××郡罗沃德孤儿院，你可能听到过它，里弗斯先主？——罗伯特。布罗克赫斯特牧师是司库。”

“我听说过布罗克赫斯特先生，也见过这学校。”

“差不多一年前我离开了罗沃德，去当私人家庭教师。我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很愉快。”

来这里的四天前，我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离开的原因我不能也不该解释，就是解释也没有用——会招来危险，听起来也难以令人置信。我没有责任，像你们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那样是无罪的。我很难过，以后一段时间还得这样，因为把我从我看作天堂的房子里赶出来的原因，奇怪而可怕。在计划逃离时我看到了两点——速度和秘密，为了做到这两点，我不得不把我的所有统统留下，只拿了一包裹。就是这个包裹，我也在匆忙和烦恼中，忘了从把我带到惠特克劳斯的马车上拿下来了。于是我囊空如洗来到这附近。我在露天宿了两夜，游荡了两天，没有跨进过一条门槛，在这段时间只有两回吃过东西。正当我由于饥饿、疲乏和绝望到了几乎只剩最后一口气时，你里弗斯先生，不让我饿死冻死在家门口，把我收留进你们的房子。我知道从那时起你妹妹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因为在我外表上麻木迟钝的那些日子里，我并不是没有感觉的——我对你们自然、真诚、亲切的怜悯，如同对你合乎福音的慈善，欠下了一笔很大的债。”

“这会儿别要她再谈下去了，圣。约翰，”我停下来时黛安娜说。“显然她不宜激动，上沙发这儿来，坐下吧，爱略特小姐。”

一听这个别名，我不由自主地微微一惊，我已忘了我新起的名字。但什么都逃不过他眼睛的里弗斯先生，立刻注意到了。

“你说你的名字叫简。爱略特是吗？”他说，“我是这么说过，这个名字，我想是作为权宜之计暂时用用的，但不是我的真名、所以初一听有些陌生。”

“你不愿讲你的真名，”

“不愿。我尤其担心被人发现。凡是要导致这种后果的事，我都要避开，”

“我敢肯定你做得很对，”黛安娜说。“现在，哥哥，一定得让她安宁，一会儿了。”

但是，圣。约翰静默了一会儿后，又开腔了，还是像刚才那样目光敏锐，不慌不忙。

“你不愿长期依赖我们的好客吧——我看你会希望尽快摆脱我妹妹们的怜悯，尤其是我的慈善（我对他的强调很敏感，但也不生气——因为那是正当的），你希望不依赖我们吗？”

“是的。我已经这么说过。告诉我怎么干活，或者怎么找活干，这就是我现在所要求的，然后我走，即使是到最简陋的草屋去——但在那之前，请让我呆在这儿，我害怕再去品尝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恐怖。”

“说实在你应当留在这儿，”黛安娜把她白皙的手搭在我头上说。“你应当这样，”玛丽重复说，口气里透出了含蓄的真诚，这在她似乎是自然的流露。

“你瞧，我的妹妹们很乐意收留你，”圣。约翰先生说，“就像乐意收留和抚育一只被寒风驱赶到了窗前，快要冻僵的鸟一样。我更倾向于让你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要努力这样做。但是请注意，我的活动范围很窄，不过是个贫苦乡村教区的牧师。我的帮助肯定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是你不屑于干日常琐事，那就去寻找比我所能提供的更有效的帮助吧。”

“她已经说过，凡是力所能及的正当活儿，她都愿意干。”黛安娜替我作了回答。“而且你知道，圣。约翰，她无法挑谁来帮忙，连你这种犟脾气的人，她也不得不忍受。”

“我可以当个裁缝，我可以当个普通女工，要是干不了更好的活，我可以当个仆人，做个护理女。”我回答。

“行，”圣。约翰先生十分冷淡地说。“如果你有这志气，我就答应帮你忙了，用我自己的时间，按我自己的方式。”

这时他又继续看他那本茶点之前就已埋头在看的书了。我立刻退了出去，因为就眼下体力所及，我已经谈得够多，坐得够长了。

我的家呀——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家——是一间小屋。小房间里墙壁已粉刷过，地面是用沙铺成的。房间内有四把漆过的椅子，一张桌子，一个钟，一个碗橱。橱里有两三个盘子和碟子，还有一套荷兰白釉蓝彩陶器茶具。楼上有一个面积跟厨房一般大小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松木床架和一个衣柜，虽然很小，盛放我为数不多的衣物绰绰有余，尽管我的和蔼可亲、慷慨大方的朋友，已经为我增添了一些必要的衣服。

这会儿正是傍晚时分，我给了当我女仆的小孤女一个桔子，打发她走了。我独自坐在火炉旁。今天早上，村校开学了。我有二十个学生，但只有三个能读，没有人会写会算，有几个能编织，少数几个会一点缝纫，她们说起话来地方口音很重。眼下我和她们彼此难以听懂对方的语言。

其中有几个没有礼貌，十分粗野。难以驾驭，同时又很无知。但其余的却容易管教，愿意学习，显露出一种令人愉快的气质。我决不能忘记，这些衣衫粗陋的小农民，像最高贵血统的后裔一样有血有肉的；跟出身最好的人一样，天生的美德、雅致，智慧、善良的的情感，都可能在她们的心田里发芽，我的职责是帮助这些萌芽成长，当然在尽责时我能获得某种愉快。但我并不期望从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中尝到多大乐趣。不过无疑要是我调节自己的心态，尽力去做，它也会给我以足够的酬报，让我一天天生活下去。

今天上午和下午我在那边四壁空空、简陋不堪的教室里度过的几小时，难道自己就快乐、安心、知足吗，为了不自欺欺人，我得回答——没有。我觉得有些孤寂，我感到——是呀。自己真愚蠢——我感到有失身份。我怀疑我所跨出的一步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对周围见到和听到的无知、贫穷和粗俗略微有点失望。但别让我因为这些情感而痛恨和蔑视自己。我知道这些情感是不对的——这是一大进步。我要努力驱除这些情感。我相信明天我将部分地战胜它们；几周之后或许完全征服它们；几个月后，我会高兴地看到进步，看到学生们大有进展，于是满意就会取代厌恶了。

同时，也让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何者为好？——经不住诱惑听凭欲念摆布，不作痛苦的努力——没有搏斗——落入温柔的陷阱，在覆盖着陷阱的花丛中沉沉睡去。在南方的气候中一觉醒来，置身于享乐别墅的奢华之中，原来已住在法国，做了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妇，一半的时间因为他的爱而发狂——因为他会——呵，不错，他暂时会很爱我。他确实爱我——再也没有谁会这么爱我了。我永远也看不到有谁会对美丽、青春、优雅如此虔敬了——因为我不会对任何其他产生这样的魅力。他非常喜欢我，为我感到自豪——而其他是谁也做不到的——可是我会去哪儿漫游，我会说什么，尤其是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我问，在马赛愚人的天堂做一个奴隶——一会儿开心得浑身发烧，头脑发昏——一会儿因为羞愧和悔恨而痛苦流涕，是这样好呢，还是——在健康的英国中部一个山风吹拂的角落，做一个无忧无虑老老实实的乡村女教师好呢？

是的，我现在感到，自己坚持原则和法规，蔑视和控制狂乱时刻缺乏理智的冲动是对的。上帝指引我作了正确的选择，我感谢上苍的指导！

薄暮时分，我想到这里便站了起来，走向门边，看看收获日子的夕阳，看看小屋前面静悄悄的田野，田野与学校离村庄有半英里。鸟儿们正唱着它们最后的一曲。

“微风和煦，露水芬芳。”

这么瞧着感到很愉快，而且惊异地发觉自己不久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厄运硬是把两情依依的我与主人拆开；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绝望的忧伤和极度的愤怒——我离开的后果——这些也许正拉着他远远离开正道，失去了最后改邪归正的希望。一想到这里我从黄昏可爱的天空和莫尔顿孤独的溪谷转过脸来——我说孤独，那是因为在山弯里，除了掩映在树从中的教堂和牧师住宅，以及另一头顶端住着有钱的奥利弗先生和他的女儿的溪谷庄园，再也看不见其他建筑了。我蒙住眼睛，把头靠在房子的石门框上。但不久那扇把我的小花园与外边草地分开的小门附近，传来了轻轻的响动，我便抬起头来。一条狗——不一会儿我看到是里弗斯先生的猎狗卡罗——正用鼻子推着门。圣。约翰自己抱臂靠在门上，他双眉紧锁，严肃得近乎不快的目光盯着我，我把他请进了屋。

“不，我不能久呆，我不过给你捎来了一个小包裹，是我妹妹们留给你的。我想里面有一个颜色盒，一些铅笔和纸张。”

走过去收了下来，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礼品。我走近他时，我想他用严厉的目光审视着我。毫无疑问，我脸上明显有泪痕。

“你发觉第一天的工作比你预料的要难吗？”他问。

“呵，没有！相反，我想到时候我会跟学生们处得很好。”

“可是也许你的居住条件——你的房子——你的家具——使你大失所望？说真的是够寒碜的，不过——”我打断了他的：“我的小屋很干净，也经得住风雨。我的家具很充足，使用起来也方便。我所看到的只能使我感到幸运，而不是沮丧。我绝不是这样一个傻瓜和享乐主义者，居然对缺少地毯、沙发、银盘而懊悔不已。更何况五周前我一无所有——我当时是一个弃儿、一个乞丐、

一个流浪者。现在我有熟人，有了家，有了工作。我惊异于上帝的仁慈，朋友的慷慨，命运的恩惠。我并不感到烦恼。”

“可是你不觉得孤独是一种压抑吗？你身后的小房子黑咕隆咚，空空荡荡，”

“我几乎还没有时间来欣赏一种宁静感，更没有时间为孤独感而显得不耐烦了。”

“很好。我希望你体会到了你自己所说的满足，不管怎么说，你健全的理智会告诉你，像罗得的妻子那样犹犹豫豫，畏首畏尾，还为时过早。我见到你之前你遇到了什么，我无从知道，但我劝你要坚决抵制回头看的诱惑，坚守你现在的事业，至少干它几个月。”

“那正是我想做的，”我回答。圣·约翰继续说：“要控制意愿，改变天性并不容易，但从经验来看是可以做到的。上帝给了我们一定力量来创造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精力需要补充而又难以如愿的时候——我们的意志一意孤行，要走不该走的路的时候——我们不必因食物不足而挨饿，或者因为绝望而止步。我们只要为心灵寻找另一种养料，它像渴望一尝的禁果那样滋养，也许还更为清醇。要为敢于冒险的双脚开辟出一条路来，虽然更加坎坷，却同命运将我们堵塞的路一样直，一样宽。”

“一年之前，我也极其痛苦，觉得当牧师是一大错误。它千篇一律的职责乏味得要死。我热烈向往世间更活跃的生活——向往文学经历更激动人心的劳作——向往艺术家、作家、演说家的命运，只要不当牧师，随便当什么都可以。是的，一个政治家、一个士兵、一个光荣事业的献身者、一个沽名钓誉者、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的一颗心，在牧师的法衣下跳动。我认为我的生活是悲惨的，必须加以改变，否则我得死去。经过一段黑暗和挣扎的时期，光明到来，宽慰降临。我那原先狭窄的生活，突然间扩展到一望无垠的平原——我的能力听到了上天的召唤，起来，全力以赴，张开翅膀，任意飞翔。上帝赐予我一项使命，要做到底做得好，技巧和力量、勇气和雄辩等士兵、政治家、演说家的最好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出色的传教士都集这些于一身。

“我决心当个传教士。从那一刻起我的心态起了变化，镣铐熔化了，纷纷脱离我的官能，留下的不是羁绊而是擦伤的疼痛——那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其实我父亲反对我的决定，但自他去世以后，我已没有合法的障碍需要排除。一些事务已经妥善处理，莫尔顿的后继者也已经找到。一两桩感情纠葛已经冲破或者割断——这是与人类弱点的最后斗争，我知道我能克服，因为我发誓我一定要克服它——我离开欧洲去东方。”

他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奇怪、克制却又强调的口吻。说完了抬起头来，不是看我，而是看着落日，我也看了起来。他和我都背朝着从田野通向小门的小径。在杂草丛生的小径上，我们没有听到脚步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唯一让人陶醉的声音是潺潺的溪流声。因此当一个银铃似的欢快甜蜜的嗓音叫起来时，我们很吃了一惊：“晚上好，里弗斯先生，晚上好，老卡罗。你的狗比你先认出了你的朋友来呢，我还在底下田野上，他已经竖起耳朵，摇起尾巴来了，而你到现在还把背向着我。”

确实如此。尽管里弗斯先生刚听到音乐般的声调时吃了一惊，仿佛一个霹雳在他头上撕裂了云层似的。但就是对方把话说完了，他还是保持着说话人惊吓了他时的姿势，胳膊靠在门上，脸朝西。最后他从容地转过头来，我似乎觉得他旁边出现了一个幻影。离他三尺的地方，有一个穿着纯白衣服的形体——年青而优美的形体，丰满而线条很美。这人弯下腰下去抚摸卡罗时，抬起了头，把长长的面纱扔到后头，于是一张花也似的美妙绝伦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美妙绝伦是说重了一点，但我不愿收回这个词，或者另加修饰。英格兰温和的气候所能塑造的最可爱的面容，英格兰湿润的风和雾蒙蒙的天空所能催生，所能庇护的最纯正的玫瑰色和百合色这种描绘，在眼前这个例子中证明是恰到好处的。不缺一丝妩媚，不见任何缺陷。这位年轻姑娘面部匀称娇嫩，眼睛的形状和颜色就跟我们在可爱的图画上看到的无异，又大又黑又圆，眼睫毛又长又浓，以一种柔和的魅力围着一对美丽的眼睛。画过的眉毛异常清晰。白皙光滑的额头给色泽与光彩所形成的活泼美增添了一种宁静。脸颊呈椭圆形，鲜嫩而滑润。嘴唇也一样鲜嫩，红通通十分健康，外形非常可爱。整齐而闪光的牙齿，没有缺点，下巴有一个小小的酒窝。头发浓密成了一个很好的装饰。总之，合在一起构成理想美的一切优点都是属于她的，我瞧着这个漂亮的家伙，不胜惊讶，对她一心为之赞叹。大自然显然出于偏爱创造了她，忘记给予她

通常吝啬的后母会给的小礼，而授予了她外祖母会给的慷慨恩赐。

圣。约翰。里弗斯对这位人间天使有什么想法呢？我看见他向她转过脸去并瞧着她时，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一样自然地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把目光从这位仙女身上移开，正瞧着长在门边的一簇不起眼的雏菊。

“是个可爱的傍晚，不过你一个人外出就有些太晚了，”他一面说，一面用脚把没有开的雪白的花头踩烂了。

“呵，我下午刚从S市回来（她提了一下相距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城市）。爸爸告诉我你已经开办了一所学校，新的女教师已经来了，所以我用完茶后戴上草帽跑到山谷来看她了。就是她吗？”她指着我。

“是的，”圣。约翰说。

“你觉得会喜欢莫尔顿吗？”她问我，语调和举止里带着一种直率而幼稚的单纯，虽然有些孩子气，但讨人喜欢。

“我希望我会这样。我很想这么做。”

“你发现学生像你预料的那么专心么？”

“十分专心。”

“你喜欢你的房子吗？”

“很喜欢。”

“我布置得好吗？”

“真的很好。”

“而且选了爱丽丝。伍德来服侍你，不错吧？”

“确实这样。她可以管教，也很派用处。（那么我想这位就是继承人奥利弗小姐了。她似乎既在家产上又在那些天生丽质上得到了偏爱！我不知道她的出生碰上了什么行星的幸运组合呢？）”

“有时我会上来帮你教书，”她补充说。“这么时时来看看你，对我也可以换换口味，而我喜欢换口味。里弗斯先生，我呆在S市的时候非常愉快。昨天晚上，或者说今天早晨，我跳舞一直跳到两点。那，那个，——自从骚乱以后，那个团一直驻扎在那里，而军官们是世上最讨人喜欢的人，他们使我们所有年青的磨刀制剪商相形见绌。

我好像觉得圣。约翰先生的下唇突了出来，上唇卷起了一会儿。这位哈哈笑着的姑娘告诉他这些情况时，他的嘴看上去紧抿着，下半个脸异乎寻常地严肃和古板。他还从雏菊那儿抬起眼来凝视着她。这是一种没有笑容、搜索探寻、意味深长的目光。她再次一笑，算是对他的回答。笑声很适合她的青春年华，她那玫瑰色的面容，她的酒窝，她那晶莹的眸子。

圣。约翰默不作声十分严肃地站着时，她又开始抚摸起卡罗来。“可怜的，卡罗喜欢我，”她说，“它对朋友不严肃，不疏远。而且要是它能说话，它是不会不吭声的。”

她以天生的优美姿态，在年青而严峻的狗主人面前弯下腰，拍拍狗头时，我看见主人的脸上升起了红晕，看见他严肃的目光，已被突如其来的火花所融化，闪烁着难以克制的激情，因此他的脸烧得通红。作为一个男子，他看上去几乎象她作为一个女人那么漂亮。他的胸部一度起伏着，仿佛那颗巨大的心对专横的约束感到厌倦，已经违背意志扩展起来，强劲有力地跳动了一下，希望获得自由。但他把它控制住了，我想就像一位坚定的骑手勒住了腾起的马一样。对她那种饱含温情的友好表示，他既没用语言也没通过动作来回答。

“爸爸说你现在从不来看我们了，”奥利弗小姐抬起头来继续说。“你简直成了溪谷庄园的陌生人了。今天晚上他只有一个人，而且不大舒服。你愿意同我一起回去看看他吗？”

“现在这个时候去打搅奥利弗先生是不合时宜的，”圣。约翰回答。

“不会不合时宜的！但我宣布现在恰是时候，这是爸爸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刻。工厂一关，他便没事可干了。好吧，里弗斯先生，你可一定得来。你干嘛这么怕羞，这么忧郁？”她自己作了回答，填补了他的沉默所留下的空隙。

“我倒忘了，”她大叫起来，摇着美丽的、头发卷曲的脑袋，仿佛对自己感到震惊。“我实在是昏头昏脑，太粗心大意了！一定得原谅我。我倒是忘了你有充分理由不愿跟我闲聊。黛安娜和玛丽已经离开了你，沼泽居已经关闭，你那么孤独。我确实很同情你，一定要来看看爸爸呀。”

“今晚不去了，罗莎蒙德小姐，今晚不去了。”

圣。约翰先生几乎像一台机器那样说着话。只有他自己知道要拒绝对方所要付出的力气。

“好吧，要是你那么固执，我就离开你了，可不敢再这么呆下去，露水已开始落下来了，晚安！”她伸出手来。他只碰了一碰。“晚安！”他重复道，音调低沉，而且像回音那么沉闷。她转过身去，但过了一会儿又回过身来。

“你身体好吗？”她问。她难怪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他的脸色像她的衣服那么苍白。

“很好，”他宣称，随后点了点头离开了大门。她走一条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像仙女一样轻快地走下田野时，两次回头盯着他；而他坚定地大步走过，从没回头。

别人受苦和作出牺牲的情景，使我不再只耽于对自己的受苦和牺牲的沉思了。黛安娜。里弗斯曾说她的哥哥“象死一般的冷酷，”她并没有夸张。

一切都办妥的时候已临近圣诞节了，普天下人的假日季节就要到来。于是我关闭了莫尔顿学校，并注意自己不空着手告别。交上好运不但使人心境愉快，而且出手也格外大方了。我们把大宗所得分些给别人，是为自己不平常的激动之情提供一个渲泄的机会。我早就愉快地感到，我的很多农村学生都喜欢我。离别时，这种感觉得到了证实。她们的感情很强烈，也很外露。我发现自己确实已在她们纯朴的心灵中占据了一个位置，我深为满意。我答应以后每周都去看她们，在学校中给她们上一小时课。

里弗斯先生来了——看到现在这些班级的六十个学生，在我前面鱼贯而出，看我锁上了门——这时我手拿钥匙站着，跟五六个最好的学生，特意交换几句告别的话。这些年轻姑娘之正派、可敬、谦逊和有知识，堪与英国农民阶层中的任何人媲美。这话很有份量，因为英国农民同欧洲的任何农民相比较，毕竟是最有教养、最有礼貌、最为自尊的。打从那时以来，我见过一些 paysannes 和 Bauerinnen，比之莫尔顿的姑娘，就是最出色的也显得无知、粗俗和糊涂。

“你认为自己这一时期的努力已经得到报偿了吗？”她们走掉后里弗斯先生问。“你觉得在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做些真正的好事是一种愉快吗？”

“毫无疑问。”

“而你还只辛苦了几个月，如果你的一生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民族岂不是很值得吗？”“是呀，”我说，“但我不能永远这么干下去。我不但要培养别人的能力，而且也要发挥自己的能力。现在就得发挥。别让我再把身心都投进学校，我已经摆脱，一心只想度假了。”

他神情很严肃。“怎么啦？你突然显得那么急切，这是什么意思？你打算干什么呢？”

“要活跃起来，要尽我所能活跃起来，首先我得求你让汉娜走，另找别人服侍你。”

“你要她吗？”

“是的。让她同我一起去沼泽居。黛安娜和玛丽一周之后就回家，我要把一切都拾掇得整整齐齐，迎接她们到来。”

“我理解。我还以为你要去远游呢。不过这样也好，汉娜跟你走。”

“那么通知她明天以前作好准备。这是教室钥匙。明天早上我会把小屋的钥匙交给你。”

他拿了钥匙。“你高高兴兴地歇手了，”他说，“我并不十分理解你轻松的心情，因为我不知道你放弃这项工作后，要找什么工作来代替。现在你生活中的目标、目的和雄心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清理（你理解这个词的全部力量吗？），把沼泽居从房间到地窖清理一遍；第二个目标是用蜂蜡、油和数不清的布头把房子擦得锃亮；第三个目标是按数学的精密度来安排每一件椅子、桌子、床和地毯，再后我要差不多耗尽你的煤和泥炭，把每个房间都生起熊熊的炉火来。最后，你妹妹们预计到达之前的两天，汉娜和我要打其鸡蛋，细拣葡萄干，研磨调料，做圣诞饼，剁肉馅饼料子，隆重操持其他烹饪习俗。对你这样的门外汉，连语言也难以充分表达这番忙碌。总之，我的目的是下星期四黛安娜和玛丽到家之前，使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我的雄心就是她们到时给予最理想的欢迎。”

圣。约翰微微一笑，仍不满意。

“眼下说来这都不错，”他说，“不过认真地说，我相信第一阵快活的冲动过后，你的眼界不会局限于家人的亲热和家庭的欢乐。”

“人世间最好的东西，”我打断了他。

“不，简，这个世界不是享乐的天地，别去想把它变成这样，或者变成休憩的乐园，不要懈怠懒惰。”

“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要大忙一番。”

“简，我暂时谅解你，给你两个月的宽限，充分享受你新职位的乐趣，也为最近找到亲戚而陶醉一番。但以后，我希望你开始把眼光放远些，不要光盯着沼泽居和莫尔顿，盯着姐妹圈子，盯着自己的宁静，盯着文明富裕所带来的肉体享受。我希望到那时你的充沛精力会再次让你不安。”

我惊讶地看着他。“圣。约翰，”我说，“我认为你这样说是近乎恶毒了。我本希望象女皇那样称心如意，而你却要弄得我不得安宁！你安的什么心？”

“我的用心是要使上帝赋予你的才能发挥作用，有一天他肯定会对此严加盘问的。简，我会密切而焦急地注意你——我提醒你——要竭力抑制你对庸俗的家庭乐趣所过分流露的热情。不要那么苦苦依恋肉体的关系，把你的坚毅和热诚留给一项适当的事业，不要将它浪费在平凡而短暂的事情上。听见了吗，简？”

“听见了，就仿佛你在说希腊文。我觉得我有充分理由感到愉快，我一定会愉快的。再见！”

我在沼泽居很愉快，也干得很起劲，汉娜也一样，她看着我在一间混乱的房子里会忙得乐不可支，看着我会那么扫呀，摔呀，清理呀，烧呀，忙个不停，简直看得入了迷。真的，过了那么一两天最乱的日子后，我们很高兴地从自己所制造的混乱中，逐步恢复了秩序。在此之前我上了S城，购买了一些新家具，我的表兄表姐们全权委托我，随我高兴对房间的布置作什么改动，并且拿出一笔钱来派这个用处。普通的起居室和寝室我大体保持原样，因为我知道，黛安娜和玛丽又一次看到朴实的桌子、椅子和床，会比看到最时髦的整修更愉快。不过赋予某些新意还是必要的，使她们回家的时候有一种我所希望的生气。添上黑色漂亮的新地毯、新窗帘、几件经过精心挑选的、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铜器摆设，还有新床罩、镜子和化妆台上的化妆盒等等，便达到了这一目的。它们看上去鲜艳而不耀眼。一间空余的客厅和寝室，用旧红木家具和大红套子重新布置了一下。我在过道上铺了帆布，楼梯上铺了地毯。一切都完成以后，我想在这个季节里沼泽居既是室内光亮舒适的典范，又是室外寒冬枯叶、荒芜凄凉的标本。

不平凡的星期四终于到来了。估计她们约摸天黑时到。黄昏前楼上楼下都生了火，厨房里清清爽爽。汉娜和我都穿戴好了，一切都已收拾停当。

圣。约翰先到。我求他等全都布置好了再进房子。说真的，光想想四壁之内又肮脏又琐碎乱哄哄的样子，足以吓得他躲得远远的。他看见我在厨房里，照管着正在烘烤的茶点用饼，便走近炉子问道，“你是不是终于对女仆的活儿感到满意了？”作为回答，我邀请他陪我全面察看一下我劳动的成果。我好不容易说动他到房子里去走一走，他也不过是往我替他打开的门里瞧了一瞧。他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后说，准是费了很大一番劳累和麻烦，才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带来如此可观的变化。但他只字未提住处面貌改变后给他带来了什么愉快。

他的沉默很使我扫兴。我想也许这些更动扰乱了他所珍惜的某些往事的联想。我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语气有点儿灰心丧气。

“一点也没有。相反，我认为你悉心考虑了每种联想。说真的，我担心你在这上面花的心思太多了，不值得。譬如说吧，你花了多少时间来考虑布置这间房间？——随便问一下，你知道某本书在哪儿吗？”

我把书架上的那本书指给他看。他取了下来，像往常一样躲到窗子凹陷处，读了起来。

此刻，我不大喜欢这种举动，读者。圣。约翰是个好人，但我开始觉得他说自己冷酷无情时，他说的是真话。人的美德和人生的欢乐对他没有吸引力——平静的享受也不具魅力。他活着纯粹是为了向往——当然是向往优秀伟大的东西。但他永远不会休息，也不赞成周围的人休息。当我瞧着他白石一般苍白平静的高耸额头——瞧着他陷入沉思的漂亮面容时，我立刻明白他很难成为一个好丈夫，做他的妻子是件够折磨人的事。我恍然领悟到他对奥利弗小姐之爱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不过是一种感官的爱。我理解他怎么会因为这种爱给他带来的狂热影响而鄙视自己，怎么会希望抑杀和毁灭它，而不相信爱会永远有助于他或她的幸福。我明白他是一块大自然可以从中雕刻出英雄来的材料——基督教徒和异教徒英雄——法典制定者、

政治家、征服者。他是可以寄托巨大利益的坚强堡垒，但是在火炉旁边，却总是一根冰冷笨重的柱子，阴郁沉闷，格格不入。

“这间客厅不是他的天地，”我沉思道：“喜马拉雅山谷或者南非丛林，甚至瘟疫流行的几内亚海岸的沼泽，才是他用武之地。他满可以放弃宁静的家庭生活。家庭不是他活动的环境，在这里他的官能会变得迟钝，难以施展或显露。在充满斗争和危险的环境中——显示勇气，发挥能力，考验韧性的地方，——他才会像一个首领和长官那样说活和行动。而在火炉边，一个快乐的孩子也会比他强。他选择传教士的经历是正确的——现在我明白了”。

“她们来啦！她们来啦！”汉娜砰地打开客厅门嚷道。与此同时，老卡罗高兴地吠叫起来。我跑了出去，此刻天已经黑了，但听得见嘎嘎的车轮声。汉娜立刻点上了提灯。车子在小门边停了下来，车夫开了门，一位熟悉的身躯走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了另一位。刹那之间我的面孔便埋进了她的帽子底下，先是触碰了玛丽柔软的脸，随后是黛安娜飘洒的卷发。她们大笑着——吻了吻我——随后吻了汉娜，拍了拍卡罗，卡罗乐得差点发了疯。她们急着问是否一切都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匆匆进了屋。

他们被惠特克劳斯到这里的长途颠簸弄得四肢僵硬，被夜间的寒气冻坏了。但是见了令人振奋的火光便绽开了愉快的笑靥。车夫和汉娜忙着把箱子拿进屋的时候，她们问起了圣。约翰。这时圣。约翰从客厅里走了出来。她们俩立刻搂住了他的脖子，他静静地给了各人一个吻，低声地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站了一会儿让她们同他交谈，随后便说估计她们很快会同他在客厅会面，像躲进避难所一样钻进了客厅。

我点了蜡烛好让她们上楼去，但黛安娜得先周到地叮嘱车夫，随后两人在我后面跟着。她们对房间的整修和装饰，对新的帷幔、新的地毯和色泽鲜艳的瓷花瓶都很满意，慷慨地表示了感激。我感到很高兴，我的安排完全符合她们的愿望，我所做的为她们愉快的家园之行增添了生动的魅力。

那是个可爱的夜晚。兴高彩烈的表姐们，又是叙述又是议论，滔滔不绝，她们的畅谈掩盖了圣。约翰的沉默。看到妹妹们，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她们闪烁的热情，流动的喜悦都无法引起他的共鸣。那天的大事——就是黛安娜和玛丽的归来——谈他感到很愉快，但伴随而来快乐的喧哗，喋喋不休、欣喜万分的接待，使他感到厌倦。我明白他希望宁静的第二天快点到来。用完茶点后一个小时，那晚的欢乐到达了极致，这时却响起来了一阵敲门声，汉娜进来报告说，“一个可怜的少年来得真不是时候，要请里弗斯先生去看看她的母亲，她快要死了。”

“她住在哪儿，汉娜？”

“一直要到惠特克劳斯坡呢，差不多有四英里路，一路都是沼泽和青苔。”

“告诉他我就去。”

“先生，我想你还是别去好。天黑以后走这样的路是最糟糕的，整个沼泽地都没有路，而且又碰上了天气这么恶劣的晚上——风从来没有刮得那么大，你还是传个话，先生，明天上那儿去。”但他已经在过道上了，披上了斗篷，没有反对，没有怨言，便出发了，那时候已经九点。他到了半夜才回来，尽管四肢冻僵，身子疲乏，却显得比出发时还愉快。他完成了一项职责，作了一次努力，感到自己有克己献身的魄力，自我感觉好了不少。

我担心接下来的一整周使他很不耐烦。那是圣诞周，我们不干正经事儿，却沉浸在家庭的欢闹之中。荒原的空气，家里的自由自在的气氛，生活富裕的曙光，对黛安娜和玛丽的心灵，犹如起死回生的长生不老药。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她们都寻欢作乐。她们总能谈个不休，她们的交谈机智、精辟、富有独创，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喜欢倾听，喜欢参与，甚过干一切别的事情。圣。约翰对我们的说笑并无非议，但避之不迭。他很少在家，他的教区大，人口分散，访问不同地区的贫苦人家，便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黛安娜闷闷不乐了一阵子后问道，“你的计划没有改变吗？”“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便是对方的回答。他接着告诉我们，他离开英国的时间确定在明年。

“那么罗莎蒙德。奥利弗呢？”玛丽问。这句话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她说完不久便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它收回去。圣。约翰手里捧着一本书——吃饭时看书是他不合群的习惯——他合上书，抬起头来。

“罗莎蒙德·奥利弗，”他说“要跟格兰比先生结婚了。他是弗雷德里克·格兰比爵士的孙子和继承人，是S城家庭背景最好、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我是昨天从他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他的妹妹们相互看看，又看了看我。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他像一块玻璃那样安详。

“这门婚事准是定得很匆忙，”黛安娜说，“他们彼此不可能认识很久的。”

“但有两个月了。他们十月份在S城的一个乡间舞会上见的面。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从各方面看来这门亲事都是称心合意的，没有什么障碍，也就没必要拖延了。一等弗雷德里克爵士出让给他们的S城那个地方整修好，可以接待他们了，他们就结婚。”

这次谈话后我第一回见圣。约翰独自呆着的时候，很想问问他，这件事是不是很使他伤心。但他似乎不需要什么同情，因此，我不但没有冒昧地再有所表示，反而想起自己以前的冒失而感到羞愧。此外，我已疏于同他交谈，他的冷漠态度再次结冻，我的坦率便在底下凝固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对我以妹妹相待，而是不断地显出那种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区别，丝毫没有要慢慢亲热起来的意思。总之，自从我被认作他的亲人，并同住一屋后，我觉得我们间的距离，远比当初我不过是乡村女教师时大得多。当我记起我曾深得他的信任时，我很难理解他现在的冷淡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从趴着的书桌上抬起头来说话时，我不免有些惊讶了。

“你瞧，简，仗已经打过了，而且获得了胜利。”

我被这样的说话方式吓了一跳，没有立即回答。但犹豫了一阵子后，说道：“可是你确信自己不是那种为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征服者吗？如果再来一仗岂不会把你毁掉？”

“我想不会。要是会，也并没有多大关系。我永远也不会应召去参加另一次这样的争斗了。争斗的结局是决定性的，现在我的道路已经扫清，我为此而感谢上帝！”说完，他回到了自己的文件和沉默中去了。

我们彼此间的欢乐（即黛安娜的、玛丽的和我的）渐渐地趋于安静了。我们恢复了平时的习惯和正常的学习，圣·约翰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了，与我们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有时一坐几小时。这时候玛丽绘画；黛安娜继续她的《百科全书》阅读课程（使我不胜惊讶和敬畏）；我苦读德文；他则思索着自己神秘的学问，就是某种东方语言，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很需要把它掌握。

他似乎就这么忙着，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安静而投入。不过他的蓝眼睛惯于离开看上去稀奇古怪的语法，转来转去，有时会出奇地紧盯着我们这些同学，一与别人的目光相通就会立即收敛，但不时又反过来搜索我们的桌子。我感到纳闷，不明白内中的含义。我也觉得奇怪，虽然在我看来每周一次上莫尔顿学校是件小事，但他每次必定要不失时机地表示满意。更使我不解的是，要是某一天天气不好，落雪下雨，或者风很大，她的妹妹们会劝我不要去看，而他必定会无视她们的关心，鼓动我不顾恶劣天气去完成使命。

“简可不是那种你们要把她说成的弱者，”他会说，“她会顶着山风，暴雨，或是几片飞雪，比我们准都不差。她体格健康富有适应性——比很多身强力壮的人更能忍受天气的变化。”

我回到家里，虽然有时风吹雨淋，疲惫不堪，但从不敢抱怨，因为我明白一嘀咕就会惹他生气。无论何时，你坚忍不拔，他会为之高兴，反之，则特别恼火。

一天下午，我却告假呆在家里，因为我确实感冒了。他妹妹们代我去了莫尔顿，我坐着读起席勒的作品来。他在破译鸡爪一样的东方涡卷形字体。我换成练习翻译时，碰巧朝他的方向看了下，发觉自己正处于那双蓝眼睛的监视之下。它彻彻底底，一遍遍地扫视了多久，我无从知道。他的目光锐利而冷漠，刹那之间我有些迷信了——仿佛同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坐在一个屋子里。

“简，你在干嘛？”

“学习德语。”

“我要你放弃德语，改学印度斯坦语。”

“你不是当真的吧？”

“完全当真，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随后他继续解释说，印度斯坦语是他眼下正在学习的语言，学了后面容易忘记前面。要是有个

学生，对他会有很大帮助，他可以向他一遍遍重复那些基本知识，以便牢记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选我还是他的妹妹们，他犹豫了好久。但选中了我，因为他看到我比任何一位都能坐得住。我愿意帮他忙吗？也许我不必作太久的牺牲，因为离他远行的日子只有三个月了。

圣。约翰这个人不是轻易就能拒绝的。让你觉得，他的每个想法，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都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我同意了。黛安娜和玛丽回到家里，前一位发现自己的学生转到了她哥哥那里，便大笑不已。她和玛丽都认为，圣。约翰绝对说服不了她们走这一步。他平静地答道：“我知道。”

我发现他是位耐心、克制而又很严格的老师。他期望我做得很多，而一旦我满足了他的期望，他又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示赞许。渐渐地他产生了某种左右我的力量，使我的头脑失去了自由。他的赞扬和注意比他的冷淡更有抑制作用。只要他在，我就再也不能谈笑自如了，因为一种纠缠不休的直觉，提醒我他讨厌轻松活泼（至少表现在我身上时）。我完全意识到只有态度严肃，干着一本正经的事儿才合他的心意，因此凡他在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别的想头了。我觉得自己被置于一种使人结冻的魔力之下。他说“去”，我就去，他说“来”，我就来；他说“干这个”，我就去干。但是我不喜欢受奴役，很多次都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忽视我。

一天夜里，到了就寝时间，他的妹妹和我都围他而立，同他说声晚安。他照例吻了吻两个妹妹，又照例把手伸给我。黛安娜正好在开玩笑的兴头上（她并没有痛苦地被他的意志控制着，因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的意志力也很强），便大叫道。

“圣。约翰！你过去总把简叫作你的第三个妹妹，不过你并没有这么待她，你应当也吻她。”她把我推向他。我想黛安娜也是够惹人恼火的，一时心里乱糟糟的很不舒服。我正这么心有所思并有所感时，圣。约翰低下了头，他那希腊式的面孔，同我的摆到了一个平面上，他的眼睛穿心透肺般地探究着我的眼睛——他吻了我。世上没有大理石吻或冰吻一类的东西，不然我应当说，我的牧师表哥的致意，属于这种性质。可是也许有实验性的吻，他的就是这样一种吻。他吻了我后，还打量了我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并不明显，我肯定没有脸红，也许有点儿苍白，因为我觉得这个吻仿佛是贴在镣铐上的封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忽略这一礼节，每次我都严肃庄重，默默无言地忍受着，在他看来似乎又为这吻增加了魅力。

至于我，每天都更希望讨他喜欢。但是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抛却一半的个性，窒息一半的官能，强行改变原有的情趣，强迫去从事自己缺乏禀性来完成的事业。他要把我提携到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每时每刻我都为渴求达到他的标准而受着折磨。这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就像要把我那不规则的面容，塑造成他标准的古典模式，也象要把他的海蓝色泽和庄重的光彩，放进我那不可改变的青色眼睛里。

然而，使我目前动弹不得的不全是他的支配意识。最近我很容易显出伤心来，一个腐朽的恶魔端坐在我的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甘泉——这就是忧心恶魔。

读者，你也许以为在地点和命运的变迁中，我已经忘掉了罗切斯特先生。说真的，一刻都没有忘记。我仍旧思念着他，因为这不是阳光就能驱散的雾气，也不是风暴便可吹没的沙造人像。这是刻在碑文上的一个名字，注定要像刻着它的大理石那样长存。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渴望知道他的情况。在莫尔顿的时候，我每晚一踏进那间小屋便惦记起他来；这会儿在沼泽居，每夜一走进自己的卧室，便因为他而心潮起伏。

为了遗嘱的事我不得不写信给布里格斯先生时，问他是不是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目前的地址和健康状况。但就像圣。约翰猜想的那样，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随后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太太，求她谈谈有关情况。我原以为这一步肯定能达到我的目的，确信会早早地得到她的回音。二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万分惊讶。而两个月逝去，日复一日邮件到来，却没有我的信，我便深为忧虑了。

我再次写了信，因为第一封有可能是丢失的。新的希望伴随着新的努力而来，象上次一样闪了一下光，随后也一样摇曳着淡去了。我没有收到一行字，一句话。在徒劳的企盼中半年已经过去，我的希望幻灭了，随后便觉得真的堕入了黑暗。

风和日丽的春天，我无意消受。夏天就要到了，黛安娜竭力要使我振作起来，说是我脸有病容，希望陪我上海边去。圣。约翰表示反对，他说我并不需要散漫，却缺些事儿干干。我眼下的生

活太无所用心，需要有个目标。我想大概是为了补缺，他进一步延长了我的印度斯坦语课，并更迫切地要我去完成。我象一个傻瓜，从来没有想到要反抗——我无法反抗他。

一天，我开始了我的功课，情绪比往常要低。我的无精打采是一种强烈感受到的失望所引起的。早上汉娜告诉我有我的一封信，我下楼去取的时候，心里几乎十拿九稳，该是久盼的消息终于来了。但我发现不过是一封无关紧要的短简，是布里格斯先生的公务信。我痛苦地克制自己，但眼泪夺眶而出。而我坐着细读印度文字难辨的字母和华丽的比喻时，泪水又涌了上来。

圣。约翰把我叫到他旁边去读书，但我的嗓子不争气，要读的词语被啜泣淹没了。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两人，黛安娜在休憩室练习弹唱，玛丽在整园子——这是个晴朗的五月天，天清气爽，阳光明丽，微风阵阵。我的同伴对我这种情绪并未表示惊奇，也没有问我是什么缘故，他只是说：“我们停几分钟吧，简，等你镇静下来再说。”我赶紧忍住不再发作，而他镇定而耐心地坐着，靠在书桌上，看上去像个医生，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着病人的险情，这种险情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再明白不过的。我止住了哽咽，擦去了眼泪，嘟哝着说是早上身体不好，又继续我的功课，并终于完成了，圣。约翰把我的书和他的书放在一边，锁了书桌，说：——“好吧，简，你得去散散步，同我一起去。”

“我来叫黛安娜和玛丽。”

“不，今天早上我只要一个人陪伴，一定得是你。穿上衣服，从厨房门出去，顺着通往沼泽谷源头的路走，我马上会赶来的。”

我不知道有折中的办法。在与同我自己的性格相左的那种自信冷酷的个性打交道时，我不知道在绝对屈服和坚决反抗之间，生活中还有什么中间道路。我往往忠实执行一种方法，有时终于到了似火山喷涌，一触即发的地步，接着便转变成执行另一种方法了。既然眼前的情况不能保证我起来反抗，而我此刻的心境又无意反抗，我便审慎地服从了圣。约翰的指令，十分钟后。我与他并肩踩在幽谷的野径上了。

微风从四面吹来，飘过山峦，带来了欧石南和灯心草的芳香。天空湛蓝湛蓝，小溪因为下过春雨而上涨，溪流下山谷，充盈清冽，从太阳那儿借得了金光，从天空中吸取了蓝宝石的色泽。我们往前走着离开了小径，踏上了一块细如苔藓、青如绿宝石的柔软草地，草地上精细地点缀着一种白色的小花，并闪耀着一种星星似的黄花。山峦包围着我们，因为溪谷在靠近源头的地方蜿蜒伸到了山峦之中。

“让我们在这儿歇一下吧，”圣。约翰说，这时我们已来到了一个岩石群的第一批散乱的石头跟前。这个岩石群守卫着隘口，一条小溪从隘口的另一头飞流直下，形成了瀑布。再远一点的地方，山峦抖落了身上的草地和花朵，只剩下欧石南蔽体，岩石作珠宝——在这里山把荒凉夸大成了蛮荒，用愁眉苦脸来代替精神饱满——在这里，山为孤寂守护着无望的希望，为静穆守护着最后的避难所。

我坐了下来，圣。约翰坐在我旁边。他抬头仰望山隘，又低头俯视空谷。他的目光随着溪流飘移，随后又回过头来扫过给溪流上了彩的明净的天空。他脱去帽子，让微风吹动头发，吻他的额头。他似乎在与这个他常到之处的守护神在交流，他的眼睛在向某种东西告别。

“我会再看到它的，”他大声说，“在梦中，当我睡在恒河旁边的时候。再有，在更遥远的时刻——当我又一次沉沉睡去的时候——在一条更暗淡的小溪的岸边。”

离奇的话表达了一种离奇的爱：一个严峻的爱国者对自己祖国的激情！他坐了下来，我们足足有半小时没有说话，他没有开口，我也没有吱声。这段沉默之后，他开始说了：“简，六周以后我要走了，我已在‘东印度人’号船里订好了舱位，六月二十日开航。”

“上帝一定会保护你，因为你做着他的工作，”我回答。

“不错，”他说，“那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欢乐。我是永不出错的主的一个奴仆。我出门远游不是在凡人的指引之下，不受有缺陷的法规的制约，不受软弱无力的同类可怜虫的错误控制。我的国王，我的立法者，我的首领是尽善尽美的主。我觉得奇怪，我周围的人为什么不热血沸腾，投到同一面旗帜下来——参加同一项事业。”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你那样的毅力。弱者希望同强者并驾齐驱是愚蠢的。”

“我说的不是弱者，想到的也不是他们。我只同那些与那工作相配，并能胜任的人说话。”

“那些人为数不多，而且很难发现。”

“你说得很对，但一经发现，就要把他们鼓动起来——敦促和激励他们去作出努力——告诉他们自己的才能何在，又是怎么被赋予的——向他们耳朵传递上天的信息——直接代表上帝，在选民的队伍中给他们一个位置。”

“要是他们确实能胜任那工作，那么他们的心灵岂不第一个得到感应？”

我仿佛觉得一种可怕的魔力在我周围和头顶积聚起来。我颤栗着，唯恐听到某些会立即召来释放能力的致命的话。

“那么你的心怎么说呀？”圣·约翰问。

“我的心没有说——我的心没有说，”我回答，直吓得手骨悚然。

“那我得替它说了，”他继续说，语调深沉冷酷。“简，跟我一起去印度吧，做个伴侣和同事。”溪谷和天空顿时旋转起来，群山也翻腾起伏：我仿佛听到了上天的召唤——仿佛像马其顿那样的一位幻觉使者已经宣布：“过来帮助我们，”但我不是使徒——我看不见那位使者——我接受不到他的召唤。

“呵，圣·约翰！”我叫道，“怜悯怜悯吧！”

我在向一个自以为在履行职责，不知道怜悯和同情的人请求。他继续说：“上帝和大自然要你做一传教士的妻子，他们给予你的不是肉体上的能力，而是精神上的禀赋。你生来是为了操劳，而不是为了爱情。你得做传教士的妻子——一定得做。你将属于我的，我要你——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对主的奉献。”

“我不适合，我没有意志力，”我说。

他估计到一开始我会反对，所以并没有被我的话所激怒。说真的他倚在背后的一块岩石上，双臂抱着放在胸前，脸色镇定沉着。我明白他早已准备好对付长久恼人的反抗，而且蓄足了耐心坚持到底——决心以他对别人的征服而告终。

“谦卑，简，”他说，“是基督美德的基础。你说得很对，你不适合这一工作。可谁适合呢？或者，那些真正受召唤的人，谁相信自己是配受召唤的呢？以我来说，不过是尘灰草芥而已，跟圣·保尔相比，我承认自己是最大的罪人。但我不允许这种个人的罪恶感使自己畏缩不前。我知道我的领路人。他公正而伟大，在选择一个微弱的工具来成就一项大事业时，他会借助上帝无穷的贮藏，为实现目标而弥补手段上不足。你我一样去想吧，简——像我一样去相信吧。我要你倚靠的是永久的磐石，不要怀疑，它会承受住你人性缺陷的负荷。”

“我不了解传教士生活，从来没有研究过传教士的劳动。”

“听着，尽管我也很卑微，但我可以给予你所需要的帮助，可以把你工作一小时一小时布置给你，常常支持你，时时帮助你。开始的时候我可以这么做，不久之后（因为我知道你的能力）你会像我一样强，一样合适，不需要我的帮助。”

“可是我的能力呢，——要承担这一工作，又从何谈起？我感觉不到灯火在燃烧起——感觉不到生命在加剧搏动——感觉不到有个声音在劝戒和鼓励我。呵，但愿我能让你看到，这会儿我的心象一个没有光线的牢房，它的角落里铐着一种畏畏缩缩的忧虑——那就是担心自己被你说服，去做我无法完成的事情。”

“我给你找到了一个答案——你，听着。自从同你初次接触以后，我就已经在注意你了。我已经研究了你十个月。那时我在你身上做了各种实验，我看到了什么，得出了什么启示呢？在乡村学校里，我发现你按时而诚实地完成了不合你习惯和心意的工作。我看到你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机智去完成它。你能自控时，就能取胜。你知道自己突然发了财时非常镇静，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毫无底马罪过的心灵——钱财对你并没有过份的吸引力。你十分坚定地愿把财富分成四份，自己只留一份，把其余的让给了空有公道理由的其他三个人。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为牺牲而狂喜拣起我所感兴趣的東西那种驯服性格中，从你一直坚持的孜孜不倦刻苦勤奋的精神中，从你对待困难那永不衰竭的活力和不可动摇的个性中，我看到了你具备我所寻求的一切品格。简，你温顺、勤奋、无私、忠心、坚定、勇敢。你很文雅而又很英勇。别再不信任你自己了——我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你。你可以掌管印度学校，帮助印度女人，你的协助对我是无价之宝。”

罩在我头上的铁幕紧缩了起来。说服在稳健地步步进逼。我闭上眼睛，最后的几句话终于扫清了原先似乎已堵塞的道路。我所做的工作本来只是那么模模糊糊，零零碎碎，经他一说便显得简明扼要，经他亲手塑造便变得形态毕现了。他等候着回答。我要求他给我一刻钟思考，才能再冒昧地答复他。

“非常愿意，”他回答道。一边站了起来，快步朝隘口走了一小段路，猛地躺倒在一块隆起的欧石南地上，静静地躺着。

“我不得不看到并承认，我可以做他要我做的事，”我沉思起来，“如果能让我活命的话。但我觉得，在印度的太阳照射下，我活不了太久——那又怎么样呢？他又不在乎。我的死期来临时，他会平静而神圣地把我交付给创造了我的上帝。我面前的情况非常明白。离开英国，就是离开一块亲切而空荡的土地——罗切斯特先生不在这里。而即使他在，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就是要没有他而活下去。没有比这么日复一日地苟延残喘更荒唐更软弱了，仿佛我在等待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从而把他和我连结在一起。当然（如圣·约翰曾说过的那样）我得在生活中寻找新的乐趣，来替代已经失去的。而他现在所建议的工作，岂不正是人所能接受，上帝所能赐予的最好的工作？从其高尚的目的和崇高的结果来看，岂不是最适合来填补撕裂的情感和毁灭的希望所留下的空白？我相信我必须说，是的——然而我浑身发抖了。哎呀！要是我跟着他，我就抛弃了我的一半。我去印度就是走向过早的死亡。而离开英国到印度和离开印度到坟墓之间的空隙，又是如何填补呢？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为了使圣·约翰满意，我会忙个不停，直弄得肌肉酸痛。我会使他满意——做得丝毫不辜负他的希望。要是我真的跟他去了——要是我真的作出他所怂恿的牺牲，那我会做得很彻底。我会把一切心灵和肉体——都扔到圣坛上，作出全部牺牲。他决不会爱我，但他会赞许我的做法。我会向他显示他尚未见过的能力和他从不代表怀疑的才智。不错，我会像他那样奋力工作，像他那样毫无怨言。”

“那么有可能同意他的要求了，除了一条，可怕的一条。也就是他要我做他的妻子，而他那颗为丈夫的心，并不比那边峡谷中小溪泛起泡沫流过的阴沉的巨岩强多少。他珍视我就象士兵珍视一个好的武器，仅此而已。不同他结婚，这决不会使我担忧。可是我能使他如愿以偿——冷静地将计划付诸实践——举行婚礼吗？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婚戒，受到爱的一切礼遇（我不怀疑他会审慎地做到）而心里却明白完全缺乏心灵的交流？我能忍受他所给予的每份爱是对原则的一次牺牲这种意识吗？不，这样的殉道太可怕了。我决不能承受。我可以作为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妻子来陪伴他，我一定要这么告诉他。”

我朝土墩望去，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根倒地的柱子。他的脸朝着我，眼睛闪着警觉锐利的光芒。他猛地立起向我走来。

“我准备去印度，要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

“你的回答需要解释一下，”他说，“不清楚。”

“你至今一直是我的义兄，而我是你的义妹。让我们这么过下去吧，你我还是不要结婚好。”

他摇了摇头。“在这种情况下义兄义妹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是我的亲妹妹，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会带着你，而不另找妻子。而现在的状况是，我们的结合要么非得以婚姻来奉献和保证，要么这种结合就不能存在。现实的障碍不允许有其他打算。你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简？考虑一下吧——你的坚强的理智会引导你。”

我的确考虑了。我的理智虽然平庸，却替我指出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并没有象夫妻那么彼此相爱，因而断言我们不应当结婚。于是我这么说。“圣·约翰，”我回答，“我把你当作哥哥——你把我当作妹妹，就让我们这么继续下去吧。”

“我们不能——我们不能，”他毅然决然地回答，“这不行。你已经说过要同我一起去印度。记住——你说过这话。”

“有条件的。”

“行呵——行呵。在关键的问题上——同我一起离开英国，在未来的工作中同我合作——你没有反对。你已经等于把你的手放在犁轭下了，你说话算数，不会缩回去。你面前只有一个目标——如何把你做的工作出色地做好，把你复杂的兴趣、情感、想法、愿望、目标弄得更单纯一点吧，把一切考虑汇成一个目的：全力以赴，有效地完成伟大的主的使命。要这么做，你得有

个帮手——不是一个兄长，那样的关系太松散，而是一个丈夫。我也不需要一个妹妹。妹妹任何时候都可以从我身边带走。我要的是妻子，我生活中能施予有效影响的唯一伴侣，一直维持到死亡。”

他说话的时候我颤抖着。我感觉到他的影响透入我骨髓——他捆住了我的手脚。

“别在我身上动脑筋了，到别的地方找一个吧，圣。约翰。找一个适合你的。”

“你的意思是一个适合我目标的——适合我天职的。我再次告诉你，我不是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人——一个带着自私自利观念的男人，而希望结婚的，却是作为一个传教士。”

“我会把我的精力献给传教士——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我本人。我对于他来说，无非等于是把果壳加到果仁上，而他并不需要果壳一类的东西：我要把它们保留着。”

“你不能——也不应该。你想上帝会对半心半意的献身表示满意吗？他会接受部份的牺牲吗？我所拥护的是上帝的事业，我是把你招募到他的旗帜下的。我不能代表上帝接受三心二意的忠诚，非得死心塌地不可。”

“呵！我会把我的心交给上帝，”我说，“你并不需要它。”

读者呵，我不能保证我说这句话的语气和伴随着的感情里，有没有一种克制的嘲弄。我向来默默地惧怕圣。约翰，因为我不了解他。他使我感到敬畏，因为总能让我吃不准。他身上有多少属于圣人，有多少属于凡人，我一直难以分辨。但这次谈话却给了我启示，在我眼皮底下展开着对他本性的剖析。我看到了他的错误，并有所理解。我明白，我坐在欧石南岸边那个漂亮的身躯后面时，我是坐在一个同我一样有错的男人跟前。面罩从他冷酷和专横的面孔上落下。我一旦觉得他身上存在着这些品质，便感到他并非完美无缺了，因而也就鼓起了勇气。我与一位同等的人在一起——我可以与他争辩——如果认为妥当，还可以抗拒。

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后，他沉默了。我立刻大胆地抬头去看他的面容。他的目光对着我，既表示惊讶，又露出了急切的探询之情。“她可在嘲弄？是嘲弄我吗？”这目光仿佛说。“那是什么意思呢？”

“别让我们忘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是一件我们无论轻率地想，还是轻率地谈都不免有罪的事。简，我相信你说把心交给上帝的时候，你是真诚的。我就只要你这样。一旦你把心从人那儿掏出来，交给了上帝，那么在世上推进上帝的精神王国会成为你的乐趣和事业。凡能推动这一目标的一切，你都准备立即去做。你就会看到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结合，将会对你我的努力有多大的促进！只有这种结合才能给人类的命运和设想以一种永久一致的特性。而且只要你摆脱一切琐细的任性——克服感情上的一切细小障碍和娇气——放弃考虑个人爱好的程度、种类、力量或是柔情——你就会立刻急于要达成这种结合。”

“我会吗？”我简短地说。我瞧着他的五官，它们漂亮匀称，但呆板严肃，出奇地可怕；我瞧着他的额头，它威严却并不舒展；我瞧着他的眼睛，它们明亮、深沉、锐利，却从不温柔；我瞧着他那高高的、威严的身子，设想我自己是他的妻子！呵！这绝对不行！作他的副牧师，他的同事，那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要以那样的身份同他一起漂洋过海，在东方的日头下劳作；以那样的职责与他同赴亚洲的沙漠，钦佩和仿效他的勇气、忠诚和活力；默默地听任他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笑他根深蒂固的雄心；区别基督教徒和一般人，对其中一个深为敬重，对另一个随意宽恕。毫无疑问，仅以这样的身份依附他，我常常 would 感到痛苦。我的肉体将会置于紧紧的枷锁之中，不过我的心灵和思想却是自由的。我仍然还可以转向没有枯萎的自我，也就是那未受奴役的自然的感情，在孤独的时刻我还可以与这种感情交流。在我的心田里有着一个只属于我的角落，他永远到不了那里，情感在那里发展，新鲜而又隐蔽。他的严酷无法使它枯竭，他那勇士般的整齐步伐，也无法将它踏倒。但是做他的妻子，永远在他身边，永远受到束缚，永远需要克制——不得不将天性之火压得很小，迫使它只在内心燃烧，永远不喊出声来，尽管被禁锢的火焰销蚀了一个又一个器官——这简直难以忍受。

“圣。约翰！”我想得那么远时叫了出来。

“嗯？”他冷冷地回答。

“我重复一遍，我欣然同意作为你的传教士伙伴跟你去，但不作为你的妻子。我不能嫁你，成为你的一部分。”

“你必须成为我的一部分，”他沉着地回答，“不然整个事儿只是一句空话。除非你跟我结婚，要不我这样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怎么能带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去印度呢？我们怎么能没有结婚却始终呆在一起呢——有时与外界隔绝，有时与野蛮种族相处？”

“很好，”我唐突地说，“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或者像你一样一个男人，一个牧师。”

“谁都知道你不是我的妹妹。我不能那样把你介绍给别人，不然会给我们两人招来嫌疑和中伤。至于其他，尽管你有着男子活跃的头脑，却有一颗女人的心——这就不行了。”“这行”，我有些不屑地肯定说，“完全行。我有一颗女人的心，但这颗心与你说的无关。对你，我只抱着同伴的坚贞，兄弟战士的坦率、忠诚和友情，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新教士对圣师的尊敬和服从。没有别的了——请放心。”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正需要这个。道路上障碍重重，必须一一排除。简，跟我结婚你不会后悔的。肯定是这样，我们一定得结婚，我再说一句，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毫无疑问，结婚以后，爱情会随之而生，足以使这样的婚姻在你看来也是正确的。”

“我瞧不起你的爱情观，”我不由自主地说，一面立起来，背靠岩石站在他面前。“我瞧不起你所献的虚情假意，是的，圣。约翰，你那么做的时候，我就瞧不起你了。”

他眼睛盯着我，一面紧抿着有棱角的嘴唇。他究竟是被激怒了，还是感到吃惊，或是其他等等，很不容易判断。他完全能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

我几乎没有料到会从他那儿听到这样的话，”他说，“我认为我并没有做过和说过让你瞧不起的事情。”

我被他温和的语调所打动，也被他傲慢镇定的神态所震慑。

“原谅我的话吧，圣。约翰。不过这是你自己的过错，把我激得说话毫无顾忌了。你谈起了一个我们两个水火不容的话题——一个我们决不应该讨论的话题。爱情这两个字本身就会挑起我们之间的争端——要是从实际出发，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感觉？我的亲爱的表兄，放弃你那套结婚计划吧——忘掉它。”

“不，”他说，“这是一个久经酝酿的计划，而且是唯一能使我实现我伟大目标的计划。不过现在我不想再劝你了。明天我要离家上剑桥去，那里我有很多朋友，我想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要外出两周——利用这段时间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别忘了，要是你拒绝，你舍弃的不是我，而是上帝。通过我，上帝为你提供了高尚的职业，而只有做我的妻子，你才能从事这项职业。拒绝做我的妻子，你就永远把自己局限在自私闲适、一无所获、默默无闻的小道上。你簌簌发抖，担心自己被归入放弃信仰、比异教徒还糟糕的一类人！”

他说完从我那儿走开，再次——“眺望小溪，眺望山坡。”

但这时候他把自己的感情全都闷在心里。我不配听它渲泄。我跟着他往家走的时候，从他铁板一样的沉默中，我清楚地知道他对我的态度。那是一种严厉、专制的个性，在预料对方能俯首贴耳的情形下，遭到了反抗——对一种冷静和不可改变的裁决表示了非难之后，以及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了自己无力打动的情感与观点之后所感到的失望。总之，作为一个男人，他本希望逼迫我就范。而只是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才这么耐心地忍住了我的执拗，给我那么长时间思考和忏悔。

那天晚上，他吻了妹妹们以后，认为忘掉同我握手比较妥当，便默默地离开了房间，我尽管对他没有爱情，却有深厚的友谊，被他这种明显的冷落刺伤了心，我心里难受得连泪水都涌上了眼睛。

“我看得出来，你们在荒原上散步时，你和圣。约翰吵过了，简，”黛安娜说，“可是，跟上他吧，他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盼着你呢——他会和好的。”

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多大的自尊。与其保持尊严，总还不如保持心境愉快，我跟在他后面跑过去——他在楼梯跟前站住了。

“晚安，圣。约翰，”我说。

“晚安，简，”他镇定地回答。

“那么握握手吧，”我加了一句。

他的手触碰我的手指时是多么冷，多么松弛呀！他对那天发生的事情很不高兴。热诚已无法使他温暖，眼泪也不能打动他了。同他已不可能达成愉快的和解——他没有激励人的笑容，也没有慷慨大度的话语。可是这位基督徒依然耐心而平静。我问他是否原谅我时，他说没有记恨的习惯，也没有什么需要原谅，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被冒犯过。

他那么回答了以后，便离开了我。我宁愿被他打倒在地。

我继续为积极办好乡村学校尽心尽力。起初确实困难重重。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都很迟钝，使我觉得这些人笨得无可救药。粗粗一看，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但不久我便发现自己错了。就像受过教育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样，她们之间也有区别。我了解她们，她们也了解我之后，这种区别很快便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一旦她们对我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再感到惊讶，我便发现一些神态呆滞、目光迟钝的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很多人亲切可爱很有礼貌。我发现她们中间不少人天性就懂礼貌，自尊自爱，很有能力，赢得了我的好感和敬佩。这些人不久便很乐意把工作做好，保持自身整洁，按时做功课，养成斯斯文文有条有理的习惯。在某些方面，她们进步之快甚至令人吃惊，我真诚愉快地为此感到骄傲。另外，我本人也开始喜欢上几位最好的姑娘，她们也喜欢我。学生中有几个农夫的女儿，差不多已经长成了少女。她们已经会读，会写，会缝，于是我就教她们语法、地理和历史的基本知识，以及更精细的针线活。我还在她们中间发现了几位可贵的人物——这些人渴求知识，希望上进——我在她们家里一起度过了不少愉快的夜晚。而她们的父母（农夫和妻子）对我很殷勤。我乐于接受他们纯朴的善意，并以尊重他们的情感来作为回报——对此他们不一定会随时都感到习惯，但这既让她们着迷，也对她们有益，因为他们眼看自己提高了地位，并渴望无愧于所受到的厚待。

我觉得自己成了附近地区的宠儿。无论什么时候出门，我都会处处听到亲切的招呼，受到满脸笑容的欢迎。生活在众人的关心之，即便是劳动者的关心，也如同“坐在阳光下，既宁静又舒心”。内心的恬静感觉开始萌芽，并在阳光下开放出花朵。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中，我的心常常涌起感激之情，而没有颓唐沮丧。可是，读者呀，让我全都告诉你吧，在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中——白天为学生作出了高尚的努力，晚上心满意足地独自作画和读书——之后我常常匆匆忙忙地进入了夜间奇异的梦境，多姿多彩的梦，有骚动不安的、充满理想的、激动人心的，也有急风骤雨式的——这些梦有着千奇百怪的场景，充满冒险的经历，揪心的险情和浪漫的机遇。梦中我依旧一次次遇见罗切斯特先生，往往是在激动人心的关键时刻。随后我感到投入了他的怀抱，听见了他的声音，遇见了他的目光，碰到了他的手和脸颊，爱他而又被他所爱。于是重又燃起在他身边度过一生的希望，像当初那么强烈，那么火热，随后我醒了过来。于是我想起了自己身在何处，处境如何。接着我颤颤巍巍地从没有帐幔的床上爬起来。沉沉黑夜目睹了我绝望的痉挛，听见了我怒火的爆发。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按时开学，平心静气地为一天的例行公事作好准备。

罗莎蒙德·奥利弗守信来看我。她一般是在早上遛马时到学校里来的，骑着她的小马慢跑到门口，后面跟了一位骑马的随从。她穿了一套紫色的骑装，戴一顶亚马逊式黑丝绒帽，很有风度地戴在从脸颊一直披到肩的卷发上，很难想象世上还有比她的外貌更标致的东西了。于是她会走进土里土气的房子，穿过被弄得眼花缭乱的乡村孩子的队伍。她总是在里弗斯先主上教义回答课时到。我猜想这位女来访者的目光，锐利地穿透了年青牧师的心。一种直觉向他提醒她已经进来了，即使他没有看到，或者视线正好从门口转开时也是如此。而要是她出现在门口，他的脸会灼灼生光，他那大理石一般的五官尽管拒不松弛，但难以形容地变了形。恬静中流露出一种受压抑的热情，要比肌肉的活动和目光的顾盼所显现的强烈得多。

当然她知道自己的魅力。其实他倒没有在她面前掩饰自己所感受到的魅力，因为他无法掩饰。虽然他信奉基督教禁欲主义，但她走近他，同他说话，对着他兴高彩烈、满含鼓励乃至多情地笑起来时，他的手会颤抖起来，他的眼睛会燃烧起来。他似乎不是用嘴巴，而是用哀伤而坚定的目光在说：“我爱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不是因为毫无成功的希望而保持缄默。要是我献出这颗心来，我相信你会接受它，但是这颗心已经摆到了神圣的祭坛上了，周围燃起了火，很快它会成为耗尽的供品。”

而随后她会像失望的孩子那样板着脸，一片阴沉的乌云会掩去她光芒四射的活力。她会急忙从他那里抽出手来，使一会儿性子，从他既像英雄又像殉道者的面孔转开。她离开他时，圣。约翰无疑愿意不顾一切地跟随着，叫唤她，留她下来、但是他不愿放弃进入天国的机会，也不愿为了她爱情的一片乐土，而放弃踏进真正的、永久的天堂的希望。此外，他无法把他的一切集于自己的个性之中，——流浪汉、追求者、诗人和牧师——集中于一种情感的局限之内。他不能——也不会——放弃布道的战场，而要溪谷庄的客厅和宁静。尽管他守口如瓶，但我有一次还是大胆地闯进他内心的密室，因此从他本人那儿了解到了如许秘密。

奥利弗小姐经常造访我的小屋，使我不胜荣幸。我已了解她的全部性格，它既无秘密，也没有遮掩。她爱卖弄风情，但并不冷酷；她苛刻，但并非自私得一钱不值；她从小受到宠爱，但并没有被完全惯坏；她性子急，但脾气好；爱慕虚荣（在她也难怪，镜子里随便膘一眼都照出了她的可爱），但并不装腔作势；她出手大方。却并不因为有钱而自鸣得意；她头脑机灵，相当聪明，快乐活泼而无所用心。总之她很迷人，即使是对象我这样同性别的冷眼旁观者，也是如此。但她并不能使人深感兴趣，或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譬如同圣。约翰的妹妹们相比，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头脑。但我仍象喜欢我的学生阿黛勒那样喜欢她，所不同的是，我们会对自己看护和教育的孩子，产生一种比对同样可爱的成年朋友亲近的感情。

她心血来潮，对我产生了好感。她说我像里弗斯先生（当然只不过她宣布“没有他的十分之一漂亮，尽管你是个整洁可爱的小个子，但他是个天使”）。然而我象他那样为人很好，聪明、冷静、坚定。她断言，作为一个乡村女教师，我天性是个怪人。她确信，要是我以前的历史给透露出来，一定会成为一部有趣的传奇。

一天晚上，她照例像孩子一样好动，粗心却并不冒犯地问这问那，一面翻着我小厨房里的碗橱和桌子的抽屉。她看到了两本法文书，一卷席勒的作品，一本德文语法和词典。随后又看到了我的绘画材料，几张速写，其中包括用铅笔画的一个小天使般的小姑娘、我的一个学生的头像和取自莫尔顿溪谷及周围荒原的不同自然景色。她先是惊讶得发呆，随后是高兴得激动不已。

“是你画的吗？你懂法文和德文？你真可爱——真是奇迹！你比S城第一所学校的教师还画得好。你愿意为我画一张让我爸爸看看吗？”

“很乐意，”我回答。一想到要照着这样一个如此完美、如此容光焕发的模特儿画，我便感到了艺术家喜悦的颤栗。那时她穿了深蓝色的丝绸衣服；裸露着胳膊和脖子，唯一的装饰是她栗色的头发，以一种天然卷曲所有的不加修饰的雅致，波浪似地从肩上披下来。我拿了一张精致的卡纸，仔细地画了轮廓，并打算享受将它上彩的乐趣。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我告诉她得改天再坐下来让我画了。

她把我的情况向她父亲作了详尽的报告，结果第二天晚上奥利弗先生居然亲自陪着她来了。他高个子，五官粗大，中等年纪，头发灰白。身边那位可爱的女儿看上去象一座古塔旁的一朵鲜花。他似乎是个沉默寡言，或许还很自负的人，但对我很客气。罗莎蒙德的那张速写画很使他高兴。他嘱我千万要把它完成，还坚持要我第二天去溪谷庄度过一个夜晚。

我去了，发现这是一所宽敞漂亮的住宅，充分显出主人的富有。我呆在那里时罗莎蒙德一直非常高兴。她父亲和蔼可亲，茶点以后开始同我们交谈时，用很强烈的字眼，对我在莫尔顿学校所做的，表示十分满意。还说就他所见所闻，他担心我在这个地方大材小用，会很快离去干一项更合适的工作。

“真的！”罗莎蒙德嚷道，“她那么聪明，做一个名门家庭的女教师绰绰有余，爸爸。”

我想——与其到国内哪个名门家庭，远不如在这里。奥利弗先生说起了里弗斯先生——说起了里弗斯的家庭——肃然起敬。他说在附近地区，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这家的祖宗都很有钱，整个莫尔顿一度属于他们。甚至现在，他认为这家的代表要是乐意，满可以同最好的家庭联姻。他觉得这么好、这么有才能的一个年青人竟然决定出家当传教士，实在可惜。那等于抛弃了一种很有价值的生活。那么看来罗莎蒙德的父亲不会在她与圣。约翰结合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奥利弗先生显然认为青年牧师的良好出身、古老的名字和神圣的职业是对他缺乏家财的足够补偿。

那天是十一月五日，一个假日。我的小佣人帮我清扫了房子后走掉了，对一个便士的酬劳十分

满意。我周围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擦洗过的地板，磨得锃亮的炉格和擦得干干净净的椅子。我把自己也弄得整整齐齐，这会儿整个下午就随我度过了。

翻译几页德文占去了我一个小时。随后我拿了画板和画笔，开始了更为容易因而也更加惬意的工作，完成罗莎蒙德·奥利弗的小画像。头部已经画好，剩下的只是给背景着色，给服饰画上阴影，再在成熟的嘴唇上添一抹胭脂红，——头发这儿那儿再画上一点柔软的卷发——把天蓝的眼盖下睫毛的阴影加深一些。我正全神贯注地画着这些有趣的细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我那扇门开了，圣·约翰·里弗斯先生走了进来。

“我来看看你怎么过假日，”他说。“但愿没有动什么脑筋？没有，那很好，你一画画就不感到寂寞了。你瞧，我还是不大相信，尽管你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好地挺过来了，我给你带来了一本书供你晚上消遣，”他把一本新出版的书放在桌上——一部诗：是那个时代——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常常赐予幸运的公众一本货真价实的出版物。哎呀！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却没有那份福气。不过拿出勇气来！我不会停下来控诉或者发牢骚。我知道诗歌并没有死亡，天才并未销声匿迹，财神爷也没有把两者征服，把他们捆绑起来或者杀掉，总有一天两者都会表明自己的存在、风采、自由和力量。强大的天使，稳坐天堂吧！当肮脏的灵魂获得胜利，弱者为自己的毁灭恸哭时，他们微笑着。诗歌被毁灭了吗？天才遭到了驱逐吗？没有！中不溜儿的人们，不，别让嫉妒激起你这种想法。不，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统治着，拯救着。没有它们无处不在的神圣影响，你会进地狱——你自己的卑微所造成的地狱。

我急不可耐地浏览着《玛米昂》辉煌的篇章（因为《玛米昂》确实如此）时，圣·约翰俯身细看起我的画来。他蓦地惊跳起来，拉直了高高的身子。他什么也没有说，我抬头看他，他避开了我的目光，我很明白他的想法，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的心思来。这时候我觉得比他镇定和冷静。随后我暂时占了优势，产生了在可能情况下帮他做些好事的想法。

“他那么坚定不移和一味自我控制，”我想，“实在太苛刻自己了。他把每种情感和痛苦都锁在内心——什么也不表白，不流露，不告诉。我深信，谈一点他认为不应当娶的可爱的罗莎蒙德，会对他有好处。我要使他开口。”

我先是说：“坐一下，里弗斯先生，”可是他照例又回答说，不能逗留。“很好，”我心里回答，“要是你高兴，你就站着吧，但你还不能走，我的决心已下。寂寞对你和我至少是一样不好，我倒要试试，看我能不能发现你内心的秘密，在你大理石般的胸膛找到一个孔，从那里我可以灌进一滴同情的香油。”

“这幅画像不像？”我直截了当地问。

“像！像谁呀？我没细看。”

“你看了，里弗斯先生。”

他被我直率得有些突然和奇怪的发问弄得几乎跳了起来，惊异地看着我。“呵，那还算不了什么，”我心里嘟哝着。“我不想因为你一点点生硬态度而罢休。我准备付出巨大的努力。”我继续想道，

“你看得很仔细很清楚，但我不反对你再看一遍。”我站起来把画放在他手里。

“一张画得很好的画，”他说，“色彩柔和和清晰，是一张很优美、很恰当的画。”

“是呀，是呀，这我都知道。不过像不像呢？这像谁？”

他打消了某种犹豫，回答说：“我想是奥利弗小姐。”

“当然。而现在，先生，为了奖励你猜得准，我答应给我创作一幅精细准确的复制品，要是你答应这个礼物是可以接受的。我不想把时间和精力化在一件你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上。”

他继续凝视着这张画。他看得越久就把画捧得越紧，同时也似乎越想看它。“是很像！”他喃喃地说。“眼睛画得很好。颜色、光线、表情都很完美。它微笑着！”

“保存一张复制品会使你感到安慰呢，还是会伤你的心？请你告诉我。当你在马达加斯加，或者好望角，或者印度，在你的行囊中有这样的纪念品，对你是一种安慰呢，还是一看见就激起你令人丧气和难受的回忆？”

这时他偷偷地抬起眼来。他犹犹豫豫忐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再次细看起这幅画来。

“我是肯定要的，不过这样做是不是审慎或明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既然我已弄明白罗莎蒙德真的喜欢他，她的父亲也不大可能反对这门亲事，我——我对自己的

观点并不像圣。约翰那样得意扬扬——我心里完全倾向于主张他们的结合。我觉得要是他能获得奥利弗先生的大宗财产，他可以用这笔钱做很多事情，强似在热带的太阳下让才能枯竭，让力气白费。想着可以这么劝说他，我此刻回答说：“依我看来，立刻把画中的本人要走，倒是更明智和更有识见的。”

这时候他已坐了下来，把画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双手支撑着额头，多情地反复看着这张画。我发觉他对我的大胆放肆既不发火也不感到震惊。我甚至还看到，那么坦率地谈论一个他认为不可接触的话题——听这个话题任意处理——开始被他感到是一种新的乐趣——一种出乎意外的宽慰。沉默寡言的人常常要比性格爽朗的人更需要直率地讨论他们的感情和不幸，看似最严酷的禁欲主义者毕竟也是人。大胆和好心“闯入”他们灵魂的“沉寂大海”，常常等于是赋予他们最好的恩惠。

“她喜欢你，我敢肯定，”我站在他椅子背后说，“她的父亲尊重你，此外，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不大有想法。但你会有够你们两个管用的想法。你应当娶她。”

“难道她喜欢我？”他问。

“当然，胜过爱任何其他。她不断谈起你，没有比这个更使她喜欢或者触及得更多的话题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他说——“很高兴，再谈一刻钟吧。”他真的取出手表，放在桌上掌握时间。

“可是继续谈有什么用？”我问，“既然你也许正在浇铸反抗的铁拳，或者锻造新的链条把自己的心束缚起来。”

“别想这些严酷无情的东西了。要想象我让步了，被感化了，就像我正在做的那样。人类的爱像是我心田里新开辟的喷泉，不断上涨，甜蜜的洪水四溢，流淌到了我仔细而辛劳地开垦出来的田野——这里辛勤地播种着善意和自我克制的种子。现在这里泛滥着甜美的洪水——稚嫩的萌芽已被淹没——可口的毒药腐蚀着它们。此刻我看到自己躺在溪谷庄休息室的睡榻上，在我的新娘罗莎蒙德。奥利弗的脚跟前。她用那甜甜的嗓音同我在说话——用被你灵巧的手画得那么逼真的眼睛俯视着我——她那珊瑚色的嘴唇朝我微笑着——她是我的——我是她的——眼前的生活和过眼烟云般的世界对我已经足够了。嘘！别张嘴！——我欣喜万分——我神魂颠倒——让我平静地度过我所规定的时间。”

我满足了他。手表嘀嗒嘀嗒响着，他的呼吸时紧时慢，我默默地站着。在一片静谧中一刻钟过去了。他拿起手表，放下画，立起来，站在壁炉边。

“行啦，”他说，“在那一小段时间中我已沉溺于痴心妄想了。我把脑袋靠在诱惑的胸口，心甘情愿地把脖子伸向她花一般的枷锁。我尝了她的酒杯，枕头还燃着火，花环里有一条毒蛇，酒有苦味，她的允诺是空的——建议是假的。这一切我都明白。”

我惊诧不已地瞪着他。

“事情也怪，”他说下去，“我那么狂热地爱着罗莎蒙德。奥利弗——说真的怀着初恋的全部热情，而恋上的对象绝对漂亮、优雅、迷人——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宁静而不偏不倚的感悟，觉得她不会当个好妻子，不是适合我的伴侣，婚后一年之内我便会发现。十二个月销魂似的日子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终身遗憾。这我知道。”

“奇怪，真奇怪！”我禁不住叫了起来。

“我内心的某一方面，”他说下去，对她的魅力深为敏感，但另一方面对她的缺陷，印象也很深。那就是她无法对我所追求的产生共鸣——不能为我所做的事业携手合作。难道罗莎蒙德是一个吃得起苦的人，一个劳作者，一个女使徒吗？难道罗莎蒙德是一个传教士的妻子？不！”

“不过你不必当传教士？你可以放弃那个打算。”

“放弃！什么——我的职业？我的伟大的工作？我为天堂里的大厦在世间所打的基础？我要成为那一小群人的希望？这群人把自己的一切雄心壮志同那桩光荣的事业合而为一，那就是提高他们的种族——把知识传播到无知的领域——用和平代替战争——用自由代替束缚——宗教代替迷信——上天堂的愿望代替入地狱的恐惧。难道连这也得放弃？它比我血管里流的血还可贵。这正是我所向往的，是我活着的目的。”

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后，我说——“那么奥利弗小姐呢，难道你就不关心她的失望和哀伤了？”

“奥利弗小姐向来有一大群求婚者和献殷勤的人围着她转，不到一个月，我的形象会从她心坎里抹去，她会忘掉我，很可能会跟一个比我更能使她幸福的人结婚。”

“你说得倒够冷静的，不过你内心很矛盾，很痛苦。你日见消瘦。”

“不，要是我有点儿瘦，那是我为悬而未决的前景担忧的缘故——我的离别日期一拖再拖。就是今大早上我还接到了消息，我一直盼着的后继者，三个月之内无法接替我，也许这三个月又会延长到六个月。”

“无论什么时候，奥利弗小姐一走进教室你就颤抖起来、脸涨得通红。”

他脸上再次浮起惊讶的表情。他想象不到一个女人居然敢于这么同一个男人说话。至于我，这一类交谈我非常习惯。我与很有头脑、言语谨慎、富有教养的人交际的时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非要绕过缄默的传统防卫工事，踏进奥秘的门槛，在心坎的火炉边上找到一个位置才肯罢休。

“你确实见解独到，”他说，“胆子也不小。你的精神中有一种勇气，你的眼睛有一种穿透力，可是请允许我向你保证，你部份误解了我的情感。你把这些情感想象得比实际的要深沉，要强烈。你给了我甚于我正当要求的同情。我在奥利弗小姐面前脸红，颤抖时，我不是怜悯自己，而是蔑视我的弱点。我知道这并不光彩，它不过是肉体的狂热，我宣布，不是灵魂的抽搐。那灵魂坚如磐石，牢牢扎在骚动不安的大海深处。你知道我是怎么个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怀疑地笑了笑。

“你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掏出了我的心里话，”他继续说，“现在就听任你摆布了，剥去用基督教义来掩盖人性缺陷、漂净了血污的袍子，我本是个冷酷无情雄心勃勃的人。只有各种天生的情感会对我产生永久的力量。我的向导是理智而非情感，我的雄心没有止境，我要比别人爬得高干得多的欲望永不能满足。我尊崇忍耐、坚持、勤勉和才能，因为这是人要干大事业，出大名的必要条件。我兴趣十足地观察了你的经历，因为我认为你是勤勤恳恳、有条有理、精力充沛的女人的典范，倒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所经历的或正在受的苦深表同情。”

“你会把自己描述成不过是位异教徒哲学家的。”我说。

“不，我与自然神论的哲学家之间是有区别的：我有信仰，我信奉福音。你用错了修饰语。我不是异教徒哲学家，正是基督教哲学家——一个耶稣教派的信徒，作为他的信徒，我信仰他纯洁、宽厚、仁慈的教义。我主张这样的教义、发誓要为之传播，我年轻时就信仰宗教，于是宗教培养了我最初的品格——它已从小小的幼芽，自然的情感，长成浓荫蔽日的大树，变成了慈善主义，从人类真诚品质的粗糙野生的根子上，相应长出了神圣的公正感。把我为可怜的自我谋求权力和名声的雄心，变成扩大主的天地、为十字架旗帜获得胜利的大志。宗教已为我做了很多，把原始的天性变成最好的品质、修剪和培育了天性。但是无法根除天性，天性也不可能根除，直到“这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时候。”

说完，他拿起放在桌上我画板旁的帽子，再一次看了看画像。

“她的确可爱，”他喃喃地说。“她不愧为世界上最好的玫瑰，真的。”

“我可不可以画一张像这样的给你呢？”

“干嘛？不必了。”

他拉过一张薄薄的纸盖在画上，这张纸是我平常作画时怕弄脏纸板常作为垫手用的。他突然在这张空白纸上究竟看到了什么，我无法判断。但某种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猛地拣起来，看了看纸边，随后瞟了我一眼，那目光奇怪得难以形容，而且不可理解，似乎摄取并记下了我的体态、面容和服饰的每个细节。它一扫而过，犹如闪电般迅速和锐利。他张开嘴唇，似乎想说话，但把到了嘴边的什么话咽了下去。

“怎么回事？”我问。

“什么事也没有”对方回答，一面又把纸放下。我见他利索地从边上撕下一小条，放进了手套，匆匆忙忙点了点头。“下午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嗨！”我用那个地区的一个短语嚷道：“这可绝了！”

我呢，仔细看了看那张纸，但除了我试画笔色泽所留下的几滴暗淡的污渍，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把这个谜琢磨了一两分钟，但无法解开。我相信这也无关紧要，便不再去想它，不久也就忘

了。

第二天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去剑桥。他把动身的日子推迟了整整一周。在这段时间内，他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善良却苛刻、真诚却不宽容的人，能给予得罪了他的人多么严厉的惩罚。他没有公开的敌视行为，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使我能立刻相信，我已得不到他的欢心。

不是说圣。约翰怀着跟基督教不相容的报复心——也不是说要是他有这份能耐，就会伤着我一根头发什么的。以本性和原则而言，他超越了满足于卑鄙的报复。他原谅我说了蔑视他和他的爱情的话，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些话本身。只要他和我还活着，他就永远不会忘掉。我从他转向我时的神态中看到，这些话总是写在我与他之间的空气中，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开口，在他听来，我的嗓音里总有着这些话的味道，他给我的每个回答也回响着这些话的余音。

他并没有避免同我交谈，他甚至还像往常那样每天早晨把我叫到他书桌旁。我担心他心中的堕落者有一种秘而不宣，也不为纯洁的基督徒所欣赏的乐趣，表明他能多么巧妙地在一如既往的言论举动中，从每个行动和每句话里，抽掉某种曾使他的言语和风度产生严肃魅力的关心和赞许心情。对我来说，他实际上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活体，而是一块大理石。他的眼睛是一块又冷又亮的蓝宝石，他的舌头是说话的工具——如此而已。

这一切对我是一种折磨——细细的慢悠悠的折磨。它不断激起微弱的怒火和令人颤抖的烦恼，弄得我心烦意乱，神衰力竭。假如我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位纯洁如没有阳光的深渊的好人，不必从我的血管里抽取一滴血，也不会在清白的良心上留下一丝罪恶的痕迹，就能很快杀死我。我想抚慰他时尤其感到这点，我的同情得不到呼应。他并不因为疏远而感到痛苦——他没有和解的愿望。尽管我一串串落下的眼泪在我们一起埋头阅读的书页上泛起了水泡，他丝毫不为所动，就仿佛他的心确实是一块石头或金属。与此同时，他对妹妹们似乎比平常更好些了，唯恐单单冷淡还不足以使我相信，我已那么彻底被逐出教门，他又加上了反差的力量。我确信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出于对原则的维护。

他离家前夕，我偶然见他日落时在园子里散步。瞧着他的身影，我想起这个眼下虽然与我有些隔膜的人，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又是我的近亲，心里便感动得打算作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友谊。我出了门，向他走去，他倚着小门站着，我立刻开门见山地说：“圣。约翰，我不大高兴，因为你还在生我的气，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但愿我们是朋友，”他一面无动于衷地回答，一面仍然仰望着冉冉上升的月亮，我走近他时他就早已那么凝视着了。

“不，圣。约翰。我们并不像过去那样是朋友了。这你知道。”

“难道我们不是吗？这话可错了。就我来说，我并没希望你倒霉，而是愿你一切都好。”

“我相信你，圣。约翰，因为我深信你不会希望别人倒霉，不过既然我是你的亲戚，我就希望多得到一分爱，超过你施予一般陌路人的博爱。”

“当然，”他说，“你的愿望是合理的，我决没有把你当作陌路人。”

这话说得沉着镇静，但也是够折磨人令人丧气的。要是我迁就自尊和恼怒的苗头，我会立刻走掉。但是我内心有某种比那些感情更强烈的东西在活动。我十分敬佩我表兄的才能和为人，他的友谊对我来说很宝贵，失掉它会使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不会那么很快就放弃重新征服的念头。

“难道我们就得这样分别了吗？圣。约翰？你就这么离开我去印度，不说一句更好听的话吗？”他这会儿已完全不看月亮，把面孔转向了我。

“我去印度就是离开你吗，简？什么！你不去印度？”

“你说我不能去，除非嫁给你。”

“你将不同我结婚！你坚持这个决定？”

读者呀，你可像我一样知道，这些冷酷的人能赋予他们冰一般的问题什么样的恐怖吗？知道他们一动怒多么像雪崩吗？一不高兴多么像冰海爆裂吗？

“不，圣，约翰，我不嫁你，并坚持自己的决定。”

崩裂的冰雪抖动着往前滑了一下，但还没有塌下来。

“再说一遍，为什么拒绝？”他问。

“以前我回答过了，因为你不爱我。现在我回答。因为你差不多恨我。要是我跟你结婚，你会

要我的命，现在就要我的命了。”

他的嘴唇和脸顿时刷白——很白很白。

“我会要你的命——我现在就在要你的命？你这些话很凶也不真实，不象女人说的。你根本就不应该这么说。这些话暴露了心灵的一种不幸状态，应当严受责备，而且是不可宽恕的。但是人的职责是宽恕他的同胞，即使是宽恕他七十七次。”

这下可完蛋了。我原是希望从他的脑海里抹去以前的伤痕，却不料在它坚韧的表面上打上了更深的印记，我已经把它烙到里面去了。

“现在你真的恨我了，”我说，“再要同你和解也没有用了。我知道我已把你变成了永久的敌人。”这些话好似雪上加霜，因为触及事实而更加伤人。没有血色的嘴唇抖动了一下抽搐起来。我知道我已煽起了钢刀一般的愤怒。我心里痛苦不堪。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话，”我立刻抓住他的手说，“我无意让你难受或痛苦——真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他苦笑着——非常坚决地把手抽了回去。“我想，现在你收回你的允诺，根本不去印度了，是吗？”一阵相当长的静默之后他说。

“不，我要去的，当你的助手，”我回答。

接着是一阵很长的沉默。在这间隙，天性与情理之间究竟如何搏斗着，我说不上来，他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芒，奇怪的阴影掠过他的面孔。他终于开口了。

“我以前曾向你证明，像你这般年纪的单身女人，陪伴像我这样的男人是荒唐的。我已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你不会再提起这个打算了。很遗憾你居然还是提了——为你感到遗憾。”

我打断了他。类似这种具体的责备反而立刻给了我勇气。“你要通情理，圣。约翰！你近乎胡言乱语了。你假装对我所说的感到震惊，其实你并没有，因为像你这样出色的脑袋，不可能那么迟钝，或者自负，以致于误解我的意思。我再说一次，要是你高兴，我可以当你的副牧师，而不是你妻子。”

我打断了他。类似这种具体的责备反而立刻给了我勇气。“你要通情理，圣。约翰！你近乎胡言乱语了。你假装对我所说的感到震惊，其实你并没有，因为像你这样出色的脑袋，不可能那么迟钝，或者自负，以致于误解我的意思。我再说一次，要是你高兴，我可以当你的副牧师，而不是你妻子。”

他再次脸色刷白，但像以前一样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的回答很有力却也很镇静：

“一个不做我妻子的女副牧师，对我绝不合适。那么看来，你是不能同我去了。但要是你的建议很诚心，那我去镇上的时候可以同一个已婚的教士说说，他的妻子需要一个助手。你有自己的财产，不必依赖教会的赞助，这样，你就不会因为失信和毁约而感到耻辱。”

读者们明白，我从来没有作过一本正经的许诺，也没有跟谁订下过约定。在这种场合，他的话说得太狠，太专横了。我回答：“在这件事情上，并无耻辱可言，也不存在着失信和毁约。我丝毫没有去印度的义务，尤其是同陌生人。同你，我愿意冒很大的险，因为我佩服你，信任你。作为一个妹妹，我爱你。但我相信，不管什么时候去，跟谁去，在那种气候条件下我活不长久。”

“呵，你怕你自己，”他噙起嘴唇说。

“我是害怕。上帝给了我生命不是让我虚掷的，而按你的意愿去做，我想无异于自杀。况且，我在决心离开英国之前，还要确实弄明白，留在这儿是不是比离开更有价值。”

“你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也是徒劳的，在这一点上我长期忍受着痛苦的疑虑，不通过某种办法来解除疑团，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我知道你的心向着哪里，依恋着什么。你所怀的兴趣是非法的，不神圣的。你早该将它抛弃了。这会儿你应当为提起它来而感到害臊。你是不是想着罗切斯特先生？”

确实如此，我默认了。

“你要去找罗切斯特先生吗？”

“我得弄清楚他怎么样了。”

“那么，”他说，“就让我在祷告中记住你，真诚地祈求上帝不让你真的成为弃儿。我想我已认

为你是主的选民了。不过上帝的眼光跟人的不一样，他的才真正起作用。”

他打开了栅门，走了出去，溜达着行下峡谷，很快就不见了。

我再次进入客厅的时候，发觉黛安娜伫立窗边，看上去若有所思，她个子比我高得多。她把手搭在我肩上，俯身端详起我的脸来。

“简，”她说，“现在你总是脸色苍白，焦躁不安。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告诉我，圣。约翰同你在闹什么别扭。我从这扇窗看了半个小时了。你得原谅我那么暗中监视你，但过了好久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圣。约翰是个怪人——”

她顿了一下——我没有吱声、她立刻接着说——：“我这位哥哥对你的看法非同一般，我敢肯定。他早就对你特别注意和关心了，对别人可从来没有这样——什么目的呢？但愿他爱上了你——他爱你吗，简？”

我把她冷冰冰的手放在我发烫的额头上：“不，黛，没有那回事儿。”

“那他干嘛眼睛老盯着你——老是要你同他单独在一起，而且一直把你留在他身边？玛丽和我都断定他希望你嫁给他。”

“他确实是这样——他求我做他的妻子。”

黛安娜拍手叫好。“这正是我们的愿望和想法呢！你会嫁给他的，简，是吗？那样他就会留在英国了。”

“他才不会呢，黛安娜。他向我求婚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为他在印度的苦役找个合适的伙伴。”

“什么！他希望你去印度？”

“不错。”

“简直疯了！”她嚷到。“我敢肯定，你在那里住不满三十月。你决不能去，你没有同意，是吧，简？”

“我已经拒绝嫁给他——”

“结果使他不高兴了？”她提醒说。

“很不高兴，我担心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不过我提出作为他的妹妹陪他去。”

“那真是傻到极点了，简。想一想你要干的事吧——累个没完的，身强力壮的人都会给累死，更何况你又那么弱。圣。约翰——你知道他——会怂恿你去干做不到的事情。你要是跟着他，就是大热天也不让歇口气。可惜就我所见，凡是他强求你做的，你都逼着自己去完成。你倒是有勇气拒绝他的求婚，我真感到惊讶，那么你是不爱他了，简？”

“不是把他当作丈夫来爱。”

“不过他是个漂亮的家伙。”

“而我又长得那么平庸，你知道，黛。我们决不般配。”

“平庸！你？绝对不是。你太漂亮，也太好了，不值得那么活活地放到加尔各答去烤。”她再次真诚地恳求我放弃同她兄长一起出国的一切念头。

“说真的我得这样，”我说，“因为刚才我再次提出愿意做他的副牧师时，他对我的不恭表示惊奇。他好像认为提议不结婚陪他去是有失体统，仿佛我一开始就不希望把他当成兄长，而且一直这么看他似的。”

“你怎么会说他不爱你呢，简？”

“你应该听听他自己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口口声声解释说他要结婚，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圣职。他还告诉我，我生来就是为了劳作，而不是为了爱情。无疑这话也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如果我生来不是为了爱情，那么随之而来，也生来不是为了婚配。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黛，一生跟一个男人拴在一起，而他只把我当作一样有用的工具？”

“不能容忍——不通人情——办不到的！”

“还有，”我继续说，“虽然我现在对他有兄妹之情，但要是我被迫做了他妻子，我能想象，我对他的爱很可能会无可奈何，奇怪反常，备受折磨。因为他那么有才能，神态、举动和谈吐无不透出一种英雄气概。那样，我的命运就会悲惨得难以形容。他会不要我爱他，要是我依然有所表露，他会让我感到，那是多余的，他既不需要，对我也不合适。我知道他会这样。”

“而圣。约翰是个好人，”黛安娜说。

“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个伟人。可惜他在追求大目标时，忘掉了小人物的情感和要求。因此，微不足道的人还是离他远一点好，免得他在前进时把他们踩倒了。他来了，我得走了，黛安娜。”我见他进了园子，便匆匆上楼去了。

但是吃晚饭时我不得不再次与他相遇。用餐时他完全像平常那样显得很平静，我本以为他不会同我说话了，而且确信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婚姻计划，但后来的情况表明，在这两点上我都错了。他完全以平常的态度，或者说最近已习以为常的态度同我说话。无疑他求助于圣灵来克制我在他心里所激起的愤怒，现在他相信已再次宽恕了我。

祷告前的晚读，他选了《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倾听《圣经》中的话从他嘴里吐出来始终是一种享受。他在发表上帝的圣谕时，他优美的嗓子是最洪亮又最动听的，他的态度之高尚纯朴也最令人难忘。而今天晚上，他的语调更加严肃——他的态度更富有令人震颤的含义——他坐在围成一圈的家人中间（五月的月亮透过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子，泻进室内，使桌上的烛光显得几乎是多余的了）。他坐在那里，低头看着伟大而古老的圣经，描绘着书页中的新天堂和新世界的幻境——告诉大家上帝如何会来到世间与人同住，如何会抹去人们的眼泪，并允诺不会再有死亡，也不会有忧愁或者哭泣，不会有痛苦，因为这些往事都已一去不复回了。

接着的一番话，他讲得让我出奇地激动不已，尤其是从他声音的难以描述的细小变化中，我感觉到，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已经转向了我。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这段话读得又慢又清楚，“唯有胆怯的，不信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从此。我知道圣。约翰担心什么命运会落在我头上。

他在朗读那一章最后几句壮丽的诗句时，露出一种平静而克制的得意之情，混杂着竭诚的渴望。这位朗读者相信，他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了，他盼望着允许他进城的时刻，地上的君王已将自己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在这章之后的祈祷中，他调动了全身的活力——他那一本正经的热情又复苏了，他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决心要取胜。他祈求给弱者以力量；给脱离羊栏的迷路人以方向；让那些受世俗生活和情欲诱惑而离开正道者，关键时刻迷途而知返。他请求，他敦促，他要求上天开恩，让他们免于火烙。真诚永远是庄严的。开始，我听着祈祷的时候，对他的真诚心存疑惑；接着，祈祷继续进行并声音越来越响时，我被它所打动，最后终于不胜敬畏了。他真诚地感到他目的之伟大和高尚；那些听他为此祈祷的人也不能不产生同感。

祈祷之后，我们向他告别，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出门。黛安娜和玛丽吻了他以后离开了房间，想必是听从他的悄声暗示的缘故。我伸出手去，祝他旅途愉快。

“谢谢你，简。我说过，两周后我会从剑桥返回，那么这段时间留着供你思考。要是我听从人的尊严，我应当不再说起你同我结婚的事儿，但我听从职责，一直注视着我的第一个目标——为上帝的荣誉而竭尽全力。我的主长期受苦受难，我也会这样。我不能让你永坠地狱，变成受上天谴责的人。趁你还来得及的时候忏悔吧——下决心吧。记住，我们受到吩咐，要趁白天工作——我们还受到警告，‘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记住那些今世享福的财主的命运。上帝使你有力量选择好的福份，这福份是不能从你那儿夺走的。”

他说最后几个字时把手放在我头上，话说得很诚恳，也很委婉。说真的，他用的不是一个情人看女友的眼神，而是牧师召回迷途羔羊的目光——或许更好些，是一个守护神注视着他所监护的靈魂的目光，一切有才能的人，无论有无感情，无论是狂热者、还是追求者，抑或暴君——只要是诚恳的——在征服和统治期间都有令人崇敬的时刻。我崇敬圣。约翰——那么五体投地，结果所产生的冲击力一下子把我推到了我久久回避的那一点上。我很想停止同他搏斗——很想让他意志的洪流急速注入他生活的海峡，与我的水乳交融。现在我被他所困扰，几乎就象当初我受到另一个人的不同方式的困扰一样，两次我都做了傻瓜，在当时让步会是原则上的错误；而现在让步就会犯判断的错误。所以此时此刻我想，当我透过时间的平静中介，回头去看那危机时，当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受着我的圣师的触摸。我忘却了拒绝——克服了恐惧——停止了搏斗。不可能的事——也就是我与圣。约翰的婚姻——很快要成为可能了。猛地一阵风过，全都变了样。

宗教在呼唤——天使在招手——上帝在指挥——生命被卷起，好像书卷——死亡之门打开了，露出了彼岸的永恒。后来，为了那里的安全和幸福，顷刻之间这里什么都可以牺牲。阴暗的房间里充满了幻象。

“你现在就能决定吗？”传教士问。这问活的语调很温柔，他同样温柔地把我拉向他。呵，那么温柔！它比强迫要有力得多！我能抵御圣。约翰的愤怒，但面对他的和善，我便像芦苇一般柔顺了。但我始终很清楚，要是我现在让步，有一天我照样会对我以前的叛逆感到懊悔。他的本性并不因为一小时的庄严祈祷而改变，只不过升华了而已。

“只要有把握，我就能决定，”我回答：“只要能说服我嫁给你确实是上帝的意志，那我此时此刻就可以发誓嫁给你——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的祈祷应验了！”圣。约翰失声叫道。他的手在我头上压得更紧了，仿佛他已经把我要去了。他用胳膊搂住我，几乎像是爱着我（我说“几乎”——我知道这中间的差别——因为我曾感受过被爱的滋味。但是像他一样，我已把爱置之度外，想的只是职守了）。我在疑云翻滚的内心同不明朗的态度斗争着。我诚恳地、深深地、热切地期望去做对的事情，也只做对的事情。“给我指点一下——给我指点一下道路吧？”我祈求上苍。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激动过。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激动的结果，读者自可判断。

整座房子寂静无声。因为我相信，除了圣。约翰和我自己，所有的人都安息了。那一根蜡烛幽幽将灭，室内洒满了月光。我的心砰砰乱跳，我听见了它的搏动声。突然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使我的心为之震颤，并立即涌向我的头脑和四肢，我的心随之停止了跳动。这种感觉不象一阵电击，但它一样地尖锐，一样地古怪，一样地惊人。它作用于我的感官，仿佛它们在这之前的最活跃时刻也只不过处于麻木状态。而现在它们受到了召唤，被弄醒了。它们起来了，充满了期待，眼睛和耳朵等候着，而肌肉在骨头上哆嗦。

整座房子寂静无声。因为我相信，除了圣。约翰和我自己，所有的人都安息了。那一根蜡烛幽幽将灭，室内洒满了月光。我的心砰砰乱跳，我听见了它的搏动声。突然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使我的心为之震颤，并立即涌向我的头脑和四肢，我的心随之停止了跳动。这种感觉不象一阵电击，但它一样地尖锐，一样地古怪，一样地惊人。它作用于我的感官，仿佛它们在这之前的最活跃时刻也只不过处于麻木状态。而现在它们受到了召唤，被弄醒了。它们起来了，充满了期待，眼睛和耳朵等候着，而肌肉在骨头上哆嗦。

“你听到了什么啦？你看见什么了吗？”圣。约翰问。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我听见一个声音在什么地方叫唤着——“简！简！简！”随后什么也听不到了。

“呵，上帝呀！那是什么声音？”我喘息着。

我本该说“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它似乎不在房间里——也不在屋子里——也不在花园里。它不是来自空中——也不是来自地下——也不是来自头顶。我已经听到了这声音——从何而来，或者为何而来，那是永远无法知道的！而这是一个声音——一个熟悉、亲切、记忆犹新的声音——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声音。这声音痛苦而悲哀——显得狂乱、怪异和急切。

“我来了！”我叫道。“等我一下！呵，我会来的！”我飞也似地走到门边，向走廊里窥视着，那时一灯漆黑，我冲进花园，里边空空如也。

“你在哪儿？”我喊道。

沼泽谷另一边的山峦隐隐约约地把回答传了过来——“你在哪儿？”我倾听着。风在冷杉中低吟着，一切只有荒原的孤独和午夜的沉寂。

“去你的迷信！”那幽灵黑魑魑地在门外紫杉木旁边出现时我说道。“这不是你的骗局，也不是你的巫术，而是大自然的功劳。她苏醒了，虽然没有创造奇迹，却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挣脱了跟着我并想留住我的圣。约翰。该轮到处于支配地位了。我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发挥威力了。我告诉他不要再提问题，或是再发议论了。我希望他离开我。我必须而且宁愿一个人呆着。他立刻听从了。只要有魄力下命令，别人总是听话的。我上楼回卧室，把自己锁在房里，跪了下来，以我的方式祈祷着——不同于圣。约翰的方式，他自有其效果，我似乎已进入了一颗伟大的心灵，我的灵魂感激地冲出去来到他脚边。我从感恩中站起来——下了决心——

——随后躺了下来，并不觉得害怕，却受到了启发——急切地盼着白昼的来临。

芬丁庄园掩藏在林木之中，是一幢相当古老的大楼，面积中等，建筑朴实，我早有所闻。罗切斯特先生常常谈起它，有时还上那儿去。他的父亲为了狩猎购下了这份产业。他本想把它租出去，却因为地点不好，环境欠佳，而找不到租户。结果除了两三间房子装修了一下，供这位乡绅狩猎季节住宿用，整个庄园空关着，也没有布置。

天黑之前，我来到了这座花园。那是个阴霾满天，冷风呼呼，细雨霏霏的黄昏。我守信付了双倍的价钱，打发走了马车和马车夫，步行了最后一英里路。庄园周围的树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即使走得很近，也不见庄园的踪影。两根花岗石柱之间的铁门，才使我明白该从什么地方进去。进门之后，我便立即置身于密林的晦暗之中了。有一条杂草丛生的野径，沿着林荫小道而下，两旁是灰白多节的树干，顶上是枝桠交叉的拱门。我顺着这条路走去，以为很快就会到达住宅。谁知它不断往前延伸，逶迤盘桓，看不见住宅或庭园的痕迹。

我想自己搞错了方向，迷了路。夜色和密林的灰暗同时笼罩着我，我环顾左右，想另找出路。但没有找到，这里只有纵横交织的树枝、园柱形的树干和夏季浓密的树叶——没有哪儿有出口。我继续往前走去。这条路终于有了出口，树林也稀疏些了。我立刻看到了一排栏杆。随后是房子——在暗洞洞的光线中，依稀能把它与树木分开。颓败的墙壁阴湿碧绿。我进了一扇只不过是栓的门，站在围墙之内的一片空地上，那里的树木呈半园形展开。没有花草，没有苗圃。只有一条宽阔的砂石路绕着一小片草地，藏于茂密的森林之中。房子的正面有两堵突出的山墙。窗子很窄，装有格子，正门也很窄小，一步就到了门口，正如“罗切斯特纹章”的老板所说，整个庄园显得“十分荒凉”，静得像周日的教堂。落在树叶上的哗哗雨声是附近入耳的唯一声音。

“这儿会有生命吗？”我暗自问道。

不错，是存在着某种生命，因为我听见了响动——狭窄的正门打开了，田庄里就要出现某个人影了。

门慢慢地开了。薄暮中一个人影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一个没有戴帽子的男人。他伸出手仿佛要感觉一下是不是在下雨。尽管已是黄昏，我还是认出他来了——那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我主人，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

我留住脚步，几乎屏住了呼吸，站立着看他——仔细打量他，而不让他看见，呵，他看不见我。这次突然相遇，巨大的喜悦已被痛苦所制约。我毫不费力地压住了我的嗓音，免得喊出声来，控制了我的脚步，免得急乎乎冲上前去。

他的外形依然象往昔那么健壮，腰背依然笔直、头发依然乌黑。他的面容没有改变或者消瘦。任何哀伤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消蚀他强劲的力量，或是摧毁他蓬勃的青春。但在他的面部表情上，我看到了变化。他看上去绝望而深沉——令我想起受到虐待和身陷囹圄的野兽或鸟类，在恼怒痛苦之时，走近它是很危险的。一只笼中的鹰，被残酷地割去了金色的双眼，看上去也许就像这位失明的参孙。

读者呀，你们认为，他那么又瞎又凶，我会怕他吗？——要是你认为我怕，那你太不了解我了。伴随着哀痛，我心头浮起了温存的希望，那就是很快就要胆大包天，吻一吻他岩石般的额头和额头下冷峻地封闭的眼睑。但时机未到，我还不想招呼他呢。

他下了那一级台阶，一路摸索着慢慢地朝那块草地走去。他原先大步流星的样子如今哪儿去了？随后他停了下来，仿佛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抬起头来，张开了眼睑，吃力地、空空地凝视着天空和树荫。你看得出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黑洞洞的虚空。他伸出了右手（截了肢的左臂藏在胸前），似乎想通过触摸知道周围的东西。但他碰到的依然是虚空，因为树木离他站着的地方有几码远。他歇手了，抱着胳膊，静默地站在雨中，这会儿下大了的雨打在他无遮无盖的头上。正在这时，约翰不知从哪里出来，走近了他。

“拉住我的胳膊好吗，先生？”他说，“一阵大雨就要下来了，进屋好吗？”

“别打搅我，”他回答。

约翰走开了，没有瞧见我。这时罗切斯特先生试着想走动走动，却徒劳无功——对周围的一切太没有把握了。他摸回自己的屋子，进去后关了门。

这会儿我走上前去，敲起门来。约翰的妻子开了门。“玛丽，”我说，“你好！”

她吓了一跳，仿佛见了一个鬼似的。我让她镇静了下来。她急忙问道：“当真是你吗，小姐，这么晚了还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我握着她的手回答了她。随后跟着她走进了厨房，这会儿约翰正坐在熊熊的炉火边。我三言二语向他们作了解释，告诉他们，我离开桑菲尔德后所发生的一切我都已经听说了。这回是来看望罗切斯特先生的。还请约翰到我打发了马车的大路上去一趟，把留在那儿的箱子去取回来。随后我一面脱去帽子和披肩，一面问玛丽能不能在庄园里过夜。后来我知道虽然不容易安排，但还能办到，便告诉她我打算留宿。正在这时客厅的门铃响了。

“你进去的时候，”我说，“告诉你主人，有人想同他谈谈。不过别提我的名字。”

“我想他不会见你，”她回答，“他谁都拒绝。”

她回来时，我问他说了什么。

“你得通报姓名，说明来意，”她回答。接着去倒了一杯水，拿了几根蜡烛，都放进托盘。

“他就为这个按铃？”我问。

“是的，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天黑后总是让人把蜡烛拿进去。”

“把托盘给我吧，我来拿进去。”

我从她手里接过托盘，她向我指了指客厅门。我手中的盘子抖动了一下，水从杯子里溢了出来，我的心砰砰撞击着肋骨。玛丽替我开了门，并随手关上。

客厅显得很阴暗。一小堆乏人照看的火在炉中微微燃着。房间里的瞎眼主人，头靠高高的老式壁炉架，俯身向着火炉。他的那条老狗派洛特躺在一边，离得远远的，卷曲着身子，仿佛担心被人不经意踩着似的。我一进门，派洛特便竖起了耳朵，随后汪汪汪，呜呜呜叫了一通，跳将起来，窜向了我，差一点掀翻我手中的托盘。我把盘子放在桌上，拍了拍它，柔声地说：“躺下！”罗切斯特先生机械地转过身来，想看看那骚动是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便回过头去，叹了口气。

“把水给我，玛丽，”他说。

我端着现在只剩了半杯的水，走近他，派洛特跟着我，依然兴奋不已。

“怎么回事？”他问。

“躺下，派洛特！”我又说。他没有把水端到嘴边就停了下来，似乎在细听。他喝了水，放下杯子。

“是你吗，玛丽？是不是？”

“玛丽在厨房里，”我回答。

他伸出手，很快挥动了一下，可是看不见我站在那儿，没有碰到我。“谁呀？谁呀？”他问，似乎要用那双失明的眼睛来看——无效而痛苦的尝试！“回答我——再说一遍？”他专横地大声命令道。

“你再要喝一点吗，先生？杯子里的水让我泼掉了一半，”我说。

“谁？什么？谁在说话？”

“派洛特认得我，约翰和玛丽知道我在这里，我今天晚上才来，”我回答。

“天哪！——我是在痴心梦想吗？什么甜蜜的疯狂迷住了我？”

“不是痴心梦想——不是疯狂。先生，你的头脑非常健康，不会陷入痴心梦想；你的身体十分强壮，不会发狂。”

“这位说话人在哪儿？难道只是个声音？呵！我看不见，不过我得摸一摸，不然我的心会停止跳动，我的脑袋要炸裂了。不管是什么——不管你是谁——要让我摸得着，不然我活不下去了！”他摸了起来。我抓住了他那只摸来摸去的手，双手紧紧握住它。

“就是她的手指！”他叫道，“她纤细的手指！要是这样，一定还有其他部份。”

这只强壮的手从我握着的手里挣脱了。我的胳膊被抓住，还有我的肩膀——脖子——腰——我被搂住了，紧贴着他。

“是简吗？这是什么？她的体形——她的个子——”

“还有她的声音，”我补充说。“她整个儿在这里了，还有她的心。上帝祝福你，先生！我很高兴离你又那么近了。”

“简。爱！简。爱！”他光这么叫着。

“我亲爱的主人，”我回答，“我是简。爱。我找到了你——我回到你身边来了。”

“真的？是她本人？我鲜龙活跳的简。爱？”

“你碰着我，先生——你搂着我，搂得紧紧的。我并不是像尸体一样冷，像空气一般空，是不是？”

“我鲜龙活跳的宝贝！当然这些是她的四肢，那些是她的五官了。不过那番痛苦之后我可没有这福份了。这是一个梦。我夜里常常梦见我又象现在这样，再一次贴心按着她，吻她——觉得她爱我，相信她不会离开我。”

“从今天起，先生，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

“永远不会，这个影子是这么说的吗？可我一醒来，总发觉原来是白受嘲弄一场空。我凄凉孤独——我的生活黑暗、寂寞，无望——我的灵魂干渴，却不许喝水；我的心儿挨饿，却不给喂食，温存轻柔的梦呀，这会儿你偎依在我的怀里，但你会飞走的，像早已逃之夭夭的姐妹们一样。可是，吻一下我再走吧——拥抱我一下吧，简。”

“那儿，先生——还有那儿呢！”

我把嘴唇紧贴着当初目光炯炯如今已黯然无光的眼睛上——我拨开了他额上的头发，也吻了一下。他似乎突然醒悟，顿时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了。

“是你——是简吗，那么你回到我这儿来啦？”

“是的。”

“你没有死在沟里，淹死在溪水底下吗？你没有憔悴不堪，流落在异乡人中间吗？”“没有，先生。我现在完全独立了。”

“独立！这话怎么讲，简？”

“我马德拉的叔叔去世了，留给了我五千英镑。”

“呵，这可是实在的——是真的！”他喊道：“我决不会做这样的梦。而且，还是她独特的嗓子，那么活泼、调皮，又那么温柔，复活了那颗枯竭的心，给了它生命。什么，简，你成了独立的女人了？有钱的女人了？”

“很有钱了，先生。要是你不让我同你一起生活，我可以紧靠你的门建造一幢房子，晚上你要人作伴的时候，你可以过来，坐在我的客厅里。”

“可是你有钱了，简，不用说，如今你有朋友会照顾你，不会容许你忠实于一个像我这样的瞎眼瘸子？”

“我同你说过我独立了，先生，而且很有钱、我自己可以作主。”

“那你愿意同我呆在一起？”

“当然——除非你反对。我愿当你的邻居，你的护士，你的管家。我发觉你很孤独，我愿陪伴你——读书给你听，同你一起散步，同你坐在一起，侍候你，成为你的眼睛和双手。别再那么郁郁寡欢了，我的亲爱的主人，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孤寂了。”

他没有回答，似乎很严肃——散神了。他叹了口气，半张开嘴，仿佛想说话，但又闭上了。我觉得有点儿窘。也许我提议陪伴他，帮助他是自作多情；也许我太轻率了、超越了习俗。而他像圣。约翰一样。从我的粗疏中看到了我说话不得体。其实，我的建议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的，就是他希望，也会求我做他的妻子。一种虽然并没有说出口，却十分肯定的期待支持着我，认为他会立刻要求我成为他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吐出这一类暗示、他的面部表情越来越阴沉了。我猛地想到，也许自己全搞错了，或许无意中充当了傻瓜。我开始轻轻地从他的怀抱中抽出身来——但是他焦急地把我抓得更紧了。

“不——不——简。你一定不能走。不——我已触摸到你，听你说话，感受到了你在我场对我的安慰——你甜蜜的抚慰。我不能放弃这些快乐，因为我身上已所剩无多——我得拥有你。世人会笑话我——会说我荒唐，自私——但这无伤大雅。我的心灵企求你，希望得到满足，不然它会对躯体进行致命的报复。”

“好吧，先生，我愿意与你呆在一起、我已经这么说了。”

“不错——不过，你理解的同我呆在一起是一回事，我理解的是另一回事。也许你可以下决心

呆在我身边和椅子旁——像一个小心的小护士那样侍候我（你有一颗热诚的心，慷慨大度的灵魂，让你能为那些你所怜悯的人作出牺牲），对我来说，无疑那应当已经够了。我想我现在只能对你怀着父亲般的感情了，你是这么想的吗？来——告诉我吧。”

“你愿意我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先生。我愿意只做你的护士，如果你认为这样更好的话。”

“可你不能老是做我的护士，珍妮特。你还年轻——将来你得结婚。”

“我不在乎结婚不结婚。”

“你应当在乎，珍妮特。如果我还是过去那个样子的话，我会努力使你在乎——可是——一个失去视力的赘物！”

他又沉下脸来一声不吭了。相反，我倒是更高兴了，一下子来了勇气。最后几个字使我窥见了内中的难处，因为困难不在我这边，所以我完全摆脱了刚才的窘态，更加活跃地同他攀谈了起来。

“现在该是有人让你重新变成人的时候了，”我说着，扒开了他又粗又长没有理过的头发；“因为我知道你正蜕变成一头狮子，或是狮子一类的东西。你“fauxair”田野中的尼布甲尼撒。肯定是这样。你的头发使我想起了鹰的羽毛，不过你的手指甲是不是长得象鸟爪了，我可还没有注意到。”

“这只胳膊，既没有手也没有指甲，”他说着，从自己的胸前抽回截了肢的手，伸给我看。“只有那么一截了——看上去真可怕！你说是不是，简？”

“见了这真为你惋惜，见了你的眼睛也一样——还有额上火烫的伤疤。最糟糕的是，就因为这些，便有让人爱抚过份，照料过头把你惯坏的危险。”

“我想你看到我的胳膊和疤痕累累的面孔时会觉得厌恶的。”

“你这样想的吗？别同我说这话——不然我会对你的判断说出不恭的话来。好吧，让我走开一会儿，把火生得旺些，把壁炉清扫一下。火旺的时候，你能辨得出来吗？”

“能，右眼能看到红光——一阵红红的烟雾。”

“你看得见蜡烛光吗？”

“非常模糊——每根蜡烛只是一团发亮的雾。”

“你能看见我吗？”

“不行，我的天使。能够听见你，摸到你已经是够幸运了。”

“你什么时候吃晚饭？”

“我从来不吃晚饭。”

“不过今晚你得吃一点。我饿了，我想你也一样，不过是忘了罢了。”

我把玛丽叫了进来，让她很快把房间收拾得更加令人振奋，同时也为他准备了一顿舒心的晚宴。我的心情也激动起来，晚餐时及晚餐后同他愉快而自在地谈了很久。跟他在一起，不存在那种折磨人的自我克制，不需要把欢快活跃的情绪压下去。同他相处，我无拘无束，因为我知道自己与他很相称。我的一切言行似乎都抚慰着他，给他以新的生命。多么愉快的感觉呀！它唤醒了我全部天性，使它灼灼生辉。在他面前我才尽情地生活着，同样，在我面前，他才尽情地生活着。尽管他瞎了，他脸上还是浮起了笑容，额头映出了欢快，面部表情温柔而激动。

晚饭后他开始问我很多问题，我上哪儿去了呀，在干些什么呀，怎么找到他的呀。不过我回答得很简略，那夜已经太晚，无法细谈了。此外，我不想去拨动那剧烈震颤的心弦——不想在他的心田开掘情感的新泉。我眼下的唯一目的是使他高兴。而如我所说他已很高兴，但反复无常。要是说话间沉默了一会儿，他会坐立不安，碰碰我，随后说，“简。”

“你是十足的人吗，简？你肯定是这样的吗？”

“我诚恳地相信是这样。罗切斯特先生。”

“可是，在这样一个悲哀的黑夜，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冷落的炉边呢？我伸手从一个佣工那儿取一杯水，结果却是你端上来的。我问了个问题，期待着约翰的妻子回答我，我的耳边却响起了你的声音。”

“因为我替玛丽端着盘子进来了。”

“我现在与你一起度过的时刻，让人心驰神迷。谁能料到几个月来我挨过了黑暗、凄凉、无望

的生活？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盼，白天和黑夜不分。炉火熄了便感到冷；忘记吃饭便觉得饿。随后是无穷无尽的哀伤，有时就痴心妄想，希望再见见我的简。不错，我渴望再得到她，远胜过渴望恢复失去的视力。简跟我呆着，还说爱我，这怎么可能呢？她会不会突然地来，突然地走呢？我担心明天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在他这样的心境中，给他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回答，同他烦乱的思绪毫无联系，是再好不过了，也最能让他放下心来。我用手指摸了摸他的眉毛，并说眉毛已被烧焦了，我可以敷上点什么，使它长得跟以往的一样粗、一样黑。

“随你怎么做好事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慈善的精灵？反正在关键时刻，你又会抛弃我——像影子一般消失，上哪儿去而又怎么去，我一无所知，而且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你身边有小梳子吗，先生？”

“干嘛，简？”

“把乱蓬蓬的黑色鬃毛梳理一下。我凑近你细细打量时，发现你有些可怕。你说我是个精灵，而我相信，你更像一个棕仙。”

“我可怕吗，简？”

“很可怕，先生。你知道，你向来如此。”

“哼！不管你上哪儿呆过一阵子，你还是改不掉那淘气的样子。”

“可是我同很好的人呆过，比你好得多，要好一百倍。这些人的想法和见解，你平生从来没有过。他们比你更文雅，更高尚。”

“你究竟跟谁呆过？”

“要是你那么扭动的话，你会弄得我把你的头发拔下来，那样我想你再也不会怀疑我是实实在在的人了吧。”

“你跟谁呆过一阵子？”

“今天晚上别想从我嘴里把话掏出来了，先生。你得等到明天。你知道，我把故事只讲一半，会保证我出现在你的早餐桌旁把其余的讲完。顺便说一句，我得留意别只端一杯水来到你火炉边，至少得端进一个蛋，不用讲油煎火腿了。”

“你这个爱嘲弄人的丑仙童——算你是仙女生，凡人养的！你让我尝到了一年来从未有过的滋味。要是扫罗能让你当他的大卫，那就不需要弹琴就能把恶魔赶走了。”

“瞧，先生，可把你收拾得整整齐齐，象象样样了。这会儿我得离开你了。最近三天我一直在旅途奔波，想来也够累的。晚安！”

“就说一句话，简，你前一阵子呆的地方光有女士吗？”

我大笑着抽身走掉了，跑上楼梯还笑个不停。“好主意！”我快活地想道。“我看以后的日子我有办法让他急得忘掉忧郁了。”

第二天一早，我听见他起来走动了，从一个房间摸到另一个房间。玛丽一下楼，我就听见他问：

“爱小姐在这儿吗？”接着又问：“你把她安排在哪一间？里面干燥吗？她起来了吗？去问问是不是需要什么，什么时候下来？”

我一想到还有一顿早餐，便下楼去了。我轻手轻脚进了房间，他还没有发现我，我就已瞧见他了。说实在目睹那么生龙活虎的人沦为一个恹恹的弱者，真让人心酸。他坐在椅子上——虽然一动不动，却并不安分，显然在企盼着。如今，习惯性的愁容，已镌刻在他富有特色的脸庞上。他的面容令人想起一盏熄灭了的灯，等待着再度点亮——唉！现在他自己已无力恢复生气勃勃、光彩照人的表情了，不得不依赖他人来完成。我本想显得高高兴兴、无忧无虑，但是这个强者那么无能为力的样子，使我心碎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轻松愉快地跟他打了招呼：“是个明亮晴朗的早晨呢，先生，”我说。“雨过天晴，你很快可以去走走了。”

我已唤醒了那道亮光，他顿时容光焕发了。

“呵，你真的还在，我的云雀！上我这儿来。你没有走，没有飞得无影无踪呀？一小时之前，我听见你的一个同类在高的树林里歌唱，可是对我来说，它的歌声没有音乐，就像初升的太阳没有光芒。凡我能听到的世间美妙的音乐，都集中在简的舌头上，凡我能感开到的阳光，都全聚在她身上。”

听完他表示对别人的依赖，我不禁热泪盈眶。他仿佛是被链条锁在栖木上的一头巨鹰，竟不得不企求一只麻雀为它觅食。不过，我不喜欢哭哭啼啼，抹掉带咸味的眼泪，便忙着去准备早餐了。

大半个早上是在户外度过的。我领着他走出潮湿荒凉的林子，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田野。我向他描绘田野多么苍翠耀眼，花朵和树篱多么生气盎然，天空又多么湛蓝闪亮。我在一个隐蔽可爱的地方，替他找了个座位，那是一个干枯的树桩。坐定以后，我没有拒绝他把我放到他膝头上。既然他和我都觉得紧挨着比分开更愉快，那我又何必拒绝呢？派洛特躺在我们旁边，四周一片寂静。他正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时突然嚷道：“狠心呀，狠心的逃跑者！呵，简，我发现你出走桑菲尔德，而又到处找不着你，细看了你的房间，断定你没有带钱，或者当钱派用处的东西，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呀！我送你的一根珍珠项链，原封不动地留在小盒子里。你的箱子捆好了上了锁，像原先准备结婚旅行时一样。我自问，我的宝贝成了穷光蛋，身边一个子儿也没有，她该怎么办呢？她干了些什么呀？现在讲给我听听吧。”

于是在他的敦促之下，我开始叙述去年的经历了。我大大淡化了三天的流浪和挨饿的情景，因为把什么都告诉他，只会增加他不必要的痛苦。但是我确实告诉他的一丁点儿，也撕碎了他那颗忠实的心，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料。

他说，我不应该两手空空地离开他，我应该把我的想法跟他说说。我应当同他推心置腹，他决不会强迫我做他的情妇。尽管他绝望时性情暴烈，但事实上，他爱我至深至亲，绝不会变成我的暴君。与其让我把自己举目无亲地抛向茫茫人世，他宁愿送我一半财产，而连吻一下作为回报的要求都不提。他确信，我所忍受的比我说给他听的要严重得多。

“嗯，我受的苦再多，时间都不长。”我回答。随后我告诉他如何被接纳进沼泽居；如何得到教师的职位，以及获得财产，发现亲戚等，按时间顺序，——叙述。当然随着故事的进展，圣·约翰·里弗斯的名字频频出现。我一讲完自己的经历，这个名字便立即提出来了。

“那么，这位圣·约翰是你的表兄了？”

“是的，”

“你常常提到他，你喜欢他吗？”

“他是个大好人，先生，我不能不喜欢他。”

“一个好人？那意思是不是一个体面而品行好的五十岁男人？不然那是什么意思？”

“圣·约翰只有二十九岁，先生。”

“Jeuneencore，”就像法国人说的。“他是个矮小、冷淡、平庸的人吗？是不是那种长处在于没有过错，而不是德行出众的人？”

“他十分活跃，不知疲倦，他活着就是要成就伟大崇高的事业。”

“但他的头脑呢？大概比较软弱吧？他本意很好，但听他谈话你会耸肩。”

“他说话不多，先生。但一开口总是一语中的。我想他的头脑是一流的，不易打动，却十分活跃。”

“那么他很能干了？”

“确实很能干。”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圣·约翰是一个造诣很深、学识渊博的学者。”

“他的风度，我想你说过，不合你的口味？”“——一正经，一付牧师腔调。”

“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风度。但除非我的口味很差，不然是很合意的。他的风度优雅、沉着，一付绅士派头，”

“他的外表——我忘了你是怎么样描述他的外表的了——那种没有经验的副牧师，扎着白领巾，弄得气都透不过来；穿着厚底高帮靴，顶得像踏高跷似的，是吧？”

“圣·约翰衣冠楚楚，是个漂亮的男子，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鼻梁笔挺。”

（旁白）“见他的鬼！——”（转向我）“你喜欢他吗，简？”

“是的，罗切斯特先生，我喜欢他。不过你以前问过我了。”

当然，我觉察出了说话人的用意。妒嫉已经攫住了他，刺痛着他。这是有益于身心的，让他暂

时免受忧郁的咬啮。因此我不想立刻降服嫉妒这条毒蛇。

“也许你不愿意在我膝头上坐下去了，爱小姐？”接着便是这有些出乎意料的话。

“为什么不愿意呢，罗切斯特先生，”

“你刚才所描绘的图画，暗视了一种过份强烈的对比。你的话已经巧妙地勾勒出了一个漂亮的阿波罗。他出现在你的想象之中，——‘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笔挺的鼻梁。’而你眼下看到的是——一个火神——一个道地的铁匠，褐色的皮肤，宽阔的肩膀，瞎了眼睛，又瘸了腿。”

“我以前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点，不过你确实象个火神，先生？”

“好吧——你可以离开我了，小姐。但你走之前（他把我搂得更紧了），请你回答我一两个问题，”他顿了一下。

“什么问题，罗切斯特先生？”

接踵而来的便是这番盘问：“圣。约翰还不知道你是他表妹，就让你做莫尔顿学校的教师？”

“是的。”

“你常常见到他吗？他有时候来学校看看吗？”

“每天如此。”

“他赞同你的计划吗，简？——我知道这些计划很巧妙、因为你是一个有才干的家伙。”

“是的，——他赞同了。”

“他会在你身上发现很多预料不到的东西，是吗？你身上的某些才艺不同寻常。”

“这我不知道。”

“你说你的小屋靠近学校，他来看你过吗？”

“不时来。”

“晚上来吗？”

“来过一两次。”

他停顿了一下。

“你们彼此的表兄妹关系发现后，你同他和他妹妹们又住了多久？”

“五个月。”

“里弗斯同家里的女士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吗？”

“是的，后客厅既是他的书房，也是我们的书房。他坐在窗边，我们坐在桌旁。”

“他书读得很多吗？”

“很多。”

“读什么？”

“印度斯坦语。”

“那时候你干什么呢？”

“起初学德语。”

“他教你吗？”

“他不懂德语。”

“他什么也没有教你吗？”

“教了一点儿印度斯坦语。”

“里弗斯教你印度斯坦语？”

“是的，先生。”

“也教他妹妹们吗？”

“没有。”

“光教你？”

“光教我。”

“是你要求他教的吗？”

“没有。”

“他希望教你？”

“是的。”

他又停顿了一下。

“他为什么希望教你？印度斯坦语对你会有什么用处？”

“他要我同他一起去印度。”

“呵！这下我触到要害了。他要你嫁给他吗？”

“他求我嫁给他。”

“那是虚构的——胡编乱造来气气我。”

“请你原谅，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不止一次地求过我，而且在这点上像你一样寸步不让。”

“爱小姐，我再说一遍，你可以离开我了。这句话我说过多少次了？我已经通知你可以走了，为什么硬赖在我膝头上？”

“因为在这儿很舒服。”

“不，简，你在这儿不舒服，因为你的心不在我这里，而在你的这位表兄，圣。约翰那里了，呵，在这之前，我以为我的小简全属于我的，相信她就是离开我了也还是爱我的，这成了无尽的苦涩中的一丝甜味，尽管我们别了很久，尽管我因为别离而热泪涟涟，我从来没有料到，我为她悲悲泣泣的时候，她却爱着另外一个人！不过，心里难过也毫无用处，简，走吧，去嫁给里弗斯吧！”

“那么，甩掉我吧，先生，一把我推开，因为我可不愿意自己离开你。”

“简，我一直喜欢你说话的声调，它仍然唤起新的希望，它听起来又那么真诚。我一听到它，便又回到了一年之前。我忘了你结识了新的关系。不过我不是傻瓜——走吧——。”

“我得上哪儿去呢，先生。”

“随你自己便吧——上你看中的丈夫那儿去。”

“谁呀？”

“你知道——这个圣。约翰。里弗斯。”

“他不是我丈夫，也永远不会是，他不爱我，我也不爱他。他爱（他可以爱，跟你的爱不同）一个名叫罗莎蒙德的年轻漂亮小姐。他要娶我只是由于以为我配当一个传教士的妻子，其实我是不行的。他不错，也很了不起，但十分冷峻，对我来说同冰山一般冷。他跟你不一样，先生。在他身边，接近他，或者同他在一起，我都不会愉快。他没有迷恋我——没有溺爱我。在我身上，他看不到吸引人的地方，连青春都看不到——他所看到的只不过心里上的几个有用之处罢了。那么，先生，我得离开你上他那儿去了？”

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本能地把我亲爱的瞎眼主人搂得更紧了。他微微一笑。

“什么，简！这是真的吗？这真是你与里弗斯之间的情况吗？”

“绝对如此，先生。呵，你不必嫉妒！我想逗你一下让你少伤心些。我认为愤怒比忧伤要好。不过要是你希望我爱你，你就只要瞧一瞧我确实多么爱你，你就会自豪和满足了。我的整个心儿是你的，先生，它属于你，即使命运让我身体的其余部份永远同你分离，我的心也会依然跟你在一起。”

他吻我的时候，痛苦的想法使他的脸又变得阴沉了。

“我烧毁了视力！我伤残了的体力！”他遗憾地咕哝着。

我抚摸着他给他以安慰。我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并想替他说出来，但我又不敢。他的脸转开的一刹那，我看到一滴眼泪从封闭着的眼睑滑下来，流到了富有男子气的脸颊上。我的心膨胀起来了。

“我并不比桑菲尔德果园那棵遭雷击的老栗子树好多少，”没有过多久他说。“那些残枝，有什么权利吩咐一棵爆出新芽的忍冬花以自己的鲜艳来掩盖它的腐朽呢？”

“你不是残枝，先生——不是遭雷击的树。你碧绿而茁壮。不管你求不求，花草会在你根子周围长出来，因为它们乐于躲在你慷慨的树荫下。长大了它们会偎依着你，缠绕着你，因为你的力量给了它们可靠的支撑。”

他再次笑了起来，我又给了他安慰。

“你说的是朋友吗，简？”他问。

“是的，是朋友，”我迟迟疑疑地面答。我知道我的意思超出了朋友，但无法判断要用什么字。

他帮了我忙。

“呵？简。可是我需要一个妻子。”

“是吗，先生？”

“是的，对你来说是桩新闻吗？”

“当然，先前你对此什么也没说。”

“是一桩不受欢迎的新闻？”

“那就要看情况了，先生——要看你的选择。”

“你替我选择吧，简。我会遵从你的决定。”

“先生，那就挑选最爱你的人。”

“我至少会选择我最爱的人，简。你肯嫁给我吗？”

“肯的，先生。”

“一个可怜的瞎子，你得牵着手领他走的人。”

“是的，先生。”

“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瘸子，你得侍候他的人。”

“是的，先生。”

“当真，简？”

“完全当真，先生。”

“呵，我的宝贝？愿上帝祝福你，报答你！”

“罗切斯特先生，如果我平生做过一件好事——如果我有过一个好的想法——如果我做过一个真诚而没有过错的祷告——如果我曾有过一个正当的心愿——那么现在我得到了酬报。对我来说，做你的妻子是世上最愉快的事了。”

“因为你乐意作出牺牲。”

“牺牲！我牺牲了什么啦？牺牲饥饿而得到食品，牺牲期待而得到满足。享受特权搂抱我珍重的人——亲吻我热爱的人——寄希望于我信赖的人。那能叫牺牲吗？如果说这是牺牲，那当然乐于作出牺牲了。”

“还要忍受我的体弱，简，无视我的缺陷。”

“我毫不在乎，先生。现在我确实对你有所帮助了，所以比起当初你能自豪地独立自主，除了施主与保护人，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时，要更爱你了。”

“我向来讨厌要人帮助——要人领着，但从今起我觉得我不再讨厌了。我不喜欢把手放在雇工的手里，但让简的小小的指头挽着，却很愉快。我不喜欢佣人不停地服侍我，而喜欢绝对孤独。但是简温柔体贴的照应却永远是一种享受。简适合我，而我适合她吗？”

“你与我的天性丝丝入扣。”

“既然如此，就根本没有什么好等的了，我们得马上结婚。”

他的神态和说话都很急切，他焦躁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化为一体了，简。只剩下把证书拿到手——随后我们就结婚——”

“罗切斯特先生，我刚发现，日色西斜，太阳早过了子午线。派洛特实际上已经回家去吃饭了，让我看看你的手表。”

“把它别在你腰带上吧，珍妮特，今后你就留着，反正我用不上。”

“差不多下午四点了，先生。你不感到饿吗？”

“从今天算起第三天，该是我们举行婚礼的日子了，简。现在，别去管豪华衣装和金银首饰了，这些东西都一钱不值。”

“太阳已经晒干了雨露，先生。微风止了，气候很热。”

“你知道吗，简，此刻在领带下面青铜色的脖子上，我戴着你的小小的珍珠项链。自从失去仅有的宝贝那天起，我就戴上它了，作为对她的怀念。”

“我们穿过林子回家吧，这条路最荫凉。”

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去想，没有理会我。

“简！我想，你以为我是一条不敬神的狗吧，可是这会儿我对世间仁慈的上帝满怀感激之情。

他看事物跟人不一样，要清楚得多；他判断事物跟人不一样，而要明智得多。我做错了，我会玷污清白的花朵——把罪孽带给无辜，要不是上帝把它从我这儿抢走的话。我倔强地对抗，险些儿咒骂这种处置方式，我不是俯首听命，而是全不放在眼里。神的审判依旧进行，大祸频频临头。我被迫走过死荫的幽谷，”他的惩罚十分严厉，其中一次惩罚是使我永远甘于谦卑。你知道我曾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傲，但如今它算得了什么呢？我不得不依靠他人的指引，就像孩子的孱弱一样。最近，简——只不过是最近——我在厄运中开始看到并承认上帝之手。我开始自责和忏悔，情愿听从造物主。有时我开始祈祷了，祷告很短，但很诚恳。

“已经有几天了，不，我能说出数字来——四天。那是上星期一晚上——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心情：忧伤，也就是悲哀和阴沉代替了狂乱。我早就想，既然到处找不着你，那你一定已经死了。那天深夜——也许在十一、二点之间——我闷闷不乐地去就寝之前，祈求上帝，要是他觉得这么做妥当的话，可以立刻把我从现世收去，准许我踏进未来的世界，那儿仍有希望与简相聚。”

“我在自己的房间，坐在敞开着窗的窗边，清香的夜风沁人心脾。尽管我看不见星星，只是凭着一团模糊发亮的雾气，才知道有月亮。我盼着你，珍妮特！呵，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我都盼着你。我既痛苦而又谦卑地问上帝，我那么凄凉、痛苦、备受折磨，是不是已经够久了，会不会很快就再能尝到幸福与平静。我承认我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的——我恳求，我实在不堪忍受了。我内心的全部愿望不由自主地崩出了我的嘴巴，化作这样几个字——‘简！简！简！’”

“你大声说了这几个字吗？”

“我说了，简。谁要是听见了，一定会以为我在发疯，我疯也似地使劲叫着那几个字。”

“而那是星期一晚上，半夜时分！”

“不错，时间倒并不重要，随后发生的事儿才怪呢。你会认为我相信迷信吧——从气质来看，我是有些迷信，而且一直如此。不过，这回倒是真的——我现在说的都是我听到的，至少这一点是真的。”

“我大叫着‘简！简！简！’的时候，不知道哪儿传来了一个声音，但听得出是谁的，这个声音回答道，‘我来了，请等一等我！’过了一会儿，清风送来了悄声细语——‘你在哪儿呀？’”

“要是我能够，我会告诉你这些话在我的心灵中所展示的思想和画面，不过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容易。你知道，芬丁庄园深藏在密林里，这儿的声很沉闷，没有回荡便会消失。‘你在哪儿呀？’这声音似乎来自于大山中间，因为我听到了山林的回声重复着这几个字。这时空气凉爽清新，风似乎也朝我额头吹来。我会认为我与简在荒僻的野景中相会。我相信，在精神上我们一定已经相会了。毫无疑问，当时你睡得很熟，说不定你的灵魂脱离了它的躯壳来抚慰我的灵魂。因为那正是你的口音——千真万确——是你的！”

读者呀，正是星期一晚上——将近午夜——我也接到了神秘的召唤，而那些也正是我回答的活。我倾听着罗切斯特先生的叙述，却并没有向他吐露什么，我觉得这种巧合太令人畏惧，令人费解了，因而既难以言传，也无法议论。要是我说出什么来，我的经历也必定会在聆听者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饱受痛苦的心灵上容易忧伤了，不需要再笼罩更深沉的超自然阴影了。于是我把这些纵情留在心里，反复思量。

“这会儿你不会奇怪了吧，”我主人继续说，“那天晚上你出乎意外地在我当前冒出来时。我难以相信你不只是一个声音和幻象，不只是某种会销声匿迹的东西，就像以前已经消失的夜半耳语和山间回声那样。现在我感谢上帝，我知道这回可不同了。是的，我感谢上帝！”

他把我从膝头上放下来。虔诚地从额头摘下帽子，向大地低下了没有视力的眼睛，虔诚地默默站立着，只有最后几句表示崇拜的话隐约可闻。

“我感谢造物主，在审判时还记着慈悲。我谦恭地恳求我的救世主赐予我力量，让我从今以后过一种比以往更纯洁的生活！”

随后他伸出手让我领着，我握住了那只亲爱的手，在我的嘴唇上放了一会儿，随后让它挽住我肩膀，我个子比他矮得多，所以既做立支撑，又当了向导。我们进了树林，朝家里走去。